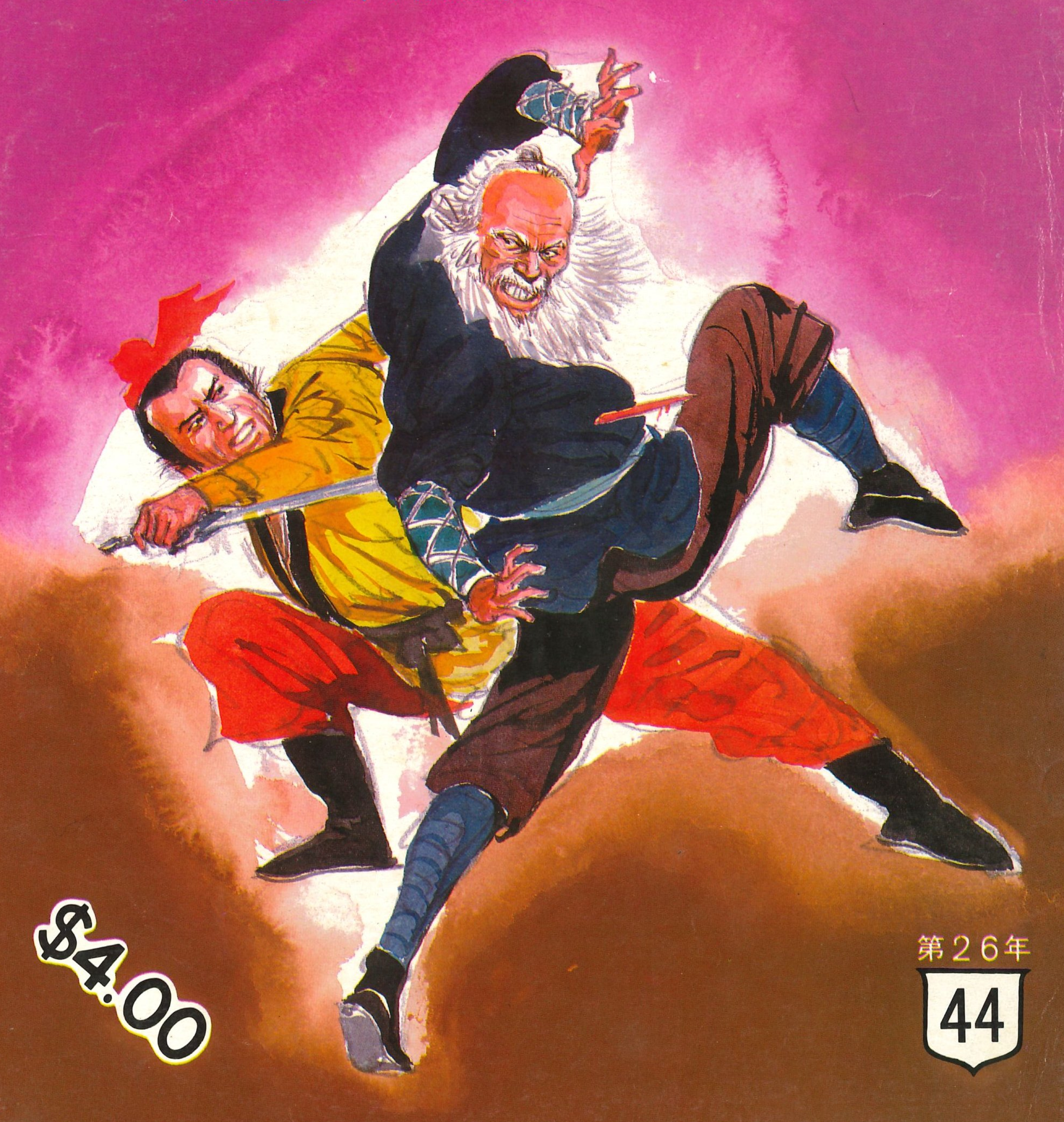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金劍龍珠（鬼面俠故事之二）

歐陽雲飛・著

羣英齊集泰山，逐鹿天下第一劍的封號，有心人卻在暗中佈下天羅地網，企圖一網打盡。野廟玄霧，古墓疑雲，劍手明爭暗鬥，迭逞兇鋒，甚至幾乎演出亂倫醜劇，更令人駭異不解的事，主謀者竟如項莊舞劍，志不在劍王之尊，寧非咄咄怪事??



$4.00

第26年
44

編者話

西門丁在八二年底對﹂雙鷹神捕故事﹂寫膩了，於是安排了一個﹂迫虎歸山﹂故事暫告段落，然而，兩年來讀者對該故事甚有好感，函電紛至編者，要求西門丁讓雙鷹復出江湖，同人等年來與他談及此事，都不得要領，直至最近才得其同意，答允續撰﹂雙鷹﹂後傳故事。

﹂宮廷風雲﹂由今期開始刋出，前集主要人物全部登場，熱鬧非常，講述雙鷹被迫在歸隱之後，一直過着平淡的生活，但天子忽然失踪，朝廷風起雲湧，佟大人力邀他倆再度下山，故事序幕由此展開了……欲知精采過程，請參閱今期59頁。

* * *

今期巨型小說由新進作家歐陽雲飛執筆，是鬼面俠故事之二﹂金劍龍珠﹂。描述一羣英豪好漢爲了逐鹿天下第一劍的封號，雲集泰山，詎料有心人卻在暗中佈下天羅地網，請君入甕，主謀者用心良苦，所爲何事？看過本文便有令你滿意的答案。

* * *

下期龍乘風撰寫一部巨型民初故事﹂泥濘上的大洋﹂，屆時會把當日十里洋場的風貌活現眼前。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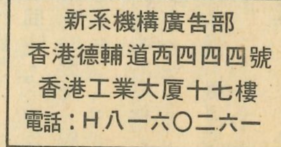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44期
（總號 133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金劍龍珠

鬼面俠故事之二

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五福樓冠蓋雲集

武林中人一向視名如命，人人皆以「第一」為畢生職志，縱使血染黃沙，命歸九靈，亦樂此不疲。小自街頭爭雄，擂台對決，大至武林比武，劍手論劍，莫不如蠅之逐腐肉，狗之逐棄骨。

目前就有這麼一個盛會，各路英雄好漢，齊集泰山，準備爭奪天下第一劍。

這當然是一件大事，早已轟動武林，傳遍江湖，數日之前，三山五岳的劍手們便湧進山東，湧進泰安縣。

五福樓是泰安縣最大的一家飯莊，拜論劍之賜，日來車水馬龍，生意興隆，時未近午，已是座無虛席。

客人多是事實，說是座無虛席倒不盡然，因為武人相輕，自古皆然，劍手多孤芳自賞，獨據一桌，一個個龍盤虎踞，目中無人的樣子，未交手先已籠罩在一層濃濃的殺伐氣氛中。

這時，一位身著藏青色長衫的年輕人，大搖大擺的走進五福樓，店小二略作打量，忙迎上去躬身說道：「客爺可是要參加論劍大會的英雄？」

來人自顧向前走着，漫不經心的道：「這跟吃飯喝酒相干嗎？」

小二哥跟上來，小心翼翼的道：「我家店東交代，凡是劍會劍手，必須先付費，再入座。」

來人甚是不快，從鼻孔冷冷的哼了一聲，未曾接腔。

小二陪着一臉的笑容，繼續說道：「論劍之人，九死一生，我們實在沒工夫找死人去討債。」

來人似乎覺得小二的話頗有幾分道理，臉色稍為和緩是一些，雙手一攤，道：「我沒有劍，自然不是劍手，更不是來參加論劍的。」

小二也已發現，來人並未佩劍，忙退到一邊去，作勢道：「如此，請！請！」

來人跨步而入，在無可選擇的情形下，來至一位劍手的桌前。

這劍手，二十出頭年紀，鼻如懸胆，目似寒星，英俊是英俊，只惜一張臉冷漠生硬，沒有半點人味。

他正在喝酒，右手邊放着一支寶劍，左襟上掛着一塊三十三號的名牌，下面寫明他的姓名是：周劍雄；綽號：閃電手。

來人遲疑一下，和和氣氣的說了一聲：「對不起。」拉出一張椅子來，準備落座。

閃電手周劍雄突然雙眼一瞪，沒頭沒腦的吼道：「你是個甚麼東西？」

來人先是一怔，但隨即堆下一臉的笑容，說道：「在下馬雲飛，請周兄多多指教。」

不說出姓名還好，一說出自己是馬雲飛，反而招致周劍雄的冷眼，以最快的速度打量了一下，語冷如冰的道：「哦，你就是武林中有名的那塊臭豆腐？」

初識乍見，一時間馬雲飛不知如何措詞，只好自我解嘲的苦笑了一下，坐在對面。

那知，閃電手周劍雄却不答應，猛地一拍桌子，所有的碗盤震得跳起三四寸高，瞪着眼罵道：「大胆，周某人乃是第一流的劍手，豈會與你這種窩囊同桌共飲，滾！」

不管三七二十一，順手托住一個湯碗，照準馬雲飛的胸部擲過去。眼明手快，疾若迅雷，尤其四平八穩，湯水不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此人手底下頗有點眞才實學。

馬雲飛睹狀大駭，口喊：「我的媽呀，這傢伙好兇……」一個「懶驢打滾」避開去，同時，不知是奇蹟，還是湊巧，滿碗熱騰騰的滾湯，居然被他奇巧無比的頂在頭頂上。

湯碗並不安穩，搖搖晃晃的，令人驚心動魄。

碗太燙，燙得馬雲飛頂門火熱，直皺眉頭。

但是，不管怎麼說，滿碗的湯未曾溢出一點半滴。

馬上引起所有食客的注目，投來百十道訝異的眸光。

外行的客人說：「這人運氣眞好。」

內行的人則說：「看來豆腐大俠的確一點也不豆腐，莫非江湖傳言屬實，他果眞就是殺人不眨眼的鬼面俠？」

有一桌客人離桌而去，小二哥適時過來打圓場，對豆腐大俠馬雲飛道：「馬爺，這裏有個空位子，你請這邊坐。」

馬雲飛稍作猶豫，捧着湯碗，送回到周劍雄面前，嬉皮笑臉的道：「周兄，一湯一菜，當思來處非易，倒掉多可惜，況且水滾湯熱，是會傷人的。」

說吧，跟着店小二坐在角落裏的一副座頭上。

「哼！」

閃電手周劍雄好大的火氣，將湯碗扔到窗外去，馬上傳來一陣「嘩啦啦」的碎裂聲。

豆腐大俠馬雲飛沒再理會他，叫來酒菜，自酌自飲起來。

過沒多久，門外忽然闖進來一個濃眉大眼，臉黑如炭，身材有如一座鐵塔似的大漢，右手提着一口劍，左襟上的號牌是十八號，一進門就大聲嚷嚷道：「店家，有甚麼好酒好菜快給老子端上來。」

店小二迎上去請他先付帳，大漢立即火冒三千丈，翻臉臭罵道：「甚麼？你要老子先付帳？我看你他媽的是活得不耐煩了！」

巴！的一聲，手起掌落，一個耳光就將小二哥打翻在地。

女店家好年輕，還是一個二十不到的黃花大閨女，笑盈盈的上前說道：「這位大爺請息怒，這是敝店的規矩。」

大漢的火氣更大了，挑眉瞪眼的道：「哼，老子吃盡四海，喝遍五湖，就從來不會見過這種臭規矩。」

女店家嬌聲嬌氣的說道：「這也只是臨時性的權宜之計，請貴客見諒，主要是參加論劍大會的人太多，我們怕招呼不過來。」

「該不會是怕天下英雄死光光討不到錢吧？」

「那裏，是小號人手不足。」

「叫你們掌櫃的出來說話。」

「小女子我就是。」

「妳——年紀輕輕的，居然有本事經營這麼大的五福樓？」

「承讓老英雄庇蔭，我這五福樓還不曾發生過任何事故。」

順着女掌櫃手指之勢望過去，大漢馬上發現，正對面樓欄下方懸着一方大匾，「五福樓」三個三尺見方的燙金草書，原來是「神劍龍雲」所題贈。

神劍龍雲，名頭太大，在老一輩的成名人物中，算起來也是數一數二的拔尖高手，爲人慷慨好義，名滿江湖，這次的論劍大會就是由他來統理全局。

人的名兒，樹的影兒，大漢心知此女來頭不小，囂張之氣頓斂，從懷裏掏出一錠黃澄澄的金錁子來，往櫃台上一丟，道：「多的就存在櫃上，找一間上房，咱家可能要住上三五天。」

女掌櫃掂一掂金錁子，笑道：「吃喝沒問題，房間爆滿，晚上也許會有，不妨來碰碰運氣。」

大漢不以爲然，滿臉困惑的道：「現在沒有，晚上怎麼可能有，怪事。」

女掌櫃正經八百的道：「你們這羣劍手個個逞强好鬥，傍晚時少個二三個人並不稀奇。」

武人好鬥，鬥必傷，大漢亦有此同感，朝裏邊望一望，道：「晚上就晚上，大不了睡櫃台，倒是快給咱家找一張桌子，先塡飽肚子再說。」

女掌櫃不假思索的說道：「眞對不起，客人太多，你就隨便找個位子湊合湊合吧。」

這是事實，大漢不再言語，東瞧瞧，西看看，無巧不巧，選中了臨牆靠窗閃電手周劍雄的那一張桌子，一屁股坐下來。

這可惹惱了周劍雄，拍着桌子說：「喂，你鼻上有眼，鼻下有口，有沒有看到你家周大爺在此，有沒有徵得周爺爺我的同意？」

大漢本來是個粗人，完全是衝着「神劍龍雲」四個字，才將滿腹的怒火壓下來，橫眉豎目的道：「老子花銀子吃喝，幹嘛要徵求你的同意。」

周劍雄語冷如冰：「周大爺先到。」

大漢不甘示弱：「先到又怎麼樣？」

「先到爲主……」

「後到爲王！」

「滾！」

「滾！」

這兩位仁兄好烈的性子，動口不足，繼之動手，大漢拔劍在手，「靈蛇吐信」，疾取周劍雄的眉心要害。

周劍雄人稱閃電手，確非浪得虛名，大漢的劍才遞出一半，只見銀虹一閃，後發而先到，已近在大漢喉前三寸之處。

眼看要鬧出人命來了，女掌櫃不知從那裏弄來一把刀，彈身而上，硬將雙劍架住，道：「兩位請勿動手，別打翻了小號的杯盤。」

豆腐大俠馬雲飛最愛湊熱鬧，也過來喳呼：「地方太小，耍不開，要打到外面去！」

的確，地方太小，施展不易，二人互相怒視着。

「走！」

「走！」

雙雙穿窗而出。

窗外，傳來周劍雄的話語道，：「酒，給大爺我留着，別忘了再加一道涼拌豆腐。」

發話之初，人尚在窗外，話聲未落，已到了後面的客棧裏。

馬雲飛沒去看熱鬧，因爲他鄉遇故知，五福樓的女掌櫃原來正是關外七里溝賣豆漿的巧兒姑娘。二人久別重逢，四手緊握，欣喜直透心扉。

「巧兒，這五福樓當眞是妳的？」

「是呀，你不信？」

「前面飯莊，後進客棧，橫跨兩條街，要不少資本啊。」

「馬大哥，你給我的那兩萬兩還有多的。」

「巧兒，妳不該不聽我的話。」

「甚麼？」

「找個好人家，嫁了。」

「不！我曾在媽的靈前發過誓，終身不嫁，除非——」

她沒有再說下去，含情脈脈的望了馬雲飛一眼，隨即低下頭。

馬雲飛心頭一震，故意將話題岔開。

「巧兒，原來妳也會武功，還眞不賴哩。」

「我從小就會，只是疏於練習，不上路。」

「哦？是甚麼原因使妳達到現在的境界。」

「客店飯莊是非多，沒有點本事根本撑不下去。」

「妳的應對也十分老練。」

「純粹是逼出來的。」

「巧兒，不是我洩妳的氣，憑妳的這點本領，恐怕應付不了泰山論劍這種大場面。」

「這我知道，劍手中多得是亡命之徒，我連一個都打不過，好在你馬大哥來了，我還怕甚麼。再說，天大的事還有龍老爺子替我扛着。」

「噢，神劍龍雲對妳這麼好？」

「關懷備至，視同子姪。」

「聽說這次的論劍大會完全由龍老英雄全權主持？」

「不錯，劍手們必須先到七星莊報到，據說報到的劍手已超過四十。」

「據我所知，龍老英雄有三子一女，家學淵源，皆劍術名家，想必均參予劍王之爭？」

「沒有，聽龍老爺子說，爲了避嫌，

他們龍家的人一律不准參加。」

「啊，有這種事，武林中人視名如命，趨之猶恐不及，龍家居然會甘心退讓，實在令人起敬，難怪龍五爺被人目爲泰山北斗，領袖武林，原來確有長者風範，了不起，了不起。」

「馬大哥，龍五爺了不起的事迹還多着哩，諸如鋤强扶弱，排難解紛，化仇息訟，止戈平爭等等，不勝枚舉，江湖上只要一提起神劍龍雲，沒有一個不翹大拇指的。」

「嗯，這我知道，龍雲口碑載道，實至名歸，這一次的論劍大會一定可以辦得有聲有色。」

小二早已添來酒菜杯箸，二人互敬三杯後，巧兒正容說道：「馬大哥，你此來泰山，是否也想爭奪天下第一劍？」

馬雲飛把弄着酒杯，笑呵呵的道：「巧兒，妳高抬我了，豆腐就是豆腐，怎麼敢跟鐵劍來碰，我是來看熱鬧的。」

一語甫畢，見窗外跳進一個蓬頭垢面，全身髒兮兮的老丐來，一伸腿就坐在閃電手周劍雄那個位子上，提起酒壺來灌了三大口，又端起盤子猛扒，眨眼工夫便被他扒去一多半，最後夾了一塊新添的涼拌豆腐，抿抿嘴，隨又吐了出來，喃喃自語道：「呸呸呸，這豆腐眞沒味道。」

將豆腐推到一邊去，老丐又大吃大喝起來。

巧兒見此情狀，連忙上前喝阻道：「喂，窮化子，你不沿街乞討，居然敢跑來五福樓吃酒席。」

老丐的理由眞多，頭也不抬的道：「殘羹賸菜，倒掉多可惜，我老人家是來帮你們的忙。」

巧兒氣虎虎的道：「帮忙？你別得了便宜賣乖，告訴你，這一桌菜人家還沒有吃完呢。」

老丐抬起頭來，甩開亂髮，露出一張紅噴噴的醉臉，疑雲滿面的說道：「放着這麼好的佳餚美酒不吃不喝，跑到那兒去了？」

「到外面打架去了。」

「打架？可是兩個楞頭青？」

「沒錯，一個三十三號，一個十八，都是劍手。」

「這好，二虎相爭，必有一亡，死了一個少一個。」

「只怕沒那麼容易，兩個都不是省油的燈。」

「一山難容二虎，已經有一個倒下去了。」

「窮化子，你怎麼知道？」

「是我老人家親眼目睹。」

「死的是誰？」

「十八號。」

「三十三號呢？」

老丐欲語未語，窗外有一個冷森森的聲音接口說道：「在這兒。」

這聲音好冷，好像在冰窖裏冷凍了三百年，閃電手周劍雄提着劍，劍上還淌着血，正朝這邊大踏步的走過來。

驀然，沒見他怎樣作勢，人已經破窗而入，一支血淋淋以寶劍架在老丐的脖子上。

好鋒利的劍，銀灰色的毛髮應勢斷了好幾根。

濃而紅的血水則順着劍身淌進杯盤碗碟中。

巧兒見勢不妙，忙不迭的賠不是：「周大俠請別這樣，小店再給你換一桌新的來。」

閃電手周劍雄冷哼一聲，道：「不必，周爺爺已經氣飽了，這一桌酒菜就賞給這個老小子吧，我要到後面客房去歇。」

抽回寶劍，提着，一步一步的向飯莊後面的客棧走去，在他的身後點點滴滴的留下一條怵目驚心的血綫。

巧兒沒想到，風暴會如此輕易的告終，望了老丐一眼，道：「看你以後還敢不敢偷吃，沒賠上一條命算是你運氣好。」

豆腐大俠馬雲飛上來拍拍巧兒的香肩，哈哈笑道：「巧兒，妳有眼不識泰山，今天走運的應該是那位姓周的小子。」

巧兒愕然一楞，道：「馬大哥，你這話是甚麼意思，難道這位老化子是窮家帮的帮主不成？」

馬雲飛鄭重其事的道：「比帮主還大，他老人家是丐帮的太上帮主——武林中鼎鼎大名的老丐仙溫三爺。」

老丐仙溫三爺的名頭的確不小，絕不在神劍龍雲之下，是武學名家，江湖名宿，尤其鮮事趣聞一籮筐，更是膾炙人口，傳爲美談。

二十年前，神劍龍雲等數位武學大宗師會盟華山之巔，爭奪盟主的寶座，彼此鏖戰三晝夜，交手不下千合，始終難分軒輊，這時候喝得爛醉如泥的老丐仙溫三爺却突然衝進會場，不問青紅皂白，逢人就拳打腳踢，足足惡鬥了一個多時辰，居然將與會的高手全部打敗，輕而易擧的贏得盟主寶座，老丐仙的「醉拳」也因而揚名天下。

而老丐仙本人，則在得勝之後，終於不支醉倒。

翌日酒醒，羣豪齊集四週爲他祝賀，溫三爺早將昨日之事忘得一乾二淨。

有人請他再表演一趟「醉拳」，老丐仙直搖頭，說他根本不會甚麼醉拳，拍拍屁股，哼着山歌，獨自一人離開了華山，足足隱居了三數年才復出江湖。

另一則趣事更鮮，老丐仙嘴饞，溜進大內御膳房裏偷吃，被禁衛軍給團團圍住，皇帝老子念他年事已高，非但沒有責罰，反而請他長住宮苑，同桌共飲，誰想到才住了三四天溫三爺便吃膩了，嚷着要離開。

皇上追問所以，三爺據實以告，言明外面好吃的東西多得很，還當場表演了一道「化子鷄」。

這些事早已傳開，武林中人皆耳熟能詳，巧兒馬上換了一副恭謹肅穆的神情，誠恐誠惶的說道：「不知是三爺駕臨，諸多冒犯，請你老人家——」

老丐仙溫三爺擺擺手，阻止她再說下去，道：「好了，別酸了，老化子的肚子還餓着呢，妳請我老人家飽餐一頓就沒事了。」

偌大的一家五福樓，請一頓飯乃小事一件，巧兒吆喝一聲，馬雲飛的酒菜已撤走，很快便端整好一整桌酒席。

席開，馬雲飛與巧兒不停的敬溫三爺

酒，老丐仙來者不拒，敬必飲，飲必乾，三個人觥籌交錯，相談甚歡。

一陣狼吞虎嚥，老仙已八分飽，這才有說話的精神，對馬雲飛道：「馬豆腐，你是怎麼認出我老人家來的？」

馬雲飛欠身笑道：「周劍雄那小子的身手不賴，刀劍加身，能夠面不改色的化子，除了你老人家不會再有第二個。但不知三爺到來可是爲了論劍大會？」

溫三爺橫掃場中的劍手一眼，道：「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

「這是爲何？」

「龍老兒本來要聘我當仲裁人，老化子嫌麻煩沒有答應，近來閑極無聊，又自個兒溜來了。」

「如此說來，龍老英雄尚不知前輩在此？」

「不知道，要是被他得知老化子在此，我老人家就沒有好日子了，龍老兒的繁文褥節，實在叫人吃不消，老化子我寧願住在五福樓。」

巧兒連忙接口說道：「好！歡迎，歡迎！」

老丐仙溫三爺道：「還有房間嗎？」

巧兒道：「後面客棧已滿，左邊還有一個小跨院，花木扶疏，鬧中取靜，正適合你老人家與馬大哥同住。」

老丐仙道：「這麼好的地方窮叫化子可住不起，不如讓馬豆腐獨住吧，萬一付不起房錢，好歹這小子還有不少家當可作抵押，我老人家可是身無長物。」

馬雲飛知道他在消遣自己，笑笑，未曾答話。

巧兒說道：「溫前輩說那兒的話，你是八抬轎子也請不到的貴客，吃住一概免費。」

馬雲飛靈機一動，道：「大不了將『醉拳』傳巧兒幾招，又不會傷筋動骨。」

老丐仙報以一陣哈哈大笑，却沒有說話。

巧兒乘機說道：「溫前輩，你老人家到底會不會『醉拳』？」

溫三爺依舊笑而不答。

「那麼，巧兒想知道，十八號劍手是否確已一命嗚呼？」

「死了，確已被三十三號一劍穿心而亡。」

巧兒不再說話，立刻揮手召來一名小二，當面交代他，到高老頭兒的棺材店裏買一副上好的壽材，找人刨個坑，將十八號劍手埋了，最後說道：「去櫃上將黑臉大漢的那錠金錁子帶去，付清工資棺木錢之後，全買成金紙錫箔，咱們不能賺死人的錢。」

小二哥頷首應是，拿着金錁子就走，在大門口正巧與一位背揹雙劍，身穿一色紅衣的少女擦肩而過。

紅衣少女艷若桃李，却冷如冰霜，衣襟上的號牌是四十一號，無疑的，論劍大會的劍手至少已增至四十一，這位紅粉佳人也是來爭雄鬥勝的。

此刻，午時已過，食客散去大半，只有十餘名劍手仍各據一方乾耗着，紅衣少女選了當中的一張桌子坐下來，叫了一碗麵，低頭疾食。

由於這位雙劍女劍手的出現，在座的劍手皆瞪大了眼，數十道眸光，全部投注她一個人的身上。

奇怪的是，這位紅衣少女一直低頭疾食，不曾正眼瞧過任何人。

氣氛突然凝滯下來，馬雲飛沉聲說道：「想不到她也會橫插一脚，看來會無好會，免不了會掀起一場血風腥雨。」

弄得巧兒姑娘滿頭霧水，道：「她是誰呀？」

馬雲飛張口欲言，忽見一位年約二十五六，文質彬彬的藍衫青年走進來，巧兒拉一下馬雲飛，道：「他叫龍飛，是龍家的大少爺。」，人已起身迎上去。

此話一出，老丐仙可急了，爲怕驚動神劍龍雲，提了半壺酒就溜。

龍飛來至切近，抱拳環施一禮，朗聲說道：「小弟龍飛，奉家父之命前來向各位英雄致候，七星莊已備好房舍，隨時歡迎大家移駕進駐。」

此人好週到的禮貌，命小二取來一壺酒，兩個杯子，開始一桌一桌的向劍手們敬酒。

雖說劍手們個個眼高過頂，目空一切，對龍家大少爺却笑臉相迎，禮敬有加。惟獨紅衣少女例外，打從入門至今，還不曾抬過一次頭。

龍飛已至少女桌前，因爲看不清她的號牌，只好出言相詢：「請教姑娘尊姓芳名？」

紅衣少女沒抬頭，聲音冷而短，只有兩個字：「仇恨！」

「仇恨？」龍大少爺傻了，「姑娘好怪的名字。」

「哼！」仇恨報以一聲冷哼。

龍飛依然面帶微笑，斟了兩杯酒，一杯送到姑娘面前，親自捧着另一杯，中規中矩的說道：「謹代表家父，敬姑娘一杯，以示敬意。」

「不必！」

馬屁拍在馬腿上，仇恨非但不承情，還舉手打翻了兩杯酒，然後，扔下十個銅板，頭也不回的走了。

從她出現到離開，總共才說過五個字，冷得可以，傲得冒泡，尤其芳名「仇恨」更惹人側目，場中立刻掀起一陣騷動。

有人嗤之以鼻，衝着她的背影罵：「哼，什麼玩意兒。」

另一位劍手更露骨，「他媽的，神氣什麼，我要是龍大少，非把她抱上床去不可。」

龍飛却安之若素，跟巧兒說了幾句話，敬了馬雲飛一杯酒，隨即悄然離去。

一送走龍大少，巧兒馬上又回到馬雲飛身邊來，迫不及待的道：「馬大哥，眞是怪了，天下居然會有人叫仇恨。」

豆腐大俠馬雲飛一本正經的說道：「一點不假，她是叫仇恨，另外一個名字更絕。」

「叫甚麼？」

「仇恨男！」

「仇恨男？她恨男人？」

「不錯，她恨男人，恨天下所有的男人，不論是誰，只要多看她一眼，輕則傷人，重則就會殺人。」

「她出道多久了，我好像沒有聽說過她這一號人物。」

「不久，僅數月光景，但由於殺孽太重，却已震撼半個武林。」

「功夫怎麼樣？」

「是一等一的好手，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必定傷人，知道她的人都叫她『血手觀音』。」

飯莊內的劍手們已漸漸散去，馬雲飛狗改不了吃屎，離開五福樓後，便來到泰安縣有名的妓院——萬花樓。

× × ×

逛窰子，打茶圍，馬雲飛是大行家，一踏進萬花樓的大門，就掏出一張五百兩的銀票來，拿在手上抖着，邊走邊嚷嚷道：「姑娘們，來阿，摟一摟，摸一摸，賞白銀十兩，舌尖對舌尖餵一片瓜子，賞二十兩。」

說着說着，已走到院子裏，找了一張桌子坐下來。

要在平時，只要有嫖客一入門，蒼頭就會大聲吆喝：「姑娘們，接客哪！」姐兒就會像蒼蠅一樣圍上來。

可是，說也邪門，白花花的銀子好像沒人要似的，今天却沒見半個娘們，連蒼頭也不曾喊一聲，猴急的馬雲飛只有坐冷板凳的份兒。

老半天，才有人送來兩盤花生瓜子一壺茶。

馬雲飛老大不高興的道：「怎麼樣的，這可是你們萬花樓的待客之道？」

那人畏畏縮縮的道：「客人太多，花生用完了，是新買的，所以來遲了。」

馬雲飛聞言好不惱火，道：「嗨，你扯到那兒去了，大爺我可不是來萬花樓吃瓜子花生的，快去叫姑娘們來陪。」

「對不起，都被客人包去了。」

「那來的這麼多嫖客？」

「是論劍大會的劍手。」

「都窩到那兒去了？」

「全在樓上。」

馬雲飛這才注意到，萬花樓原來是一座名符其實的三層樓建築，自己所在的地方正是一個大天井。

樓上鶯聲燕語，一片喧嘩，有的在喝酒行令，有的在打情賣俏，有的站在廊下談情，有的則窩在房裏做愛。

馬雲飛頓有一種被人遺忘的落寞感，站起身來，本打算上樓去追香逐臭，一眼瞥見，就在自己的斜對面，有一名劍手也在孤零零的喝茶嗑瓜子。

也許是基於一種同病相憐的心理作用，馬雲飛毫不考慮，右手提着茶壺，左手端着瓜子花生，逕自走過去。

那劍手甚是魁梧昂藏，一雙星目有如兩盞明燈，放在桌上的寶劍十分奇特，護手四週有一圈鈴鐺，挺直腰幹，正襟危坐，一副傲骨天生，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

馬雲飛走上前來，沒有話找話說：「小弟馬雲飛，敢問這位兄台如何稱呼？」

那劍手好傲慢，指着自己的左襟道：「有眼不會自己看。」

馬雲飛定目一看，臉色微微一變，照實唸道：「四號，何念龍，綽號『響劍』。失敬，失敬！」

語音一頓，繼又說道：「如果馬某沒有記錯，何兄好像還另有一個名字叫何一劍？」

響劍何念龍冷冷的掃了他一眼，道：「嗯，算你有見識，這大概就是你這塊豆腐至今仍未被人砸爛的緣故吧。」

馬雲飛左顧右盼道：「何兄剛來？」

何念龍道：「有一會兒了。」

「怎麼不叫個姑娘陪陪？」

「沒興趣。」

「那你幹嘛來萬花樓？」

「喝茶。」

「喝茶應該上茶樓。」

「這兒氣氛好。」

「小弟來陪你吧？」

「我喜歡獨自一個人喝。」

「朋友何必拒人於千里之外。」

「這是何某一貫的作風。」

「須知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

「老子不需要朋友。」

「論劍大會，殺機四伏，你一個人不覺得勢孤力單？」

「只憑一支响劍，自信打遍天下無敵手。」

「四者死也，你這個號碼……」

「好小子，你敢咒我，看劍！」

何念龍好烈的性子，話一出口，劍已出手，馬雲飛根本沒有看清楚他是何時拔劍，連鈴鐺的聲音也沒聽到，但覺風聲一緊，劍尖已竄上身來，猝然無防之下，手脚無措，兩盤花生瓜子打翻了，茶壺被斬得四分五裂，馬雲飛手掌發燙，猛搧猛拍，一壺熱茶全部潑到响劍何念龍的身上去了。

「好燙！好燙！」

茶水太熱，何念龍一陣拍打拉扯，將衣服都弄亂了，露出戴在脖子上的一條項鍊，鍊子的下方吊着一顆七彩圓珠，圓珠內隱約中有一條龍盤旋飛舞，雅緻美觀。

這七彩龍珠好像隱藏着什麼秘辛，何念龍急忙遮掩起來，怒沖沖的道：「馬雲飛，你少耍花槍，有種咱們眞刀眞劍見眞章。」

雙脚微分，拿好馬步，長劍高舉齊眉，蓄勢待發，擺出一副拚命的架式。

馬雲飛一見姓何的動了肝火，好漢不吃眼前虧，可不願招惹他，連忙打恭作揖的道：「好，你狠，我怕了你成不成，再見。」

脚底抹油，話未落地，人已溜到樓梯口。

「呸！」响劍何念龍吐了一口口水，罵道：「沒有出息的軟骨頭！」

正待挺劍追殺，突聞耳畔響起一句嬌滴滴的聲音：「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既然是個軟骨頭，又何必跟他一般見識呢。」

應聲出現一位姑娘，一身膚白勝雪，貌美如花的姑娘。

姑娘的身後，還跟着一個瘦小老兒，手裏拿着一把胡琴。

何念龍眼一瞪，道：「幹什麼的？」

姑娘未語先笑，聲如蜜糖：「走方賣唱的。」

「那就去賣你的唱吧。」

「很樂意侍候大爺一段。」

「不要。」

「京戲、大鼓、蓮花落、大典小曲、流行調，任選任挑，不好不要錢。」

「不要！不要！」

剛剛打發走一個馬雲飛，現在又來了一個賣唱女，何念龍氣得直跳脚，連說了三聲不要，劍尖指着她的鼻子吼道：「若非女流，妳八條命也沒了！」

賣唱女嚇了一跳，拉着小老兒上樓去了。

馬雲飛耳聞目睹，聽聲音好生耳熟，看背影亦似曾相識，一時間却想不起來，她究竟是誰。

半晌，忽有所悟，心道：「會是她？果眞如此，泰安縣必將有連場好戲。」

一念甫了，賣唱女已上到三樓，同一時間，三樓上傳出一聲喝叱，幻出一縷劍光，聽到一聲慘叫，有一個人直挺挺的摔落在天井裏。

「殺人啦！」

「殺人啦！」

窰姐兒亂作一團，紛紛向樓下逃避，不少劍手也跟下來欲明所以。

馬雲飛得地利之便，第一個到達現場，見死者是十二號劍手，胸部有一個血窟窿，鮮血仍自涓涓而流，雙手空空，顯然連取劍的機會都沒有，便告命喪黃泉。

圍觀的人越來越多，賣唱女也下來了，馬雲飛走過去一瞧，一隻手搭上她的香肩，以調侃的語氣說道：「白梅，果然是妳，不作名妓，什麼時候又改行做歌女了，這位小老兒想必是妳的丫環小玉吧。」

霹靂嬌娃白梅甩開他的手，啐道：「少貧咀，你不說話，沒有人會把你當着啞巴。」

拉着小玉，故意站到一邊去。

馬雲飛却陰魂不散，又悄悄跟過來，白梅氣得牙癢癢地，怒道：「豆腐，你再囉嗦小心姑奶奶殺了你。」

「想要我閉咀可以，妳要說實話。」

「什麼實話？」

「妳到萬花樓來做什麼？」

「賣唱。」

「缺盤纏？」

「可以這樣說。」

「人是妳殺的？」

「不是。」

「那是誰？」

「另一名八號殺手。」

「不會沒有原因吧？」

「大概是爭風吃醋。」

人命關天，幾乎萬花樓內所有的人皆亂作一團，惟獨响劍何念龍依然故我，仍舊在獨自一人喝他的茶，彷若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一樣。

說來也許合該有事，有一個冒失鬼却偏偏找上他。

「你瞪何某作甚？」

「看你不順眼。」

「找死！」

「接招！」

武林中事眞是不可思議，找碴的是八號劍手，僅僅爲了瞪何念龍一眼，看他不順眼，一人便動手了，馬雲飛看得清楚，是八號先拔劍，然而何念龍的劍實在太快，對手的劍還沒有完全拔出，便已被他切斷喉管，倒地身亡。

叮嚀嚀！這時候大家才聽到鈴鐺的聲音。

快！令人心胆俱裂，毛髮悚然。

驚魂甫定，馬雲飛還沒有決定該如何面對這兩具屍體，何念龍已取下八號的佩劍越牆而去。

霹靂嬌娃白梅白了馬雲飛一眼，道：「豆腐，沒有戲可看了，走吧。」

沒待馬雲飛作答，便領着小玉姍姍而去。

馬雲飛乘興而來，連窰姐兒的屁股都沒摸到，心裏甚覺窩囊，眼見鬧出兩條人命來，也正想離開這個是非之地，可惜半步之差，被四名公門中人攔下。

其中一人年過四旬，甚是威武，顯然是他們的頭兒，劈面就對馬雲飛說：「你被捕了！」

另兩名捕快如響斯應，出手就要拿人，被豆腐大俠閃開了，道：「國有國法，家有家規，你們是那個衙門的？」

爲首的捕快說道：「老夫濟南府總捕頭王剛。」

另一名捕快補充道：「我們頭兒內外功夫俱佳，人稱『鐵捕』，你最好別打歪主意。」

馬雲飛道：「王總，你憑什麼要逮捕我？」

鐵捕王剛道：「有人檢擧你在萬花樓連傷二命。」

馬雲飛簡直氣昏了，道：「是誰在胡說八道。」

鐵捕王剛道：「一個賣唱的女子。」

馬雲飛暗罵一句：「混蛋！」道：「王捕頭，別聽她鬼扯，萬花樓的姐妹們全在這兒，你可以隨便問。」

一點不錯，萬花樓的窰姐兒全部可以爲他作證，他的寃屈當場就被洗清，白梅的毒計並未得逞。

王捕頭翻動一下兩具屍體，鐵青着臉說：「照你們的說法，第一具屍體是被第二具屍體殺死的，那麼，第二具屍體又是被何人所殺？」

馬雲飛道：「是一位劍手。」

「什麼名字？」

「我看沒有查的必要，因爲他根本沒有罪。」

「何以見得？」

「八號先動手，此人純粹是爲了正當防衛。」

「哦，原來是這樣的。」

「王總，如果沒有事的話，在下想先走一步。」

「且慢，老夫還沒有請教大名？」

「在下馬雲飛。」

「那就抱歉，王某還是要逮捕你，老夫今日此來，就是爲了你豆腐大俠馬雲飛，這兩條命案只不過適逢其會吧了。」

馬雲飛眞是倒了八輩子的楣了，簡直丈二和尙摸不着頭腦，氣忿忿的道：「馬某一向俯仰無愧，清清白白，可是那賣唱的女子又告了我的狀？」

鐵捕王剛指着兩名捕快說道：「是關外來的這兩位捕快帶來緝捕你的文書。」

「可有罪狀？」

「當然有，七里溝的十幾條命案你是主兇之一。」

「我是主兇？緝捕文書是這樣記載的嗎？」

「鬼面俠與紅玫瑰，沒錯。」

「王捕頭，你有沒有攪錯，我是馬雲飛。」

「江湖傳言，你就是鬼面俠。」

「傳言歸傳言，請勿混爲一談，除非你拿出證據來。」

「什麼證據？」

「證明我就是鬼面俠的證據。」

「這——」王剛語爲之塞。

「沒有證據就是誣攀，對不起，告辭了。」

「慢着！」

豆腐大俠馬雲飛剛一動，三名捕快已一齊拔刀圍上來，堵住去路，氣氛頓呈緊張，圍觀的劍手、粉頭見勢不妙，相繼走避，一霎眼便奔走一空。

鐵捕王剛以命令的口吻說道：「走，有什麼話跟我到濟南府再說。」

豆腐大俠馬雲飛可不吃這一套，道：「抱歉，我不去，馬某在泰安縣尙有事待辦。」

「你有什麼事？可是又要幹殺人的勾當？」

「王總言重了，馬某從不殺人。」

「哼，好一個從不殺人，我問你，掛出鬼面具，表示什麼？」

「那是表示鬼面俠坐鎭在此，開張營業。」

「殺人，對不對？」

「殺手的本職本來就是殺人。」

「馬雲飛，你終於不打自招，承認自己是殺人的兇手。」

「王捕頭，你錯了，我什麼也沒有承認，我是說鬼面俠是個職業殺手，並非指馬某自己。」

「哼哼……任你狡詐百出，老夫自有治你的辦法，除非你從此銷聲匿跡，不再幹殺人的勾當，否則很快就會落入我的掌心。」

二人舌槍唇劍，針鋒相對，馬雲飛的辯白，王捕頭根本不相信，豆腐大俠甚覺氣惱，心想：「總得想個法子擺脫公門中人，不然以後的日子就不好過了。」

當下眉頭一皺，計上心來，道：「王捕頭，聽你的口氣，似乎鬼面具已在泰安出現？」

鐵捕王剛點頭表示認可。

馬雲飛道：「這就好辦，馬某有一妙計在此，保證可以助你立功邀賞。」

王剛將信將疑的道：「說說看。」

「鬼面俠如何開張營業，王總可清楚吧？」

「略知一二，詳情未悉。」

「先掛出鬼面具，欲請他殺人的雇主會在背面書明約會的時地暗號，彼此會面後再談生意。」

「你的妙計何在？」

「我們可以依樣畫葫蘆，冒充雇主，守株待兔，這樣你王捕頭就可以逮住元兇，同時我馬雲飛的不白之寃也就不洗而清了。」

這是一個兩全其美的好法子，鐵捕王剛滿口答應下來，說道：「好，就這麼辦吧。」

馬雲飛問道：「不知鬼面具懸掛在何處？」

鐵捕王剛眸光一亮，道：「鬼面具、玫瑰釘俱已出現，高掛城樓之上，一在南城，一在北城，咱們走！」

一行五人，快步緊趕，薄暮時分已在南城門下。

馬雲飛抬頭一望，道：「在那兒？」

王剛指指城門樓，道：「在上面。」

馬雲飛微微一笑，道：「會不會王總弄錯了地方？」

王剛指着門樓門楣上方的一塊橫匾說道：「錯不了，是老夫親自所見，鬼面具就掛在匾額上面。」

「這是多久的事？」

「不久，約在一個時辰之前。」

「王總也未免太大意了，爲何不留下一個人把守。」

一語驚醒夢中人，王剛猛地大叫一聲，身子滴溜溜的一轉，神情隨之惶恐凝重起來，放聲大叫道：「老吳！老吳！」

四下寂然，無人應聲。

「你們他媽的發什麼呆，還不趕快去找。」

「是！」

三名捕快齊聲應是，樓裏樓外，上上下下找了個遍，別說人影，連半個鬼影子也沒見到。

這下王捕頭可傻眼了，道：「好好的，老吳會上了天？入了地？」

馬雲飛笑嘻嘻的，故作驚人之語：「該不會是被千面殺手殺了吧？」

言者也許無心，聽者却有意，王捕頭一把抓住馬雲飛，聲色俱厲的道：「老夫差點上了你的當，說，把老吳弄到那裏去了？」

馬雲飛言多有失，聳聳雙肩苦笑道：「鬧了這麼半天，你還是把我當成是鬼面俠？」

「你本來就是。」

「你我都在萬花樓，此地又有人把守，在下即使是飛毛腿，也不可能來回奔馳吧。」

「有可能，老夫離開南城後，曾去過五福樓等處查探，你有足夠的時間取走鬼面具，殺死老吳。」

「鬼面俠的規矩，一旦開張，絕不歇業，除非接到買賣。」

「老夫不管這些，老吳的生死唯你是問。」

豆腐大俠馬雲飛被逼得無計可施，正不知如何是好，一名捕快忽然指着城外的一棵大樹說道：「頭兒，你瞧，那上面黑糊糊的躺着一個東西，很像是人。」

王捕頭展目望去，果見古槐橫幹之上橫臥一物，狀似人形，急忙下城趕去，彈身上樹，果然正是他的老下屬吳元俊。

吳元俊仰面而臥，狀至悠然，王剛叫了幾聲不答應，心裏發毛，馬雲飛揚眉說道：「蹺了？」

王剛怒道：「少幸災樂禍，只是被人點中穴道。」

「這是小事，解開就行了。」馬雲飛顯得很輕鬆。

「點穴的手法十分奇特，老夫無能爲力。」

說來聲沉語重，滿面戚容，馬雲飛感覺到事態嚴重，戲謔之心盡去，彈身上去一瞧，臉色登時大變，脫口喊了一聲：「糟了！」

王剛等人更加心驚肉跳，齊聲追問：「怎麼了？」

馬雲飛以異乎尋常的語氣說道：「點穴的手法不僅高明，而且是少見的獨門功夫。」

王剛道：「能解嗎？」

馬雲飛搖頭道：「除非點穴者本人，其他任何人都無法可想。」

王捕頭像洩了氣的皮球，道：「那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現在只能做一件事，把他放下來，找一個平坦的地方躺着，等待奇蹟或者點穴者的再出現。」

「千面殺手嗜殺成性，不可能去而復返。」

「我聽說鬼面俠殺人向來有一定的價碼，從來不無價殺人，吳兄的穴道過一會兒自行解開也說不定。」

王捕頭方寸已亂，一時半刻之間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來，只好如言照辦，命人將吳元俊抬下來，放在一塊平整的大青石上。

人在焦急的時候，時間的脚步總覺得太慢，四個人像走馬燈一般，繞着大青石轉圈圈，很久很久天才大黑，臨近的家戶已掌起燈火，而吳元俊則仍如死豬一般，動靜全無。

馬雲飛實在按耐不住了，道：「王捕頭，我可以走了吧？」

鐵捕王剛臉一沉，道：「不行，老吳生死不明，你還不能走。」

馬雲飛道：「姓吳的生死幹我屁事，請勿欺人太甚。」

王剛正在氣頭上，聞言不禁大怒，刷的拔刀在手，在馬雲飛的頭上一比劃，暴跳如雷的道：「我說不行就不行，再囉七八嗦現在就把你綑起來。」

馬雲飛哭笑不得的道：「好，算你厲害，咱們就在這兒耗着喝西北風吧。」

索性搬了一塊石頭坐下來，昂首數着天上的星星。

又過了一頓飯的工夫，吳元俊總算在大家的企盼下有了動靜，先是微微蠕動，繼而四肢舒展，少頃坐起半個身子來，接着揉揉雙眼，一骨碌站起來，茫然的望了大夥一眼，道：「這是怎麼回事？」

鐵捕王剛一楞，道：「我正要問你呢，叫你在城門樓上守着鬼面具，怎麼會躺到老槐樹上去？」

這也正是大家急於知道的事，齊皆側耳傾聽，吳元俊回憶一下，慢條斯理的道：「頭兒，你們走後不久，發現有一條人影從護城河那邊飛上來，動作好快，猶如天馬行空，屬下的刀才拔出一半，還沒有來得及出聲喝問，只覺得身上一麻，以後的事就不知道了。」

王捕頭急忙追問道：「來者可是鬼面俠？」

吳元俊道：「屬下不認識鬼面俠，無從辨識。」

「可看清此人的面貌？」

「一身黑衣，黑巾蒙面，像一隻大烏鴉。」

「可有任何特別的特徵？」

「沒時間注意這些。」

馬雲飛走上前來，在他面前轉了一個圈子，還做了一個縱躍的架式，道：「吳兄，請看清楚，那個人的身段功架像不像我？」

吳元俊道：「不像，他的身材比你高大魁梧。」

馬雲飛這下可得意了，說道：「王捕頭，這可是貴屬親口說的，恕在下要告辭了。」根本不理會王剛是否同意，環施一禮，轉身就走。

陰爪功子夜肆虐

肚子正在大腸告小腸，馬雲飛那兒都不去，直接返回五福樓。

甫至大門口，只見外面停着一輛馬車，車上放着兩隻木箱，及一些男人的衣物用品，巧兒端坐車上，一臉惶急，對車把式說道：「快，無論如何，明天天一亮一定要趕到濟南府。」

車把式應諾一聲，揮鞭就走，馬雲飛快搶出，揪住馬籠頭，道：「巧兒，天都黑了，妳到濟南去幹嘛？」

巧兒一見到是馬雲飛，一下子撲在他的懷裏，破涕爲笑的道：「馬大哥，你沒事？」

這話沒頭沒腦的，馬雲飛一頭玄霧，道：「我不懂妳的意思，快說發生什麼事了？」

巧兒楚楚可人的道：「有人來櫃上報說，你在萬花樓行兇殺人，被濟南府的捕快逮捕了，當時人家差點急得昏過去。」

「是誰在惡作劇？」

「一個賣唱的女人。」

「哼，又是她。」

「誰呀？」

「霹靂嬌娃白梅。」

「噢，她就是白梅，以後休想再進五福樓。」

「巧兒，此女武功高絕，妳不要惹她，讓她來，我自有辦法對付她。」

「可是，不對呀，馬大哥，我親自跑了一趟萬花樓，那兒的人也說你已被公差帶走了，當時我急得不得了，以爲你已經離開泰安，决定連夜趕到濟南府去打點打點。」

馬雲飛將事情的本末原原本本的告訴她，道：「巧兒，謝謝妳，眞的，雖然只是一場虛驚，妳對我的情義依然令我十分感動。」

女人的心，海底的針，原以爲很得體的幾句話，却惹來巧兒的嗔怒，道：「巧兒能有今天，完全是馬大哥的恩賜，當初若非你慨施援手，我今天很可能還在七里溝賣豆漿，從今以後，不許你再說感謝的話，五福樓就是你的事業，你的家，我就是你的——」

說到這裏，一陣紅暈罩面，羞答答的沒再接下去。

軟玉在懷，蜜語如糖，馬雲飛一陣意馬心猿，但隨即輕輕一推，說道：「巧兒，別光說話，我肚子餓扁了，快弄點吃的去。」

巧兒如夢初醒，命人將車上的東西卸下來，領着馬雲飛來至住宿的小跨院。

一汪小池，半片假山，幾盆古樸生動的盆景排列有緻，兩株籐花巧妙的繞在窗前，屋內琉璃燈高挑，明如白晝，有一股幽幽清香撲鼻而來。巧兒帶他看一下客室、臥房，道：「還滿意吧？」

馬雲飛道：「太好了，太好了，這是我住過的最好的客棧，老丐仙溫三爺一定喜歡。」

巧兒笑道：「恰恰相反，三爺他不喜歡。」

馬雲飛聽得一呆，道：「爲什麼？」

「老丐仙說這裏太乾淨，他怕睡不着，來轉一下又走了。」

「到那兒去了？」

「說要找個破廟去睡大覺。」

馬雲飛莞爾一笑，道：「眞的是個道道地地的老怪物，由他吧。」

就這麼幾句話的工夫，夥計們已將酒菜送過來，馬雲飛正餓着，巧兒又不是外人，當即老實不客氣的吃喝起來。

一陣風捲殘雲，肚子塡了八分飽，這才想到巧兒，想到酒，說道：「一塊兒吃吧。」

巧兒一直雙手托腮，一瞬不瞬的欣賞他的吃相，笑盈盈的道：「我吃過了。」

「那喝杯酒吧？」

「我看你喝。」

多溫馴多善良的女人！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馬雲飛心有所感，忽將杯箸放下，緊握住她的雙手，道：「巧兒，我眞想在此長住，却又身不由己。」

巧兒正想追問他爲什麼身不由己，帳房先生氣急敗壞的衝進小跨院來，道：「不好了，棧房裏出事啦。」

馬雲飛呼地站了起來，道：「請把話說清楚。」

帳房先生道：「後院客棧裏鬧出了人命。」

巧兒更加緊張，問道：「死者是那一位？」

帳房先生道：「是住在北上房尾兩間的兩位劍手。」

巧兒望了馬雲飛一眼，道：「咱們要不要過去瞧瞧？」

馬雲飛道：「妳是店主，當然不能置身事外。」

跨院有個側門，可以直接通到客棧去，馬雲飛略一觀察，發現這地方相當寬廣，車間馬圈不算，單是客房就有數十間。

由於旅途勞頓，多數客商俱已進入夢鄉，並不知有命案發生。

少數劍手雖有所警覺，然皆各掃門前雪，僅探頭稍作張望，便閉門不出。

馬雲飛當先進入北上房的頭間，只見床上躺着一個人，被子掀開一半，心口上有一個血孔，兩面牆上血漬斑斑，被褥更是模糊一片，傷處並未凝結，仍在淌着血，口張着，舌頭被人割去一大半。

一支寶劍，好端端的掛在牆上。

顯然，這人是在睡夢之中被人殺死的，不曾還手。

而且，行兇的時間就在片刻之前，因爲血還是熱的。

再到尾間去一看，幾乎完全一樣，惟一不同的是，這位劍手是死在地上，劍拿在手中，拔出一半。

走出房來，見中間房裏的燈還亮着，馬雲飛道：「這一間誰住？」

帳房先生翻開一本簿子念道：「是何念龍。」

巧兒道：「要不要進去問問？」

馬雲飛不假思索的道：「算了吧，他們這些劍手，個個自私自利，野心勃勃，都想得第一，死了一個就少一個對手，巴不得全部死光，問也是白問。」

帳房先生囁囁嚅嚅的道：「老朽是躭心何爺也慘遭魚池，還是瞧瞧吧。」

說話中身子已捱到窗邊，正想打開窗子，突然，窗子不打自開，一支帶鞘的劍抵住他的鼻尖，嚇得帳房先生渾身打顫，仰面栽下去！

响劍何念龍就立在窗後，聲音比冰還冷：「還沒有人能殺得了你家何大爺，別瞎操心。」

馬雲飛伸手扶住帳房先生，寒臉說道：「你嚇着他了。」

何念龍嘿嘿冷笑道：「豆腐，你什麼時候改行做起五福樓的保鏢來了？」

馬雲飛面上表情全無的道：「只是適其逢會，臨時客串而已。」

「聽說你在萬花樓，曾替何某說了幾句公道話。」

「是實話。」

「何某不喜歡欠人情，願提供一點綫索。」

「馬某既非死者親屬，亦非公門中人，無此必要，何況——」

「怎麼樣？」

「兇手已呼之欲出。」

「是誰？」

這話並非出自何念龍之口，而是來自身後，馬雲飛回頭一望，對面窗前，隱暗之中，黑忽忽的站着一個宛如幽靈般地人，正是閃電手周劍雄。

豆腐大俠馬雲飛略一遲疑，道：「抱歉，現在還不便說。」

拉了巧兒一把，退回小跨院。

身後傳來兩聲冷哼，閃電手周劍雄退入房內，响劍何念龍的燈也熄了。

馬雲飛與巧兒對面而坐，爲了穩定一下緊張的情緒，巧兒也喝起酒來。

帳房先生由於驚嚇過度，暫時留在房裏歇着。

連飲了三杯酒，巧兒緊繃的心弦稍稍和緩一些，道：「馬大哥，快說殺人的兇手究竟是什麼人？」

馬雲飛胸有成竹的道：「我想十之八九是血手觀音仇恨男。」

「何以見得？」

「因爲她恨男人。」

「何念龍、周劍雄也是男人，爲何單單殺他們兩個？」

「巧兒，妳應該還記得，當仇恨男離開五福樓時，有一個人罵她什麼玩意兒，另一位劍手甚至還出言侮辱她。」

「我記得，一個是二十五號劍手，另一位是三十一號。」

「今夜被殺的就是他們兩個。」

「也許是巧合吧？」

「絕對不是巧合。」

「馬大哥何敢如此肯定？」

「他們的舌頭被割就是鐵證。」

「罵一句就要割舌頭，好厲害。」

「瞪一眼就要挖眼睛，這是仇恨男的規矩。」

「馬大哥，她爲何如此恨男人？」

「一定有原因，可惜我不知道。」

話至此，馬雲飛乍然作了一個噤聲的手勢，以手代筆，用酒在桌面上寫下：「屋外有人」四字。

寫完，陡然一長身，奪門而出。

動作夠快，尤其聲息全無，原以爲定可逮個正着，那知來者不善，人上有人，那人已翻身上房，越屋而去。

朦朧月色下，馬雲飛覺得此人的背影甚是眼熟，像極了响劍何念龍，當下不遑多想，躡踪追下去。

追出五福樓，追出泰安縣城。

前面之人輕功絕佳，儼然第一流好手，馬雲飛施出全力，也只能保持不落後，始終維持有二十餘丈的距離。

一路北進，不久已至泰山脚下，眼前黑壓壓的一片莽林，馬雲飛情知要糟，心念方動，那人已沒入蒼翠林木中。

死馬當作活馬醫，明知追趕不易，馬雲飛還是跨步而入。

盲人瞎馬，亂追一通，奔跑了半個多時辰，林木漸疏，山勢漸陡，疑似何念龍的那位朋友早已無影無踪。

却見一位劍手迎面蹣跚而來。

這劍手的右手已齊肘斷去，血仍在淌着，神情木然的一直向前走。

馬雲飛緊走幾步，上前說道：「朋友，可曾見到一個夜行人？」

那位劍手以近乎呻吟的聲音道：「沒有。」

「閣下的臂可是毀在何念龍之手？」

「不是。」

「那是什麼人？」

「一個女人。」

「血手觀音仇恨男？」

「不，是一個白衣女子。」

他嘴裏說話，脚下可沒停，仍在踉踉蹌蹌的向前走。

「朋友，你傷得不輕，快停下來歇一歇。」

劍手沒有答話，步履更加散亂。

「這樣吧，我帮你止血。」

「謝了，無此必要。」

「血不止，會鬧出人命的。」

「大丈夫生而何歡，死而何懼，一個斷了手的劍手生不如死！」

就這樣，頭也不回的走着，約莫走出三數十步，滴完了最後一滴血，眼前罩下一重黑幕，心頭泛起一片冰涼，終於叭一聲，倒地了帳。

馬雲飛蹀蹀脚，喃喃自語道：「自作孽不可活，眞是渾球一個。」

突聞不遠處有劍氣呼嘯之聲，馬雲飛急不擇路，循聲飛奔，來到一處低窪的山坳子，一片平坦的石地上，有一位劍士正在練劍。

劍士功力不弱，忽騰忽躍，乍旋乍盤，一支劍舞得虎虎生風，方圓三丈以內悉在他的劍影罩蓋之下。

一隻蝙蝠低空飛來，劍士身形暴長，刷！刷！兩聲，好準，兩隻翅膀已應聲而落。

馬雲飛忍不住暗暗叫了一聲：「好！」

劍士也滿意的笑笑，還劍入鞘，擧步離去。

僅僅走了三步便停住了，隨着一陣令人毛髮悚然的陰笑聲，面前已多了一位白髮披肩，白衣白鞋的白衣女子。

連眉毛、眼珠、嘴唇、皮膚都是一色蒼白，如置身雪地，可能根本看不到她的存在。

一個沒有人味的人！

一個充滿鬼氣的人！

劍士嚇了一跳，說道：「妳是人還是鬼？」

白衣女子怪人怪語：「有的人不如鬼，有的鬼比人强，人鬼鬼人都一樣，準備回答問題。」

劍士抓抓頭皮，胆氣稍壯，道：「妳還有問題？」

「別打岔，你是參加論劍大會的劍手嗎？」

「本俠編號十三，妳是明知故問？」

「我有一個建議，立即折斷寶劍，退出大會。」

「折斷寶劍，退出大會？」

「你沒有聽錯！」

「爲什麼？」

「爲你好。」

「十載苦練，爲的就是名揚天下，辦不到！」

「辦不到就有你的苦頭吃，半刻之前，三十六號劍手剛剛失了半條胳膊。」

「妳在威脅本俠？」

「是忠告，是警告，也是命令！」

「哼，就算你是個厲鬼，本俠也不在乎。」

「不妨試試看，保證在一招之內就讓你丟人現眼。」

是泥人還有三分火氣，這話口氣太大，激起了十三號劍手的萬丈豪情，道：「試就試，難道本俠會怕你不成！」

劍光一閃，勢如怒矢，照準她的心窩刺過去，動作俐落，招式精絕，手底下的確有點眞功夫。

白衣女子好大的胆子，面對三尺青鋒，居然不閃不避，待那劍尖行將觸及白衣時，猛地一側身，暴退三尺，與此同時，右手抓住那劍士的右肘，左掌托在肘下，嗨！的一聲，一壓一托，一陣骨碎肉裂之聲傳處，一條右臂立告齊肘斷去。

「老子跟你拚了！」

劍士急怒攻心，拳脚交加。

「找死！」

白衣女子不退反進，五指箕張，抓他頭部。

劍士從來沒有遇見這麼厲害的對手，拳頭打在她身上，如殘柳敗絮，毫不着力，而白衣女子的五根手指頭堅硬如鐵，硬生生的插進他的腦殼。

一聲慘叫，五個窟窿，十三號劍手就此在論劍大會除名。

白衣女子擦乾手，目注西南，吐字如刀：「出來！」

馬雲飛躲在一方石後，又有雜草遮掩

，結果還是被她識破，的確吃驚不小，聞言一躍而出，道：「芳駕不僅功力高超，手段毒辣，聽力、視力也非常人所及，想必是一位前輩高人。」

白衣女子冷冷的掃了他一眼，答非所問的道：「你是死者的朋友？」

馬雲飛道：「八竿子也打不着。」

「既非朋友，你鬼鬼祟祟的躲在暗中作甚？」

「湊巧路過，只是看看熱鬧。」

「想不想替死者討個公道？」

「在下愛看熱鬧，却沒有管閑事的毛病。」

「算你聰明，聰明人應該不會做糊塗事。」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據實答話就是了。」

「妳在審案子，問口供？」

「少廢話，你是幾號？」

「誤會了，在下不是劍手，沒有帶劍，也不是來追名逐臭的。」

「對了，你是沒有佩劍，也沒有名牌，果然是個聰明人。」

「你問完沒有？芳駕究竟是何方神聖呢？」

「是我老人家在問你，少開口，快說你姓什麼？」

「馬，馬到功成的馬。」

「算你好運，再見！」

這白衣女子眞是古怪透頂，莫名其妙的來，莫名其妙的殺人，現在又莫名其妙的走了。

而且，速度極快，霎時便不見了，想追她無從追起。

步出山坳，登上了一塊高聳的岩石，但見四外怪石嵯峨，林木沉鬱，大地寂靜如死，沒有一點生的氣息。

馬雲飛頓覺進退失據，正不知何去何從間，一聲清越悠揚的嘯聲傳入耳中，不久，在小山頂上有一條人影以極快的速度飛瀉而下。

這種輕身功夫已臻爐火純青之境，凌空踏虛，乘風御氣，非五十年以上的苦練，兼修「踏雪無痕」與「一葦渡江」的絕技難竟全功，馬雲飛心想：「這又是那一位，一夕之間得遇兩位曠世高人，幸何如之。」

不禁心响往之，看得呆住了。

來人轉眼即到，原來他是老丐仙溫三爺。

老丐仙溫三爺早已看到馬雲飛，煞步吆喝道：「馬豆腐，不在巧丫頭給你準備的溫樂窩裏睡大覺，泡到這兒來發什麼神經？」

馬雲飛一躍而下，道：「五福樓鬧出命案，我是追一個可疑的人物到此的，前輩可曾發現形跡鬼祟之人？」

「有，在山的那一邊，曾見一劍手行色匆匆，一閃而沒。」

「爲何不將他截下來？」

「這個小子滑得緊，三轉二轉便不見了，我老人家因有急事，也沒工夫跟他磨蹭。」

「前輩，論劍大會尚未開始，屈指算來已經丟了七條人命，從種種跡象顯示，似乎並非都是偶發事件，不知前輩有何高見？」

「嗯，的確事有蹊蹺，非比尋常，我老人家也有一種預感，好像有人撒下好幾張無形的網，伸出無數隻魔手，準備將天下英雄一網打盡。」

「前輩可否說得詳細一點？」

「此事目前仍撲朔迷離，老化子亦不甚了了。」

「前輩剛才說有急事？」

「我老人家在山神廟裏打盹兒，聽到夜鷹之聲想出來打點野味解饞，無意中發現一顆被『陰爪功』抓斃的頭顱，故而追查至此。」

馬雲飛神情一懍，領着老丐來到山坳子，道：「可是這個樣子？」

老丐仙俯下身去，細加審視一下十三號劍手的腦袋，臉色接連數變，道：「這兩顆頭顱都是一個人幹的。」

站起身來，接着又道：「見到這個魔頭沒有？」

「見到了，就在她抓斃十三號劍手之後。」

「爲什麼會殺死這位劍手？」

「白衣女子命令他折斷寶劍，遠離泰山，居心明擺着是想破壞論劍大會，或者另有更大的圖謀。」

「可曾亮出字號？」

「沒有。」

「你小子爲何如此好運？」

「在下不是劍手，我告訴她自己姓馬，白衣女子便莫名其妙的走了。」

「照你這樣說，她好像還準備要殘殺某一姓的人。」

「唔，確有此可能。」

「說說這女魔的模樣。」

「白髮、白衣、白鞋，連眉毛、眼珠都是白的。」

「大約多大年紀？」

「看起來年齡應該不會太大，她却自稱我老人家。」

老丐仙溫三爺不再說話，陷入沉思之中，半响始憂心忡忡自語道：「難道會是她？」

馬雲飛看得一怔，道：「前輩認識此女？」

老丐仙道：「現在還不能確定，不過，老化子一定會查清楚。」

話落人起，三個起落便沒入夜色中。

馬雲飛也不再猶疑，循老丐仙的原路上山去，打算查一下那位可疑的人物是否確爲响劍何念龍。

× × ×

羣山深處，有一座凸起的山峯。

山峯的腰部亮着一盞燈。

燈光的後面是一個山洞。

有一個戴着鬼面具的神秘人物正向山洞走來。

鬼面俠出現了，在距離山洞三十餘丈處忽然停下來，自言自語道：「奇怪，明明約好是三盞燈，現在怎麼只有一盞？」

由於暗號不對，千面殺手未再前進，彈身上了一棵大樹，靜候變化。

前面的燈還是一盞，沒有變化，身後却有了動靜，有一位劍手，手裏提着好幾支劍，奔上山來。

藉着月光，在近距離內，鬼面俠清楚

看到，這位劍手是四號彎劍何念龍。

何念龍那兒都沒去，畢直上山，走向山洞。

鬼面俠親眼看到，何念龍走進山洞去了，將手中寶劍放下，立在一旁。

約莫過了一盞熱茶的工夫，何念龍始奔出山洞，朝另一個方向揚長而去。

鬼面俠正在密切注視何念龍的去向，倏忽之間，洞內又多了一盞燈。

這盞燈是如何點着的，鬼面俠根本一無所知，他全神貫注，期待着第三盞燈的出現，結果却失望了。

猛地間，斜刺裏冒出一條人影，黑紗蒙面，胸前別着一朵玫瑰花，是女殺手鐵胆羅刹。

顯然，鐵胆羅刹也是來赴約的，大模大樣的向山洞走去。

鬼面俠有點不耐煩了，心想：「赫，是什麼大買賣，居然驚動這麼多人，本俠今夜倒要看看紅玫瑰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的女人。」

他主意一定，馬上跳下樹來，向前飛奔。

猛聽有人大聲喝道：「站住！」

隨着一聲喝聲，立有一蓬石雨以「天女散花」的手法打來，將進路封死。

出手之人志在阻路，憑鬼面俠的身手，自然奈何不了他，如蒼鷹狡兔，似猛虎惡獅，身形滴溜溜的一轉，一把碎石子已全部兜在鬼面俠的衣袖之中，沉聲喝問道：「什麼人？」

「約你來此談生意的人的合夥人。」

發話者不是捂着嘴，就是在嘴上套着東西，聽來怪怪的，不男不女，弄不清是在那個方向。

「朋友，出來談，別躲躲藏藏。」

「生意由我的合夥人跟你談，本人僅負責接待。」

「接待？這可是你的待客之道？」

「鬼面俠，是你來早了，這可怪不得誰。」

「胡說，差不到就是這個時辰。」

「別忘了以三燈爲記。」

「哼，你的理由倒挺多的，本俠不喜歡被人愚弄，最恨鬼鬼祟祟的人，再不現身休怪我手下無情。」

「哈哈哈，閣下言重了，你不可能把我怎麼樣。」

鬼面俠是何等人物，豈會被唬住，反而激起他的滿腹怒火，聽音辨向，循聲發招，身形暴起暴落，噗！噗！噗！連發三指。

左側一方石後，傳來三聲異響，濺起三縷石粉，鬼面俠料準了那人藏身的所在，竟然落了空，空自在巨石之上留下了三個品字形的指痕，附近觸目都是大大小小是石頭，根本沒有人。

「好厲害的『乾坤指』，莫怪我的合伙人會如此看重你。」

這次的聲音似是來自對面的一棵大樹後面，鬼面俠一言不發，彈身上了樹。

這是最聰明的做法，居高臨下，自然無可遁形。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樹後壓根兒就沒有人。

聰明如鬼面俠者，至此也不免有點迷惘了，有一種遇上鬼的感覺，進而更意識到，將要會見的這位雇主定非等閑人物。

當下冷然一哼，下了最後通牒：「朋友，出來，再裝神弄鬼咱們的這筆生意就此取消！」

「鬼面俠，開個玩笑，望勿見怪，吸！三燈已亮，該你去踐約了。」

經過這一陣折騰，果然，三燈已亮，鐵胆羅刹也離開山洞，鬼面俠懶得再理會這神秘人物，放步上山，走進山洞之內。

山洞並不大，約丈餘寬，七八尺深，正對面有一張石桌，上面有三盞燈，石桌的後面壁上鑿了一個小小的神龕，供着一尊不知是什麼神的佛相。

此外別無長物，亦無旁門通道，鬼面俠弄不懂剛才那第二盞燈是怎麼亮的？何念龍帶來的劍又到那裏去了。

尤其，現場沒有主人。

「你就是鬼面俠？」

主人開口了，聲音似從身後傳來，但鬼面俠轉身查看，却並無人影，忍着性子答道：「本人已候駕多時。」

「累尊駕久候，抱歉，抱歉！」

「不必客氣——請現身以便談話。」

「這恐怕會令你失望，老夫根本出不來。」

「出不來？爲什麼？」

「因爲老夫被囚禁在地穴之內。」

「沒有關係，本俠可以下去。」

「尊駕也下不來，通路早已封死。」

「奇怪，閣下既然被困在此！今夜之約是如何訂的？」

「是老夫的一位朋友代辦的。」

「是你那位合夥人？」

「他與老夫乃是同命之人，也被困在地穴的，所以尊駕才會懷疑有人裝神扮鬼的。」

鬼面俠「哦」了一聲，先前的一頭霧水方告明白，另一個疑問又襲上心頭，道：「本俠不明白，這燈是怎麼亮的？劍又是如何取走？」

「全部由那位老友代勞，包括我們的飲食在內。」

「可否請這位朋友現身一見？」

「眞不巧，他已經走了。」

「你這位朋友並不高明，點了捕快的穴道，爲何還留在城門樓上，害得本俠多費了一番手腳。」

「哦！敝友一時疏忽，老夫願代致歉意。」

「本俠想知道，閣下是如何被囚在此的？仇家是誰？」

「老夫純係自囚，沒有仇家。」

天底下會有人甘願自囚，鬼面俠百思不解，正想追問下去，地穴內的人又開口了：「鬼面俠，咱們言歸正轉，該談談正事了。」

鬼面俠道：「按照本俠的規矩，生意必須面談，現在閣下既然有所不便，勉强從權，但姓名來歷務必交代清楚才行。」

「老夫賀伯元，乃江南人氏，世代以開鏢行爲業。」

「夠了，請告知對象，馬上便可以成交。」

「老夫想先了解價碼，免得付不起彼此不快。」

「好的，還是老價錢，一條命五千兩銀子。」

「假如人數衆多，可有折扣優待？」

「血腥買賣，恕不打折。」

「老夫如何得知你確已完成使命？」

「頭顱手脚心肝肺，你要什麼本俠皆可依約奉上。」

「這倒是不必，老夫只想要死者的兵刃。」

「要刀劍就得再加一千兩。」

「頭顱手脚不加錢，刀劍爲何反而要付費？」

「須知刀劍乃『身外之物』。」

「好吧，六千就六千，石桌之上，在第三盞燈的下面，有一張一萬兩的銀票，請你先收下，日後倘有不足，自當隨時補齊。」

鬼面俠拿起第三盞燈，下面眞的有一張一萬兩的銀票，當即揣進懷裏，說道：「謝了，請快說出仇家，本俠不想耗太久了。」

「老夫要你殺盡所有參加論劍大會的劍手。」

「乖乖，這麼多，難怪閣下會請三個人來幹。」

「三個人仍恐力有未逮，大會開幕在即，老夫希望你們在此之前最少能除去一半。」

「劍手來自三山五岳，四面八方，閣下不可能有這麼多仇家，更不可能仇家全部是劍手，這——」

「鬼面俠，聽說你另外還有一個規矩，只管收銀子殺人，從來不過問結仇的經過？」

「這是殺手的本色。」

「那尊駕何故追根究底？」

「本俠不問就是。」

「請注意，完成任務之後，應立即將死者的佩劍送來此地。」

「任何時間？」

「子丑之間。」

「可以，摸黑更方便。」

「還有，不可以殺响劍何念龍。」

「閣下不是要殺盡所有的劍手嗎？」

「何念龍不是劍手，是老夫僱用的殺手。」

「好吧，拿人錢財，爲人消災，你怎麼說，本俠就怎麼做，不過，有一點本俠必須在此鄭重聲明。」

「你還有條件？」

「談不上是條件，只是希望閣下所言屬實，沒有欺騙本俠，免得日後發現有誤，依照慣例，我會以最殘酷的手段來對付你。」

「放心，老夫句句實言，尊駕可以請便了。」

鬼面俠好傲的性子，連一聲再見都懶得說，聳聳雙肩，步出山洞。

忽覺洞內有一縷勁風掠過，猛回頭，三盞燈已一齊熄滅。

鬼面俠從鼻孔裏迸出一聲冷哼，拉一下衣領，下山而去。

行至白衣女子行兇的那個山坳子時，發現鐵胆羅刹像一尊女神似的，正昂首站在馬雲飛曾經立過的那塊岩石上。

「嗨，紅玫瑰買賣已成，幹嘛不去逍遙在此喝露水？」

「我在等人。」

「等誰？情人還是情夫？」

「哼，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來，姑奶奶在等你。」

言畢，輕飄飄的落在鬼面俠面前丈許處。

千面殺手頗覺意外，道：「等我？眞是鮮事，咱們彼此一向河水不犯井水。」

「哼，少拿蹺，姑奶奶是想跟你談一件正經事。」

「殺手生涯全是血，妳會有什麼正經事？」

「當然有，譬如彼此合作，起碼可以訂一個君子協定。」

「自古同行相忌，我不覺得我們之間有合作的基礎。」

「君子協定如何？」

「妳先說說看。」

紅玫瑰一雙烏黑發亮的眸子直瞪瞪的盯着鬼面俠的面具，銀鈴似的聲音說道：「爲了表示你的誠意，我想先問你一個問題，你究竟是誰？」

「鬼面俠，或者千面殺手。」

「本姑娘是問你的眞名實姓。」

「本俠沒有姓名。」

「每個人都是人生父母養的，不會沒有姓名。」

「忘了。」

「拿下你的鬼面具來如何？」

「本俠只有在殺人的時候才以眞面目示人。」

「何妨破一次例。」

「有一就有二，此例不可開。」

「假如本姑娘願意先除去面紗，坦告一切，你是否可以考慮？」

「不考慮。」

「鬼面俠，你——你怎麼這樣冷酷無情。」

「殺手本來就應該無情，多一分神秘就多一分安全。」

「哼，眞是怪人怪論。」

「說說妳的君子協定吧。」

鐵胆羅刹一沉吟，道：「那個賀伯元，是否叫你殺盡所有的劍手？」

「是呀，這個老傢伙胃口不小。」

「你不覺得人數太多？」

「多多益善。」

「太多了不見得是好事，勢必疲於奔命，何況與會的劍手都不是省油的燈。」

「還有紅玫瑰分担，用不着愁。」

「問題就在這兒，萬一咱們找上同一個主兒，豈不徒勞？」

「啊，本俠明白了，妳所謂的君子協定意即在此。」

「對了，分而食之，皆大歡喜。」

「怎麼分？」

「簡單，分單雙即可。」

「好，本俠要單號。」

「那姑娘我只得選雙號咯。」

鬼面俠面具後面的眸子突然一亮，道：「咱們就此一言爲定，生意上門，本俠要告辭了。」

紅玫瑰聞言一陣錯愕，以爲他在胡說八道，展目四顧，果見數十丈外有一背揹雙劍，一身紅衣的少女飛快經過，道：「

是劍手可能沒錯，却不一定是單號。」

鬼面俠滔滔不絕的道：「是單號，錯不了，她叫仇恨男，人稱血手觀音，編號四十一。」

說來如數家珍，鐵胆羅刹吃驚不小，道：「你怎麼知道的這樣清楚？」

鬼面俠呵呵一笑，道：「本俠曾與她有一面之緣，告辭了！」

說走就走，去勢如風，咬着仇恨男的尾巴追下去。

鐵胆羅刹望着鬼面俠遠去的背影，喟然一歎，啐了一聲：「好驕傲的臭男人！」亦待起身離去，近旁叢樹之中如野兎一般竄出一個劍手來，雙手大張，攔住去路，道：「姑娘請留芳步，在下有話說。」

紅玫瑰臉一沉，道：「你是誰？」

「何念龍。」

「哦，你就是第一個溜進山洞去的那個小子？」

「姑娘請留口德。」

「哼！有屁快放，姑奶奶沒工夫跟你磨菇。」

「何某想向二位分一杯羹。」

「分什麼羹？」

「各派劍手的命。」

「本姑娘已與鬼面俠分好了，二一添作五。」

「哼！我不同意，至少應該是三分天下。」

「作夢，你算那棵葱，殺手這一行沒有你這一號。」

「紅玫瑰，妳最好客氣點。」

「對你已經很客氣了。」

「不客氣要吃人？」

「宰了你！」

「賀老曾有交代，咱們三個人不可自相殘殺。」

「狗屁，姑奶奶愛殺誰就殺誰，老傢伙管不着。」

「起碼妳拿不到應得的報酬。」

「那是鬼面俠的臭規矩，本姑娘不與這一套。」

「好狂的丫頭，老子就不信妳有通天的本事，看劍！」

劍出如電，威猛辛辣，一招三式，一氣呵成，鐵胆羅刹還沒有聽到鈴鐺聲，下盤金風颯然，已招呼到她雙腿中間來，紅玫瑰罵了一聲：「下流！」嬌軀提升三尺，打出一枚「玫瑰釘」，疾取他的咽喉要害。

何念龍確非泛泛之流，撤劍同時張嘴啣住了玫瑰釘，雙脚齊彈，頭下脚上，一劍貫頂而下。

「放肆！」

鐵胆羅刹暴退三尺，劈出一掌，算準了定可叫他當場出醜，誰想到招出一半，敵踪已杳，原來何念龍起手二式用的都是虛招，虛晃一劍，已落在她身後，挺劍刺向玫瑰的後心。

好厲害的紅玫瑰，臨危不亂，雙腿旋飛而起，外加一枚玫瑰釘。

何念龍的劍快如閃電，以毫釐之差擦身而過，偷襲未竟全功，急切間劍已用老，無廻旋餘地，一絲懼意方自心田升起，通！通！兩聲，身上挨了二脚，順勢一歪，堪堪躲過玫瑰釘，被他一手撈住，退立丈許之外。

這一連串的動作全部發生在一瞬之間，鐵胆羅刹自視太高，向來目空一切，憑她的本領竟然未能得手，不得不對何念龍另行評估，道：「姓何的，姑奶奶把你估低了，看來你還眞是一塊材料。」

响劍何念龍朗聲說道：「客氣，厚賜心領，必有後報，請代轉告鬼面俠，咱們三分天下，誰要是撈過了界，何某人與他沒完沒了。」

言畢雙脚一縱，彈飛而起，紅玫瑰的眼皮子才一眨，何念龍便已在她視綫內消失，動作之快，無以復加。

昂首望天，月已偏西，三星就在自己頭頂上，更深露重，寒意襲人，此刻不可能再有劍手出現，鐵胆羅刹決定先回泰安城好好睡一覺再說。

無意間回首一望，前進的脚步突又停下來。

因爲她已發現，山洞裏又點燃了一盞燈。

莫非又有殺手前來赴約？還是其他什麼稀奇的事，反正紅玫瑰對賀伯元的說詞太大存疑，基於一種好奇心的驅使，她又折轉回來。

她走得很慢，久久未見任何動靜，這才挨近到洞邊。

說來慚愧，到這時候才注意到，山洞外壁的上方，原來還有一塊鑿成的匾額，上面寫着：「山神廟」三個字。

燈已移至神龕之上，石桌上赫然睡着一個人，旁置酒壺一把，及一隻吃光了肉的燒鷄骨架子。

此人蓬頭垢面，一身破爛，酒氣四溢，鼾聲如雷，鐵胆羅刹疑雲叢生，暗自盤算道：「難不成賀伯元就是老丐仙？我姑且不拆穿他的西洋鏡，看溫三爺到底在變什麼鬼。」

主意一定，不再遲延，立即悄沒聲息的退下來。

×　×　×

五福樓的小跨院內，馬雲飛仍高臥未起，巧兒姑娘少說也來過三次了，却始終不忍心吵醒他。

此外，時已正午，巧兒生怕他發生意外，又有急事待商，這才硬着頭皮，篤！篤！篤！敲了三下門，道：「馬大哥，已經中午啦，該起床了。」

「嗯，知道了。」聲音含混不清，顯見睡意仍濃。

好半天才聽到拍達！拍達！的拖鞋聲，打開房門。

「馬大哥，你昨夜是什麼時候回來的？人家等了你好久好久好久躭心啊。」像依人小鳥般偎在他身邊，帮他扣鈕子，柔情千千萬。

馬雲飛伸個懶腰，打個呵欠，揉揉惺松睡眼後說道：「很晚很晚，大概是三更以後吧。」

「追到那個人沒有？是誰？」

「很可能是响劍何念龍，可惜沒有追上。」

「沒追上就該早點回來，也不想想人家有多焦急。」

「巧兒，妳不知道，泰安城裏城外，危機四伏，我又遇上不少稀奇古怪的事，

故而有所躭擱。」

「什麼稀奇古怪的事？」

「我肚子已餓得慌，咱們邊吃邊談如何？」

「啊，你不說我倒忘了，溫三爺在等你吃飯呢。」

「好啊，快請，這裏最清靜。」

「三爺說要請你到前面去。」

「這是爲何？」

「老丐仙說五福樓臥虎藏龍，說不定有連台好戲，他不想錯過。」

馬雲飛沒再表示異議，洗一把臉，穿戴整齊，跟着巧兒來到前面大廳。

赫！大廳之內熙熙攘攘，早已爆滿，十之七八都是參加論劍大會的劍手，以及聞風來看熱鬧的武林人物。

三十三號閃電手周劍雄獨據一席，還是坐在他那個老位置上，虎目四顧，目空一切。

四號响劍何念龍坐在對面樓上，面含冷笑，俯視羣雄，一杯在手，高蹺着二郎腿，冷傲之氣表露無遺。

此外，幾張熟面孔不見了，却增加了不少新面孔，馬雲飛看到，有一個二十六號「索魂劍」郭棟，滿臉的絡腮鬍子，連手臂上都長滿濃而粗的黑毛，黑臉環眼朝天鼻，遠遠望去，活像一隻大猩猩，最爲惹眼。

索魂劍郭棟就坐在周劍雄的斜對面，與响劍何念龍遙呈鼎足之勢，三個人你瞧瞧我，我看看你，彼此都不順眼，頗有幾分山雨欲來之勢。

老丐仙的位子最好，在一個僻靜的角落裏，自酌自飲，怡然自得，見馬雲飛與巧兒來至近前，也僅僅說了一聲：「坐！」好像有極重的心事似的。

二人毗隣而坐，杯箸早已備好，同敬了老丐仙一杯酒，馬雲飛先將經歷之事說了個大概，然後說道：「溫前輩昨夜追到那白衣女子沒有？」

老丐仙溫三爺低聲說道：「苦追許久，一度曾發現一個白影，却在一大片墓地中被她兎脫。」

馬雲飛道：「在下適才亦曾提及，約三更之前，曾目睹血手觀音仇恨男踏入墓園，一恍眼就不見了，莫非她與那白衣女子是同一夥的？」

老丐仙道：「有可能。」

「前輩年高德劭，見聞廣博，以你老人家看，這白衣女子可能會是那一位？想那『陰爪功』乃是旁門魔功，修練不易，練成之人應極有限才是，想來必有脈絡可尋。」

「陰爪功傳聞已久，眞正修習成功的則絕無僅有，在尚未照面之前，實無從猜測，有的也只能說是捕風捉影，心存懷疑而已。」

「前輩在懷疑誰？」

「七絕仙子雲飄飄。」

「雲飄飄？傳聞雲前輩琴、棋、書、畫、拳掌、輕功、暗器皆有極深的造詣，故稱七絕，人又長得漂亮，美若天仙，在當時的江湖道上，被譽爲武林一朵花。」

老丐仙啜了一口酒，唉聲歎氣的說道：「怎奈紅顏薄命，她的際遇可沒有那麼美。」

女兒家最關心男歡女悅之事，巧兒說道：「她沒有嫁人？」

溫三爺慢條斯理的道：「要是嫁個男人生兒育女就好了，起先是眼光太高，鴛夢難偕，往後歲月蹉跎，年事漸長，已超過適婚的年齡，即使有心下嫁，也找不到差强人意的對象，七絕仙子曾賭氣說出終身不嫁的豪語，誰想到不久之後却鬧出一段緋聞。」

巧兒聽得入神，興冲冲的道：「想必也是一位稱雄道霸的成名人物。」

「那當然，泛泛之輩不可能成爲七絕仙子的入幕之賓。」

「是那一位前輩高人？」

「當事人皆密而不宣，至今仍是一個解不開的謎。」

「後來怎樣？過得很愉快吧？」

「只是曇花一現，很快他們便勞燕分飛。」

「哎呀，怎麼這樣子，七絕仙子一定很傷心。」

「豈只是傷心，整個人都變了，由『七絕』改爲『七殺』，不論善惡，無分老幼，凡是犯在她手裏的男人，俱皆慘遭殺身之禍。」

馬雲飛心頭一震，說道：「她單殺男人？」

老丐仙道：「沒錯。」

馬雲飛「哦」了一聲，巧兒接口說道：「應該，最好殺盡天下薄倖人。」但轉念一想，又補充說道：「但也不能濫殺無辜，以後的情形又如何？」

溫三爺茫然的朝四下望望，道：「一夜之間，七殺仙子突然離奇失踪了，有人說她放下屠刀，歸隱林泉，有人說她遠走邊荒，潛修玄功；甚至還有人說是已殉情自殺或被殺，衆說紛紜，莫衷一是，沒有一個人知道確切的答案。」

門外走進兩個人來，一個是僞裝歌女的霹靂嬌娃白梅，另一個操琴的小老頭是丫環小玉，巧兒一見他們就有氣，說道：「馬大哥，你陪陪溫三爺，我去把他們攆走。」

馬雲飛伸手一攔，道：「讓他們進來，由我來對付。」

巧兒道：「也好，兩位慢慢喝，我到櫃上瞧瞧去。」

話一說完，跟着便走了。

白梅主僕已走進飯莊來，小玉拉了一把椅子，調好琴，霹靂嬌娃就立在她旁邊，不請自唱起來。

馬雲飛原以爲她是唬牌的，更別瞧她平常時兇巴巴的，唱起歌來却悠揚悅耳，有板有眼，唱不到三句，全飯莊的人便被她的歌聲吸引住。

白梅唱做俱佳，悲傷時悽悽楚楚，如泣如訴，歡樂時慷慨高歌，熱情奔放，一曲歌畢，馬上爆出如雷的掌聲，及連續不斷的口哨聲。

「好！硬是要得！」一個四川人豎起大姆指。

「再來一曲！」一人吆喝，無數的人附和。

白梅並沒有再唱，拿起一個小盤子來開始收賞錢。

吃飯的爺兒們還眞不寒酸，制錢銅板

碎銀子，一忽兒工夫便叮叮噹噹的收了一大把。

「周爺，請賞個臉。」白梅望着閃電手周劍雄說。

周劍雄雙眼一瞪，說道：「老子沒有錢。」

白梅嬌滴滴的道：「沒有關係，有錢帮個錢場，沒有錢就帮個人場。」

言畢就要越桌而過，周劍雄端起一杯酒追過來，道：「這是什麼話，不能白聽姑娘的歌，周爺爺賞妳一杯酒喝。」

抬起手來硬往白梅口裏倒，擺明了是吃豆腐，馬雲飛這下可樂了，心說：「好，先給妳來道點心，等一下再吃大餐。」

霹靂嬌娃畢竟是久經風浪的老江湖，給小玉使個眼色，大大方方的接過酒杯，一飲而盡，笑盈盈的道：「謝了，周爺請坐好。」

周劍雄後退落坐，他那裏知道椅子早被小玉搬走了，一屁股落空，摔了個四脚朝天，引起一陣鬨然大笑。

白梅沒再理會臉紅脖子粗的周劍雄，香風一掠，已到了索魂劍郭棟桌前，「郭爺，您多少賞點吧？」

郭棟外貌粗獷，手面倒挺闊綽，一出手就是十兩白花花的銀子，白梅樂得嘴都笑歪了，再三稱謝不已。郭棟抓住她的柔荑小手，色瞇瞇的道：「姑娘的歌喉好甜，怎麼樣，再爲咱家唱一曲如何？」

「哼，馬不知臉長，也不撒泡尿照照，憑你也敢打老娘的歪主意。」

心裏雖然這樣想，此刻自己畢竟是歌女的身份，不便掀出底牌，當下收回玉手，柔聲說道：「小女子極願再孝敬郭大爺一曲，只是現在不行。」

郭棟傻呼呼的說道：「那要到什麼時候？」

「最快也得一個時辰以後。」

「在那兒？」

「就在你的房裏吧，我要單獨唱給你郭大爺一個人聽。」

「什麼？姑娘要到咱家房裏來。」郭棟簡直樂昏了頭，連聲說道：「那眞是太好了，太好了。」

「郭爺還沒有說你落脚何處？」

「不遠，就在對街的『老長興』客棧裏。」

白梅擺擺手，姍姍而去，一眼瞥見馬雲飛就坐在角落裏，心知要糟，還沒有想到該怎麼辦，豆腐大俠巳經開口了：「喂，唱歌的姑娘，過來，馬大爺這兒重重有賞。」

事到如今，白梅要是不過去，心知非拆穿底牌不可，只好硬着頭皮上前說：「馬大俠您恩典。」

也不知從那兒弄來一塊爛石頭，往盤子裏重重一放，馬雲飛趾高氣揚的道：「這是一塊價連城的金鋼石，再侍候妳馬大爺一首小調吧。」

白梅當然知道他是在存心報復，但在大庭廣衆之下却不便發作，只好忍氣吞聲的說：「但不知馬爺要聽那一首小調？」

馬雲飛順口胡謅，說道：「白寡婦上墳。」

白梅臉色一變，道：「我不會。」

馬雲飛毫不放鬆，道：「那就改唱一首白寡婦上吊好了。」

白梅實在按耐不住了，上前咬着他的耳朶吼道：「馬豆腐，你再無理取鬧，小心姑奶奶抽你的筋，喝你的血。」

馬雲飛怎麼會吃她這一套，道：「既知現在，何必當初，害得我差一點被抓進濟南府。」

「這筆帳咱們以後慢慢再算好了。」

「不行，馬某現在就要連本帶利討回來！」

「討你的大頭鬼，再見。」

三十六計，走爲上策，拉着小玉奔上樓去。

老丐仙撫鬚笑道：「我說豆腐，這白丫頭的嘴可不含糊。」

馬雲飛道：「手底下也挺俐把的，武林中人沒有一個不頭疼。」

巧兒去而復返，手裏拿着一大疊紅帖子，道：「你們剛才在說誰呀？」

馬雲飛道：「那個打我小報告的霹靂嬌娃白梅。」

巧兒嘟着小嘴，道：「馬大哥，你也眞是的，既然堵上了，爲何輕輕鬆鬆就放過她？」

「巧兒，放心，這只是個開始，好戲還在後頭呢。」

望着她手中的帖子，又道：「這是幹嘛？」

巧兒在老丐仙、馬雲飛的面前各放了一張，道：「這是七星莊龍老爺子剛剛派人送來的，明天就是泰山論劍的日子，龍老爲了表示敬意，今夜在七星莊設下盛宴，準備大宴與會劍手及天下英雄，稍待龍家的少爺千金可能還會來當面敦請。」

老丐仙拍一拍桌子，沉聲說道：「龍雲這個老小子本事眞大，老化子到泰安尚不足二日就被他查到，這下可好，想溜也溜不掉了。」

馬雲飛笑道：「既來之，則安之，天下英雄正可藉此機會瞻仰一下溫三爺的風采。」

老丐仙訕訕笑道：「得了，我老人家的這副德性，只有自己欣賞，不知道的人十九會以爲遇上了鬼。」

一提到鬼，溫三爺立刻想起一件事來，道：「我說豆腐，昨天夜裏我老人家可能眞的遇上鬼了。」

巧兒巳離去，正在分送請帖，白梅的歌喉又在樓上唱起來，馬雲飛道：「在什麼地方？」

「在泰山脚下的一個山神廟裏，距離我們昨夜會面之處不遠。」

「哦！前輩可是指半山腰上的那個山洞？」

「沒有錯，山民貧窮，一切却因陋就簡。」

「咱們分手之後，在下亦曾去過，並無異樣呀。」

「豆腐，你有所不知，老化子在追那白衣女子之前，就在那裏睡大覺，我記得清清楚楚，只有一盞燈，就放在那神龕上面。」

巧兒巳經折轉，插嘴說道：「燈還會變？」

老丐仙道：「可不是嘛，等我回來的時候巳經變成三盞，而且換了地方。」

巧兒道：「換在什麼地方？」

溫三爺道：「放在石桌上。」

「荒山野地，誰會開這個玩笑？」

「所以說，我老人家以爲可能是遇上鬼。」

豆腐大俠馬雲飛道：「鬼怪之說，純屬無稽，據王捕頭所言，鬼面俠與紅玫瑰俱巳開張營業，那地方說不定就是他們的聚會之所，或者——」

話還沒有說完，有人截住他的話頭說道：「馬朋友所言不差，這兩個神鬼莫測的殺手，一定是藏身在一個極其隱密的處所。」

抬頭一看，不知何時鐵捕王剛帶領着四名捕快，巳經立在身後，馬雲飛連忙起身說道：「王總，還沒有逮住鐵胆羅刹他們？」

鐵捕王剛神色凝重的道：「別提了，不但沒有逮住，反而漏子越捅越大，昨日一夜之間就鬧出了四條人命。」

巧兒大吃一驚，說道：「又死了四個人？」

鐵捕王剛以肯定的語氣道：「都是他們幹的！」

馬雲飛道：「何以見得是鬼面俠，紅玫瑰的傑作？」

王剛從懷裏取出兩張鬼面具兩枚玫瑰釘，神情激憤的道：「鐵證在此，就算他們有一百張嘴也賴不掉。」

霹靂嬌娃白梅一曲巳終，正在開始收賞錢，馬雲飛雙眉一蹙，道：「王捕頭此來，可是仍然懷疑在下？」

王剛說道：「不，經查馬朋友似與此案無關，老夫是想來了解一下，五福樓昨晚的割舌血案，是否與這四條命案有所牽連？」

馬雲飛道：「血案現場並無玫瑰釘等物，殺人的手法亦與他們的慣例不同，應非鬼面俠、紅玫瑰所爲，不過，假如王總信得過在下，馬某倒可以提供一個可貴的綫索。」

王剛聞言精神大振，迫不及待的道：「是甚麼綫索？」

馬雲飛欲語未語，樓頭之上如殺豬似的傳來一聲慘叫，叫聲短而急，瞬間即止，緊接着便有人大聲呼喊：「殺人啦！殺人啦！」

鐵捕王剛連思考一下的機會都沒有，第一個搶先登上樓去。

馬雲飛緊隨在後，四名捕快及巧兒跟着上來，只有老丐仙溫三爺仍端坐原位喝他的酒，一副漠不關心的樣子。

死者是一名劍手，編號二十，咽喉之上釘着一枚玫瑰釘，血水從花瓣裏噴洒而出，面如死灰，巳氣絕身亡。

響劍何念龍就坐在距死者三張桌子的地方。

白梅主僕則遠在對面收賞錢，這時巳停下來。

鐵捕王剛審視一下死者，大聲吼叫道：「你們說，這是誰幹的。」

樓頭鴉雀無聲，沒有人出面指認。

王剛火了，神情語氣像極了一頭發怒的獅子，喝道：「你們近在咫尺，在衆目睽睽之下居然一無所見？簡直是一羣酒囊飯袋。」

紅玫瑰的功力出神入化，的確，他們什麼也沒看到，只聽見一聲慘叫，人便了帳，根本不曉得玫瑰釘是從何處射來，遑論其他。

王剛想起了馬雲飛的話，說道：「你剛才不是說有綫索嗎？」

馬雲飛道：「是啊，馬某從來不打誑語。」

王剛可沒心情吊胃口，一把抓住他的領子，道：「是那一個？」

馬雲飛仍舊慢吞吞的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就是那個走方賣唱，到處跑江湖的女人。」

「是她？」

王剛無暇思索，三步二步衝過去，道：「妳被捕了。」

白梅可不是好惹的，怒氣冲天的道：「慢着，想那紅玫瑰乃是頂天立地的人物，會是一個走方賣唱的女子。」

王剛道：「我們的消息顯示，霹靂嬌娃白梅很可能就是鐵胆羅刹。」

白梅死鴨子硬嘴巴：「你不要忘記，本姑娘只是一個歌女，不是殺手。」

馬雲飛道：「她就是霹靂嬌娃白梅，走方賣唱的目的，是爲了方便尋找下手的對象。」

白梅一耳光打過來，道：「王捕頭，馬豆腐挾嫌誣告，不足採信。」

馬雲飛閃身避過，道：「王總，別上她的當，搜她的身。」

王捕頭正有這個意思，跨步而上，手才伸出去一半，忽又停住了，因爲在白梅收錢的那個盤子裏，就明目張胆的放着一枚玫瑰釘，當下伸手取過，聲色俱厲的道：「妳現在還有什麼話說？」

至此，白梅深知自己這個歌女是再也演不下去了，在臉上一摸，取下頭上的花布頭巾，又恢復了本來面目，兇巴巴的說道：「不錯，我是白梅，你待怎地？」

霹靂嬌娃白梅的名頭響叮噹，叮噹響，狠辣刁蠻，人見人怕，索魂劍郭棟摸摸脖子，喃喃自語地道：「我的媽呀，原來是這個女煞星，我可惹不起，最好別來找我。」

同一時間，王剛寒臉說道：「老夫要捕妳歸案。」

白梅口齒犀利，懼意全無，道：「王捕頭要抓的是紅玫瑰？還是我白梅？」

「當然是紅玫瑰！」

「姑娘我是白梅！」

「白梅就是紅玫瑰！」

「這是欲加之罪，空穴來風。」

「要怎樣妳才心服？」

「拿證據來。」

「玫瑰釘就足以說明一切。」

「可惜，玫瑰釘並不是我白梅的。」

「那是誰的？」

「自然是鐵胆羅刹的。」

「廢話，老夫是在問妳，誰是鐵胆羅刹？」

「喏，就是响劍何念龍，姑娘我的玫瑰釘是這位何大俠當作賞錢賞的。」

馬雲飛聽得一呆，原以爲歪打正着，這一下定可將白梅整得慘兮兮，如今峯迴路轉，居然推得一乾二淨，起先還以爲她是信口胡言，待奔至何念龍座前一看，桌

子上赫然又擺着一枚玫瑰釘，弄得他滿頭玄霧，一張臉馬上變了顏色。

四名捕快已亮出傢伙，三面包抄，鐵捕王剛手握鋼刀，繃着臉說：「你叫何念龍？」

響劍何念龍連身子都沒欠一下，冷冰冰的道：「如假包換。」

王剛指着手中的玫瑰釘道：「這東西可是你賞給白梅的？」

「有這回事。」

「如此說來，你就是滿手血腥的紅玫瑰？」

「不是！」

「不是紅玫瑰，那來的玫瑰釘？」

「是從紅玫瑰手裏奪過來的。」

「你這是說笑話，鐵證如山，老夫要逮捕你。」

響劍何念龍聞言大怒，雙目冷峻如電的說道：「王捕頭，你是濟南府的總捕，再不濟也不至於是個糊塗蛋吧？玫瑰釘乃是鐵胆羅剎殺人的利器，我問你，如果你是鐵胆羅剎，會公然擺在桌子上？」

「就常情常理而言應該不會。」

「我再問你，鐵胆羅剎是男的，還是女的？」

「是——是——聽說是女的。」

「這不就結了，何某乃堂堂男子漢大丈夫，要不要脫褲子給你王捕頭當衆驗一驗？」

這小子可不是說着玩，解開褲腰帶就要往下脫，羞得白梅主僕，巧兒姑娘掉頭就往樓下跑。王捕頭時運不濟，處處碰壁，如夢初醒的「哦」了一聲，未再追究下去，一場風暴，就此不了了之。紅玫瑰究竟是誰，依然如在五里霧中。

雖然未將白梅拖下水，好歹也叫她吃了苦頭，馬雲飛最是春風得意，指着死者，對王剛說道：「這人該如何處理？」

王捕頭不耐煩的說：「存放原處，待件作驗屍。」

馬雲飛道：「死因單純，兇嫌明確，可否移屍別處待驗，免得驚世駭俗，嚇着了鄉民食客。」

鐵捕王剛遲疑一下，道：「好吧，先行入棺，再聽候發落。」

馬雲飛鄭重謝過，代巧兒送走王剛等人，折返原位。

巧兒以最快的速度，命人將屍體移走，經過一番清洗之後，又回復了原狀。座中多屬武林人物，只有少數食客受驚離去，不久便有新客湧入，五福樓依舊是個爆滿的局面，好像壓根兒不曾發生過事故一般。

老丐的酒量驚人，單是空酒壺就擺了七八個，一張臉紅噴噴的像極了猴屁股，斜乜了馬雲飛一眼，懶洋洋的道：「我說豆腐，你徒逞口舌之利，我看這一次你的痲煩可惹大了。」

馬雲飛沒弄懂他指的是什麼，道：「怎麼說？」

「你逼得梅丫頭當衆出醜，她不會輕輕放過你的。」

「活該，是她先惹我的。」

「梅丫頭心性高傲，你的痲煩會層出不窮。」

「那只有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我不在乎。」

「玫瑰釘你也不在乎？」

「前輩認爲白梅就是鐵胆羅剎？」

「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

「猜測之詞，作不得準，正如有人以爲我是鬼面俠一樣的無稽。」

「難道不是？」

「哈哈哈，鬼面俠神出鬼沒，來去無踪，會是我這副德性——一塊窩窩囊囊的豆腐？」

「眞人不露相，小友是深藏不露。」

「這個王捕頭可以證明，這是不爭的事實。」

老丐仙神秘的笑笑，道：「老化子不跟你抬槓，說正格的，不管你是不是鬼面俠，也不管梅丫頭是不是紅玫瑰，你們兩個我老人家倒覺得挺相配的。」

馬雲飛差點笑彎了腰，指着自己的鼻子道：「一個浪子，一個刁女，會相配？得了，我們一見面不是打就是罵，從來沒有心平氣和的說過一句話。」

溫三爺道：「打是親，罵是愛，你們本來就是在打鬧中相識的。」

馬雲飛扮了一個鬼臉，道：「算了，我寧願逛窟子，也不願和她這種女人打交道。」

巧兒領着一位一身錦綉，年約二十上下的少年，及一位婀娜多姿，貌美如花的姑娘走過來，打斷了他們的談話，經介紹後，始知是龍家的三少爺龍文，及大小姐龍鳳。

龍家的人敎養有素，對老丐仙執禮甚恭，連帶的對馬雲飛亦禮遇有加，頗使豆腐大俠有點受寵若驚的感覺。

一陣寒暄過後，龍大小姐吐字如珠的說道：「溫伯父，家父得知你老人家蒞臨泰安的消息後，本欲親自迎迓，無奈論劍大會在即，百務雜陳，實在抽不出空，特命姪女姐弟前來相請，家父說如果你老人家不肯共襄盛擧，我爹即使丟下劍會急務不顧，也要親自請溫伯父至七星莊作三日醉。」

溫三爺天不怕地不怕，畢生最怕人嘮叨，道：「鳳丫頭，你人這麼漂漂亮亮，話怎麼這麼長這麼臭。」

龍三少爺好機伶，嘴又甜，道：「溫伯伯要是不答應，文兒還有一大堆的話要說。」

這一招眞靈，正中三爺要害，連聲告饒道：「好好好，我去我去就是，別說別說了。」

龍鳳嬌滴滴的一笑，轉對馬雲飛、巧兒道：「馬大俠、巧妹，兩位也務請賞光，七星莊的菜餚雖不敢與五福樓相比，百年佳釀却是絕無僅有。」

一提到酒，老丐仙的精神就來了，道：「既有百年佳釀，爲什麼不早說，馬豆腐與巧丫頭我担保，一定準時赴宴。」

馬雲飛起身讓座，想請他們姐弟同桌共飲，龍家姐弟啣父命而來，因爲還要到別桌去面請天下英雄，便即離去。

過了一忽兒，飯莊內來了一位扎眼人物，是血手觀音仇恨男，還好恰巧有一張空桌子，小二哥連忙小心侍候，不敢稍有怠慢。

索魂劍郭棟是個色鬼，見到漂亮的女



王捕頭當衆要拘捕賣唱姑娘主僕兩人。

人就情難自禁，端着一杯酒跑過來搭訕道：「聽說姑娘叫仇恨男？」

仇恨男抬起頭來，射來兩道冷電似的眸光，語調比刀子還鋒利：「知道我恨男人，你就不該招惹我。」

「在下郭棟，有一位朋友昨夜在五福樓被殺，我想知道是誰幹的？」

「你該到衙門去查。」

「據調查顯示，我那位朋友曾辱罵過姑娘，死後又被割去舌頭，郭某很自然的想到有可能是妳。」

聽到這裏，馬雲飛、周劍雄等人皆精神一振，拉直了耳朵，靜待下文。

「哼！」

仇恨男的答覆很簡單，一聲冷哼，未置可否。

索魂劍郭棟臉一沉，道：「江湖傳言，說誰要是瞪妳一眼，就會被挖去眼珠子，可是眞的？」

仇恨男斬釘截鐵的道：「是的！有此一說！」

郭棟睜大了眼，惡狠狠的瞪着她，道：「老子現在就瞪妳一眼，看妳能把郭某怎麼樣。」

一抹殺機飛上了仇恨男的眉梢，嬌叱一聲：「要你瞎一隻眼！」

右手倏擧，食指彎曲如鉤，照準郭棟的右眼挖過去，索魂劍潑酒拔劍，橫切而下，眼看一場惡鬥又無法避免。

湊巧龍三少正好在附近，憑他三寸不爛之舌，尤其是在他老子龍五爺的威名蔭庇下，竟然被他軟硬兼施的化解開去。

抑有進者，這位視男人如仇讎的血手觀音，非僅不排斥龍三少，還破題兒第一遭，與龍文同桌共飲起來。

無獨有偶，龍鳳與何念龍一見投緣，二人隔桌相對，卿卿我我，頗有相逢恨晚之概。

看在馬雲飛的眼中，却大感意外，道：「這是怎麼回事？」

巧兒道：「你在說誰？是不是也愛上了鳳姐姐？」

馬雲飛道：「妳胡說什麼，我在說血手觀音仇恨男。」

老丐仙說道：「豆腐說的對，男歡女悅乃人情之常，不足爲奇，奇的是仇恨男爲何會一下子變了樣，這中間恐怕大有文章。」

馬雲飛道：「可不是嗎，昨天龍大少還差點挨揍，說多難堪就有多難堪，一夜之隔，沒有理由對三少爺這麼好，的確透着古怪。」

龍三少與仇恨男談得甚是熟絡，不久便携手離去，儼然一對相識已久的俠侶。

時已過午，老丐仙因故他往，馬雲飛托詞離開，五福樓的食客俱已散去，只剩下巧兒一個人，正在命人收拾。

七星莊金劍人頭

七星莊這個名字，取的實在妙極，尤其是位於泰山腳下，很容易使人聯想到「泰山北斗」這四個字。

而龍五爺多年來一直執武林之牛耳，憑他在江湖上的地位，也的確當之無愧。

今夜，是龍五爺大宴天下英雄的日子，莊內莊外，張燈結彩，好一番熱鬧景象，天還沒有黑，所有的燈便已點亮，巍峨的莊門之上吊着一對五尺來高的特大號燈籠，五里之外便清晰可見。

龍五爺身着黑緞長袍，足履雲靴，高大的身材有如一尊羅漢，雖然笑臉迎人，依然有一股子不怒自威的威儀，親率二子一女，立在莊門口迎賓。

酒席就設在庭院之內，擺設的格局甚是奇特，中間七七四十九張桌子都是單席，專供劍手飲宴，這表示參加論劍大會的劍手共是四十九人，目前上座的却寥寥無幾，僅十餘人而已。

四週圍以圓桌，係天下英雄暨各方賓客的席位，已上了五六成座，大家的目光皆齊集劍手席，評頭論足，議論紛紛，在談論將要奪得天下第一劍的會是誰？

劍手仍在陸續入莊，仇恨男背揹雙劍

，正昂着闊步的走來，龍大少趨前相迎，一本正經的道：「歡迎，歡迎。」

意外地，仇恨男也以禮相待：「客氣，客氣。」

龍鳳朝她身後望望，道：「咦，我三弟呢？」

仇恨男笑道：「離開五福樓後我們就分手了，三少爺說要到其他地方去面請各路英雄。」

二少爺龍翔道：「以後就再也沒見到他？」

仇恨男道：「嗯，沒再碰過面。」

龍大小姐道：「奇怪，家裏這麼忙，他不應該不回家才對。」

神劍龍雲望了仇恨男一眼，微微怒道：「鳳丫頭，盤三問四的，這可是咱們龍家的待客之道？文兒他一向貪玩，說不定又野到那裏去了，還不快快引領仇姑娘入莊。」

「是，爹！」

龍鳳躬身應是，退立一旁，由龍大少上前領路：「仇姑娘，請跟我來。」

仇恨男與他結伴同行，歉然笑道：「大少爺，昨天眞對不起，小妹一時情緒欠佳，諸多冒犯，望勿介意。」

龍飛邊走邊說：「那裏，些許小事何足掛齒，龍家的人不會這麼小心眼兒。」

該來的人差不多都來了，獨不見老丐仙、馬雲飛與巧兒，二少龍翔道：「爹，別等了，咱們也該回去招呼其他的人，老丐仙一向顚三倒四，馬雲飛更是浪蕩不羈，八成是黃牛了。」

神劍龍雲聞言甚是不悅，道：「翔兒，別胡言亂語，你溫伯父雖然遊戲人間，不拘小節，爲人却向來一諾千金，最是守時守信。」

龍二少望望天色，道：「可是，天色巳晚，要來早該來了，會不會發生什麼意外？」

龍五爺道：「胡說，你溫伯伯是何等人物，天底下還沒有人能把老丐仙怎麼樣，一定是有事躭擱了。」

一語甫畢，老丐仙巳經上得山來，接口說道：「五爺之言差不多，天底下眞還沒有人能把老化子怎麼樣。哈哈……哈哈哈……」

哈哈大笑聲中，巳與馬雲飛、巧兒一齊來到莊門之前。

這一聲大笑，係以內家眞力發出的，羣山廻鳴，歷久不衰，整個七星莊上的賓客都被他驚動了，大家引頸相望，莫不動容。

龍五爺上前緊握住老丐仙的雙手，道：「三爺，數年不見，老哥哥的功力又有精進。」

老丐仙道：「練武志在强身，大概是老化子貪生怕死，想多喝幾年酒，多吃幾年肉吧？」

龍雲突然板起了面孔，道：「老哥哥，你遲到了。」

老丐仙道：「是因爲在路上遇上一件奇怪的事。」

龍大小姐道：「是什麼奇怪事？」

馬雲飛代爲答道：「我們在路上聽到一聲慘叫，可是循聲趕到那個地方時，却什麼也沒有看到，沒有死屍或傷者，也沒見到半點血。」

巧兒補充道：「好可怕啊，就在我們四尋無着的當口，另外一個地方冒出一個披頭散髮的女鬼來，溫前輩胆子好大，拔腿就追，結果還是沒追着。

龍雲神色一緊，一面領着大家往裏走，一面說道：「可是一個全身雪白的白衣女子？連日來死在她『陰爪功』下的劍手巳數在不少。」

老丐仙道：「是她沒錯，可惜至今仍弄不清她的來龍去脈，不知她爲何要單單殺害與會劍手。」

龍飛道：「三位是在什麼地方發現白衣女子的？」

馬雲飛道：「十里之外，山坡上的一座墳塲。」

說到這裏，巳至庭院之中，龍家父子將三人讓至四席落座。

三山五岳的豪客差不多巳到齊，四十九個劍手席，約莫到了三十上下，馬雲飛看到，响劍何念龍到了，閃電手周劍雄到了，其他幾張熟面孔也俱巳在座，就是沒見到索魂劍郭棟，亦無霹靂嬌娃白梅的影子。

巧兒忽然說道：「馬大哥，你看，郭棟是怎麼了？」

抬目望去，只見郭棟的右眼上蒙着一塊黑布，四週尚有血漬存留，臉色白蒼蒼的毫無血色，顯然巳失去一隻眼珠子。

最令人不解的是，身爲劍手，他居然沒有帶劍，亦未佩帶大會製發的號牌。

龍大小姐與他曾有一面之緣，立即迎上去將他引至二十六號劍手席。

閃電手郭棟並未入座，道：「大小姐，我看我還是坐別處吧。」

龍鳳愕然一楞，道：「郭大俠是劍手，當然應該坐劍手席。」

郭棟道：「我巳經不是劍手，沒有資格再坐這個位子。」

龍鳳被他攪得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道：「郭大俠，到底發生什麼事？」

郭棟道：「沒有什麼，我現在鄭重宣佈，正式退出論劍大會。」

响劍何念龍懲着一肚子的疑雲，上前說道：「老郭，你爲什麼要退出論劍大會呢？」

郭棟道：「沒有什麼，只是對自己沒有信心。」

何念龍當然不相信他的話，目光瞄了仇恨男一眼，說道：「不會如此單純吧，你的右眼是怎麼瞎的？是不是被人家挖走了？」

郭棟搖着頭，連聲否認道：「沒有，沒有。」

何念龍再度掃了仇恨男一眼，惡狠狠的道：「老郭，別這樣沒有出息，大丈夫生有時，死有地，砍頭也不過碗大的一個疤，告訴我，是誰剜走了你的眼睛？是誰强迫你退出論劍大會？我何念龍替你討回公道，出這口怨氣。那位朋友如果敢做敢當，就請站出來，否則，現在就夾着尾巴滾出七星莊。」

這話夠狠夠毒，挑明了是在罵血手觀音，仇恨男呼地站了起來，怒氣冲天的道：「姓何的，你在罵誰？」

何念龍怒目圓睜的道：「罵那個弄瞎

老郭眼睛的人！」

仇恨男目射兇芒，吐字如刀：「是姓郭的犯了本姑娘的禁忌，咎由自取。」

「啊，妳終於承認了。」

「姑娘我壓根兒就不曾否認過，你想怎麼樣？」

「郭兄可是受妳脅迫才退出論劍大會的？」

「像他這種膿包，參加也是白搭。」

「何某自不量力，要爲郭兄討回一個公道。」

「劃個道兒，本姑娘隨時候教。」

「老子現在瞪妳兩眼，看妳如何弄瞎何某的雙眼。」

「你找死，看招！」

仇恨男性烈如火，說幹就幹，右手食中二指彎曲如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遞過去，手法奇特，一閃即到。

好厲害的何念龍，人稱天下第一快劍，據聞他劍裝響鈴的目的就是爲了惕勵自己，練習時慣與飛鳥比快，每在鈴鐺聲響前，便巳將鳥兒斃於劍下。此番激於義憤，挺身而出，自然早有防備，仇恨男的右手遞出去還不到一半，他的响劍上下橫切，倏忽間巳是十二個來回。

仇恨男心知遇上强敵，那敢怠慢，反手拔劍，噹！的一聲，火花迸裂，硬將何念龍的劍高擧架空，右手原式不變，「雙龍搶珠」决心要取下他的兩隻眼珠子。

何念龍睹狀大怒，曲肘猛撞，仇恨男飛起一腿，踢他小腹……二人以最快的速度大打出手，塲面火爆，殺機重重。

「住手！」

一聲焦雷似的吼聲出自龍雲之口，人隨聲進，招隨人發，以橫刀斷流，開山裂石的手法硬生生的插進去，先橫切兩掌，强迫二人收招，然後雙掌平推，將二人强行推開。

不論是仇恨男，或是何念龍，都是一等一的好手，除非本身的功力超出對手甚多，否則，冒險插手可是危險萬分的事，輕則自取滅亡，重則會三敗俱傷。

然而，神劍龍雲龍五爺却在三者皆毫髮未傷的情形下，阻止了一塲殺刦，立刻贏得全塲一致的采聲與掌聲，久久不絕。

更令天下英雄歎服讚佩的是，五爺竟無驕橫之色，堆下一臉的笑容，拱拱手，慈祥可親的道：「請恕龍某鹵莽，出手冒犯，今日之事，看在老夫薄面上就此一筆勾消，務請勿再計較，請坐！請坐！」

早有龍飛、龍鳳攏上來，好說歹說的將仇恨男、何念龍勸回到原來的位子坐下，一塲風波遂在龍五爺的勸解下平息。

老丐仙見龍雲行來，拍拍他的肩胛，笑呵呵的道：「五爺神威蓋世，功力非凡，也虧了老弟你，不然這兩個毛頭娃兒非要打個頭破血流不可。」

龍五爺感慨系之的說道：「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勝舊人，除了鬼面俠、紅玫瑰之外，沒有幾人能及得上這兩個娃兒。」

老丐仙並不完全同意他的話，道：「白梅、周劍雄、還有這位豆腐大俠也不賴呀。」

龍雲自知失禮，忙向馬雲飛致歉道：「失言，失言！」

馬雲飛起身笑道：「五爺說那裏話，若論後起俊彥，令公子、千金乃人中龍鳳，只可惜未能參與盛會，無法一睹龍家神劍虎威。風聞龍前輩是爲了避嫌出此下策，這樣豈不埋沒了人才。」

龍五爺唉聲一歎道：「唉，說出來不怕大家笑話，小犬小女天生愚駑，非僅僅是爲了避嫌，實力有未逮，與其在大會之上丟人現眼，倒不如自己知難藏拙。」

老丐仙最怕囉嗦，大馬金刀的道：「好了好了，老化子酒蟲作怪，餓蟲造反，七星莊的百年佳釀好搬出來開飯啦。」

龍翔上前答道：「尚有一位嬌客未到，可否請諸位稍待。」

馬雲飛一怔，道：「哦？是那一位嬌客？」

龍飛道：「是霹靂嬌娃白梅。」

馬雲飛道：「別等了，我看她八成是害臊不敢來了。」

突聞夜空中有一個嬌冷如霜的聲音接道：「馬豆腐，閉上你的狗嘴，衝着你這一句話姑奶奶也非來不可。」

話落人現，白梅翩然而至，打扮的雍容華貴，香氣四溢，有如一朶盛開的牡丹花。

小玉緊隨在後，如影隨形。

霹靂嬌娃不但來了，而且好幾張空椅子她不坐，單單挑中馬雲飛旁邊的一個位子，以異乎尋常的語氣說道：「馬大俠，我可以與你爲隣嗎？」

馬雲飛簡直有點暈頭轉向，連說：「歡迎歡迎，這正是馬某求之不得的事。」

心裏高興，老毛病又發了，毛手毛脚的摟住了白梅的纖纖細腰。

「哎唷，我的媽呀！」

馬雲飛的手立又縮回，掌指之間血漬殷然，豆腐沒有吃成，原來摸上了無數尖針。

白梅別轉身去，由小玉在她身後取下一塊羊皮，羊皮上密密麻麻的綴着不少鋼針，霹靂嬌娃笑盈盈的道：「爲了嚴懲色狼，不得不預作部置，以致延誤遲到，尚祈諸位海涵。」

馬雲飛偷鷄不成蝕把米，心裏好不惱火，道：「白梅，這筆帳你記着，有一天馬某會加倍討回來。」

白梅面冷如冰，言語上毫不退讓：「可以，我們之間的濫帳三天三夜也算不清的！」

筵席巳開，酒菜業巳上桌，琥珀色的佳釀酒香四溢，老丐仙一臉饞相，擧杯欲飲，忽又停了下來，道：「五爺，有一句話老化子不知道該不該說？」

龍五爺道：「老哥哥但說無妨。」

老丐仙正經八拉的道：「五爺是否感覺到，這一次的論劍大會，有人佈下了網羅，準備一網打盡天下劍手？」

龍雲皺眉說道：「這是無可諱言的事實，四十九名劍手，目前僅僅餘下三十有二，龍某正爲此憂心如焚，不知老哥哥可有萬全之策？」

老丐仙目注酒杯，道：「敵暗我明，防不勝防，一切言之尙早，目前我們所能做到的，唯處處設防，步步小心而巳。」

龍五爺白眉一揚，道：「老哥哥可是躭心這酒菜之中有毒？」

老丐仙道：「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如說有人潛入七星莊，並非絕對不可能之事。」

神劍龍雲連說了三聲對，立從女兒龍鳳的頭上拔下一指銀簪，插入酒菜之中。

結果顯示，銀簪雪白如故，並未有下毒。

龍雲不放心，又往別桌逐樣相驗，仍然無下毒跡象，這才放心大胆的高擧起一杯酒，朗聲說道：「各位肯光臨七星莊，是龍家的榮幸，老夫願盡飮此杯，以示敬意！」

當眞一飮而盡，照了杯子後又說道：「酒菜業已驗過，請諸位放心飮用。同時，龍某要向各位英雄鄭重報告，溫三爺絕技通玄，酒量尤其驚人，如能將老丐仙灌醉，今夜說不定就可以一睹『醉拳』的神髓。」

此話一出，全場立即回報一陣熱烈的掌聲，有人已端着酒杯走過來，老丐仙來者不拒，笑聲如雷的道：「老五，你可別後悔，老化子一旦酩酊大醉，施不出『醉拳』來還不打緊，要是發了酒瘋，你這七星莊恐怕就會遭殃。」

一名莊丁端着一碗熱湯送上來，口中喊着：「湯！燙！」不說還好，話一出口，好端端的一碗熱湯竟然脫手飛出，照準馬雲飛的頭臉扣下去。

有白梅在旁，馬雲飛的芒刺在背，一直在小心提防着，不待湯碗翻轉，立以暗力托往白梅面前，道：「姑娘請用湯。」

湯字出口，暗力一收，通！的一聲，白梅沒有防到他這一招，湯碗在面前碎裂，一身華麗的湘綉宮裝盡爲油漬所污。

「馬雲飛，你欺人太甚，姑奶奶今天和你沒完沒了。」

呼地站起，氣提丹田，功行雙臂，就要幹架，也不知怎地，老丐仙一下子突然坐到二人中間來，哇哇大叫道：「好了，好了，你們有沒有完？有什麼氣好嘔？擺着好酒好菜不享受，簡直是加八級的特號大傻蛋。」

雙手齊出，硬將二人壓着坐下來。

莊丁早已將桌椅擦淨，又補送來一碗湯。

龍大小姐怕白梅難堪，好心好意的過來說道：「梅姑娘，妳我身材相若，我帶妳去換件衣服吧？」

霹靂嬌娃白梅眼一翻，嬌聲說道：「謝謝，我不習慣穿別人的衣服。」

好心當作驢肝肺，龍大小姐碰了一個不大不小的軟釘子，正自悻悻然，响劍何念龍適時攏來大獻慇懃，拉着她到一邊說悄悄話去了。

酒宴已進行了半個多時辰，仍在熱烈繼續着，江湖人最是放浪形骸，豪邁不羈，三杯黃湯下肚，沒有話也會找出一籮筐，高談闊論聲，猜拳行令聲，此起彼落，不絕如縷。

敬酒的人始終不斷，老丐仙的臉又變成猴屁股，龍五爺也喝了不少酒，大夥兒十分盡興，賓主皆歡。

劍手席的情形却大異其趣，一個個正襟危坐，各懷鬼胎，甚至連佳餚美酒也是淺嚐小酌，沾唇即止，靜悄悄地彼此甚少接言交談，像是敎養有素的紳士，更像一羣待決的囚犯。

只有兩個人例外，何念龍仍在與龍大小姐情話綿綿，仇恨男與龍二少爺亦頗投緣，有說有笑。

神劍龍雲敬了老丐仙一杯酒，道：「老哥哥，鑑於暗中危機四伏，爲了公平，更爲了劍手們的安全起見，龍某突然想到一個預防的辦法，不知行得行不得？」

老丐仙道：「說出來聽。」

「老夫是想驗一下劍。」

「五爺是怕劍身淬毒？夾帶機括暗器，或者子母劍等等。」

「爲了求勝，什麼手段都有施展的可能。」

「事前驗過，就不怕他們再動手脚，好極了，咱們就這麼辦。」

二人心意一通，馬上付諸行動，老丐仙、龍雲親自動手，由龍飛取來紙筆，將劍身的長度、寬度、色澤、型式等仔細紀錄下來。

劍手尙稱合作，很快便檢查完四十號，並未發現有淬毒現象。現在，老丐仙來到四十一號血手觀音仇恨男的面前。

仇恨男也很爽快，刷的拔出一支劍來，放在桌子上，交由龍飛尺量登記。

老丐仙望着她背上的另一支劍，道：「正式比試的時候，女娃兒是用單劍？還是雙劍？」

「不一定。」

「妳最好是交代淸楚，如用單劍，另一支劍就不得帶進會場，不然就得通過檢查。」

「平常本姑娘素以單劍對陣，偶而也會使用雙劍。」

「如此說，女娃兒是不排斥有用雙劍的可能？」

「當然。」

「那——」

仇恨男好痛快，不待老丐仙開口，便將另一支劍拔出，放在桌子上。

這是一支短劍，也是一支怪劍，長僅尺二，寬度却有寸八，尖頭、雙刃，刃面一邊還有鋸齒，劍身上有三條長短深淺不一的血槽，全部呈金黃之色。

老丐仙驚「哦」一聲，雙眼直瞪瞪的僵住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龍五爺見他神色有異，跑過來一看，吃驚的程度猶在溫三爺之上，瞬息之間，臉色接連數變。

好半晌，龍五爺激動的情緒才平靜下來，道：「老哥哥尙識得此劍否？」

老丐仙的聲音壓得很低：「此劍不提也吧，以防節外生枝。」

血手觀音仇恨男將金劍高高擧起，揚聲說道：「你不敢說是不是，我來說好了，當年華山比武，羣豪爭的就是這一把金劍，據說金劍本身吹毛斷髮，削鐵如泥不算，還是一座武學寶庫的鑰匙，想當初老丐仙以『醉拳』打敗羣雄，此劍本當歸他所有，可惜就在他離開華山的同時，龍五爺他們發現金劍也突告不翼而飛。」

金劍之事，江湖上早有傳聞，今經仇恨男這麼一說，全場立即爲之轟動，所有的人皆攏上來，爭相圍觀。

神劍龍雲道：「老夫想知道，這把金劍是如何到姑娘手中的？」

仇恨男已將金劍收起，從容不迫的道：「從小我就把它當玩具玩。」

「令堂是那一位？」

「我沒有母親。」

「妳沒有母親？」

「起碼我不知道母親是誰。」

「那麼，姑娘是由何人扶養長大？」

「龍五爺，本姑娘遠來是客，你不覺得自己問的太多。」

老丐仙溫三爺道：「仇丫頭，五爺是爲妳好，懷璧招災，妳可要當心啊。」

仇恨男頭一甩，傲氣十足的道：「哼，沒有什麼好躭心的，誰要是敢打金劍的主意，本姑娘就叫他死無葬身之地。」

嬌軀陡地平拔而起，一招「乳燕穿波」，輕輕巧巧地從羣豪頭頂掠過，霎時便到了莊門之外。

江湖傳言，前人留下了一座武學寶庫，只要能學得其中一種絕技，便可稱霸武林，而金劍正是開啓這一座武學寶庫的匙鑰。

因而，儘管仇恨男武功了得，手段又毒辣，還是有不少人卯上她追下去了。

論劍大會一樁事，已經鬧得沸沸揚揚，丟掉了十幾條命，現在又掀起金劍風波，老丐仙愁眉深鎖的道：「五爺，論劍大會是誰首先倡議發起的？」

龍五爺道：「是由一羣劍手發起，因爲選中了泰山作爲論劍之地，老夫得地利之便，被大家推出來主持一切。」

「可否停辦？」

「這恐怕不妥吧，老夫亦無權作此決定。」

「至少亦當加速進行，草草收場，以防夜長夢多。」

「這成，日前僅餘三十二名劍手，賽程應可縮短很多。」

「只怕明天正式對陣時，不可能再有三十二人。」

一名莊丁匆匆行來。將一隻棗紅色的大木盒交給龍五爺，道：「有人送這個盒子來，囑小的親自交給老爺，作爲對大會的獻禮。」

盒子製作的甚是精巧，上面還有兩排浮雕，以一張大紅紙封起來，龍五爺隨手放在桌子上，道：「是誰送的？」

莊丁道：「是一名打柴的樵夫。」

樵夫那來這麼精緻的木盒，五爺不免犯疑，道：「可知是什麼東西？」

莊丁說道：「那樵夫說打開來就知道了。」

這不是廢話，打開當然就知道了，二少龍翔上前來撕去紅紙，揭開盒蓋。

「呀！是人頭！」

「三少爺的人頭！」

登時，驚呼之聲四起，塲中秩序大亂，馬雲飛定目一看，果見木盒之內，四平八穩的擺着一顆人頭，頭頂上有五個顯明的血孔，正是龍家的三少爺龍文，心想：「莫非來時聽到的慘叫就是龍三少？這白衣女子的胆子好大，居然敢向龍家的人下手。」

龍五爺望重江湖，是武林的一代大宗師，竟然有人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在塲之人莫不心胆俱寒，頭皮發炸，隱隱約約中，意識到似乎正有一隻魔掌伸向龍家，伸向各路英雄，伸向論劍大會。

龍大小姐抱着三弟的人頭嚎啕大哭，龍飛、龍翔俱皆熱淚盈眶，兄弟倆各抓住莊丁的一條路臂，哽咽着道：「那樵夫現在何處？」

莊丁早已嚇傻了，顫聲道：「早就走了。」

龍飛問道：「可知道殺人的兇手是誰嗎？」

老丐仙道：「三少是死於『陰爪功』，必然是那白衣女子的傑作。」

响劍何念龍、閃電手周劍雄等人齊聲說道：「不管兇手是誰，也不管此人藏身何處，更不論是水裏火裏，全憑龍五爺一句話，即使命喪九幽，我們也一定會帮着龍家將殺害三少爺的眞兇揪出來。」

餘音尙未落地，已激起一片迴響，更多的人齊皆表明心志，願意爲龍家輸誠效命。

龍雲的眼眶裏同樣滿含淚水，但始終沒有掉下來，聞言高擧雙手揮一揮，慷慨激昂的說道：「各位的隆情盛意，龍某銘感五內，終生難忘，此事純屬龍家的私事，當然也應該由龍家的人來解決，不敢驚動諸位大駕，今日之會請就此終，明日論劍大會再見。」

言畢，頻頻拱手送客，不再言語。

大家見他執意如此，心知五爺以大會爲重，也不便再表示什麼，只好懷着悲憤的心情相繼離去。

× × ×

仇恨男離開七星莊後，一路南進，但速度並不快，與其說她是信步所之，在觀賞夜景山色，倒不如說她是有意在等候追趕她的人。

果然，甫行出三數里地，身後袂聲飄拂，步履雜沓，有那脚程快的已經追上來了。

仇恨男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彈身跳上一棵老樹。

俄頃，來人已追至切近，共是三個，兩個禿頭老者一高一矮，一個佩劍，一個帶刀。另一人肥頭大耳，手裏拎着一根狼牙棒。一個個獐頭鼠目，一看就曉得不是什麼好東西。

高個子的禿頭老兒四下一望，道：「他媽的，眞是怪事，明明見那女娃兒就在這裏，怎麼一眨眼就不見了。」

肥頭大耳之人道：「大哥，可能躲起來了，咱們搜！」

三個人立即散開，朝三個不同的方向搜去。

驀地，仇恨男一躍而下，傲然卓立在三人之身後，語冷如冰的道：「三位在找誰？」

三人嚇一跳，快速轉身，月光下看得眞切，矮個子的老兒嘿嘿陰笑道：「就是找妳。」

仇恨男毫無喜怒之情，冷冷的說：「三位可是七星莊的人？」

高個子老兒道：「不是。」

仇恨男道：「那是劍手？」

「也不是。」

「那就好辦。」

「什麼好辦不好辦，妳以爲咱們是來跟妳磨牙的。」

「本姑娘正想請教。」

「好說，想向妳借一樣東西。」

「什麼東西？」

「金劍。」

「老丐仙說過，懷璧招災，你們不怕惹麻煩？」

「你放心，老夫三人同心，誰也不敢惹。」

「那就送給你們吧，接着。」

任誰也沒想到事情會這麼順當，而且說一不二，話一出口，當眞將金劍拔出，抖手擲過來。

劍呈拋物綫擲出，弧度很高，三個人喜昏了頭，一齊騰身去搶，但見紅影一閃，仇恨男亦彈身而起，操住劍柄。

一聲慘嗥，兩聲悶哼，還夾雜一陣金鐵撞擊聲，好像四顆擦身而過的流星，矮老頭劍毀，大胖子棒斷，高老頭最慘，被金劍開膛破肚，血水與腸肚尚未洒下時，仇恨男已如乳燕般飛過，手法乾淨俐落，動作迅捷至極。

「朋友，歇會兒吧，不怕死的可以再來。」

仇恨男已在五丈以外，放步揚長而去，高老頭當場喪命，其餘二人被震得虎口淌血，相顧黯然，那還敢再輕捋虎鬚。

他二人知難而退，後到的一名劍手却毫不畏縮，足底抹油，一溜烟似的追了下去。

仇恨男似是有意戲要他，時快時慢，忽停忽跑，始終沒將他拋掉，也沒讓他追上。

一口氣又朝東南方奔出三四里地，見那劍手距離尙遠，索性坐在一塊大青石上等。

半晌那劍手才追到，累得氣喘如牛，仇恨男眉尖一挑，挖苦道：「閣下的臉皮眞厚。」

劍手一時弄不懂她的含意，道：「妳這話是什麼意思？」

血手觀音仇恨男冷笑道：「就憑你這副德性也想參加論劍大會，搶奪金劍，我要是你早就一頭撞死了。」

劍手聽得刺耳，露出一臉兇相，暴跳如雷的道：「仇恨男，妳別狗眼看人低，本少爺輕功雖差，劍術却不作第二人想，識相的最好將金劍自動交出來。」

仇恨男抿着嘴，從齒縫中吐出來幾個字：「假如本姑娘說不呢？」

「要妳血濺當場！」

「好極了，你上吧。」

「站起來，本少爺不殺坐着的人。」

「哼！別吹牛，你連坐着的人也傷不了。」

「好狂的丫頭！我就不信妳有天大的本事，看劍！」

拔劍出招，一氣呵成，攔腰橫掃三劍，其勢如濤，其快如電，當眞不是泛泛之輩。

可惜他的對手太厲害，也合該他倒霉，第一劍被仇恨男提氣擦臀而過，第二劍仇恨男已挺身站直，連鞋底都沒碰到，第三劍僅僅才攻出一半，便被仇恨男將劍身踩住。

一絲駭意方自劍手心扉升起，仇恨男飛起一脚，通！正中心口，趁劍手吐血伸舌的當兒，血手觀音已將劍手的佩劍折斷，就用半截斷劍將那劍手的舌頭割下來。

同時，取下他的號牌，撕成碎片，聲色俱厲的道：「聽清楚，從現在起，論劍大會已經沒有你這一號，若再厚顏攪局，小心你項上的人頭！」

身爲劍手，人家還沒有拔劍，自己便已一敗塗地，還有什麼資格爭雄逐霸？那劍手喟然一歎，連半個屁也沒放，便垂頭喪氣的走了。

仇恨男朝遠處望望，暗中鬼影幢幢，當下神秘的笑笑，折向山坡上的墓園。

這墳場似已年代久遠，早已棄置不用，蟲鳴啁啾，荒草及腰，墳丘已平，后土蕩然，僅餘數十塊寥落傾斜的碑石。

仇恨男對此處的地形似是十分熟悉，逕直行至一方大石碑後便不見了。

後面追趕的人很快便趕到，原來是龍飛，龍鳳及七星莊的數名莊丁，龍飛向前走了幾步，望着無盡的荒草，道：「咦，明明見她跑來此地，怎麼一轉眼便失去踪影？」

響劍何念龍突如其來的從近旁草叢中冒出，道：「龍兄可是在追仇恨男？」

龍大少爺道：「不錯，何兄是什麼時候到的？」

何念龍說道：「剛到不久，龍老爺子不是說要以大會爲重，不准你們出莊緝兇嗎？」

龍鳳接口說道：「三弟死得好慘，我們怎能置若罔聞，是偷偷跑出來的。」說着說着，熱淚又滾滾而下。

何念龍道：「大小姐是否認爲三少爺的死與仇恨男有關？」

「三弟是與仇恨男一齊離開五福樓的，她一走出七星莊便有人將龍文的人頭送到，我不能不這樣想。」

「那名樵夫也値得一查。」

「研判可能是臨時雇用的。」

「老丐仙口中的白衣女子，應當是元兇。」

「我們來此的主要目的就是爲了這個女人。」

龍大少爺道：「何兄可知仇恨男到那裏去了？」

何念龍橫跨數丈，撥開草叢，指着一個洞穴說道：「何某親眼見她鑽進這個狗洞去了。」

龍飛心急弟仇，一個大跨步就要往裏衝，何念龍伸手攔住，道：「且慢，這中間我總覺得有點不大對勁。」

龍大小姐道：「什麼地方不對勁？」

響劍何念龍振振有詞的道：「我發現仇恨男是有意引咱們到此地來。」

龍飛道：「何兄認爲可能有人佈下陷阱？」

何念龍道：「是的，這個可能性的確存在。」

龍鳳含淚說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就算是劍樹刀山，我們兄妹也要闖一闖！」

命人點燃火把，人手一支，當先邁步踏入洞穴。

何念龍存心巴結，與龍大小姐走了個齊肩並步。

龍飛等人也不稍慢，依次魚貫而入。

墓園之外又有不少武林人物湧到，他們之中固不乏仗義相助的豪客，絕大多數却是爲金劍而來，整個墳場立爲濃濃的殺機所籠罩。

洞穴甚是高大寬廣，可直立而行，坡度也不大，且有石砌梯階，深入二丈餘後便達底部。這時大家才注意到，說是洞穴並不恰當，而是一連串的墓道、窀穸，復經人工修鑿連接而成的地道。

地道縱橫交錯，好似一張巨大的蜘蛛網，朽棺、腐物、白骨等處處可見，陰慘慘的有如置身人間地獄，令人頭皮發炸，透體生寒。

擺在面前的就有五六條岔路，幾經研究，爲防疏漏決定分道而行，互囑小心後隨即展開全面性的搜索行動。

龍飛居中直行，三丈外一牆阻路，通道一分爲二，左右各一，當下不遑多想，向右行去。

徑後連遇丁字岔路，三轉二轉，暈頭轉向，根本摸不清東南西北，連他自己也不知身在何處？

沒見到仇恨男。

沒見到白衣女子。

與龍鳳等人的連繫亦告中斷。

又是丁字岔道，又見一牆阻路，牆上有一個被挖去一半的墓穴，穴內置一石棺，石棺的一邊已毀損，裏面的屍體清楚可見。

年代久遠的古墓內，那來如此鮮明活脫的死屍？而且是一具無頭屍，龍大少爺細一打量，很快便認出來那正是三弟的遺體。

「鳳妹，你快來，我找到三弟的遺體了。」

連喚二聲，並無龍鳳的回音，却聽到一個奇寒透骨的聲音在身後說道：「他是你弟弟？」

來人是什麼時候欺至他身後，龍大少根本毫無所知，尤其，當他想要轉身時，始發現自己的痲穴已經被人制住動彈不得，不禁機伶伶的打了個冷顫，道：「沒錯，在下龍飛——」

「夠了！」

來人截斷他的話，沒讓他再說下去，一隻冰冷的手掌，五指尖尖，已壓住他的腦袋殼。

龍飛心裏雪亮，刹那間已了然自己的處境，以及將要發生何事，但他仍圖作最後的掙扎，希望藉着呼喊聲引來助力，以近乎瘋狂的語調吼叫道：「白衣老魔，我知道是妳，見不到妳的廬山眞面目，龍飛死不瞑目。」

頭皮一緊，整個身子硬生生的被轉過來，眼前之人髮膚一色，一身雪白，簡直找不到一點人味。龍飛咬着牙說道：「妳爲什麼要殺害我弟弟？」

「我高興！」

「妳與仇恨男是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妳究竟是誰？」

「沒有告訴你的必要。」

「妳不說出來龍飛仍死不瞑目。」

「那你就瞪着眼睛死吧！」

「妳——」

白衣女子再也不給他說話的機會，僅僅說了一個妳字，只見她五指加力，肉裂骨碎，腦漿血水激射，龍飛慘叫了半聲便告魂歸西天。

因爲穴道被制，全身僵硬，龍大少的屍體仍直挺挺的站着，雙目暴睜，當眞是死不瞑目。

白衣女子冷然一哼，飄然離去。

乍然，對面的地道內，箭也似的射來一人，是龍鳳。

不旋踵間，响劍何念龍也從同一綫路聞聲飛奔而至。

「大哥！」急痛攻心之下，龍鳳當場痛哭失聲。

何念龍道：「大小姐，請節哀，及時緝兇第一！」

事情急如燃眉，緝兇之事稍縱即逝，此刻，龍鳳的確連悲傷的時間都沒有，二人互望一眼，立即向丁字路的兩頭追了下去。

接連轉了兩個彎兒，龍大小姐已是淚眼模糊，突然聽到前面的岔道內有步履聲，急忙拔劍在手，循聲猛闖。

步履聲愈來愈近，龍鳳緊張的心房簡直要爆裂，眼見前面拐角處露出半個屁股來，不問靑紅皂白，挺劍就刺。

那人好快的反應，屁股一縮，劍已攻到，噹！的一聲，火花四濺中暴退五尺，原來是一名劍手。

劍手本來是一臉驚惶，見是龍鳳這才放下大半個心，道：「哦，原來是大小姐，我還以爲——」

以下的話他自己打住了，龍鳳追問道：「是不是撞見那白衣女子了？」

劍手一臉茫然的道：「沒有，在下沒見到什麼白衣女子。」

「那是遇上妖魔鬼怪了，看你慌慌張張的樣子。」

「我是撞見了鬼面俠。」

「鬼面俠？這個魔頭也來湊熱鬧？」

「他就在附近不遠。」

「在追你？」

「笑話，是我在追他！」

「那就請繼續追吧，見到一個白衣女子時別忘記告訴我。」

二人擦身而過，奔向兩個不同的方向，劍手左轉右拐，急急如喪家之犬。

他不時回頭張望，生怕鬼面俠從身後追來，一個不小心却與從前面來的一個人撞在一起。

猛抬頭，我的媽呀，怕鬼偏就要遇上鬼，想躲避鬼面俠反而撞到鬼面俠懷裏去了。

這一驚非同小可，一股寒意直從脚板心透到頭毛尖上，兩條腿抖得像麵條一樣，畏畏縮縮的向後退。

鬼面俠扶正一下面具，射出兩道寒芒，一面緩步前進，一面說道：「你剛才不是說要追本俠嗎，幹嘛要逃？」

劍手邊退邊說：「沒有，在下斗胆也不敢追你鬼面俠。」

「你不追本俠，本俠還是要找你。」

「鬼面俠，你我素昧平生，找我幹什麼？」

「先不談這些，我問你可是參加論劍大會的劍手？」

「不錯，論劍大會明天就要在七星莊

正式登場，龍老爺子——」

「休拿龍老兒來唬人，本俠問你是幾號？」

「二十七號。」

「尊姓大名？」

「摘星劍吳勇。」

「無用是實，摘星恐怕未必，你準備受死吧。」

鬼面俠的名頭太大，簡直就是死神的化身，摘星劍吳勇壓根兒連反抗的意念都沒有，只是一味的後退，這時已無路可退，擠到一個牆縫裏去了。

「鬼面俠，你我遠日無怨，近日無仇，幹嘛非要置在下於死地不可？」

「吳朋友，要殺你的人是賀伯元，與本俠無關。」

「賀伯元？在下不認識這個人。」

「認不認識都一樣，這是你們的事，本俠不想過問。」

「鬼面俠，求求你，不管賀伯元付你多少銀子，吳某可以加倍。」

「在商言商，信用第一，舊案未了，不接新案，這是本俠一貫的作風，對不起，就算有金山銀山也救不了你的命。」

「鬼面俠，鬼面俠——」

「依照慣例，在你臨終之前，本俠要與你照面，你看清楚了！」

左手抓住面具，一扯，摘星劍吳勇剛剛叫得一聲「原來」，以下的話還來不及說出口，劍也僅僅舉起來一半不到，鬼面俠的右手食指已閃電點到，在雙眉的中間戳了一個血窟窿，立告氣絕身亡。

取下他的劍，將面具往他臉上一戴，迅即離去。

說巧眞巧，就在鬼面俠離開的瞬間，閃電手周劍雄彷若幽靈似的出現在另一個路口。

摘星劍吳勇的身子被石縫夾住，雖已氣絕仍直立不倒，臉上又戴着鬼面具，周劍雄誤將他當作鬼面俠，乍見之下，張口結舌，身不由己的向後退了好幾步，躲到另一條岔路裏去。

驚魂稍定，探頭再看，假鬼面俠仍僵直不動，周劍雄心頭納悶，朗聲說道：「鬼面俠，幸會，閣下是否也對金劍發生興趣？」

死吳勇當然不會有任何反應。

周劍雄胆氣稍壯，挺劍走過去。

「哈哈哈，一個死鬼面俠居然唬住了活周劍雄。」

隨着這一陣話語，响劍何念龍從人字道的另一端跨步而出，立在吳勇面前。

閃電手周劍雄緊走幾步，上前說道：「何兄怎知鬼面俠是死的？」

何念龍指着面具上的斑斑血漬，道：「活人的頭上怎麼還會冒血？」

周劍雄暗道一聲：「慚愧！」但他爲人極是精明，撕下吳勇的號牌，立即還以顏色：「可惜何兄看走了眼，死者並非鬼面俠，而是鬼面俠『乾坤指』下的一名犧牲者。」

何念龍扯下面具，吳勇的面目盡被血水所污，口鼻難辨，陰笑一聲，反唇相譏道：「大賽前夕，不養精蓄銳，周兄可是也想打金劍的主意？」

周劍雄倒很坦白：「彼此彼此，金劍乃武學寶庫之鑰匙，那個不想，何兄倘若肯與小弟携手合作，定必大有可爲。」

何念龍毫不考慮，斷然拒絕：「抱歉，何某一向喜歡獨來獨往。」

周劍雄碰了一鼻子灰，甚覺無趣，冷聲道：「人各有志，周某也不敢相强，再見！」

話不投機半句多，話一出口，便即揚長而去。

何念龍的面部掠過一抹殺機，心想：「死了一個少一個，何況還有賞金可拿。」提着劍，咬着尾巴追下去。

然而，一步之差，周劍雄已不知去向，左三轉右三轉依然踪跡全無，正自懊惱間，有一名劍手從前面通過，何念龍毫不考慮，追上去從背後就是一劍，只聽那劍手悶哼了半聲，劍尖已從前心穿出，倒地了帳！

取下那劍手的佩劍，插在腰裏，自個兒得意的笑笑，身後却傳來一個嬌冷的聲音，破口罵道：「你好卑鄙！」

回過頭來，見是鐵胆羅刹紅玫璃，馬上反咬一口：「哼，以殺人爲業的人又豈是好東西。」

幾時有人敢對紅玫瑰這樣說話，不禁激起她的萬丈殺機，戟指怒叱道：「姓何的，你最好小心點，若非賀伯元不會買你的命，不然姑奶奶早就把你宰了！」

何念龍可不吃這一套，怒眉雙挑的道：「少神氣，就算賀老頭定下萬兩賞格，妳也不見得能把我怎麼樣。」

「放肆！」

紅玫瑰實在忍無可忍，呼！呼！呼！連攻三掌，登時，墓穴之內狂風大作，沙石飛揚，聲勢的確駭人。

何念龍是識貨的行家，知她動了心火，此刻奪金劍最爲緊要，說什麼也不肯跟紅玫瑰拚命，當即暴退數尺，嘻嘻笑道：「好男不跟女鬥，想拚命咱們改天吧。」

虛晃一劍，拔腿就走。

「看打！」

紅玫瑰殺機已生，欲罷不能，抖手打出一枚玫瑰釘。

何念龍動作好快也好險，堪堪閃入一條岔道，玫瑰釘從他的後腦勺擦過，恰巧被從另一條地道出來的馬雲飛接住，嘻皮笑臉的說道：「我說姑奶奶，這個玩笑可開不得，墓穴之內已經被妳與鬼面俠，何念龍幹掉五六個，死在白衣女子『陰爪功』下的更多，我馬雲飛還沒有討媳婦，可不想做短命鬼。」

經他這麼一攪和，何念龍早就不見了，紅玫瑰冷言冷語的道：「怕死你就不該來，幹嘛，也想搶金劍？」

「沒興趣。」

「追白衣女子？」

「事不關己。」

「那你來幹甚麼？神經病。」

「純純粹粹是看熱鬧。」

有一個陰冷森寒的聲音接口說道：「這個熱鬧可不好看，一個不小心說不定就會賠上一條命！」

不知何時，像鬼魅一樣，白衣女子突如其來的出現在二人斜對面的地道口，遠遠望去，與女鬼一般無二。

馬雲飛這是第二次與她照面，還不怎

樣驚駭，紅玫瑰却倒抽了一口冷氣，道：「芳駕這副尊容好嚇人，一身的鬼氣！」

白衣女子橫掃二人一眼，答非所問的道：「既非爲了金劍，也不是來找我老人家的，那就趁早離開這個是非之地，免遭池魚之殃。」

說罷，畢直的向前走去。

鐵胆羅刹好大的胆子，異想天開，居然想向白衣女子兜生意，追上去以試探性的語氣說道：「芳駕的仇人好多。」

白衣女子猛地止步轉身，面有詫色，道：「女娃兒此話怎講？」

「沒有原因，誰願意隨便殺人。」

「廢話！」

「是否有意花點銀子，請人代爲操刀呢？」

「嘿，女娃兒，妳在攬生意？」

「殺人本來就是我的職業。」

「妳目前不是正在幹着那殺人的勾當嗎？」

「如果尊駕願出高價，本姑娘可另投名主。」

「拿人錢財，爲人消災，對老僱主如何交代？」

「殺二三個已足可交代。」

「夠了？」

「還有多的。」

「老身的恩恩怨怨，想親自了斷，目前還無須他人代勞。」

「對方人多勢衆，一二個人恐怕應付不了。」

「聽妳的口氣，好像已經知道我老人家的仇家是誰。」

「差不多已猜到十之七八。」

「妳自信能對付得了？」

「殺手不會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

「好吧，如有必要老身會請妳紅玫瑰或鬼面俠代爲操刀。」

說到這裏，白影連閃，去如流烟清風，霎時不見。

鐵胆羅刹、豆腐大俠也不再遲疑，互望一眼，相繼朝來路奔去。

查端倪野廟驚魂

老丐仙溫三爺已有八分酒意，正搖搖晃晃的朝山上行來，途中不停的伸懶腰，打呵欠，一副困倦不堪的樣子。

當他踏進山神廟，點燃燈火，正準備躺在石桌上睡大覺時，發現石桌已被人搗毁傾倒，桌面之上還赫然有人拉了一堆屎尿。

實在太累了，三更半夜的，一時之間也找不到更好的棲身之所，只好捨石桌不用，和衣倒在一個角落裏。

醉酒加上勞累，老丐仙很快便鼾聲大作，進入夢鄉。

不久，山神廟外傳出一陣悉悉索索的聲音，並有濃濃的腥臭之氣彌漫，有一條三尺來長的毒蛇，昂着頭，毒信吞吐中竄進洞裏去。

接着，二條、三條……宛如一隊有組織的兵士，成羣結隊的湧進山神廟。

老丐仙鼾聲依舊，渾如未覺。

山神廟也靜悄悄地，沒有任何動靜。

蛇羣却轉頭來，又從洞內爬出來。

而且，離洞不遠，便一條條翻轉肚皮，滾到山下死掉了。

神鬼不覺地，從叢林樹之中撲出來三個蒙面人，其中一個執刀的蒙面人招招手，將二人召至面前，噤聲說道：「怪事，主人飼養的青竹蛇奇毒無比，兇猛異常，怎麼一下就死光了，絲毫也奈何不了這個老傢伙？」

持劍的蒙面人道：「這個臭叫化子的身上一身臭氣，又喝醉了酒，可能連蛇也不願接近他。」

另一個握鞭的蒙面人道：「不對，沒有接近怎麼會全部死光！」

持劍之人反駁道：「可能是被老丐仙用甚麼奇門玄功震斃的。」

握鞭之人道：「也不對，果眞如此，咱們怎麼沒有聽到一點動靜，那老傢伙到現在還睡得香着呢。再說是爬出來死在外面的，不像是被震斃的。」

二人一陣爭論，理不出半點頭緒，執刀之人沉吟有頃，道：「一定是老叫化身邊帶有驅蛇的毒藥。」

持劍之人道：「主人命咱們設法將這個老匹夫趕離山神廟，屎尿他不嫌，毒蛇也不怕，現在該怎麼辦？」

執刀之人道：「現在只有照主人的最後一道命令行事，把他幹掉！」

二人同時作了一個殺人的手勢：「對，幹掉他就一了百了。」

老丐仙依舊在呼呼大睡，三個人互換一道眼神，躡手躡脚的跨進山神廟。

除了鼾聲還是鼾聲，三人身手矯健，沒發出任何聲響。

霍然，鼾聲停了，代之而起的是兩聲殺豬似的慘叫，兩條人影彷若死豬一般被攢出來，落地之後一陣翻滾，滾到山下去了。

那執刀之人見勢不妙，拔腿就逃，僅僅逃離洞口數尺，身後射來一點寒星，立被老丐仙碎石打中麻穴，僵直不動了。

老丐仙理一下蓬亂的頭髮，先除去他的蒙面黑巾，見是一個滿臉于思的紫臉大漢，溫三爺往他面前的一塊大石頭上一蹲，掏出一隻小酒壺來先喝了二口，然後又取出一把鋒利的匕首來，在他面前晃一晃，這才一字一句的說道：「在還沒有問話以前，我老人家願意先提醒一下，最好實話實說，老叫化子殺人的手法很特別，不說實話會讓你一刀子一刀子慢慢的死！」

紫臉大漢怒目而視，一言不發。

「首先我要問你，你們千方百計的想將老化子趕出山神廟，原因何在？」

「因爲那是我家主人的禁區，外人不得闖入。」

「禁區？甚麼禁區？」

「是我家主人與人約見的地方。」

「約見甚麼人？」

「鬼面俠、紅玫瑰等。」

「哦，男女雙殺手原來在這裏談生意，怪不得昨夜就感覺處處不對勁，快說幕後主謀之人是誰？」

「是——是賀伯元。」

「賀伯元？是實話？」

「是實話，小的斗胆也不敢騙你老人家。」

「大江南北，東陲西域，老化子自信識人無數，怎麼從來沒聽說過有他這一號

人物。你倒是說說看，這個魔頭是個甚麼德性？」

「我——我沒有見過他。」

篤！像小頑童作擲刀遊戲一樣，老丐仙隨手一丟，一把閃光發亮的七首立即插進那大漢的大腿，登時血流如注，痛如刀絞。

「賀伯元是你的主子，你會沒有見過他？」

「小的確實沒有見過主人的面，因爲我們都是在山神廟裏接受命令，接受酬勞的。」

「那賀伯元不會現身？」

「他隱身在山神廟下面的一個山洞裏，從未謀面。」

「你沒去過那山洞？」

「賀老不准外人進去。」

「可知那山洞的入口？」

「這——」

事關重要，老丐仙毫不容情，拔出七首，立又插進他的肩窩，痛得紫臉大漢呼疼喊痛，豆大的汗珠滾滾而下。

「說，那山洞的入口在何處？」

「好，我說，我說……」

猛可間，破空之聲傳處，寒星點點，疾如怒矢，老丐仙吃驚之餘，衣袖猛然一拂一兜，兜住數枚暗青子，不幸百密一疏，紫臉大漢的「腦枕」穴連中三枚，當塲死於非命，再也開不了口啦。

這明明是殺人滅口的惡毒行爲，老丐仙朝暗器來處一望，見有一條黑影一閃而沒，當即雙腿彈起，凌空猛追，霎時便淹沒在山石叢樹之間。

就在老丐仙去後不久，山神廟內悄沒聲息的來出一個人來，此人黑袍黑鞋，黑巾蒙面，看不到他的本來面目，但步履沉穩，神態從容，尤其一雙虎目烱烱有神，顯非等閑之輩。

蒙面人朝四下裏望一望，乍然飛起一脚，紫臉大漢的屍體馬上骨碌碌的滾下山去。

返回山洞，除去屎尿，將石桌扶正，從神龕內移來三盞燈，一字排開，且在燈座下面各放了一張銀票。

萬事齊備，蒙面人滿意的自我笑笑，隨即隱去不見。

約莫過了半個時辰不到，也就是子丑之間，有三位不速之客相繼來到山神廟。

第一位是响劍何念龍，他帶來五支劍，表示他成績不惡，先後已經殺了五名劍手。

第二位是鬼面俠，他帶來四支劍，成績稍差。

第三位無疑是鐵胆羅刹，一進門便揚聲說道：「賀伯元，你在嗎？我紅玫瑰特來交差領賞。」

「當然在，老夫已候駕多時。」

聲音飄飄忽忽的，似遠在他方，又似近在身邊，摸不準是從那裏傳來的。

「嗆啷啷」一聲響，紅玫瑰將拎在手裏的劍往地上一扔，道：「一共五支劍，殺了五名劍手，五六三萬，前金一萬，你還得再付本姑娘二萬両。」

「老夫知道，銀票早已備好，就在燈座之下，請姑娘笑納。」

紅玫瑰取過銀票一看，不多不少，正是二萬両，道：「生意買賣，最好當面清點，免得吃虧上當。」

「姑娘信譽卓著，老夫信得過。」

「起碼應該將寶劍收起，這十四支劍可不便宜啊。」

「現在已是破銅爛鐵，一文不值。」

「既然不值一文，你又何必要買？哦，本姑娘明白了，你買劍的目的是想得到金劍。」

「賀某識人多多，而妳是最聰明的女人。」

「嗯，只是我的荷包恐怕將要減少進帳了。」

「不會的，應該是財源滾滾。」

「賀伯元，此話怎講？」

「妳如果奪得金劍，老夫願意高價購入。」

「多少？」

「金劍價值連城，包妳心滿意足。」

「好，我紅玫瑰願意一試。」

「另外，老夫願意高價買三條命。」

「那三條？」

「仇恨男、白衣女子、以及老丐仙溫三爺。」

「赫！這三個人可都不好惹。」

「正因爲不好惹才好價錢。」

「一萬？」

「再加一倍。」

出道以來，鐵胆羅刹還不會遇見如此闊綽的僱主，聞言不禁怦然心動，道：「我幹了，拿訂金來。」

「這三條命不付訂金。」

「爲甚麼？你是在懷疑本姑娘的能力嗎？」

「是因爲他們的武功太高，任何人都沒有必勝的把握。同時，老夫必須要看到他們三個人的人頭，然後銀貨兩訖，各不相欠。」

「其他的劍手閣下是否準備放棄？」

「劍手太多，龍蛇混雜，三脚貓的窩囊廢，對姑娘來說是大才小用，對老夫而言也是一種浪費，不敢再勞動妳的玫瑰釘了。」

「聽你的口氣，像樣一點的傢伙照樣不放過？」

「正是這樣，老夫要你們對付最難纏難惹的傢伙。」

「像周劍雄、何念龍等這幾個劍手就狠扎手，尤其是姓何的，本姑娘包了。」

「不行，老夫不准妳殺他。」

「這是爲何？」

「他也是老夫僱用的殺手。」

「賀伯元，你不要忘記，他同樣也是一名劍手。」

「老夫說不准就不准，妳不必再多言，可以走了。」

聽語氣，賀伯元似是頗爲不悅，鐵胆羅刹可沒將他放在眼內，心想：「你不要我殺他，姑奶奶偏要殺，大不了不要銀子！」冷哼一聲，轉身就走。

她心裏惱怒，奔勢極快，一忽兒便到了山下。

不遠處有人喊道：「喂，前面可是女殺手紅玫瑰，請留芳步。」

紅玫瑰及時回頭，見從石筍叢中快速至極的閃出之人是老丐仙溫三爺，心頭微

微一震，止步說道：「幹嘛？」

老丐仙滿頭大汗，本就破爛的衣裳又添新創，顯見他爲了追趕滅口之兇，備極艱辛，喘着氣道：「姑娘可是又到山神廟做那殺人的交易？」

「身爲殺手，這是本業，更是份內的工作。」

「見到賀伯元了？」

「沒見到，聽到了。」

「他躲在山神廟下的洞穴之內？」

「大概。」

「可知此洞的出入孔道？」

「不知道。」

「以姑娘的聰明，只要稍加留意，定可了然於胸。」

「本姑娘只知收錢殺人，殺人收錢，旁的事一概不管。」

「據老化子研判，賀伯元十九係化名假冒，有一樁空前大陰謀可能正由他一手製造。」

突聞豆腐大俠馬雲飛的聲音在山上接口說道：「算了，跟殺手談道義就像與娼妓談貞節一樣，白搭。」

話落，人已奔下山來，在相距五尺處停住。

鐵胆羅刹嗤之以鼻：「哼，你也不是甚麼好東西，除了吃喝嫖賭之外還會幹甚麼。」

語音一頓，繼又說道：「不過話又說回來，今晚之會也並非完全白搭，至少本姑娘可以透露一個秘密。」

老丐仙神色一驚，問道：「是甚麼秘密？」

紅玫瑰洋洋得意的道：「賀伯元出二萬両銀子的高價，要買你老丐仙項上的人頭。」

老丐仙聞言不怒反喜，大笑道：「好，好極了，老化子我從來還不知道自己的人頭可以賣好價錢，我說紅玫瑰，這樣吧，妳先付我老人家一萬両銀子，待老叫化飽餐三日，大醉三夜後再來取吃飯的傢伙如何？」

「少打如意算盤，殺手沒有吃紅分紅的規矩。」

「那麼，妳就下手吧，老化子敬候高招。」

「老丐仙，我知道你不是一盞省油的燈，得手非易，不會貿然出手，我會耐心等待最佳的機會，咱們後會有期。」

老丐仙冷然一笑，但由她去，與馬雲飛結伴，重又向山上行去，决心要將山神廟查個清楚明白。

「豆腐，古墓那邊的情形怎樣？」

「很糟，仇恨男芳踪杳杳，白衣女子又逞兇殺人，羣豪沒有奪得金劍，反而死了不少人，連龍大少也死在『陰爪功』之下。」

「你跑來此地作甚？」

「墓穴內龍虎相爭，爾虞我詐，看來甚是乏味，想到山神廟來瞧瞧可有更好的熱鬧可看。」

「看到了嗎？」

「還不少，親眼見到一個黑衣蒙面人走出山神廟，更見到何念龍、鬼面俠、紅玫瑰相繼交差領賞。」

黑衣人的出現，引起老丐仙極大的興趣，將自身經歷之事略作交代，道：「這傢伙是關鍵人物，咱們要快！」

奔勢陡地加快一倍，何消片刻工夫，便重又回到山神廟內。

廟內燈光石桌依舊，地上的劍亦未拾走。

老丐仙點燃了三盞燈，開始搜查，巨細靡遺。

山洞並不大，很快便反複的察查了三遍。

可是，始終找不到任何可資出入的孔道，有的只是幾個小小的老鼠洞而已。

老丐仙不由的大爲迷惑起來，道：「豆腐，你有沒有看走眼，那黑衣蒙面人是從這裏走出去，又走回來？」

「是我親眼目睹，錯不了。」

「當時爲何不追進去，一看究竟？」

「距離稍遠，來不及，後來何念龍他們就來了，已錯失良機。想來山下定有出口，何妨改弦更張。」

「這麼大的一座山，找一個小孔何異海底撈針，我老人家盲人瞎馬亂竄了個把時辰，連個屁也沒摸着。」

「事到如今，三爺有何善策？」

老丐仙沉思一下，擲地有聲的說道：「馬豆腐，你出去，我老人家破例要在此地施展『醉拳』，你瞧清楚，同時要牢記心頭，能夠學得三四成，就足夠你受用半生。」

溫三爺乃是一代大宗師，不折不扣的拔尖人物，這種機緣打着燈籠也找不到，馬雲飛聽了他這話不說，悄悄退出去。

老丐仙不稍遲疑，立刻在山洞內施展開聞名天下的「醉拳」。

這醉拳的確與衆不同，歪歪斜斜，飄飄忽忽，出拳既慢，又缺乏準頭，明明眼見一拳就要打實，却又搖搖晃晃的歪到別處去，眼看着身體就要醉倒，急切間往往迭出奇招，屢創佳績，拳如其人，頗有幾分兒玩世不恭的味道。

但威力却極其駭人，三招不到，燈火已不吹自熄，洞內盡爲翻滾洶湧的勁風充塞，十四支劍乒乓作響，迎風亂舞，石桌已倒，神龕碎裂，整個山洞吱吱響動，天搖地晃，好似一隻灌滿了風的氣球，隨時都有爆炸的可能。

馬雲飛看得眞切，歎爲觀止，一面跟着老丐仙走招練式，一面將細微變化牢記在心。

一套醉拳才施出十之五六，山洞內「轟隆隆」一聲巨響，角落上的一塊大石承受不起如此强大的壓力，應聲崩彈出去，露出一個半人高的洞孔來。

老丐仙欣然住手，馬雲飛急奔而入，二人相視而笑，點燃一支火把，匆匆鑽進去。

洞口雖小，通過一條丈許長的狹道後，裏面豁然開朗，順勢再往深遠之處行去，地勢更加廣闊，幾乎佔去小半個山腹，原來是一個天然生成的洞窟。

然而，裏面空空如也，並無賀伯元的踪影。

甚至，連曾經有人生活其間的任何痕跡都找不到。

毫無疑問，賀伯元說了假話，此僅是他臨時使用的一個秘密處所。而神秘的賀

伯元本身亦因而更加神秘，越發令人猜不透他到底在弄什麼玄虛。

費了不少勁，二人在後山找到一個出口，出得洞來，東方已露出魚肚白。

× × ×

旭日初升。

陽光普照。

論劍大會終於在七星莊隆重展開。

比賽的場地就設在七星莊內的廣場之上。

論劍台的設計別具巧思，台高五尺，直徑一丈整，狀如滿月，是一個圓型的木造平台，外面圍以五色彩緞，極是醒目。台側有一架高脚長櫈，那是仲裁人老丐仙的雅座。

高脚櫈的前方，豎着兩根木柱，柱頂置一橫木，上面吊着兩隻大銅鈴，鈴錘之上繫着一條絲繩，不知派何用場。

對面數排長椅是劍手席，圍觀的人則分坐四週。

馬雲飛暗中計算了一下，到會的劍手共是二十位，一夜之隔，又犧牲了十幾條人命。

不過，幾位扎眼的劍手，如響劍何念龍，血手觀音仇恨男，閃電手周劍雄等則一個不少，全到了。

巧兒姑娘到了。

霹靂嬌娃白梅等人到了。

獨不見白衣女子的芳蹤。

當然，賀伯元沒有到，不！應該說是縱使賀伯元在場，也沒有人認得出來誰是他。

神劍龍雲與老丐仙，正和劍手們討論比試的方式，有人主張擂台模式，有人贊成循環大賽，還有人想採用車輪戰法，幾經折衡，基於公平安全的考慮，決定採取一對一的單循環方式，勝者繼續，敗者出局。

賸下來的再十取其五，以此類推，直至產生最後一位勝利者。

龍五爺連喪二子，傷痛逾恆，但他爲了論劍大會，竟將此人間慘事置諸腦後，這種犧牲奉獻的精神的確令人感動，贏得全場英雄的一致讚佩。

閃電手周劍南也不例外，說了幾句安慰的話語後，道：「可否請五爺說明一個勝負之局如何判定？」

龍雲目注老丐仙，道：「這次劍會請由老丐仙來執法，有關一切細節，龍某與溫三爺研擬妥當，還是請三爺當衆說明一下吧。」

老丐仙立即站起身來，聲沉語重的說道：「本次劍會暗潮洶湧，波譎雲詭，正有無數隻魔掌向我們大家伸來，爲了節省時間，更爲了諸位的安全，老叫化與五爺決定，在三招之內定勝負，不論是被對手逼出劍台，或刺中，或受傷皆以落敗論，出劍的方位、距離、角度等皆予仔細計算。原則點到即可，望勿傷人。」

接着，又將細微末節說了一遍。

響劍何念龍聞言大表不滿，冷言冷語的說道：「只有三劍，而且還是點到爲止，這樣贏得天下第一劍的人何以服衆，乏味！」

老丐仙甚是不悅，道：「練劍在氣，氣充則劍精，使劍在人，功深則無所不能，雖是一舉手一投足皆可淋漓盡致，發揮無遺，三招已經太多了。」

何念龍不服氣，抗辯道：「十載苦練，得到的只是一個空名，實在沒意思。」

神劍龍雲想了想，道：「這樣吧，爲了提高各位劍手的興緻，免得空洞乏味，老夫臨時想到一個主意，凡是落敗者必須將自己的佩劍送給對方作紀念，不知諸位以爲可使得？」

十九名劍手一齊高呼贊成。

只有血手觀音仇恨男一人反對，怒沖沖的說道：「鬧了半天你們在打金劍的主意。」

老丐仙臉色微變，龍五爺急忙加以解釋；「仇姑娘請別誤會，老夫這樣說純粹是爲了激勵大家，龍家的人並無一人參加，足證毫無私心可言。自然，仇姑娘有權拒絕。」

仇恨男即刻冷聲說道：「哼！我當然拒絕！」

龍五爺道：「可以，但就大會規則而言，仇姑娘的金劍就不能在大會使用。」

「使用又怎樣？」

「一旦落敗，那麼就必須送給對方留念。」

「如果不使用呢？」

「那就請姑娘交給大會，暫時代爲保管。」

「哼，你們千方百計的想坑人！」

一句話激怒了響劍何念龍，鐵青着臉說：「仇恨男，妳少含血噴人，使用與否完全由妳自己決定，沒有人能坑得了妳，我問妳，到底用還是不用？」

仇恨男毫不退縮，殺氣騰騰的道：「你管不着。」

眼看二人鬧僵了，生怕滋生事端，老丐仙連忙出面打圓場：「我看這樣好了，依老叫化之見，仇丫頭暫且勿將金劍交予大會，也不必馬上作成決定，如在臨場對陣之時，不使用金劍，一切免談，若是用了，且不幸落敗，則應將此劍贈予對方，妳看如何？」

仇恨男思忖一下，勉爲其難的道：「好吧，原則上本姑娘不反對就是。」

從各種角度看，仇恨男與白梅確有幾分神似，霹靂嬌娃見她勢孤力單，頓生惺惺相惜之心，在場邊招招手，揚聲說道：「仇家大妹子，妳放心，誰要是敢欺負妳，我白梅第一個不答應。」

無論如何，事情總算取得協議，龍五爺走上論劍台來，拉住銅鈴上的絲繩，道：「爲了絕對公平公正，老夫煞費苦心，想出了這個妙法，稍待正式交手之時，雙方使劍的右手或左手，必須先捉住這條絲繩，三爺哨音一響，始可放繩取劍，而絲繩一放，那邊的銅鈴馬上會叮噹作響，倘有違規者，一律取消資格。」

言畢，手一鬆，鈴錘猛撞，立時鈴聲大作。

場中爆出一陣熱烈的掌聲，那是對他設計的苦心，尤其是他坦蕩磊落的立場表示致敬之意。

比劍的次序由抽籤來決定，已在老丐仙的主持下順利完成。溫三爺神情肅穆的登上執法長櫈，大聲呼喊道：「請一號劍手登台。」

眞巧，抽中第一號的一個是十四號劍手，另一人則是四十一號血手觀音仇恨男。驗劍後立即各就各位。

二人相互一鞠躬，行禮如儀，左手緊握劍鞘，齊肩平舉，右手依規定緊緊拉住了絲繩。

仇恨男並未使用金劍！

衆人大失所望，一陣喧騰。

「嗶！」比劍開始的哨音響了。

「叮叮噹噹！叮叮噹噹！」二人在同一個時間放開絲繩。

然而，拔劍的速度却大不相同，仇恨男跨步欺身，劍花已飄到對手的身上，十四號劍手的劍始告拔出，一招「釜底抽薪」也僅僅施出一半，噗哧！一聲，仇恨男的劍已刺進肉裏，不禁嚇得他魂飛魄散，一式「懶驢打滾」滾到台下去。

乾淨俐落，仇恨男一劍定江山，是第一個得到對手寶劍的人。

台下的掌聲零零落落，與她的表現不成比例。

不過，她並不完全孤立，下得台來，霹靂嬌娃白梅首先趨前致賀。

二人談不到三句話，龍家的二少爺龍翔也過來了，道：「恭喜妳，仇姑娘。」

仇恨男嫣然一笑，道：「那裏，才剛剛開始，未來的路還長得很。」

看在龍大小姐的眼中，花容陡變，將龍翔拉到一邊去，厲聲責問：「二弟，你爲什麼要跟這個魔女在一起？」

龍二少反問道：「姐，我爲什麼不可以跟她在一起？」

「你忘了，三弟是跟她離開五福樓後失踪的，仇丫頭一走出咱們七星莊，文弟的人頭就送到了，而且姐姐眼見她走進古墓，大哥就死在那裏，這還不夠？」

「姐，大哥是死在白衣女魔的『陰爪功』下，與仇姑娘何干？」

「我很懷疑他們是一夥的。」

「不是，他們毫無關係。」

「二弟，你怎麼知道？」

「是恨男一大早告訴我的，一切的一切，她均已向我交代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她怎麼說？告訴姐。」

「現在沒時間，以後再告訴妳吧。」

甩脫大小姐，龍二少又回到仇恨男身邊去。

這麼一會兒工夫，又產生了三位勝利者，彼此功力懸殊，一二招便告結束，贏得對手的佩劍。

第五位上台的是閃電手周劍雄，對手是二十八號劍手，哨聲鈴聲如故，周劍雄拔劍如閃電，不攻心胸，不取頭腹，單挑對方握劍的右手砍，對方拔劍的速度也不算太慢，已遞出半招，但聞一聲咔嚓！一隻右臂已被周劍雄齊肘斬斷，連手帶劍落在論劍台上。

直驚得巧兒別過頭去，不敢正視，道：「這些人好殘忍，我以後再也不要練武了。」

馬雲飛一楞，道：「這是爲什麼？」

「武林中人，動不動白刀子進，紅刀子出，好可怕啊。」

「巧兒，妳錯了，練武旨在强身，只要不被名韁利鎖所困，又有何妨，就拿這些劍手來說吧，如果他們沒有奪得天下第一劍的野心，又怎會殘肢斷命，橫禍加身呢。」

索魂劍郭楝就在附近，聞言感觸良深，道：「馬兄所言極是，就像你馬大俠，遊戲人間，享受人生，從來不與人爭强鬥勝，過得何等逍遙自在，郭某要是早一日想通這個道理，何至於瞎了一隻眼。」

馬雲飛笑道：「懸崖勒馬，永遠不晚，總比丟掉老命强得多。」

比賽仍在繼續，又完成了三組，二人因對手違規先拔劍而獲勝，另一人才是眞正的勝利者。

現在進行的是第九組，響劍何念龍正卓立台上，老丐仙哨音一響，沒人看清楚他是如何拔劍，只見劍光一閃而沒，對手的劍還沒有完全拔出來，他的劍已還入鞘中。

快，實在太快了，大夥兒正納悶這小子幹嘛要收劍，叭噠！一聲，對手已栽在台上，原來就在那劍光一閃的瞬間，何念龍已在他的咽喉上開了一個洞。

「恭喜恭喜！」

龍大小姐以歡迎英雄的方式熱烈歡迎他！

巧兒嘟嘟喃喃的道：「怎麼攪的嘛，一個喜歡仇恨男，一個愛上何念龍，稍後不論獲勝者是何念龍，或是仇恨男，他們姐弟必定有一個會痛苦失望的。」

霹靂嬌娃白梅抿嘴一笑，道：「哼，傻丫頭，妳給人家賣掉還不知道是怎麼賣的。」

巧兒聽得刺耳，正要發作，馬雲飛道：「算了，她的話也許並沒有錯。」

這一來，巧兒更糊塗了，道：「你們的話我怎麼一句也聽不懂？」

她的話沒有人回答，因爲第一回合的比劍已告終，一共產生十位勝利者。第二回合的比賽已完成抽籤，馬上就要開始。

第二回合的比賽比第一回合更加驚險、精彩，五位得勝者不久便陸續產生，其結果是：

響劍何念龍一劍穿心，以絕對的優勢贏得勝利；

血手觀音仇恨男也是用了一招，勝來輕鬆寫意；

閃電手周劍雄以兩招取勝，將對手逼下論劍台；

奪命劍丁大志身手不凡，三招內逼對手棄劍認輸；

追風劍余安邦亦非弱手，劍術精湛，三劍竟全功；

自然，不能以招數的多寡定强弱，因爲各別的對手不同，但不論如何，五人皆一時瑜亮，劍中佼佼者，應無可置疑。

問題來了，五個人如何捉對厮殺？

而且時已近午，也不應該枵腹論劍。

龍五爺早有準備，酒席就擺在附近，利用吃飯的機會，將五位劍手召集在一起，與老丐仙溫三爺共同研究，決定先由四人分二組對決，四取其二，另一人爲當然勝利者，共取三人。

這三人同樣有一人輪空，另二人對決，勝利者再與輪空的人爭奪天下第一劍。

次序全憑抽籤決定，大家無異議通過了。

飯後立即進行抽籤，仇恨男與丁大志分在一組。

閃電手周劍雄與追風劍余安邦則在另一組。

响劍何念龍邀天之幸，輪空作其壁上觀。

周劍雄與余安邦已登上論劍台，龍五爺爲愼重起見，親自驗劍，並將所有的規則複述一遍，並且鄭重的希望交手雙方以武會友，點到爲止，切勿傷害生命。

一向隨便慣了的老丐仙也不敢馬虎怠忽，無論雙方停身之處的距離，站立姿勢，握劍的方式等等皆斤斤計較，直至完全滿意後才就唇鳴哨。

「嗶！」

隨着這一聲哨聲，空氣登時凝結下來，大夥兒狂跳的心更加猛烈，眼睛瞪得更大了，一瞬不瞬的盯着論劍台。

拔劍的速度一樣快，同時彈身向前，眨眼已在擧劍可及的地方，周劍雄一聲虎吼，橫劍掃他足踝，余安邦猛一跳避開，挺劍就刺，勢如奔馬瀉電。

做夢也沒料到，周劍雄用的是虛招，這一來正好中了人家的聲東擊西之計，閃電手左手倏揚，以劍鞘架空了余安邦的劍招，右手劍貼地而過，劃了半個圓弧，原式不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向余安邦腰部橫斬下去。

追風劍余安邦大吃一驚，封阻還手均已無及，急切間一個大廻旋，整個身子像陀螺一般廻旋疾退，一剎那便欺至閃電手周劍雄的側後，劍出「撥草尋蛇」，刺他腰眼死穴。

旋身出劍，姿式優美，雖贏得台下一片采聲，却挽不回自己的頹勢，周劍雄佔地利之便，原地猛然一個大轉身，出手奇快奇準，震歪余安邦劍招的同時，游刄而上，劍尖已刺進他的肩窩。

至此本已分出勝負，但是武人視名如命，死不認輸，仍圖作最後孤注一擲，當下鋼牙一咬，沉肩使力，不但沒有閃避，反而甘願迎上去，周劍雄的劍立告透肩而過。

好一個余安邦，置之死地而後生，劍交左手，全力施爲，可憐周劍雄悔之已晚，上了惡當，劍被余安邦的肩骨絞住，拔之不出，眼睜睜的看着對手的劍刺進自己的胸膛，兩敗俱傷，雙雙出局，失去了爭奪天下第一劍的機會。

第二組是仇恨男與丁大志，二人已登上論劍台，空氣登時凝窒，大家關注的焦點全部集中在一個問題：血手觀音仇恨男會不會使用金劍？

哨音已響，問題馬上就可揭曉，仇恨男劍已在握，不是金劍，是另一把普通的劍。

這二人十分謹愼小心，劍雖已拔出，但並未及時出手，正在虎視眈眈的凝視着對方，等待最佳的出手時機。

奪命劍丁大志其人高而瘦，鷹眼勾鼻，忽然側着頭繞着台邊游走起來，像極了一隻尋覓獵物的老鷹，陰惻惻的冷笑道：

「丫頭，妳爲什麼不用金劍？」

「你不配！」

「獻出金劍，丁某願讓妳贏。」

「放屁！看劍！」

靜如處子，動如脫兔，二人的打法與衆不同，快至毫顚，快到無以復加，快到令人目不暇接，而且是近身肉搏，拚命的戰法，看在大家眼中的只是劍光與身形交織成的一團影子，根本分不清誰是誰。

人影驀地一分爲二，丁大志雙手握劍，騰空而起，如天馬行空一般猛衝硬闖，仇恨男的嬌軀一矮，擧劍過頂，撕錦裂帛聲間雜着慘嗥，丁大志原是一石二鳥之計，想趁機搶奪金劍，反被仇恨男在肚皮上劃了一道三寸深的血口子，昏死在論劍台下。

血手觀音仇恨男還劍入鞘，從霹靂嬌娃的手中接過丁大志的劍，高擧過頂，繞台一週，躊躇滿志，得意非凡。

由於周劍雄與余安邦兩敗俱傷，仇恨男已順理成章的取得與何念龍爭奪天下第一劍的資格。場中靜得可聞銀針落地之聲，大家正在期待這一刻的到來。

响劍何念龍好急的性子，不待老丐仙召喚，便在龍大小姐的祝福下，自行登上論劍台。

霹靂嬌娃上前幾步，馬上提出異議：

「何念龍，你要幹什麼？」

何念龍愛理不理的道：「妳這是明知故問！」

白梅望着龍五爺、溫三爺，大聲說道：「姓何的以逸待勞，這不公平，我白梅提出嚴重抗議，請兩位前輩明鑑。」

龍五爺起身走出來，笑容滿面的道：「白女俠所謂甚是，老夫亦有此同感，請仇姑娘略爲喘息再戰，以示公允，未審老哥哥尊意如何？」

老丐仙笑呵呵的說道：「龍莊主處事一向一絲不苟，公正嚴明，五爺怎麼說就怎麼辦，這樣的決斷，相信任何人都沒有話說。」

仇恨男却不領這個情，冷冰冰的道：「沒有這個必要，現在就可以開始。」

將丁大志的劍棄置一旁，取來自己的佩劍，齊肩平擧，另一隻手亦將絲繩拉緊，作好了應戰的準備。

老丐仙暗道一聲：「好倔强的丫頭！」只好依規行事。

「嗶！」哨音已響，大家的心弦都跟着這聲音拉緊了。

「叮叮噹噹！叮叮噹噹！」二人同時鬆手，同時拔劍，速度一樣的快，姿勢一樣的美，堪稱棋逢對手，難分軒輊。

可惜的是，金劍仍揹在仇恨男的背上，羣豪大失所望。

更失望的是何念龍，即使得到第一，仍只是一個空名。

台下鴉雀無聲，台上窒息如死，經過一陣短暫的凝視後，二人開始擧步向前，不是游走，是直衝着對手走過去，速度雖慢，却落地有聲，充滿重重殺機。

隨着這沉穩有力的脚步聲，全場的氣氛也跟着進入最緊張的最高潮。

近了、近了，八尺、七尺、五尺，二人同時挺劍遞出第一招。

速度不能算是頂快，威力却猛銳至極，老丐仙、龍五爺等人的心裏雪亮，彼此皆在存心考量對手的功力深淺，只要有人略遜一籌，馬上就會鬧出人命。

噹！兩劍相撞，爆出斗大的一團火花

，彼此旗鼓相當，依然是個秋色平分之局，同被這一股强猛無匹的彈力，震得離地飛起。

一震之力如此剛猛，簡直駭人聽聞。何念龍好妙的身手，凌空連翻了三個觔斗，虛晃一招，將仇恨男的長劍誘開，然後使足全力，照準她握劍的右腕砍下去。

仇恨男嚇了一跳，心知要糟，何念龍謀而後動，招出即到，即使能逃得過斷腕之厄，寶劍十九已無法保全，當下心一橫，撒手棄劍，飄後五尺。

何念龍的原意就是想毁掉她的劍，逼她以金劍迎戰，却沒料到仇恨男會棄劍，一劍砍空不打緊，由於用力太猛，一時收勢不住，立告連人帶劍墜下去。

事到如今，仇恨男別無選擇，只得亮出金劍，何念龍的最終目的是達到了，却使自己陷身險地，血手觀音猛打「千斤墜」，人劍合一，電墜而下。

何念龍眞不簡單，雙臂一抖，氣提丹田，再翻兩個觔斗，居然將墜勢穩住，挺劍相迎。

好霸道的金劍，無堅不摧，二劍相撞，立奏奇功，何念龍的劍被硬生生的削去一大半。

「納命來！」

仇恨男趁勝追擊，一劍貫頂而下。

「老子跟妳拚了！」

何念龍不退反進，以斷劍迎戰。

爭戰已至最後關頭，大家的心緊張得幾乎要跳出來，一致認爲何念龍生機渺茫，仇恨男已勝劵在握。

說時遲，那時快，兩個人已相繼墜落論劍台，何念龍手握金劍，志得意滿，他的那一支斷劍則已插進仇恨男的肚子裏。

仇恨男雙手緊握着劍柄，一臉悲憤，咬牙切齒的說道：「你們好卑鄙！」

話落，沒再多說一個字，跳下論劍台，踉蹌而去。

看得霹靂嬌娃白梅直皺眉頭，香風一掠，悄沒聲息的隨後跟下去。

論劍大會至此已告終結，由响劍何念龍贏得天下第一劍的榮銜，場中掌聲四起，祝賀之聲不絕。

最興奮的自然首推龍大小姐，一直膩在何念龍的身邊，情話綿綿，沒完沒了，較諸新婚燕爾的小夫妻猶有過之。

老丐仙看在眼裏，對神劍龍雲道：「五爺，老化子想討杯喜酒喝。」

神劍龍雲不聾不盲，當然明白他的意思，義正詞嚴的道：「老哥哥，這恐怕不妥吧，飛兒文兒新喪尚未入土，龍家豈可辦喜事。」

老丐仙道：「無妨，民間習俗，父母喪尚可在百日內男婚女嫁，何況是兄弟，更何況是武林中人。」

「還是不行，何少俠榮獲天下第一劍，瓜田李下，我們龍家不能不避嫌。」

「這有什麼關係，難不成得了天下第一劍就不要討老婆？五爺忍心活生生的拆散一對璧人？」

「可是，他得了金劍，情形自又不同了。」

「五爺，我看你是老糊塗了，金劍是何家的，與你們龍家何干？」

在場的羣豪皆樂觀其成，你一言我一

語的猛敲邊鼓，龍五爺禁不起大家的熱情盛意，於徵得二小的同意後，一口答應下來。

何念龍是個孤兒，並無親人，辦起來更加省事，爲了天下英雄的方便，洞房暫設於七星莊，婚期就定在今夜。

按下龍家的一片喜氣不談，且說仇恨男身負重創，滿腹悲憤，離開七星莊後，便遠離官道，奔向荒郊。

她的傷勢實在很重，由於失血過多，體力已漸感不支，脚步越來越沉重，忍着痛，拚出最後一點力氣，也僅僅才走出二百里多地，終於，一陣頭暈目眩，癱瘓在地。

不知昏迷了多久，當她醒來的時候，已是晚霞燒天的黃昏時分。

或許是巧合，或許是出自有心人的刻意安排，睜開眼睛，她第一眼看到的東西赫然竟是一枚鮮麗活脫的玫瑰釘。

此時此刻，這是一個天大的喜訊，起碼她有了復仇的機會，立在心底深處升起一股生的意念。

她毫不猶豫，向前爬行數尺，從樹上取下玫瑰釘，準備按照鐵胆羅刹的規矩，寫出會面的時地，脚步聲起，紅玫瑰已走到她的面前來，道：「仇恨男，不必寫了，妳可是要僱用本姑娘？」

意外的喜悅，仇恨男的精神較前更加振奮一些，說道：「是的，我要妳殺一個人。」

「是誰？」

「何念龍，他的寶劍淬以巨毒，害得我功力全失，功敗垂成！」

「五千両，這是普通行情。」

「紅玫瑰，我身上不方便，是否可以實物替代。」

「那要看是什麼樣的實物。」

「就是我背上的金劍劍鞘。」

紅玫瑰沉吟不語，半晌才說：「好吧，勉爲其難，馬馬虎虎，本姑娘就答應妳了。」

取回玫瑰釘，拿着劍鞘，鐵胆羅刹隨即放步離去。

她的影子甫在眼內消失，一陣黑暗遮天蓋地而來，血手觀音仇恨男再度暈了過去。

「恨男！恨男！」

朦朧中聽到有人在呼喚，勉力睜眼看時，自己已被一位全身一色白衣的女子抱在懷裏，正是自己的授業恩師。

「師父！」

仇恨男是個强者，從來不知道哭是什麼滋味，但在此刻却忍不住痛哭出聲，叫了一聲師父之後，以下的話便再也說不去了。

× × ×

本來七星莊龍家是應該辦喪事的，機緣巧合，却辦起喜事來。

由於事情過於倉卒，一切皆準備不及，談不上隆重二字，但三山五岳的江湖朋友，參加論劍大會的劍手全部在此，氣氛却顯得熱鬧非凡。

龍五爺大宴羣豪的地方就設在七星莊最大的一個花廳裏，五尺見方的一個大「喜」字高懸在上，一對龍鳳花燭足有兒臂粗細，張燈結采，喜氣洋洋。

喝酒的喝酒，猜拳的猜拳，連數日來爲爭天下第一劍而拘謹刻板的劍手們，今夜也改頭換面，開懷暢飲。

最高興的首推丐仙與龍五爺，二老毗鄰而坐，話多酒更多。

最辛苦的自然是何念龍、龍鳳這一對新人，穿紅掛綠，鑲金佩玉，本就苦不堪言，還得不停的週旋於賓客之間。

這也可能是最長的一次宴會，從旁晚直至子夜，菜未斷，酒不乾，龍家好客至此，定將傳爲武林佳話。

時間實在太晚，到處都是空酒罈，多一半的人爛醉如泥，其餘亦皆東倒西歪，在衆莊丁的扶持下，一一離開花廳，被安置在各處安寢。

別看馬雲飛平時嗜酒如命，自命海量，今夜照樣酩酊大醉，早就被人攙走了。

白梅與巧兒本不善飲，三五杯下肚，便面如桃花，走得最早。

此時，花廳內只剩下老丐仙、龍五爺、與何念龍三個人。溫三爺醉言醉語的說道：「嗨，我說新郎官，今宵一刻値千金，你還不進洞房去抱新娘子，耗在這兒幹嘛？」

何念龍也喝得差不多了，歪着身子說：「晚輩是在陪兩位老人家。」

老丐仙道：「去去去，你去陪鳳丫頭，我們用不到你來陪。」

龍五爺接着說：「念龍，你溫伯父有老夫陪，你去吧。」

「是，老前輩。」

老丐仙眉尖一挑，道：「小子，你叫什麼？」

何念龍連忙改口，字正腔圓的叫了一聲：「爹！」

老丐仙哈哈笑道：「這還差不多，其實你早該叫了。」

龍五爺感覺奇怪，道：「怎麼可以早叫？」

老丐仙道：「老叫化子是說在白天就該叫了。」

何念龍唯唯應命，歪歪斜斜的走了，龍五爺也站起身來，道：「老哥哥也該安息了，龍某送三爺去。」

老丐仙道：「還早，老化子今夜興緻特別好，咱們換個地方再喝。」

身爲主人，神劍龍雲還能說什麼，只好將溫三爺領到書房去。

書房的斜對面，隔着一個大天井，靠拐角的地方，就是洞房。

洞房的門是關着的，何念龍剛剛進去，還下了閂。

新娘龍大小姐就坐在床沿上，頭上蒙着一塊大紅紗。

何念龍已脫掉外衣，特意將金劍放在枕頭下面，見大小姐毫無反應，奇道：「我們又不是不認識，幹嘛這樣神秘兮兮，快拿掉，讓我先親親妳。」

龍大小姐忸忸怩怩的道：「你拿嘛，洞房花燭夜新娘的面紗都是由新郎來掀，而且還是規矩。」

「什麼規矩？」

「用秤桿來掀。」

「好，我掀，我掀！」

秤桿早已備好，就放在桌子上，何念龍取在手裏，邊掀邊說：「大小姐，妳今

夜的聲音怎麼怪怪的？」

龍大小姐嬌滴滴的道：「人家緊張嘛，又喝多了酒。」

「說的也是，說的也是。」

何念龍的酒喝的更多，舌頭都不太靈光，話畢，面紗已全部揭開。

咦！紅紗的裏面還有一層黑紗，露在外面的一雙大而圓，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何念龍並不陌生，是殺人不眨眼的女殺手紅玫瑰。

這一驚非同小可，蹬！蹬！蹬！連退數步，惶聲說道：「妳——怎麼會是妳，大小姐呢？」

「在她的香閨裏『休息』。」

「妳想幹什麼？」

「要你的命！」

何念龍道：「紅玫瑰，我們並無深仇大恨。」

紅玫瑰說道：「正因爲沒有深仇大恨，而且怕髒了姑奶奶的手，所以一直沒有殺你。」

「那妳現在——」

「有人要買你的命。」

「什麼人？」

「仇恨男。」

「她還沒有死？」

「可能已經死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姑奶奶接下這筆買賣。」

何念龍又道：「仇恨男技不如人，死而何怨？」

紅玫瑰說道：「是你用毒陷害，她死不瞑目。」

「哼！」

「你承認了？」

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何念龍不再言語，右衽左掌，劈頭蓋臉攻過來，一則想制敵機先，再則想取回金劍。

不幸，他的對手是紅玫瑰，自己又喝醉了酒，逞强的結果，自取其辱，被鐵胆羅刹反手一掌擊中前胸，當塲震得撞上對面的牆，一屁股栽坐下去。

紅玫瑰取得金劍，小心收好，扣好一枚玫瑰釘，語冷如冰的道：「現在，你準備受死吧，有何遺言後事，最好趁早一點說。」

何念龍道：「紅玫瑰，妳如果自以爲是個人物，就把金劍還給我，咱們決一雌雄。」

「何念龍，你別痴人說夢話，姑奶奶是來做買賣殺人，可不是來跟你比武較技，沒有遺言就趁早上路吧。」

紅影一閃，去勢如電，這一次紅玫瑰用足全力，何念龍再也躲不過，玫瑰釘足足插進他的咽喉三寸深，連一聲哀鳴的機會都沒有，便急匆匆的上了鬼門關。

書房內燈燭高挑，外面的鷄已經叫了三遍，二老仍在通宵達旦的喝酒，龍五爺實在鼈不住了，道：「三爺，天都快亮了，你不去睡一會兒？」

老丐仙瞇起眼，故作神秘的道：「急什麼，五爺，等一下說不定會有貴客造訪呢。」

「誰？」

「鬼面俠，紅玫瑰，七殺仙子，都有可能。」

「龍雲魯鈍，不明白老哥哥的言下之意。」

「老叫化懶得饒舌，有一位貴客到了，問問他。」

果然，房外步履聲起，鬼面俠應聲而入。

神劍龍雲先是一驚，但他畢竟是修爲有素的長者，迅即鎭定了下來，笑容可掬的站起身，道：「難得鬼面俠駕臨七星莊，幸何如之，快請上坐，共飲一杯殘酒如何？」

鬼面俠就站在門內五尺許處，不進也不退，從容不迫的道：「謝了，本俠有任務在身，不便叨擾。」

老丐仙摸摸自己的脖子，道：「殺手的任務無疑是殺人，該不會是要我老人家的這一顆腦袋吧？」

鬼面俠說道：「三爺俠名滿天下，與人無爭，無我無私，沒有人會花錢買你的命。」

龍五爺臉色微微一變，道：「這樣說來，尊駕的目標是我龍雲了？花銀子的僱主是誰？」

鬼面俠慢條斯理的道：「七絕仙子，七殺仙子，也就是練成『陰爪功』的白衣女子雲飄飄。」

老丐仙的雙眼陡地一亮，道：「果然是她。」

但腦際馬上閃過一絲疑惑，又道：「『陰爪功』極是霸道，雲飄飄有必要假手他人？」

鬼面俠道：「本俠是在數里外的一個亂葬崗上遇見她，當時七殺仙子雲飄飄身負重創，奄奄一息，她不得不請人代爲操刀。」

龍五爺依舊十分篤定，穩穩的坐在那裏，道：「七絕仙子其人，老夫早年雖曾有個耳聞，却並無一面之緣，倒是她倒行逆施，易名七殺後，龍某曾夥同俠道中人圍剿過她，這仇想必是由此而來。」

鬼面俠道：「五爺，此言差矣，事實上，你們早在二十年前已就認識，而且打得火熱，她恨你始亂終棄，始憤而胡作非爲。」

老丐仙道：「近十幾年來，七絕仙子行踪如謎，她到底窩到那裏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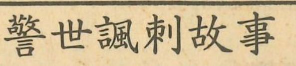
鬼面俠道：「按照本俠慣例，從不過問受僱者彼此的恩怨是非，但是七殺仙子恐怕自己不久於人世，主動將一切和盤托出，故而知之甚詳，雲飄飄當時係因臨盆在即，覓地生產，順便在一個秘密的所在修練『陰爪功』，是以一度在武林中消失了。」

老丐仙瞄了龍雲一眼，語意深長的道：「老蚌生珠，雲飄飄生孩子的時候該五十出頭了吧？」

龍五爺鐵青着臉，一句話也沒有說。

溫三爺喝了一口酒，摩挲着杯子，慢吞吞的說道：「想必那個可憐的孩子，就是仇恨男？也眞的是，這麼好的女兒，做父親的人，居然會千方百計的謀害她，甚至還唆使自己的兒子去追求她，差點演出了亂倫的醜劇，眞是人心大變，人倫大變啊。」

聽到這裏，龍五爺的面孔抽動了一下，道：「這是無稽之談，雲飄飄生的雜種旣然姓仇，擺明了是跟姓仇的男人生的，



警世諷刺故事



林冰川 · 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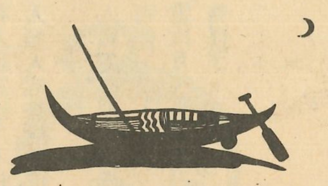
1 一個年輕的漁人，從父親手裏接過一羣勤快的魚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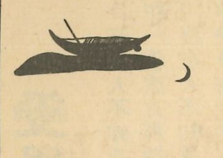
2 年輕人辦事漫不經心，常常忘了給魚鷹喂食。



3 魚鷹吃不飽肚子，無精打彩。



4 它們終於逃跑了。




5 只有這隻被老漁夫救過命的魚鷹留了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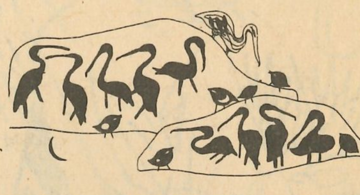
6 面對孤舟孤鷹，年輕人後悔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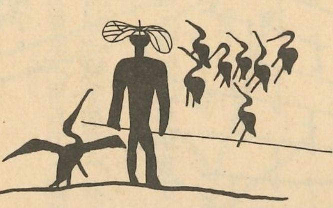
7 他再也不忘給這隻孤鷹喂食了。



8 他還每天給逃走的魚鷹留下食物，盼着它們能夠回來。



9 那隻孤鷹被感動了，它四處尋找逃散的伙伴。



10 它們回來了！



11 從此，年輕的漁夫和魚鷹每天辛勤勞作，十分愉快。

事實俱在，無可置疑。」

鬼面俠道：「事實上仇恨男之所以名恨男，完全是基於七殺仙子滿腹情『仇』，『恨』透了天下的『男』人使然，並無任何血緣上的根據。而且，他們母女一直以師徒相稱，到現在爲止，仇恨男可能還不知雲飄飄就是生她的母親。」

老丐仙以懷疑的語氣道：「七殺仙子的『陰爪功』十分了得，誰有本事能重創她？」

鬼面俠冷笑一聲，說道：「君子可欺以方，甜言蜜語，負荊請罪，信誓旦旦，長跪不起，這些都是可以要人性命的好法寶，只要心防一破，任何事情都有發生的可能，何況是遇上了曾經同床共枕的老情人。」

老丐仙破口大罵道：「活該！活該！一千一萬個活該！」

鬼面俠道：「三爺，省點氣力吧，雲飄飄已經罵了她自己千百遍了。」

老丐仙道：「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鬼面俠道：「昨夜三更以後，古墓地道內。」

老丐仙道：「雲飄飄就在此處練功生孩子？」

「不是，這只是她爲了復仇臨時經營的一個地方。」

「仇恨男不在場？」

「不在。」

「不管怎樣說，老情人還算顧念舊情，沒有要了她的命。」

「非也，是雲飄飄利用複雜的地形死裏逃生。」

老丐仙一瞬不瞬的盯着神劍龍雲，道：「雲飄飄的話也許是一面之詞，老叫化子想聽聽五爺的高見。」

神劍龍雲的表情依然甚是從容，道：「這根本是無中生有，老夫不想浪費唇舌，除非兩位能拿出有力證據來。」

「有，當然有！」鬼面俠從懷裏取出一顆七彩圓珠，圓珠內穩穩約約有一條龍在盤旋飛舞，上前往桌子上一放，道：「這是七殺仙子給本俠的唯一酬勞，據說是你們當年的定情之物。」

老丐仙拿起珠子來瞧一瞧，照一照，道：「錯不了，這正是龍家的傳家之寶——七彩龍珠，共有一十二顆，除非五爺能及時將這十二顆龍珠全部交出來，不然恐怕跳進黃河也洗不清。老叫化陪你喝了一夜的酒，不能夠白喝，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

神劍龍雲恍然大悟道：「哦，三爺一直糾纏不放，原來是在監視老夫？」

老丐仙道：「五爺智謀百出，老化子不能不嚴加防範。」

「老哥哥是在什麼時候開始懷疑龍某的？」

「千不該萬不該，五爺不該冒名賀伯元，濫殺天下劍手。」

神劍龍雲道：「三爺怎知賀伯元就是老夫？」

「道理很簡單，一山難容二虎，在你五爺的地盤內不應該有像賀伯元這樣的人存在。」

神劍龍雲道：「話雖不錯，但龍家並未參加劍會，若說有人臨時客串，同樣合情合理。」

「五爺說那裏話，從馬豆腐口中得知，响劍何念龍的身上也有一顆七彩龍珠，換句話說，何念龍也是你親生的兒子，這是五爺的天才傑作，也是你致命的一大敗筆。」

二人都是一代宗師的身份，雖是生死交關的時刻，依然言談溫文，不失分寸，一直端坐原位，不曾動一下。

神劍龍雲道：「如此說來，撮合鳳兒與念龍婚事的這當子事，是老哥有意在作弄？」

老丐仙道：「在論劍大會之前，老化子只是懷疑五爺從中搗鬼，並不敢完全肯定，直至龍莊主得勝者可獲贈對手的寶劍，才看穿五爺的一箭雙鵰的野心，而終極目標則是金劍。之所以要鳳丫頭下嫁何念龍，原是一種警告，姑不論他們是否知道是同胞兄妹，以及你的一切陰謀，這一齣醜劇是該落幕的時候了，想不到五爺一意孤行至此，竟不惜亂倫以終，寧不叫人扼腕？」

猛可間，神劍龍雲的身子飛彈而起，疾逾閃電般撲向前窗，打算破窗逃遁，無奈老丐仙，鬼面俠虎視在側，早就防他這一着，人尚未到，溫三爺已擋在前頭，醉拳招出如雨，封了個密不透風。

蓬！蓬！蓬！三方面短兵相接，各出奇招，拳影如山，掌風呼嘯，震山撼嶽，石破天驚，桌碎椅飛，震聲不絕，小小的一間書房，如何能承受得住三位一等高手發出的勁力，剎那間便牆倒屋塌，破瓦而出。

屋漏偏逢夜雨，船破巧遇擋頭風，神劍龍雲已被老丐仙、鬼面俠合力擊傷，灰頭土臉的甫落地面，雙脚尚未站穩，半路上又殺出了一個鐵胆羅刹來，劈面就說：「老匹夫，你冒名行騙，犯了姑奶奶的大忌！看打！」

玫瑰釘快如電光一閃，龍五爺還沒有弄清楚周遭的情況，喉頭上一陣巨痛攻心，玫瑰釘已深深嵌入。

袂聲疾掠，人來如風，鬼面俠又接踵而至，道：「多行不義必自斃，五爺，你忍命吧！」

取下鬼面具，照個面，神劍龍雲正在暈頭轉向，氣若游絲，那裏還能看得清楚。「乾坤指」威猛絕倫，噗！的一聲，龍雲雙眉中間已經現出一個血窟窿，立告氣絕身亡。

將面具往龍雲臉上一戴，鬼面俠二話不說，拔腿就走。

鐵胆羅刹一直想知道，這位冤家對手究竟是誰，好不容易逮住這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本欲隨後追下去，那知，心念動處，芳步方移，身後有人沉聲喝道：「站住，妳被捕了！」

濟南府的總捕頭鐵捕王剛爆聲而現，還浩浩蕩蕩的帶領着十幾名捕快，向她飛快衝來。

紅玫瑰畧一沉吟，將金劍往地上一擲，說道：「王捕快，你就帶着金劍去交差吧，朝廷也許會對這一把劍感興趣的，再見。」

麗影一閃，朝鬼面俠逸去的方向如飛而去。

（全文完）

惡中惡（上）

三期完武俠奇情小說／金玉明·文　可飛·圖

受恩不忘報　風和棧救人

沒有人不知道世上最可怕的刀，是「風花」雪冰月那柄刀。

沒有人不知道雪冰月只要出刀，他的對手就只有死路一條。

所以世上的人，從沒見到過雪冰月出刀。

所以雪冰月從來沒有破過他自己的規矩，不當着第三個人出刀。

有人說雪冰月不是人，是柄刀。

人與人或許能交成朋友，也或變成冤家。

人與刀成朋友的機會不多，變作冤家更不可能。

雪冰月既是等於一柄刀，他沒有朋友就不奇怪了。

雪冰月也沒有冤家，至少活在世上而非在江湖行走不可的人，誰也不希望有雪冰月這麼個冤家。

所以雪冰月是寂寞的，孤獨的。

至少有人這樣認爲，這樣想。

×　　×　　×

認識「喜怒」樂笑天的人不多。

不知道武林中有位「喜怒」樂笑天的人更少。

像沒有人見到雪冰月出刀一樣，也沒人見到樂笑天動手。

據說樂笑天從來不用兵刄，因爲舉凡天下萬物他都可以「隨手拈來」取人的性命。

不少謠言說，樂笑天那兩隻手，看來像極閨閣千金的細皮白嫩的手，就是兵刄，殺人的兵刄。

所以人們全遠避那兩隻手。

手沒有辦法和他主人分隔，除非切下來。

世上直到今天，還沒出生有這大胆量，這高武技，能切除樂笑天的雙手下來的人。

所以樂笑天的雙手，現在還好好的長在他的腕上。

既然他的雙手無恙，人們仍須遠避着他。

據說樂笑天比雪冰月和氣得多，因此樂笑天至少該有幾個朋友。

他沒有朋友，只要他的雙手還好好的長在雙腕上，他就不可能有朋友。

朋友們要遠避他的雙手，被迫也只好遠避着他。

何況他雖然可以爲朋友肝胆塗地，只是他還沒交上這種朋友！

他的朋友只有一個，就是「風花」雪冰月！

×　　×　　×

雪冰月成親了，在昨天。

昨天風雪萬里，冰寒刺骨。

昨天晚上，熱得叫人流汗。

不過流汗的並不是雪冰月，而是樂笑天。

樂笑天受了雪冰月的一杯酒，是默默無言的一杯酒。

那時候雪冰月正要赴約，「長白三聖」的死約。

那時候新娘子已接到洞房。

新娘子溫若若，正是長白三聖的女弟子。

賀客只有一個人，樂笑天。

長白三聖的老三，老來不修，看中了女弟子溫若若，說什麼師娶女徒，自古有之。

溫若若悄然遠逃，竟然結識了雪冰月，一共才十天的往還，雪冰月被溫若若柔情緊繫，斬它不斷，拂之更亂，乾脆擇吉成婚。

長白三聖追了幾千里路，追到嶗山下的「新房」。

那時候，恰巧雪冰月敬了一杯給樂笑天。

於是樂笑天拍拍屁股，說了句「春宵一刻」就大踏步從溫暖燒着四個炭盆的新房，走向積雪冰寒的外面。

從初更天直到二更過去，樂笑天才掩埋好三聖的屍骨，所以身上流着汗。

新房的門已關了，樂笑天當然不會進去。

朋友有朋友之道，樂笑天不能例外。

所以昨天的下半夜，他汗流過後，又凍成了冰棒。

因爲他就站在新房外三丈地方，一動不動的守着，直到天色放亮。

是他自己說的，春宵一刻。

他不能叫不速之客吵擾了一對新人，

這就是樂笑天的作風。

當然，這也是樂笑天交友之道。

×　　×　　×

指着門前三丈雪地的兩個深深足印，溫若若由衷的感慨說：「眞是個好朋友，

冰月，笑天眞好，我們欠他太多。」

「不多。」雪冰月慨然道：「僅僅是一條命！」

「一條命？」溫若若着實不明白雪冰月的意思。

雪冰月眺望遠處道：「我的命！」

×　　×　　×

雪冰月是不該成婚的，這並不是因爲一心在暗中想殺他，而堅決不承認是他冤家的人太多。

是因爲他最愛的只有那柄刀。

再退一步，他愛的是個朋友，他自稱欠這朋友一條命，那是樂笑天。

所以雪冰月在婚後的第二天，就按他往例獨自練刀。

他一共在新房裏住了十天。

只有一天他在陪新娘。

新娘十分賢慧，沒有一丁點不高興或怨懟的神情。

十天以來，這一對新人，共床的時間雖然不多，大白天共房共談的時間，就可不少。

雪冰月從來很少開口，溫若若問的話多。

十天日子不能說太短，溫若若所知道的事情也就不能算太少，不太少倒足够溫若若滿意的。

第十一天，雪冰月要走，離家外出，沒有目的地方。

溫若若跟着，雪冰月沒有反對，只詥了一句：妳記住，遇上了事要自己照顧自己。

×　　×　　×

鐵在受到潮濕以後，會生銹。

銅有銅綠。

人吃五穀雜糧，沒有一生能不生病災的。

儘管樂笑天功力蓋世，他也生病了。

病中在雪冰月的新婚夜，血戰三聖，汗濕衣襟，然後雪地守望，寒風透骨，又加上水米未沾，終夜未眠，接着爲避一對新人的招待，疾行數百里，一歇下來，吃個飽，悶頭大睡，醒時眼冒金星，耳鳴聲聲、頭緊、骨酸，病了，病在「即墨」城中的「百順客棧」。

他强自支持着，趺坐起來，緩緩提聚着眞氣，想自療宿寒。

一提眞氣他已經知道錯了。

他受了風寒是沒有錯，一宿沒睡也沒有錯，跑了幾百里路，水米沒沾牙，這些都全沒有錯。

錯在這些全制不倒他，他中了毒，一種微妙到極點的毒，慢性的毒，叫作「對時散功砂」的毒。

這種毒，絕跡江湖了！

至少絕跡江湖有五年了！

因爲這種毒不但無色、無味，並且無救，太毒、太狠、太可惡。

所以五年前的大年三十夜，按「獨孤」一門的祖規慣例，凡是活在世上的「獨孤」門中子孫門人，全要聚集「獨孤黑」那「黑心船」上，共進「年夜飯」的時候，他到了！

他，樂笑天。

他正要動手，一心使「獨孤」一派自此絕滅江湖的當空，他來了！

他，雪冰月。

並不是約好的，但是不先不後的一齊動的手。

只見刀煞，只見血影，最後是一船死人。

清點人數，樂笑天認定一人不缺。

再點人數，雪冰月點頭說「無一個漏網」。

樂笑天親眼見到了雪冰月出刀。

雪冰月也看仔細樂笑天動手。

他們誰也沒有十成把握殺却對方。

最要緊的是，他們誰也不希望對方被殺。

於是他們成了朋友。

這和一加一等於二一樣，也等於世上沒有人目睹過雪冰月出刀，樂笑天動手。

絕滅了的「孤獨」一派。

絕跡了的「對時散功砂」。

如今樂笑天竟然又中的這種毒，無可救藥的毒。

他笑了，樂笑天，眞的在笑着。

他就在笑聲中昏迷過去。

他的笑聲，已驚動了人。

樂笑天剛剛昏迷過去了，那人就到了他的床前。

× × ×

樂笑天的臉，紅成了茄子般的顏色，紅得發紫。

只因爲他醒了。

醒來發覺一身上下沒掛着一條綫，赤裸裸並且滑溜溜的。

眞香！

他蓋的被子香，枕的枕頭香，「雲淡風清」色的床單兒香。

最香的還是他自巳，一身上下沒個地方不香。

他沒有死，不但沒死，功力武技也沒減掉一星半點。

用不着提聚眞氣相試，他知道自己平安大吉。

因爲他從記事起直到剛才，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舒服過。

何況中了「對時散功砂」毒的事，也巳事過，他能活着巳是異數。

所以從任何方面來說，他全沒有臉紅的必要。

就算他醒了。

就算他是赤身露體。

但是畢竟他那張絕對不算俊，却十分迷人的臉，眞的紅成茄子顏色，紫紅。

只要看他那霧般迷濛的目光，再從他目光對直了去找，是不難找出這個原因來的。

靠窗地方，有隻繡花軟墊的椅子，椅子上面坐着個人，女人。

他只能看到長髮披散，烏黑、直亮的垂在頸後，這女人是背着他。

她沒開口，只是微微挪動了一下。

是他先在床上微微挪動了一下。

因爲他不知道說什麼話才好，說什麼話才對，生怕她還不知道他巳經醒了。

沉默固然是種美德，不過要分在什麼時候，遇上的是件什麼事情。

他本來就很少說話，雪冰月的話少，但是雪冰月就曾對他說過，說若不是他曾在「黑心船」上點人數時，喃喃計算過，一定當他是個天生的啞巴。

現在他不能不開口說話了，道：「謝謝姑娘。」

說這種話他是想了又想才說的，認為不會出大錯的。

果然，換來了姑娘的回答道：「別客氣。」

滿够意思，四個字換來三個字。

他暗暗笑了，這是他豁達處。

「是姑娘救了我？」他有些被逼的樣子，這樣問着。

「嗯。」只是一聲低嗯。

「救命的恩德，我……」

姑娘道：「是趕上了，我能救，所以救了。」

更乾脆，更豁達，樂笑天心底泛起一絲愧意。

樂笑天道：「姑娘的姓氏和芳名，我該知道……」

姑娘道：「用不着，你爲武林道上滅除了『獨孤』一派，不是也沒有到處去嚷嗎？」

樂笑天道：「那不同，那是……」

姑娘很快接上了話：「那是雪冰月也有份？」

樂笑天笑得越發開懷，道：「那只是原因之一。」

任憑是誰，也會追問樂笑天那原因之二，之三又是什麼？

樂笑天也在等待。

他不僅等待着答覆，還等待着死亡！

他是空自等待，等待了個空。

不過他仍然含着笑，只是也不用再接着說那第二或第三個原因。

是枕香，被香，他自己身上的濃重香氣，迫使他要儘快的離開這張床。

他只好又開了口，那娘姑道：「我的衣服……」

「在床上。」

他並不是個受窘就臉紅的人，雖然他從來沒受過窘。

可是這次他又臉紅了，誰說不是，因爲他的衣服，從裏到外，全平平的舖在他蓋的香被上面。他不好意思請姑娘避開刹那，沒辦法，悄悄伸出手來，悄悄去拉衣服。

姑娘突然從椅上站起，十分突然。

他快過閃電的巳將內衣褲扯到被窩裏去。

姑娘噗哧一聲笑了，他的動作像是她巳看清似的。

姑娘低低的又開了口：「我走了，你愛什麼時候走，就什麼時候走，現在是半夜。」

姑娘眞的往門口走去，妙在門正傍窗，他仍是只能看到背影。

他有些兒着急，道：「請留芳步。」

姑娘像是早就猜出他的心意了，道：「不必，不必記着這點小事，不過你若是非作點什麼就難安的話，又正巧你並沒有什麼緊要事情去辦的話，可以去趟『濟南』，在城南郊有家『風和老棧』，把住在那裏想走而走不了的客人送出客棧，我很感謝。」

他才要問詳細點兒，姑娘巳走得沒了影子。

他只用了拍下巴掌的時間，把衣服穿好，包括襪子和鞋。

他却用了盞茶時間，楞呆呆的看着自己的鞋和襪子。

全部經過仔細洗刷，像新的一樣，唯一多的，是香氣。

他探頭望窗外，可不，天上地下一片黑。

他沒覺得奇怪，悄悄走了。

不過他巳記清楚地方。

他要再來，天亮以後再來。

× × ×

「徐家廢園」！

樂笑天死也不信。

昨夜剛剛離去，天亮立刻轉回，變了，一座巨第，變成廢園，他怎能相信。

踏木階，拾級登樓。

昨夕臥睡處，如今蛛網三五，積塵半寸。

樂笑天這遭笑不出來了。

香氣存味久，若是有人存心矯作的，蛛網巳够困難，如果想除凈那種香氣，鬼神全得皺眉。

就叫鬼神去皺眉吧，房中硬是連半絲絲兒香味全沒有，事實總勝過狡辯。

有！

樂笑天嗅嗅自己衣服，雙手，香，很香。

他不死心，花了銀子。

有錢據說能使「鬼推磨」，聽說過，老話了，可沒見過這種稀罕事。

有錢能使「人學狗」，沒聽說過，見過。

可見人有的時候比鬼還賤，賤得多。

樂笑天花上大把的銀子，縣裏查過存底，地方上拜謁了紳老鄉人，結果是「此園廢置巳久，但絕無鬼狐之流」。

樂笑天一跺脚發發狠，走了。

× × ×

樂笑天巳經圍着「風和老棧」轉了三圈。

第三圈又經過大門的時候，不再猶疑的大踏步進老棧。

× × ×

雪冰月圍着「徐家廢園」，轉了三個大圈兒。同行的當然是溫若若。

天寒地凍，嬌小娟美的溫若若，不禁寒意，冷得發抖，在雪冰月懷裏偎。

溫若若一再的說，那個花了上千銀子的「大頭錢」，四處去打聽徐家廢園究竟是不是廢園的「寃孫」，絕對不會是樂笑天。

雪冰月沒問溫若若說這話的原因何在，只說如果溫若若怕冷，最好的方法是跑步，在長街上跑五七個來回保證出汗。

溫若若氣得直用小拳頭擂着雪冰月的堅實胸膊。

這時正好又轉到廢園的大門口，雪冰月毫不遲疑的一步邁進廢園。

因爲他知道那個花「寃孫」錢的「大頭」，除了樂笑天外，再無別人。

雪冰月直上臥樓，七天前，樂笑天住過的地方。

樂笑天病了兩天，又耗費了一天時間打聽廢園始末。

雪冰月能在七天後趕到，够快。

一陣風，很涼。

涼透骨的風，總帶着陰森，何況是夜半廢園中。

溫若若嚇得全身一抖，偎得更緊。

雪冰月慢而有力的把溫若若推開，上一大步到了樓階，冷冷地道：「我找樂笑天。」

溫若若抬頭，樓頭上有個影兒，恍惚的，沉暗的，若現若隱，她不由嬌呼出聲，往雪冰月身上撲去。

雪冰月一皺眉，一揮手，溫若若被無形的勁力推退三步。

那樓頭上的影兒，這時說道：「你是誰？」

「雪冰月。」

「你來晚了。」

「不會，我巳打聽清楚，樂笑天病過，但是……」

「他不是病，是中了毒！」

雪冰月雙目中倏地射出寒光，離地三步的溫若若突然驚呼一聲飛退八尺。

樓頭上的影兒讚道：「天地刀煞，三花一炁，果然你是雪冰月。」

「他中了什麼毒？」

「對時散功砂！」

「後來又有樂笑天四處打聽這廢園的事，怎麼說？」

「是樂笑天復仇的安排！」

「他埋在何處？」

「天上地上無處無之。」

「你又是誰？」

「他的朋友。」

「很好。」雪冰月轉身而去。

溫若若無言相隨，直到出了園門，溫若若才低聲道：「你信？」

雪冰月沒有開口。

溫若若接着又道：「他是樂笑天的朋友，你也是樂笑天的朋友，你們不是可以成爲朋友嗎？」

雪冰月仍然沒有開口。

雪冰月的步子，越邁越大也越快。

溫若若跟隨不上了，道：「慢點嘛，你想去那裏？」

雪冰月突然止步，溫若若幾乎收不住脚撞在雪冰月身上。

雪冰月冷冷的盯着溫若若道：「妳身上還有銀子？」

溫若若點頭。

雪冰月也一點頭道：「很好，妳回去，回咱們那個家去，等我！」

溫若若才待反對，雪冰月身子一彈，比過渡流星還疾，巳撲向西北風中，霎霎眼沒了影子。

溫若若空自恨的跺脚，恨得咬牙。

朔風像淒涼的「單笛」，嘯！嘯！吹得人心底全發冷顫。

沒有燈光，只有火光。

火苗子高出炭盆半尺，一共六隻，所以這座五丈寬廳裏能够溫暖適人。

兩隻炭火盆兒擺在正座後側五丈外，所以也能看清楚上坐正座的是個女人。

可是誰也看不清楚這個女人的模樣。

兩旁正好是十個座位，共坐滿了十個人。

十個人十張生面孔，可見都不是久行江湖的武林高手。

十個人輪流發言，都非常簡捷。

「樂笑天沒有死，去了濟南。」第一個人先開口。

「誰救了他？」正座上的女人陰冷的問。

「和徐家廢園有關。」第二個人下了判斷。

「誰人能證明這件事？」正座女人沉聲喝問。

第三，第四，第五三個人，同聲道：

「我們能，那夜我們監視着樂笑天，等他毒發死後割他的頭，結果他被救去徐家廢園了。」

「你們就那樣算了？」

「回主人的話，我們也跟了去，並且試闖進去。」

「結果如何？」

「主人，我們三個現在內傷還沒好，就是結果。」

「可曾看清楚傷你們的人？」

「沒有。」第三個人這樣回答。

「影子！」第四個人和第三個人同時開口說道。

「一個若隱若現的黑色人影。」第五個人看得最爲清楚。

主人點頭了，喃喃說道：「不錯，我曾經見過你們口中所說的影子，不過那是個人，女人！」

正座兩側，還有兩個座位。

有座位當然就有人坐，不錯，有兩個人坐着。主人這時左顧右盼道：「以爲必然成功的事，竟會失敗，走吧，如今要一齊對付他們兩個，不過現在必須先去對付那個像影子的女人！」

× × ×

有人用「毛之不存，蚤將焉附」來對付多蚤的毛毛處，絕招妙法。

有人學會了。

於是，「徐家廢園」來了一次「天火燒」！

這場天火，燒得乾淨。

本來就是坍牆朽木枯樑乾柱，如今由頭至尾燒個淨光，眞像八十歲的和尚頭，光！光！光！

有人作事總留個後步，說的好聽是爲人着想，實在講，替自己留個退路。

有人却不，要作到根絕，作到頂點，作到決不留後顧之憂。

放這把火的人，就是這樣。

天放亮，三三五五雜在人羣中，走遍了徐家廢園每個角落，他們不希望留下絲毫破綻。

午飯後，三騎快馬已奔向濟南。

× × ×

「風和老棧」的確是老字號。

只可惜太老了，老得徒有其表。

表面上看，不僅北幾省再大的客棧，全找不出這種雄偉堂皇，就算濟南布政使司的官邸，也遜色多。

沒有一根柱子，不是精工細雕的。

沒有一塊磚，不是精選的上等青石細工慢磨的水磨亮磚地。

只說客棧大門，兩扇的，成尺厚古松木。

上面嵌鑲海碗大的「紫銅釘」，一共七七四十九枚。

銅釘擦拭得晶亮，夕陽映射，霞光萬道。

窗上的紋紙，暗藏「金絲綫」和「銀絲綫」，縱橫交錯，陽光下，從屋裏看，富貴華麗極點。

傢俱沒有一件不是上等紫檀，鑲雲石的不多，嵌晶面的滿眼都是。

茶具飯具，更見講究，金邊兒，銀盞兒，牙筷嵌星，玉匙涵翠，當家創業的這個主兒，不僅是見過世面，並且必然是位名主，大玩家。

如今，再從客棧大門說起。

紫銅釘全有了殘破，稍稍用力，必能揭它下來。

尺厚木門滿生白蟻，輕輕手指捺下，像身懷「蝕物化粉」功夫般，直入無阻。

白天偶而震動，落粉紛飛。

夜半虫嚙木聲，吱吱可聞。

青亮水磨地，成了「天羅地網」，交錯縱橫「奇紋」怪出，裂得不成東西。

金綫銀綫紙，東一個窟窿，西一個破洞，寒風刺骨的天氣，住在裏面就算生着十六座大炭盆，保證仍舊是「夜凉如水」似的。

紫檀木的傢俱，似乎經過萬千惡客的洗禮，刀痕劍印爪划齒啃，凹凸不平。

茶具飯具，如果想找出一副整而不斷的，那算你本領。

店家不少，小二哥五名，賬房二人，一男一女，店東兩位，一老一少，司飯三名，小跑二名，馬夫二人，更夫一名，總共十七個人。

客棧計單間十八，東西廂院四座，暖閣兩處，花園正院一處。

廂院每處有四間房，暖閣每處六間房，正院十二間，所以算起來，「風和老棧」的是很够大的一家客棧。

「風和老棧」的兩位店東，是父子。

名字全够俏，父親就叫風和老，兒子叫風棧，父子的名字配在一起，恰好就是「風和老棧」。

兩位賬房，老的姓丁，叫丁一兩，箇中意思，想想就會明白。

越想越不明白，包括丁一兩自己，他全不明白自己這「一兩」的來由。

年輕賬房是女的，二十五歲，也姓丁，叫丁千金，千金正是一兩的掌上明珠。

別笑她們父女名字的俗，含有至理，千金是由一兩一兩存儲而得，這是不容置疑的事。

三名司厨，淸一色的姓雷，名字正是按排行起的雷大、雷中、雷小。

風和老的老伴，早死了，老伴娘家姓雷，三名雷姓司厨，正是風老夫人娘家的姪兒。

風和老嫌雷大、雷中、雷小這三個名字不够份量，雷大改雷達，雷中改爲雷重，雷小就成了雷曉。

五名小二哥，又是「打虎親兄弟」，好姓氏，陰、是陰雲、陰雨、陰風、陰雷和陰山。

別看東家姓風，司厨是東家的親戚姓雷，陰氏弟兄五人，陰老三陰風和陰老四陰雷，毫無避忌，眞是：「大丈夫坐不改名」。

小跑、馬夫，是本地面上請的，姓氏不必管他。

那位更夫却必須一挑，五十五歲了，却像三十二三的中年伙子，不見一根白頭髮。

姓的更絕，姬，名字也妙，介夫，姬介夫。

只說這個名字，似乎走盡半生倒楣路，也不會淪爲更夫，天下事可就這樣的不能按常理說，他偏偏就是個更夫。

他的職責是打更，所以誰也不管他白天幹什麼，只要他初更應卯，五更歸臥，每更天全能聽到梆子响，就天下太平。

人活在世上，不結寃家也會有寃家，不交朋友也會有朋友，這個道理越想越弄不通，不過如果不去想，不想硬去弄通，自然就通。

姬介夫有寃家，小二哥陰氏五兄弟，還有三位司厨雷家弟兄。

姬介夫有朋友，那兩名小跑。

所謂小跑就是辦雜物的小伙計，全是十六七的大小孩子，路熟腿快，一會兒到東買這，一會兒奔西送那，每個月三錢銀子月錢，還不分小費外賞。

姬更夫又交了位新朋友，樂笑天。

第一是樂笑天一步邁進「風和老棧」的時候，天正三更，姬更夫恰好三更梆子敲响了一聲。

第二是値夜的小二哥，正輪到陰老五陰山，他沒睡，不過一眼看到姬更夫正當大門前敲更，於是不睡裝睡的樂得罰姬更夫趟「寃差」。

第三，姬介夫今夜的心情好。

心情好的姬介夫，在談吐上也溫和的多，不但親自把樂笑天帶到九號單間，並且還弄了盆燒熱的水給樂笑天洗臉。

樂笑天想吃點東西，姬介夫却搖了頭，他說本棧初更封灶。

樂笑天皺着眉摸着肚子，嘮叨說那就不該不關上客棧大門，因爲行有行規，大門不關的客棧，那表示十二個時辰全在營業，什麼時辰來客棧全一樣。

姬介夫笑了，他請樂笑天明天一早仔細去看看客棧那兩扇大門，不是不關，是不能關，不敢關，怕一關把整個的門關碎了。

樂笑天不解，不過並沒有追問。

就因爲樂笑天只是微笑而不追問，姬介夫一高興送了他一壺酒，那是姬介夫自己花錢叫小跑偷偷從外面買來的，道地二鍋頭，本是留在天要亮時自己喝的，誰叫看着樂笑天順眼，於是作了人情。

樂笑天竟然沒賞姬介夫半錢銀子，但是却說了句話，他說人和人不同，這壺酒無價，這份情無價，無價的情誼跟無價的酒，他只有說聲謝謝。

姬介夫是絕人，賠上一壺上好美酒，換得一句謝謝空言，竟笑嘻嘻的像捧着個千兩重金元寶似的走了。

樂笑天就是樂笑天。

吃肉的狠可能會餓死，但却不會餓極了吃白菜。

樂笑天住到第四天上，已經發現「風和老棧」的「大毛病」所在。

老棧住客不少，有身價的只有正院那一大家人，和東廂前院的一家四口，當然，另外還有幾位單間客來頭也不小，不過比起那兩家人來，就差了一截。

後面正院住的那一大家人，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包括下人，是十六位。

他們姓程，祖宗三代，老祖父程步青，七十二歲，是位宿儒。

他長子程子遠，居官大同，五十歲，告老還鄉，祖籍「青州」古城。

他次子程子順，三子程子孝淡於名利，一生求知。

孫兒程淵、程敬、程文，孫女稅儀、程珠，都够聰明可人。

長媳莊氏，次媳方氏，三媳蘇氏，都是大家之女。

丫環兩名，老僕二人，眞可說是一大家人了。

程家世代書香，是「古城」的大族，雖說他們這一房並未務農，但祖籍上却有千頃良田，所以是個道地的大富人家。

他們住在「風和老棧」有一個多月了，天天想走，夜夜要走，偏偏就是走不出「風和老棧」的大門口去！

並不怪，當然够怪。

够怪的是，說出來沒人會信他們走不了，出不了「風和老棧」的大門口。

並不怪是從東廂前院岳姓人家而來。

東廂前院岳青峯夫婦，和十五歲的女兒岳瑾，十三歲的愛子岳宇，一家四口住在「風和老棧」已有兩個半月了，想走的念頭，無刻無之，却硬是沒走成。

岳青峯是「徐州」人氏，在京中鏢行多年，是有名的「八達鏢局」的總賬房。

這次因爲接到慈親病重的千里急函，率妻及子女連夜返里，有這麼重大的事情，竟會在「風和老棧」一住七十多天，講出去誰能相信。

程家來比岳家，程家「行不得也」的事，自然就算不了最怪啦。

究竟爲什麼走不了呢？

沒人留他們！

沒人拉他們！

沒人威脅他們！

他們就是出不了「風和老棧」的大門口！

× × ×

程家有人在生病。

病人不少，兩名丫環、兩個老僕、程子順、程子孝和老太爺程步青。

請過郎中，先是店家代請，後來程子遠看到久藥無效，自己去請，結果一樣，好好壞壞，壞壞好好，反正總不能大見起色。

郎中先生說的好，可能和時令不正有關，尤其是程老太爺，他已上了年紀，非靜養不行，如果誰堅持登程返鄉，祇怕程老太爺活不了兩天。

程子遠怎麼敢動，上下十六口，一病就是七口子，住着吧，好在房飯店錢不算什麼。

頭十天下來，程子遠曾寫過一封家書，以二十兩銀子的重賞，拜煩店家找人送去「古城」，店家答應了，也眞的找到送人，可是一去斷無消息。

一個月下來，程子遠總是見過世面的，明白了，只好急在心中，不再作煩人送信的「糊塗事」。

岳家只有一個人生病，岳青峯，和程

家一樣，病總好不了，主事的病倒，岳夫人一個婦道人家，跟前又只有兩個大孩子，叫她有什麼辦法，只好挺着住一天算一天。

如果誰疑心店家在搗鬼，那就錯了，店家上上下下，對不能走的住客，照料到無微不至，沒有半絲絲兒可疑的地方。

× × ×

樂笑天沒喝姬介夫送給他的那壺酒。

姬介夫前脚走，後脚上樂笑天就把那壺酒藏了個紮實牢穩。

樂笑天作了次賊，看清了司厨雷家三兄弟的模樣。

因爲看清了雷家兄弟的模樣，他笑一笑才很快的在整個老棧裏瞧了一遍，包括東廂前院的岳家，和花園正院的程家。

這一遍看過後，用不着扳手指頭已能數清箇中的加減歸乘。

沒人瞧見過樂笑天辦事緊張，所以他躺平身子之後，天地不管的沉沉大睡。日上三竿，太陽的正巧晒在樂笑天的屁股上。

冬天的太陽，好像「黃臉婆」的微笑一樣。

笑的也許已經不怎麼可人了，可是却眞誠無比！

就算你把隻「聚寶盆」，捧送給那甜甜的美嬌娘，就算你連叩九九八十一個響頭，叫那美嬌娘一聲「親媽」也休想能換到「黃臉婆」對你的那種無價微笑。

樂笑天沒有黃臉婆，所以更不肯失去這冬天太陽晒屁股的至高享受。

他默然地笑着，一身暖意從心底生出來。

哎呀！

小二哥陰老大陰雲，提着一壺熱水走了進來。

樂笑天沒理他，仍是閉着眼，臉上微笑，晒屁股。

陰雲霎霎眼睛，道：「老客，老客，是中午飯口啦，您老該開飯了。」

樂笑天睡他的，耳朵有了毛病，聽不見。

陰雲連叫了五七聲，一聲比一聲大。

樂笑天胡佯裝的像，沒變姿態，沒改臉色，就是不去理會。

陰雲臉上閃過一絲詭詐的陰笑，一邊自語着一邊步向樂笑天道：「這是怎麼說的，不會又是位生病的客人吧？」

他手探摸到樂笑天的額頭，哎喲一聲道：「好熱，眞要命，眞要命……」

他提着水壺走出九號，揚聲喊上了，道：「少掌櫃的，少掌櫃的，您可快到九號去瞧瞧吧，昨天半夜來的客，病了，頭熱得像這壺裏的滾開水，得去請『郝郎中』來看看才行。」

少掌櫃風棧來了，快步到了九號房，探手就試樂笑天的額頭，猛地一凜，疾快縮回手來。他試的和陰雲的大不相同，陰雲說燒得像滾開水，他一摸却如觸寒冰！

死了？

不會這麼快就死了吧？

身上掏出張「火紙」，輕輕放到樂笑天鼻端，火紙微動，還有氣，他急快的奔出去，一面叫小跑張狗子快去請郝郎中，一面直奔向右後側屬於老棧自己人住的院子。

他大步走進正房，姬介夫正自飲自斟的喝着美酒，不信就算，坐在姬介夫大腿上，投懷送抱媚笑的，正是丁一兩的千金，丁千金。

還有更玄的事呢，風棧一見姬介夫，竟恭恭敬敬的磕下頭去，然後才站起來說道：「弟子有要事稟陳門主。」

姬介夫，姬更夫，竟是門主？

是什麼門？

不論是什麼門，看起來姬介夫權位全比風和老父子大，大得多。

姬介夫道：「多重要的事？講！」

風棧道：「昨夜來的孤客，現在全身都涼了，只還有半口氣。」

姬介夫眉頭一皺，說道：「不會呀，除非我看走了眼，那小子進店以前，在四外轉了好幾圈，我看出來像個道上的，所以那壺酒份量加重了些，不過也不會這麼快就毒死他呀？」

風棧說道：「弟子親自試過，不會假的。」

姬介夫道：「叫郝唬人去了沒有？」

風棧道：「去了，張狗子去的。」

姬介夫道：「郝唬人來後，先囑咐他，如果那小子眞的祇剩半口氣的話，叫他抬走，要謹愼些。」

風棧躬身施個禮兒，才敢退了出去。

× × ×

郝郎中郝唬人，在棧門外就和風棧合計好了。叫張狗子去套車，不論九號客人的牛死，全抬到車上運走，郝唬人說的好，有半口氣正當用，他要試試養的一條毛虫，究竟有多毒。

× × ×

郝唬人獨自進了九號房。

煞有介事的爲樂笑天把脈。

脈象的是奇特，不是如擂疾鼓般快到絕不可能就是慢到比蝸牛跨步般幾乎停頓，這現象是郝唬人半輩子唬人生涯中，第一次被人唬的遭遇。

再試額頭，腋窩存溫。

乖乖，剛剛從熱額頭縮回手來，接着觸及冰涼的腋下。

郝唬人不是盞省油燈，面色陡變，二指併力下死的狠彈腋下！

他沒把勁力彈出去。

因爲不明何時，他另一隻手的脈門，已經到了床上病人的三指下面，不僅提不得眞氣，還用不得力！

他不止是傻了，而是傻到似得「半身不遂」症，痳了，心、肝眼兒全發痳。

病人笑了笑，說道：「你好，無常鬼醫郝老兒。」

「無常鬼醫」郝虎仁的大名，在江湖中提起來可不算小。

他「虎仁」兩個字的名字，自己解釋說取「虎毒不食子」的「仁」，話中之意是說，普天之下，除了他自己兒子外，他沒有不敢下手「吃」的。

他並不是姬介夫的門下，也不是眞的怕姬介夫，而是論功力武技，姬介夫能吃定他，論用毒施詐，姬介夫不次他，再加上他獨來獨往，仇家遍天下，姬介夫有門有帮，勢力足可保護他，何況內有重利，於是勉强作了姬介夫的劊子手。

樂笑天另一隻手伸出被中，一拍三點指，才鬆開郝虎仁的脈門。

樂笑天還是笑着向郎中先生，道：「我很抱歉的點了你一下『七焚五裂陰陽手』，你算半個行家，不信儘管試試，我等着！」

郝虎仁不再唬人了，被唬得一楞一怔的，道：「閣下是……」

「樂笑天。」

「我的媽，樂大俠您老吩咐吧，叫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

樂笑天道：「那麼聽話？不試試我點的穴道嗎？」

「不用試，小子自有分寸。」

「那好，昨夜我已看過程、岳兩家的病人了！」

就這麼簡單的一句話，不，應該只算半句話，郝虎仁馬上會心知意，道：「容易，對時之內，小子保證他們個個壯得像張飛。」

「不，我要你慢慢的來，用四天工夫，在第五天的正中午，凡是病在『風和老棧』的客人要全都痊癒。」

「成，一句話。」

「另外還有幾件事……你懂了？」

「小子懂了。」

「能辦的又周到又好？」

「您老放心，必須又周到又好。」

「這才對，等你把事全辦周到而好了以後，當病人們全都平安離開老棧後，我也會帮你忙的，懂？」

「懂，懂，小子懂。」

樂笑天笑道：「那你去吧，就按我說的告訴老兒。」

「是！」郝唬人恭恭敬敬行個禮，退出九號房。

× × ×

「老郝，當眞？」姬介夫笑嘻嘻的問道。

「姬老您安心，要假的話，對我有什麼好處？」

姬介夫道：「說的也是，不過老夫從來不相信什麼功抵一甲子的參王、朱菓這些玩意兒……」

「姬老，好在只有四五天工夫，暫時放過那個早晚非死不可的小子，而能親眼看看千年參王的樣兒，這又有什麼不上算的呢？」

「好吧，聽你的。」

「姬老，我走了，您老請囑咐陰家雷家哥兒們，對那小子好臉些兒，別橫生是非誤了大事。」

「聽你說的這麼鄭重，老夫不能不信其有了，你走你的，別的事包在老夫身上好了。」

郝唬人走了，「風和老棧」上上下下，立刻全得到嚴諭，加倍的小心，並且要無微不至的伺候九號房的土小子，那小子要什麼就送什麼，別問，只要別放那小子溜了，就是大功一件。

樂笑天樂了，他怎麼會走，就算孝子賢孫，也沒有「風和老棧」上下伺候他周到。

他多少年來沒這麼舒坦自在了，放着現成的福不享，豈不是白不享？

姬介夫傍晚拜會了樂笑天，彼此談笑風生，像交了五輩子莫逆朋友一樣。

郝唬人按規例的，照常看顧老棧病着的人。

不過若能多多留心，從他走後病人家屬的神情上，會看出些端倪來，那是憂心微少，喜却添多。

樂笑天本來可以在一天之內，就平安送走困在老棧走不了的客人，他之所以要郝唬人四天見功，旨在偵獲姬介夫這樣作的內情。

這內情不簡單，郝唬人全不知道，由郝唬人暗中轉達，事主也莫名其妙，看來這解鈴還須繫鈴人是不會錯了。

出手制服繫鈴人，不困難。

不過那沒什麼意思，和樂笑天的習性作爲不合。

他要自己費心去打聽，然後求證，這樣他才能得滿足，獲得樂趣。

日子想慢慢過的時候，它偏像飛似的那麼快。

反之想快過去吧，那等吧，一刻一刻的像數一大包小米粒般，數來數去還早得很。

四天過去了，病人全好了，明天中午就該行動啦，樂笑天仍舊沒能偵獲內情，氣得他直長嘆。氣

半夜！

姬更夫又正好走到棧門口。

他又正巧剛敲三更梆聲的第一聲，倏忽門口多了位深夜投店客。

這次姬更夫沒理會。

因爲，他錯會了意，錯當郝唬人他的假話，現在成了眞，是九號房客人的同伴來了。

郝唬人說的很清楚，來人身上有支千年參王。

所以，他轉身招呼店堂裏面值夜的陰山。

來客性子急，叫他。

他裝沒聽見，來客有些惱火。

「呔！」一聲喊，跟着一拳擂在門框上。

不得了啦。

整個大門外帶左側的牆，嘩啦連聲全倒塌下來。

姬更夫人已走沒了影子。

沒去遠，在轉角暗影的地方悄立靜看着。

陰山變目怒睜走出來，沉聲道：「喂，你這是吃錯了什麼藥？嗯！」

來客沒防有這麼不結實的門和牆，不管怎麼說，是自己火氣大一拳擂出了漏子，於是揚聲叫道：「店家少要咀皮子，毀了什麼賠什麼，多說難聽的，我的耐性有限。」

陰山一聲冷嗤，沒來得及說混話，姬更夫一頭又鑽了出來，自作聰明道：「老五，忘了九號房客人囑咐的話了，這位十有八九是那位的同伴。」

一句話提醒了陰山，他換上了笑臉相迎。

來客當然也聽到那更夫說的話了，平常他固然少開口，可是這件事不同，他不信他要找的人會未卜先知，又希望着果如姬更夫所說，朋友靈犀相通，道：「店家，九號住客是何等樣兒？」

陰山巴結的把樂笑天模樣說了一個詳細。

來客哈哈的大笑起來，大步直前，邊走邊道：「佩服，我不能不佩服，天下也只有樂笑天能辦出這般妙絕的事情來，哈哈……」

一聲樂笑天，陰山幾乎變成「陽山」。

姬介夫一顆心，猛地就跳到嗓子眼。

他不再顧忌他那更夫身份，急急地問道：「來客又是那一位？」

來客道：「雪冰月！」

當姬介夫魂返軀竅時，低而急促的道：「快，通知所有的人，毀店，撤！」

他是撤了，連正躺在熱被窩裏，等着他去親熱的丁千金也沒顧，一個人來了個「早逃早平安」。

雪冰月的笑聲，早巳驚起樂笑天。

雪冰月往裏搶。

樂笑天往外趕。

中門相逢，猛地緊抱一處。

「笑天，你是怎麼……」

樂笑天猛地推開雪冰月！

雪冰月幾乎摔倒，話立中止，楞楞地看着樂笑天。

樂笑天臉上帶着歉意的微笑，道：「來不及解釋，快去後面，反正巳經藏不住了，你喊好了，叫姓程的姓岳的兩家人快出客棧，踹倒後牆走會快的多，快，帮這個忙，一切事後詳談。」

雪冰月何等人物，不再多問，拔身投射後園。

他果然大喊大叫。

果然推倒了後牆。

程、岳兩家，在他保護下，平安地爬出客棧。

樂笑天此時，早巳不知何處去了。

被雪冰月大喊叫醒，跟着逃出客棧的人客不少。

這些客人也就是剛逃出牆外，一聲聲巨震，接着塵土飛揚，木瓦爆散，整個「風和老棧」坍塌下來！

×　×　×

「妙手堂」是郝虎仁出資開設的藥舖，很大。

店大，人就用的多，人不少，上下八位。

樂笑天來的够快。

可是還嫌慢了！

郝虎仁眞的再也不能唬人了。

圓瞪着兩隻死魚般的大眼，雙眉心上出現一個血洞，深巳見腦，死了，是才刹那。

另外七名無辜者，竟也追隨郝虎仁而去，無一活口。

八個人全死在「穿陽指」下。

「穿陽指」正是江湖巨魔「天恨地厭」姬無情的獨門絕技。

姬介夫就是姬無情，聽到雪冰月一聲樂笑天，再聽雪冰月自報名姓後，立刻恍悟上了郝虎仁的當。

因爲憑郝虎仁的能耐，想制住樂笑天那是痴人說夢，同樣，九號房客若是樂笑天，住店當夜自己那壺壽酒也休想瞞得了他。

既然如此，所謂參王，所謂同伴，所謂四五天後參王有人送到等等，就全是郝虎仁受制之下的謊言了。

郝虎仁的謊言，使姬無情拋棄客棧，拋棄情婦，拋棄所謀將成的人和財，姬無情那能不恨，又那能輕易饒過郝虎仁。

樂笑天想明白時却晚了刹那，這短短的一刹那，世上平添了七個無辜寃魂。

樂笑天對郝虎仁的死，並不悲憤，按郝虎仁半生行爲，百死有餘。

樂笑天回「風和老棧」又慢了刹那。

「風和老棧」就在他往返間，瓦崩屋坍，從此除名。

風家、丁家、陰氏、雷氏等人，走了個一乾二淨。

殘坦斷牆朽木坍屋下也多了兩個屈死鬼。

人的睡態和睡後的感應不一，有人睡了，震天雷在他耳朵旁邊响，他也聽不到的。

這兩位屈死鬼，就屬於這種睡若死的一種，所以儘管雪冰月斷喝聲，聲聲如同雷鳴，他們還是沒能逃出這場死刦。

雪冰月爲了保護程、岳兩家的人，沒能追殺這羣惡毒的東西。

樂笑天回來，一言不發，冰雪月也就沒有開口。

朔風中，深夜裏，程、岳兩家人必須安置，找地方沒那麼現成，樂笑天開始利用廢物。

有雪冰月帮手，很快搭成一座暫避寒風的篷帳，碎木朽柱多不勝數，取來生着個大火堆，程、岳兩家的人對樂笑天和雪冰月千恩萬謝，樂笑天祇是苦笑。

他倆擠坐一起，雪冰月一笑道：「我看你可以開家鏢局了，準有生意。」

樂笑天答非所問的說道：「你來濟南，作甚麼？放着新娘子不去陪着，熱被窩不睡。」

「找你。」只有這兩個字。

「你來就來吧，非要提我的名姓不行了？」

雪冰月說道：「誰知道有這麼多鬼詐事？」

「就因爲你多了句話，平添九個人寃枉喪命。」

「那郝鬼醫早該死！」

「我根本沒算上他。」

「放心，死的，再也活不了啦，你可以把姬老兒交給我，我叫他死上九次就是了！」

樂笑天道：「說屁話，連點屁用全不管。」

雪冰月沒接這句話，這本是一句很不好接下去的話。

「你來的總算正合適。」樂笑天道：「帮個忙吧。」

「我送去徐州的岳青峯。」雪冰月眞和樂笑天巳交成莫逆，知心，所以自動提起送人的事。

樂笑天道：「好，我送程家的人。」

「天一亮就走？」

「當然，除非這裏有你雪冰月多逗留的原因。」

雪冰月笑笑，突然壓低聲音道：「能談點私事？」

「能，談吧。」

雪冰月笑問道：「聽說有人又『死去還魂』，並且送了你一些『散功砂』，是眞？」

樂笑天也笑着應道：「不假，不過死的再也活不了，這話你剛才自己說過，別忘記。」

「所以，我一聽到這個消息，頭直痛到現在。」

樂笑天打趣的問道：「頭痛不是爲我吧？」

雪冰月說道：「你反正巳經收下了那份禮，如今還活蹦亂跳的，我何必還爲你頭痛？」

樂笑天說道：「希望你頭痛也不是爲自己。」

「不爲自己那才怪，樂笑天，那位回春妙手是誰？」

樂笑天說道：「你白生了兩隻眼，見過就忘了。」

雪冰月說道：「喔，是她，可惜當時我不知道。」

「當時，你去徐家廢園，準是和新嫂子一路。」

「不錯，女人多妬，難怪她冷冰冰的只告訴我說你來了此地。」

「女人心細，不止善妬。」

「管她們心細心粗，善妬善愛，我只爲你收那麼重的禮物担心，當年『黑心船』上，經你我兩次計數，一個不缺，絕了種的『獨孤黑』，我不信世上還留有他的鬼子鬼孫！」

「我也不信獨孤家還有鬼子鬼孫活在世上，不過或許有個鬼女命長，當年沒上那條『黑心船』——」

雪冰月只是當局者迷，沒聽出樂笑天的話意來。樂笑天不能說的太露骨了，話點到爲止。

雪冰月想了想，笑了，道：「不見得是鬼女沒上那『黑心船』，不過這總是條綫索，找吧，總有頭尾的。」

樂笑天道：「我看用不着找。」

「對！」一拍腦袋後，雪冰月道：「不論鬼女或是鬼子，反正他們會自動送上門來。」

「雪冰月，咱們作個約定如何？」

「說吧。」

「送人到了地頭，就隨心漫遊，引鬼上門，這其間，我不和任何人同行，包括你，你也是獨自一人走，包括新嫂子，怎麼樣？」

「一言爲定，若若在我身邊，我還眞要爲她提心吊胆。」

「以一年時間，來年今朝，咱們在你新房那邊重聚，不見不散。」

雪冰月說道：「好，你珍重，來年今日會。」

雪冰月陪着岳青峯一家走了，目的地是徐州。

樂笑天當然是送程氏一家，不過在走出二十里後，樂笑天就爲程家人僱了車。

他單獨和程子孝談了很久，談的什麼沒人知道，因爲車幃遮着。

不過，從他和程子孝談過話後，程子孝就單獨一個人先自走了，樂笑天依然護送着程家其餘的人，不慌不忙的往目的地走。

（未完・一）

短篇武俠

殺手門（上）

故事／凌波·文　可飛·圖

鏢局爭遺產　江湖惹是非



這裏比地獄還黑，還可怖……

四處傳來風聲——風聲中傳來幾聲鬼哭，有鐵鍊曳地聲，偶然，也會傳來幾聲乾嚎……

這兒不是個人居的地方，奇怪的是：有人坐在那裏，一個身材高大，衣着不算寒傖的人。由於黑暗，看不清此人的年紀。而他又不知爲了什麼，雙目爲一條黑帶綁住，嗯，這是個旣恐怖，又夾雜詭異的所在。

「是誰介紹你來的？」空洞中有着空洞的詢問聲。

「勾魂使者。」那個雙目爲人綁着的回答。

「明白了你將遭遇什麼事？」

「我明白！」

「永不洩露？」

「爲我自己，永不洩露！」

「所有資料已帶全？」

「已放在面前的玉匣中。」

「很好！會代你辦到。」

「多謝。」

「請便！」

風聲越來越大，鐵鍊曳地聲越來越清晰，有乾嚎，有鬼哭！有——突然，有着敲打聲，鬼笑了，不嚎了。而是慘叫了！不對，從叫聲辨來，是那個被綁雙目者在叫！莫非是犯了什麼忌諱而不知，抑或人鬼之間有某種的不對口徑？惹來了羣鬼之欺凌、毆辱？

不對，這樣的打……拖來翻去，羣鬨亂嚷的打。人，眞能打死的啊！還有，這兒是個可怖而又令人莫名其所以的地方，人，不配在此地……人……還有不被打死了的？

慘叫聲，高一下，低一下，終于，靜止了。祇剩下了風聲……風聲……什麼聲也沒有了！可憐，那個人！死了吧，唉！到底是個什麼所在，到底是爲了什麼？

一輛大車，幾個穿白戴孝的人，幾匹瘦馬……隱隱有哭聲……有乾號聲，分明，這是報喪的行列。而一輛大車上，可能有着靈柩……這是不幸事，大凶耗；所以，有人看見，個個都駐足，並非看喪家爲誰，而是表示他們的致哀。

將近長沙，在靈車上，走下一個年才卅五六，披蔴戴孝的婦人。一個年約十八九歲的少年！——也是重孝在身，就因爲重孝在身，因此，他顯得萬分的冷漠。除了眼睛注視着靈柩外，他是根本不理會其他人啊，事啊，馬啊的。他是陷入了一個沉痛之深淵。即使有人勸，節哀啊……順變啊……他旣不回答，也不抬頭，他祇是呆呆的注視着靈柩正面寫的字：「高公諱祥義之靈」。

前面已傳出了馬蹄聲，這就阻住了這一行人……來的是四騎快馬。一見這一行人，他們紛紛下馬……一個紅面大漢，想必是此行之首：「高二娘，大爺正有客人到啊……所以，派了……」

「什麼？大哥到了這個時候，還顧住他的生意？祥義，祥義啊……你啊，生前代老大爭了不少吧，而今，你死了，爲了老大，奔東走西……結果，好，苦死了……死了，死了，簡直是白死啊！老大祇是爲了生意，祇顧招待客人，而不理你啊，常言道鬼無小鬼，死者爲大，他……不來，還不能叫姓高的來個人接靈……祥義，你死得寃啊……我——」這個高祥義的未亡人可能將個頭往靈柩角上撞去。

說也是奇怪的，人死啊，是該有個好接好打發！長沙威靈鏢局，可說是一等一的大鏢局子，別說其他，單單趟子手，驃馬手也有卅幾人。於此可見，他的生意做得有多大？總鏢頭高祥度夠面子，也夠手腕，他對人厚道，他馭下有恩，就因爲如此，他有不少有功夫的鏢頭，爲他服務，爲他東奔西走！

唉，可能顧此而失彼，高老大對什麼事全有個好分寸，可惜對家人，自己唯一的同胞手足，眞有些疏忽。也不知他是什麼覺的，記得在前年的年底，老二高祥義和他拍桌子，翻簿子，打算盤子的鬧了個天翻地覆。老二說什麼也得分那麼十萬兩銀子。

如果眞的有賬的，誰也該說，老二的要求不爲過。眞，威靈鏢局還少了那十萬兩銀子？就算老二，憑他一人，東奔西走的，也不至賺了十萬。要是要的不算太悖理……可是；誠如俗語所講啊，人、家……誰也該有本難唸的經。別看老大賺得不少，可化費的能少了？打通關係啊，逢往迎來啊，逢到老朋友——其實是黑白道上的好朋友，開口伸手的，又能不敷衍？

條條都是數，可又說不上，上不上個簿子來……

這就讓老二抓住了個理，什麼？咱們在刀頭上拚死拚活，讓你老大哥擺闊充好人？到頭來又說什麼上不上簿子，誰又能相信你這個不是數的數？這一吵，吵得老大幾天沒吃飯。

又有人說，爲了這件事之後，老二全家找老大暗中交了幾次手……當然，讓老大給打回去了。

然後，一支鏢，將個老二一發，就發到了關外。老二對外就揚了言，老大有意要他死……非但如此，他更對自己的妻子玉女針洪采珍囑咐了後事。洪采珍也眞聽丈夫的話，立即搬出威靈鏢局，住到了娘家，還帶了孩子——那個年約十九歲的高振翔……

當高祥義死訊傳到了九嶺山中的金星坪時，洪采珍幾乎厥了過去，回不過氣來，跟了丈夫一塊兒奔向鬼門關。又尙幸幾個同事的鏢頭，將老二之靈柩運了回來。今天，他們是來大鬧威靈鏢局的。你老大還是祇顧了生意而不理兄弟，試問，這不是你老大授人於柄？

正在洪采珍大叫大鬧，自拉自唱之時，一個年約四十開外的高大漢子趕來了！他就是高祥度。他可是淚流滿面，他拜倒在靈柩前……可惜，他實在想不出什麼安慰弟婦，祇是對住侄兒，他是拖住了振翔的手！

「賢侄，爾父之死，其中……唉，叫我怎樣說啊！」

「本是說無可說……」冷言冷語，可就將個高祥度噎住了。再看看孩子的面色，比說話更冷峻可怖，這是家教啊！高祥度不禁嘆了口氣……該怎樣呢？他左右爲了難。

「死了死了，大伯！看來是一死百了啊！我那該死而不能不死的丈夫是夠你頭痛了，現在，也該說，你放下了心頭大石了！以後，我們……生死、存亡……」

「二弟妹，你那會說出這樣的話？老二生前，我已不止一次對他說過，咱們一筆寫不出二個高字來。先父創下這一點點基業，不輕容易。唉……現在……二弟妹，有我一碗，有你們半碗。」

「祇怕你的是魚翅海參，而我的半碗是青菜豆腐……」

說來道去，還是爭、爭、爭！爭好的，爭美的，高祥度不禁滿目酸淚的嘀咕着：「二弟，不是我大哥逼死你，實在，是她……逼死你啊……」

爲了不使家嘈屋閉，更不使爲外人所笑，他——高老大將洪采珍及振翔兒迎入了高氏大宅中。半夜，他擺了三席，將自己妻子阮秀秀，兒子高振寰——才十二歲，老大成婚得遲——及局中有頭有臉的鏢頭請齊。當然，更得請老二娘家來的三個鏢頭——朱扑刀、仇三萊，凌深赴席……在席中，老大捧盃在手，莊重的宣佈：「振翔將爲第三代的繼承人，不過，他自己得親手的調教他，要他明白更多的事！」然後，將盃中酒酹在地下，此所以表示了：皇天後土，實鑑斯言之意。

誰也該明白，這是老大的一番苦心。他是希望弟婦明白，高祥度決無自私自利之心。

洪采珍又如何，她在笑，卻又誰也想

不出，她笑的含意是什麼？

當夜，該說是深夜了……他請來朱扑刀、仇三萊、凌深三八，實在，他必需弄明白，兄弟死在誰的手中？他不能坐視其弟之死，而毫不動心。

三人的口供一樣，旣如死在怪物的爪下，又如死在重兵刃之下，因之，面部被損，遍體鱗傷……

高祥度是難明所以，不錯，關外有不少怪物，由於多處原始森林，難免不產生人力難敵的怪物。可是，他，走的該是官驛大道，那會撞見這種東西？如果是人，又不對頭，四個鏢頭——除了高祥義還有他們三個啊，更有趟子手，車伕等……什麼人也不死，只死了他一個？

對外，人們全說是老大逼老二出關外。其實，老大有苦自己知，他幾時叫老二出過關外的？不錯，這一次鏢是紅鏢，是暗鏢，可是不値幾個錢，最主要是別有牽連而已。這一次老二是搶先要走！更且說：是他了解老大多些的一個好機會。祥度一想也不錯……不想，鬧了個如此的不幸來。老二，至不濟，再不好，他也是自己的同胞兄弟，他能不難過？最令老大難過的是：如果老二見了那些樸實朋友，眞正有所明白了，那有多好，可惜他死了！

老大是一個晚上沒好睡……妻子阮秀秀眞怕他精力不濟，而且，她是早已打算出一次門。本來，老二之死，她也多少有些責任……但是，目前這樣個情形，一筆大鏢，必須在三天內起程赴京……已夠祥度煩的啦！別再加重他的困煩吧！唉……莫名其妙，阮秀秀突的打了個寒噤。

天，不算冷，何況；練功之人，雖不至酷熱嚴寒皆不覺，至少，不會在如此天時，穿着衣衫之情形下，發冷的啊！是不祥之預兆？阮秀秀抬頭望天，我們可說不會做過喪天害理之事的啊……眞有災禍降臨，阮秀秀目含清淚的說道：「讓我一人承担吧！別累了老大！」

十二歲的孩子高振寰也睡不着，那簡直是荒唐之極的事。一個孩子，又在煉功期內，吃了睡，睡了吃也嫌不夠的，那會睡不着……眞該好好的管敎管敎……

「娘，你可看出來，大哥的眼神挺古怪——」

噢！別看是孩子，他單刀直入，提出個令人心凜的問題來。不錯，她是看見了振翔的眼神，冷而且透着幾分邪門。還有，二弟妹的笑，眞個是不提起，倒也罷了，提起了，令人有所驚然……

阮秀秀是個十分冷靜的人，何況；她與西路義軍有着某種默契……不能在這個重要關頭出了事……萬一因爲自己威靈鏢局中出了事，那麼勢必會引出極大的寃獄來。不，她越來越怕，越怕就越得有個人與她共同剖析：目前，她祇有丈夫……

再也不理丈夫在想什麼，她必需將自己所想的，有個交待。因此，她是推門直入……祥度是端坐着，因爲，這是一張太師椅，所以，祥度是坐得挺舒適的，手中拿着一張紙，嗯，他是在研究着什麼……

「祥度，我，突有所驚，我……」

這可說是個猝然而來，無音霹靂。阮秀秀簡直不敢相信這是事實，高祥度死了……而手中所執的是一張黃紙，紙上有着極詭異可怖的綠字。不，是符咒，是道士畫的蛇不像蛇，蚯蚓不如蚯蚓的綫……

再看看祥度，他面色從容……而另一手……呃！在桌面上，清清楚楚有三個字：死令符……一個符顯得手力已散……阮秀秀轟的一震，高祥度幾時與這個詭秘、陰狠的殺手門，結下了樑子……

誰也不知道殺手門中的主持者是誰？更沒人可以說出個實地方來……殺手門的巢穴所在！還有，殺人如何聯系，如何收費……等等，等等。

但是，江湖上，的而且確，有個殺手門存在。而被殺的，有巨富豪商，也有武林宗師大匠。不過，奇怪的是；殺人者永不爲人所發現。當然，殺手是詭秘的，還有、他們並不濫殺。

× × ×

就因爲這個道理，高祥度之死，引起了阮秀秀的極大的震動……死令符那會在此地出現？

高祥度之死，轟動了整個武林道。死令符也讓江湖道，掀起了一個大風浪。

任何人不會相信，死令符敢向鏢行中的巨擘下手。當然，沒有人會因此而小看了高家。因爲，高祥度並不是失踪，更不是交手失敗，他是被毒……毒藥，是不少武林人士引以爲誡的可怖東西。死於毒藥，說明了對手不敢當面的出手，祇能出於暗算……

但是，中了什麼暗算？沒人知道。

高祥度入殮後，高振翔立即在不請自來的情形下，一個十九歲的少年，自承爲少總鏢頭。阮秀秀不能爭，高振寰更加沒資格坐上去。因爲，洪采珍講得口响而有理，大家全聽過的啊！高祥度生前說過，威靈鏢局第三代的繼承人是她兒子。不過，當然，她想不到會這麼快，看來，老天爺是有眼光的。

你們會說，洪采珍與殺手門有關連？請拿證據來……試問，誰又肯在連接的喪事下，再多事，掀起不該掀的風浪來？還有，如果拿不出證據的話，那後果又該如何？人人該知，殺手門不是輕易碰得到，更有可能，你碰上了個殺手，你是根本不知呢……

兄弟爭產之事，這是不爭之事實。老二不服老大，老大管得太緊老二……唉，清官難斷家務事啊！又該你我能作主的？

誠如洪采珍說得好啊！本來，半碗是你，半碗是我，就怕你是半碗魚翅海參，我這半碗是青菜豆腐。哈，現在呢，倒過個頭而已，有權嘛，就該自由，佔便宜。

您說是不是，大嫂——

什麼？哭了，哈，我們已哭過了，是該輪到你們哭了啊！以後，以後是我一房說話，當然，我家的振翔不會像大伯那麼傻……說什麼繼承權的……反正，我當家，我作主，哼，姓高的一家，由我一房——一代又一代的承繼下去！

什麼？打，奉陪，吵，現在，該是由我來收買伙計了。吃了我的飯，該代我說話！豈不聞「桀犬吠堯」……哼哼，總而言之一句話，大嫂，有志氣，像我，回娘家。啊！對了，想起來了，你是連個娘家也沒有的。那該什麼辦？吃飯，當然不能

不給你吃，再說，嗯，一筆也寫不出二個高字來？對不，不過，大嫂啊，常言道得好啊，寧借一斗，不養一口。如果，把你當老媽子，把侄官當個小馬僮，那太委屈了你倆……再說；對我面上也不太好看……思之再三，眼不見爲淨。二個山疊在一塊：「出！」搬出去。

我是不論你們搬到那裏去啊！總之，離開威靈鏢局就成！至於您倆的生活度用，成，每月來領！五両銀子一個月，能吃點魚翅海參，當然好，祇能吃豆腐白菜，也不能怪我。如此說明，該懂了吧——請吧！

慢，這些綾羅綢緞，頭面首飾，對不起，這是高家的，還得放在高家——說實話，大嫂，你也老大不小了啊！什麼，還想尋一頭人家嫁了？倒貼郎？不像話吧……沒有這些東西，是對你好，免得你不忍孤幃，也可說，我，對得起高家——明白不？

人，就是那麼可怕——眞，難怪有心人要說，進化，好事，可誰也不該不看到了，進化也有它可怖，可咒詛的一面……譬如；人由猿進化到人，好事啊。人，開始分高低，也開始有了妬忌的——壞事！

人，能說話了，更好事——可是，聽聽咱們二師奶的話……是人話啊，辨辨味，又有那一句有人味了？好話是眞讓她說盡了，爲了滿足自己，爲了打擊親人，她說得全是好聽的話，做得倘直是喪盡天良的事。

阮秀秀又該如何？連哭也不會得哭了「——爲什麼？還不是給氣的……氣糊塗了，大概——

事實上，阮秀秀也根本不想與二師奶住在一塊。自從丈夫莫名其妙讓殺手門毒殺後，她第一件事是通知了總管，並且，把一份極重要的名册運了出去。

當洪采珍對她大肆發威時，她已放了心。至於吃苦、挨窮，她根本沒有放在心上！總還有幾個舊伙計啊，還有幾個老同行，雖然，他們不能來干涉高家事，不能與洪采珍拍桌拍櫈的相罵。不過，當阮秀秀母子搬出了威靈鏢局後，爲防授洪氏於口實，男的不來，家眷依然可往來啊。所以，今天萬家大奶奶來，明天侯家七少奶來的，倒也不顯得寒傖、落魄……

嗨嗨，又不對了！那些同行全接到了請帖。是高振翔具名，恭請長沙所有大小鏢局的總鏢頭，到湘江飯店赴宴。雖說江湖上人，盛行着會無好會，筵無好筵。不過，人家的禮來，不該不留情面吧！到了時候，湘江飯店可熱鬧得幾乎翻了天。

雖說是十九歲的孩子，他可是面不紅，氣不喘，執盃在手，對衆鏢頭打了個羅圈揖：「各位前輩，叔伯長老……恕振翔年幼資淺……本來，不敢虛邀列位，祇是人言嘖嘖，令晚輩竊有所慮……列位前輩，如果瞧着小可不順眼，打也打得，罵也罵得。即使認爲小可不足以繼任威靈，列位有心代先父出氣——或者要擠死晚輩，也大可明言。甚至於三指寬的便條一紙，寫明要小可退出江湖——小可敢不奉命唯謹……何必迂廻曲折，何必在晚輩伯娘之前進言獻計……晚輩自知罪不容天——晚輩這厢跪拜叩頭……」

嗨嗨，更厲害，也更露骨。竟然內眷往來，是有陰謀，有鬼計，要脅迫一個十九歲的孩子，也等於說，你們表面不干涉高家家務事，其實，陰謀鬼計，迂廻曲折，比干涉更厲害……

保鏢的，那一個不要面子？如果眞的爲人在外宣揚——看情形是非宣揚不可呢——他們的老臉往那裏放？母親在，現在，他們全陷身在陰謀傾覆威靈鏢局，陷害一個十九歲的孩子之漩渦中了。請問；他們能不避之則吉？

「好厲害，眞厲害……」

對，這六個字在場人個個想說，可惜，沒人說得出口。現在有人說，那倒要看看，說話的是那一個。

在一個角落中傳出來的……嗯，分分開，讓讓步……奇怪，不見人。這一來，你指我，我愕然的，幾乎打起架來。眞，誰也想說，可也不能直認已說……

「唉！說了又怕，如果怕的，就不該說嘛——」

對，這話說得有理！不過，老兄，還是沒指出，說話是誰……可是，這一次，語聲自西北角傳來！忘八蛋，他可不知什麼一溜，溜到了另一個角落去了。

再讓讓步，分分開，看一看，嗨，你不認，我不順的，朱扑刀可是個比較機警、清晰的人，明白了是有人來攪局。不錯，主母的一步逼一步，實在令有心人，感到太過份。他勸過，但是，她是一步也不放鬆。她訴說過自己的苦楚事，自已喪夫而大伯祇顧生意而不理乃夫之靈柩。又說什麼寄人籬下時的一切，分十萬而得不到分文……在在說明了老大在世時的孤寒刻薄……現在，爲什麼得對大嫂母子留情？常言道得好：「你不情則我不義……」

現在，朱扑刀是看出了，要犯衆怒了——眞的犯了衆怒……洪采珍說得好，她已計算過，在手中可以撈到的銀子，不下一百萬両。

「一百萬両——怕不梗了喉嚨！」

朱扑刀幾乎跳了起來，自己才想到這裏，這……是人是鬼，或者是神仙？不，得看看清。得弄弄清楚了，此事可大可小啊！不過，他分析，起先二句說話的聲音，是一個人，而一百萬両……是另一個人——犯衆怒，果然是犯了衆怒了——不能，得代洪采珍有個担當。

可是，高振翔他是十分的冷靜，突然，他是一個騰步倒退七星，騰步該是向前奔，人們也是看他身向前衝，不對，倒退七星是夾雜在騰步中，人，已如一隻大鷹展翅般，掃到了身後一角，祇聽他冷冷的一聲：「出來——」果然一個猥頭縮尾，一身破衣的小乞兒，爲其一把抓了出來。

「是丐帮弟子！」振翔前邊說，已使勁一擲，將個小乞丐咚的一聲响，擲在樓板上。小乞丐是吡牙裂嘴的，雪雪呼痛：「我說大少爺，也用不着如此大力啊！屁股……糟了糕，糕了糟——屁股，八成兒，分成了十六瓣……尾龍骨——」他反手拍了幾拍——「斷了，斷了——啊呀我的親爹……」哭了！哭得挺有板有眼，有腔有調的——那麼多的鏢行中人，可眞讓這個小化子鬧了個無趣乏味的。

眞，那會有個小化子在？即使讓他混

進來，可也不能一些也不覺得……還有，不是自己那多人抓了他出來，讓個十九歲的孩子出手，你說，可有臉？

「尊駕不必故弄玄虛！」振翔的說話是一無感情，冷得驚人：「哭幾聲，叫幾聲，能解決了事……」

「倒也不錯，哭，叫不能解決事，成，那依尊駕之見，又該什麼辦？」

「尊駕是丐帮弟子？」

「你好像已問過一遍了，唉，大少爺，看你聰明、伶俐、心狠手辣，冷心冷眼，沒臉沒皮……」

「住口！」

「成，不說了。」

「我問你從那裏來？來此作什？」振翔看來，一些也不像個十九歲的孩子了！說話越來越令在塲人感到心凜——為什麼？他們可沒個人說出個所以然來。終之，感到振翔冷，而可怖，可畏！

他問得冷，可惜，那個小乞丐可低了頭，弓了背，雙手抱住了兩脚，頭擱在膝頭上——不聲不响！

「為何不開口？喂，小乞兒，我在問你——你——作什麼啊！呃——你——」

振翔在推那個小化子了！唉——小化子他突然的一聲長嘆道：「是你叫我住口，不許我說話，現在，你又推我，其實，你是要我的命。你用了陰勁——奇怪，你那會運用高家的正反拗筋手……你，到底是誰？」

此言一出，閣樓哄然。小化子，你在說什麼？

高振翔一聞化子說話，他是面色微變，不，這個變化，非得心細如髮者能看得出……現在，他是一長身，對在座者，兜頭又是一個羅圈揖道：「看來，威靈鏢局與丐帮也會結下了樑子。風聞丐帮乃天下第一大帮會，目下帮主西門仲恭為人光明磊落，即使與威靈鏢局有什過不去，也不至於來斷高氏後人之路——」

「哈哈哈！事事反打一靶，事事理性全讓你們佔去，好，你說丐帮斷高氏之路——不見得，我怕是你啊。不過，我覺得奇怪——你——」小化子對高振翔看了又看，望了又望……然後，他依然滿面無可奈何之表情，說道：「殺人，方便，不過，也得分個青紅皂白！殺手門！唉，殺手門……」

小化子莫名其妙的說了兩聲殺手門之後，他走了，不過，他是帶了滿腹的狐疑出了湘江飯店……看得出，他是有意來攪局，不過，不知為了什麼？他走了……

湘江飯店之局該散了！然後，眞的，誰也不再敢去拜訪阮秀秀母子了！

「這是個毒計！」一個鬚髮雪白，紅面老丐沉聲的說着。

在那一角，坐着個小叫化，正是那個在湘江飯店搗局的。他是有滿腹難解的謎那樣……另一角，一個年才十八九歲的青年！人，生得英挺秀俊，一領青衫，一條皂色綵絛，綵絛間緊別着一支隱泛玄光的玉笛……「田老前輩，莫非高振翔是假的？」

「是假的？他那會高家獨門秘手……正反拗筋手？」

「即使如此，不是聽王老前輩說過，這正反拗筋手，如果沒有廿年的鑽習，不克有功？」

「至少，小鹿頭沒讓這手法拗去了角啊？」

「師祖爺爺！」小化子突然叫了一聲：「會不會高祥義將本門手法外傳？」

「小鹿頭，那裏來的鬼主意，你以為高振翔是假的，這一鑽，可就鑽進了牛角中去啦……但是，你得再想一想，咱們是外人，而高祥度是個絕頂仔細的人啊！他會不認識自己人——高振翔是眞、是假，可以騙得過洪采珍，因為，她大可以裏應外合，瞞得過阮秀秀，可瞞不過高老大的啊！」

「拗筋手——這正反拗筋手？」

「因此，小鹿頭啊，高祥義決不至於將本門獨傳秘訣教給了外人。」

「高振翔是眞的——」那少年也有些不太相信的——因為，在湘江飯店，他是夾雜在人羣中，他也看到了高振翔的出言談吐。他始終不敢相信，一個年才十九歲的少年，與自己相仿……自己，決不能如此坦然，在衆位前輩叔伯前，說出這一番說話來……即使有人捉刀，可也得說……有這股勇氣說出來，何況；他的眼神，他的身法——

他的身法是一流高手的境界——所以，他懷疑，高振翔大有可能，是頂替、僞替……

一陣陰惻惻的冷笑聲傳來。

小化子即又驚又喜的叫道：「師父，您回來啦！」

果然，一個又瘦又高，手長脚長，髮長鬚長的中年叫化出現了！

「哼哼，五長異丐，越來越名符其實了啊——頭髮是越來越長，鬍子也越來越長了，哈哈，來來來，坐下來，咱們的狄賢侄是有你我之心，瞧瞧，這乃是眞正的古窖舊陳的特麯，香醇！」

「老化子，你有完沒完啊！事情可越來越離奇古怪，啊，眞想不到洪采珍那婦人竟然將當年苗疆四兇中的唯一漏網老妖，鐵魔君請了出山，鐵魔君將個高振翔收歸了門下。我可不明白，這個老魔君究竟是為了什麼？將他苗疆四兇中的唯一可以抗衡各派的玄魔天鬼功相授……」

三人一聽玄魔天鬼功，不約而同的吁了口氣，互打個眼色，這個眼色分明有相互諒解，明瞭之意。怪不得高振翔有如此深沉、老辣的功力，當然，也更可明白了，高振翔小小年紀，竟然可以展開正反拗筋手——由於玄魔天鬼功是苗疆鐵魔君的獨門快疾成功的，與衆不同的獨特練功法之一。可惜，祇有人聽說過，實在沒有多少人見過，除了當年金劍誅四兇的崑崙名宿；大幻百變神劍天鴻子外，誰也沒有見識過的。

× × ×

但是，這樣個漏網巨兇，怎會在此地出現？並且，出現在這樣個你爭我奪的江湖風波漩渦中？

如今，殺手門出了手，明明是件奪產的小事啊！不，看來，越牽涉越大，說實話，丐帮的老前人已露了臉，為什麼？雖說；高祥度在鏢行一家，有他的實力，誰也該知道，眞正的武林道，對鏢行這一門

，視之為行外道異，不該正眼相看。殺手門是邪行僻徑的更外門的一環，祇求有利可圖，他們誰也不理，不理正派邪派，不理好人壞人，誰出錢，就同誰出手，乾淨俐落，決不拖泥帶水。人死了，你——求他的人少一個錢也辦不到，依定了他們所訂的規矩付全了，也決不會來麻煩你，甚至於覔面相逢，也不會打個招呼……

現在，已經令這件事，頗具轉折，鐵魔君的出現，高振翔的突然長大，厲害到這個地步，對高祥度遺孀孤子的步步進逼……為什麼？一件奪產案，看來會掀起一塲江湖武林的大風波來。

「五長兄，姑不論如何？誰在招呼阮秀秀，誰在照顧高振寰了？嗯——」

「有人，你放心——」那個頭髮、鬍子特別長的瘦長化子大有把握的說着。

「鐵魔君與別不同啊！」

「你們知道就好。」

不對了，鐵魔君已趕來了，這個猝然而來的不速之客，令這間破祠中的人，個個打了個突。

再一看，祇有兩個人，一個是身材高大，濃眉環目，獅鼻闊口。看來神態慓悍外，實在看不出，與中原人士有什麼分別……還有一個，赫然是高振翔。

在塲的，個個是見多識廣，而且饒有心計之人。一看如此的陣仗，要嘛，不是來打架，要嘛，後面有更毒辣的安排……即使他們誰也不是個怕事之人，却也會讓這個不可測度之塲面，弄得有些心神不定——當然，既來之，則安之，人家是佔了暗面的便宜——誰也無法可以知道，高振翔與鐵魔君的後面，還有些什麼更厲害的脚色。就憑他倆敢來闖自己的地盤，他倆已經贏了。

目前希望的是：快些亮在牌面來！

高振翔是沉實得幾乎令人心震。他——從容不迫，他咀角帶幾分輕視，又帶了幾分笑意，團團的打了一個揖，「高氏門中不幸，引起了你爭我奪之事，非但叫人笑歪了咀，更令諸前輩不遠千里而來……是小子的眼低閱歷淺……竟然將個蜚聲江湖的賽善才，丐門大俠鹿不與得罪了，鹿大俠，請恕小子無禮，這厢陪禮了！」

那個小化子幾乎罵他的祖宗十八代了。這是來陪禮？這分明是來損人啊！你個小子。

「常言道不知者不罪，小子是一無所知之情形下，得罪了！」

「好了，好了！別再媽媽婆婆，婆婆再加上個媽媽了。大少爺，你來不是白來的，鹿不與可自認是鹿不靈，大少爺，你又說出個眞正的來意。」

「好，爽快，鹿大俠，姑不論如何，這是高氏門中奪產之舉，列位前輩先生，可否允讓一步，閉閉眼，抖抖手，得過且過……」

「好，交出個主兒來！」小化子是擠緊了一步。

「什麼主兒？」

「既然你們自承為謀產奪主，那麼，誰殺了高祥度，誰買兇殺人，誰引來了殺手門？」

「是殺人門麼？」

「不是殺手門，那來的死令符？」

「不可能是僞造？」

嗨嗨，高振翔是問得陰險而又有力，說實在，殺手門到現在為止，永遠是單綫的聯系，永不會有人多方面的留下為人追踪的綫索……你說是殺手門，我說不是，鹿不與你如再要硬逼，好，高振翔大可反打一耙。殺手門可能是鹿不與與你聯系！那，你該怎麼辦？

死令符，誰又見過眞正的死令符？

「高門不幸，却又大幸，於此也可見，先伯父是聚財太多，而引人眼紅了啊，我聞：庶人無罪，懷璧其罪，唉！富以賈禍，實是不錯。至少，引來了列位前輩先人……當然，丐帮是不至於紅了眼，但是，風聞狄世兄是江湖有名的俠盜啊……狄大俠，小可斗胆，請君離此是非地！小可奉上白銀五萬両……以作大俠消費之用如何？」

那個與高振翔年齡相仿的少年，幾乎讓他氣了一個目瞪口呆……什麼？咱們之所以會聚於此，為的是；分贜……不過，姓狄的是個十分謹愼之輩！他看出；高振翔決不是個主謀人。他是個為人推出來的盾牌……事事出頭，而且，辯鋒銳利……五萬両銀子決不是作為收買之費，而是堵我們的咀；他也明知我有天大的胆，也不敢收取！但是，他是非但故作大方，簡直他是做得多麼的可憐，變成了受人欺凌的可憐虫。

「好厲害，眞正的倒打一耙！」

「就算倒打一把，這也是逼不得已而已！」

「說得痛痛快快些，為什麼要逼我們離開長沙？哼哼，莫非還得有更厲害，更陰險的手段？」

「不妨說是更無奈之手段，因為，我們不能兄弟鬩於牆，為人乘機而入……高氏的一切，由高氏生人所撐，我們可以交結好朋友，決不肯讓那些無賴之徒，借名敲詐勒索。」

完了，高振翔的說話，簡直是打開了天窻說涼話。如果他們這些人再不走，還說不得「倒打一耙！」將個惡名譽强加於他們之身上！

你們不得不走，你們不得不抖手，因為不走，你們是無賴之徒。不抖手，好，你們可變成借名勒索之徒。到現在，他——高振翔是直認不諱，謀奪家產，這個謀奪家產……如果將殺手門三字駁去，死令符吃準不是眞的，試問誰又能强加這不可稽之惡罪於高振翔之身上？

高振翔是躬身一揖，道聲：「容再請教！」回身去了。而鐵魔君却哈哈一笑道：「後台是我，別再想壞了你們的心。」不腆之儀，敬請檢收……」，聲才止，而人已不見，話是不多。嗨嗨，已說明了他直認了為高振翔之後台，這又是一重作用……將殺手門抹煞的作用——但是，不腆之儀，決不可收，狄平山剛想阻住，且慢，祇見三個大包袱投下……鹿不與、田錦波、韋長子全是一聲怪叫，想追，來不及了。分明他們是有備而來，再說這三個包袱，是人，他們已可斷定與自己一方面有相關的人……

果然，打開血汚的包袱一看，在塲人

個個幾乎閉進氣去——一個是阮秀秀，一個是高振寰，還有一個，正是韋長子所謂放心，而自己這一方面的能手，追魂丐褚缺。如此好手那會……

韋長子一伸手，怒目擊天靈，可是狄平山却端的眼明手快，一格一阻立即將引動了田老、鹿小、將個韋長子給扣住了：「五長，你這是幹什麼？成了嗎？自己殺自己——算報了仇了？你打的是什麼樣的算盤？」

田錦波的說話有力，是嘛，沒人打了，自己打自己？算報仇，還是算認罪？

「老褚，我對不起你——我他媽的，什麼東西，自以爲了不起。我——」

「韋前輩，得看個明白，得想個善後之計。」

對啊！該看個清楚，問個明白，韋長子見阮秀秀與高振寰之受傷，這是意料中事。既然已打開了旗號，謀奪家產，那麼，處處的逼阮秀秀母子孤立，勢必要對付她，當然，也爲了這個原故，丐幫中人這才動了公憤，故所以，長沙的舵主褚缺算自負保護之責，不想就在他打發手下去詳探威靈鏢局之動靜時，人來了，奇怪的是，來人個個黑布幪面，難道自己相識的人在內……

「褚長老，咱們是看在丐帮兩個字的份上，請你高抬貴手，讓一讓道。」

「糟糟，碰見了沒面沒目的鬼，老叫化本來已夠倒了霉，看來晦氣星尾隨不捨！好吧，老叫化認輸，不過，也得讓我有個明白。」

話沒說個俐落，裏邊也已傳來了一聲慘哼，是孩子聲。褚缺可火了，好啊，人來不少呢！而且，看得出，自己的手下不去，他們不出面，爲什麼？嗯！若非自己帮中兄弟也有奸細——做了外人的內綫？不像啊？可是，褚缺這就不對了，目前，已到了生死俄頃，全力相搏之時，那能心思似一團亂麻……再說裏面孩子的慘哼，已令他心神微分，可知現在來的人，個個是江湖上失踪已久的好手，個個是出人意表的强敵，憑你一個人，全心全意的相鬥，尚且難保討好，這樣的分心分神，對不起，該你受苦了！

褚缺剛想有個招呼，唉，屋裏又傳來一聲慘叫，叫的撕心裂肺——是孩子的，褚缺不由發了火，你們糟蹋個孩子幹什麼？你——身形才動，眼前勁影一閃，歪歪斜斜的一掌擊到——褚缺是實在想不明白，出手如此軟弱無力，又來打前陣，分明是誘敵之計。因此，他將自己的大衍神功，圍護全身，而右手順勢，隨你的一樣——上當了！那個出手歪斜無力的像伙，見對手順勢一揮，好，掌心一滑，就此一按寸關尺……咦，一股寒氣……堅如利鑽般破穴而入！

「玄冰指！」三字說完，褚缺是似墮冰山地窖，如响斯應的——週身發顫，而牙齒也作對兒打起戰來——「冷魂七煞！」這四個字說得吃力非凡，簡直如一個又一個的寒顫，抖出來似的。

「老叫化，佩服，有這好的神功——！大龍頭說得不錯，不戴了面套，眞能讓你看出來……讓你奪園而去……哼……」

此君連笑也透露出七分之冰冷氣，可能他這個所謂玄冰指實在冷的可以——褚缺是無法支持了……他祇能盤膝坐地，希望仗本身純陽功力，將玄冰寒氣煉化……但是不能，裏面已停止了打鬥——褚缺眼前一花，祇見阮秀秀母子，已爲人挾出——擲在自己的面前……

褚缺一見這對母子，不由對圍住自己的七個大漢看了一眼，「你……們……好……兇……殘……」

「剛才你已說出了我們當年的匪號，冷魂七煞可是心慈手軟之輩？」

「你們……索……來……有……已無……人……」

「老大，聽他說得那麼吃力，代他說了吧！」

「好，褚缺，我們是桀傲不馴，我們也素不服人。可是，今夜，我們可是受命而來，你奇怪了？我們也會有個頭了——褚缺，人各有志啊，八，也有說不出，道不盡的遭遇。我們奉命而來——我們不殺人——當然，比殺人更殘忍！瞧……」此君的瞧字出口，嘿嘿連聲中，褚缺是連念頭也未轉好，祇覺得週身骨節，已爲此人之指力點斷……

然後，爲他們擲到了韋長子等人之身前。

三個人，傷了一雙半。而且，個個受的是苦、難交迸的傷——試問：人的骨節骨骼，全已點斷，人，成了個軟骨嬰兒一般……傷人的，又是久已不在江湖露面的冷魂七煞。玄冰指，說得好聽些，人成殘廢，說得殘忍些，他們三個已是註定了——死！死得極凄極慘。

難道又是洪采珍的傑作？

難道祇是謀奪家產？

到了這個地步，誰肯信？

不過，韋長子看了褚缺，如此高大的人物，現在，因骨節骨骼之損斷，可憐，竟然變成個小孩似的……阮秀秀是痛死了幾次，至於高振寰却在死頂。他祇是問：「世上——可有醫治之辦法？可有令自己復原的辦法？」

難怪，一個十二歲的孩子，目下，他的滿腹是火，他祇是一個想法，報仇；那怕上刀山，下劍海；但也得報仇。雖然他祇是個孩子，但是，就因爲是孩子，他的抗力較强，他的幻想也特別的豐富。他的看法，在天眞中別具一股韌性在。

目前，誰敢說一句敗興的話？老實說：對手的出手是狠盡毒絕，玄冰指已是江湖絕學，「天寒九轉訣」；將自己本身的功力煉純，非得十年八年之苦功，而將這一股純力一轉爲陰，再轉爲陽，三轉爲陰中陽，四轉爲陽中陰，五轉玄陽七陰三，六轉爲陰七陽三，七轉爲陰陽相配，八轉爲無陰無陽，九轉爲九寒玄冰……本來，這種天寒九轉，即使化了你一生之力，也未必能至五轉、六轉，但是，冷魂七煞是七人同煉，七人共進同退，嗨，果然爲他們共同煉成——可惜他們不知天寒九轉，玄冰神指是煉成了，祇不過煉成了皮毛：：未得其精髓，除非再用苦功，再閉門靜煉……

他們失踪了——爲什麼？爲了重煉神功？大有可能。今次的再度出現，看來成功了，至少，看來是更可怖！三人的傷勢

已是外看一無所見！分明是爐火純青之表示，如果是眞的，那麼——孩子，天下間，那怕是崆峒門中的倒血釘穴大法，也難可搶救的了啊！

×　×　×

他們爲什麼不殺死他們？

示威？不，說明了與殺手門一無牽連：誰也知道，殺手門是決不會拖泥帶水，更不肯留下了痕跡，讓他們有所追踪，以致引禍上身。

那麼，靈威鏢局究竟有多少家財？必需有如此的佈排，一環扣一環的，一個又一個的出現、揚身……

當然，你說洪采珍、高振翔母子勞師動衆。或者更可說她是出了錢請來的……而阮秀秀，他們又如何？就算是她是個被害人，引人不忿！一場家產之爭，出動了丐帮前人，而今、更好了，再毀了一個八袋長老褚缺，試問；倒底又是爲了什麼？

狄平山是冷靜的，他不得不有所思索，自己是孤雲閒鶴，自己是因爲好友鹿不興插手入這件事中！本來，以爲是抱必勝之念而來！現在，大不對勁了啊！對方的厲害人物，看來一個又一個！一個苗山四兇中的鐵魔君，已夠我們鬥了的，現在，又來了冷魂七煞，焉知後面沒有更厲害的好手……

「鹿頭……咱們走！」狄平山突然的發了話。

鹿不興是個闖禍的祖宗。本來，他天大的事，也敢担了起來。試看他在湘江飯店的表現，就可看出他的爲人性格之一斑。今晚，他也讓這些突然的變故，令他有了束手束腳之感覺。狄平山的叫聲，好像叫魂一般，將他叫回了竅！出去走走，對，該去走走……

狄平山不怕冷魂七煞？不！拳打個不識，也就是說敵暗我明，該怕。現在，不該怕，事實上也怕不了那麼許多，鹿不興應聲而走……

田錦波、韋長子是明白這兩小的本領能耐。如果將狄的師父驚動出山那更好……至於自己的帮主西門仲恭，他又到了那裏？是他傳下了竹勅令，要他們趕到長沙，是他要我們來保護阮秀秀母子，可是，他却失了算。不過，又是個奇怪，阮秀秀母子與丐帮又有什麼關連了？不錯，帮主西門仲恭是出了名的神機妙算，他不至於失着到如此程度啊，面對三個傷人……

韋長子突然一聲長笑：「老田！我，算看清了自己了！我，自以爲了不起，其實，算個什麼前人？一個既無領導之才，又無應變之能的，誇誇其談，自以爲是的忘八蛋！」

田錦波看了五長一眼：「其實，帮主之位，是不易做的啊！唉——」

「也該出來了，西門帮主……你，也該出來了啊！我韋長子服輸了！認了以後，我是再也不敢對你强頭拗腦的了，眞！從今以後！」

「五長，你以爲帮主打擊你的威風，你以爲帮主存心看你的好看？」

韋長子怔住了！是啊，難道；西門帮主是這樣個幸災樂禍之人？如果他是個這樣的人，那麼，他配做江湖第一大帮的帮主？

「可是……我心中眞的焦急啊，這孩子……」

「前輩，我不哭！」

「不是哭不哭！你！」突然，韋長子看着十二歲的孩子，他面色鐵青！唇間盡是鮮血……是的，他已經在苦掙、苦挺，他不是不痛……天知道，如此慘酷的毒刑，能不疼，但是他不哭！苦掙、苦挺……血……韋長子是個江湖奇士，殺人不眨眼的英雄人物，活了那麼大，要他死可以，要他流淚、哭泣，簡直是不可又不能之事。今天，他擁住了高振寰哭了：「是我該死，是我托大，是我這個老忘八蛋貪飲好食，累了事。」

「不，前輩，命該如此……」阮秀秀在笑呢，從她的笑中，可以看出了她的英雄個性。她決不是個普通的婦人女子，韋長子有些明白了！她！有着股與衆不同的風範，可是，她那會嫁給高祥度，一個鏢行中發財的鏢頭？

狄平山與鹿不興走出了那間破祠堂。可是，該往那裏去？狄平山却手中鐵笛一引，鹿不興不禁一凛，甚麼？往威靈鏢局？再一回神，鹿不興笑了，對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可惜，還沒到威靈鏢局呢……讓人給阻住了。

狄平山一見來人，嗯，故作大方了，或者。根本看不起兩個小輩人物，所以，也祇來了兩個人。狄平山是個外和內剛的人，面上依然一張笑容，他對兩人作了個揖：「不敢動問兩位前輩姓名！」

「我說老鄭，聽說……他的師長有來歷？」

「嗯，有來歷！」

「叫甚麼百敗仙師！」

「厲害！」

「厲害甚麼？」

「也眞難爲他，吃了一百次敗仗死不了！」

「倒也說得有理！」

這兩個老人可像北方戲曲，說相聲那麼一說一捧的，可眞損啊！那人——不知是不是百敗仙師的，損了個狠的——狄平山是個十分謹愼的人，也是個外和內剛的人，他可不能容忍你兩個不知名的老人，損他的師父。

「不知兩位肯不肯一說來歷？」

「我是看你小孩子，生得也蠻精乖趣緻，不想你早死，所以，不提名道姓。你可知道，咱們的姓名是不容白問，也就是說，一提出姓名，等於是代問的人領了閻王爺的通行證。」

喔，這可說明了，他兩個老人，一提姓名，問的人，就該向閻王爺報到……狄平山在想，江湖上幾時有了個如此狠辣的人。

「老鄭，我說他蠻精乖的，瞧，不問了。哈哈……狄平山啊，孺子可教，依我說，回去吧！最好，離開長沙！」

「本來，我是想離開此地！」

「高着，好，請便。」

「可是，一見了兩位之後，可不想走了……」

「那是爲了甚麼？」

（未完・一）

雙鷹神捕後傳

風雲宮廷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天柱山叙宴 聞皇上失踪

筆者自一九八零年七月底開始創作「雙鷹神捕故事集」，起初只打算寫六篇，不料刊登以來，不斷收到讀者的擁護函件，受寵若驚之餘，只好鼓其餘勢，一直寫下去，至八二年十月底，實在寫膩了，因此安排了一個「追虎歸山」故事，故事是說雙鷹因為功高震主，皇帝又恐他倆會聯合武林中人士造反，所以佈下了一個陷阱，迫使他倆自動解甲歸田，於是「雙鷹神捕故事集」得以終結。

當時實有放下一塊心頭大石之感，不料三個月後，腦海中又不斷浮現，該故事集中的主要人物，而且縈繞不去，這使筆者在創作新人物時，產生不少困擾，加上這年多來，不斷的收到要求「雙鷹」重出江湖的來信，老編更是「威迫利誘」，也使筆者十分苦惱！

最近重看了幾篇「雙鷹」的故事，覺得那些故事結構比較嚴密，情節也較緊湊，基本上沒有大的漏洞，但瑕疵滿目，尤其是文字上的錯漏，有些字不能全怪「黑手黨」，主要的是自己寫得字太過潦草，也有本身修養不足的，但最大的缺點，並非這些，而是作品內涵不足，說得白一點，就是情節有可觀之處，但寫情方面，因為情節推展太快和篇幅所限，而幾付厥如，我不知道讀者對我的要求如何，但這種情況，就像一座大廈只有美麗的外牆，內部設計却一團糟，只能遠觀，不能應用般。相信每一個寫作人都不會滿足於這種狀況。

我一直有個想法，「雙鷹」重出江湖，假如和以前沒有分別，那就寧願讓他倆終老於山林，可是要求復出的壓力又是那麼大，使我十分矛盾。

這次我是鼓起極大的勇氣，才能以成篇，希望在保持「雙鷹故事集」原有風格之餘，能夠有小小的突破，這便是我最大的心願，更希望讀者繼續來信批評指導！

又因出版社出版單行本時，次序上有所調動，封面又沒有標明雙鷹神捕故事，是故有讀者來信說故事看來有點情節顛倒，要求筆者將該故事集的故事依次序列出，這一點倒容易辦，自然不敢令讀者失望。特此先向各讀友致萬二分歉意。

每本單行本都有兩篇故事，括弧中的，是單行本使用的書名（出版社更改的），現將次序列下。

龍王之死，虎父犬子，雙鷹會江南，血洞房，玉珮疑雲，刺客驚龍，毒人毒計（毒計），魔障，陵墓驚魂，連環殺，玉佛謎，泥菩薩，無影針，隱身兇手，香車夫人（被改為粉羅刹），霜葉恨，神玉璧（被改為神玉碧），大毒宴，筆筆恩仇未了情，活骷髏，白幽靈，虛無宮，泣血鳥，翡翠雙姝，血洗英雄心，霧中花（連環案），滅門，青冥錢，血雨紅燈，追虎歸山，共三十篇，其中白幽靈，虛無宮，兩篇至執筆時不知何故單行本尚未問世？

我將以後要寫的有關「雙鷹」的故事，統稱為「雙鷹神捕後傳」。

× × ×

日間下了一場大雪，郊野上一片白皚皚，官途兩旁高大的樹木，都已光禿禿，樹枝上掛的不是葉兒，而是雪花。

夜裏，冷月斜掛，樹木與積雪，黑白分明，構成一幅壯麗，蒼涼的圖畫。

一陣北風吹來，刮起地上的積雪，揚起在半空，風雪迷漫中，一道白影如飛鳥般射來！那道白影來勢極快，眨眼間便至跟前，只見他劍眉星目，身材頎長挺拔，看來英俊瀟灑之至，白衣看來只有二十開外的年紀，但擧止及神態却十分成熟，估計實際年紀要比外表大得多。

白衣客履邊沾滿了泥濘，看來經過長途跋涉，有點疲態，他走進路旁的林裏，找了一棵大樹，在樹後坐下！

白衫客喘了幾口氣，向周圍看了幾眼，便盤膝運功調息，眨眼間，便已進入忘我境界，四周重新陷於死寂中。

天上飛來一片輕雲，月色更加朦朧，白衣客忽然睜開雙眼，眸子在黑暗中閃閃發亮，他側耳聽了一下，忽然振衣而起，輕輕躍上樹梢。

俄頃，遠處便傳來一陣怪異的聲音，白衫客臉上升起詫異驚懼之色，忍不住伸手摸一摸腰上的長劍，他不是別人，便是昔日江南捕頭「笑臉神鷹」管一見的四大愛將之一：「快劍」皇甫雪。

皇甫雪隨管一見歸隱，一干弟兄在黃山嘯傲山林，閑時不是練武，便是下棋，如此過了兩年多，雖然武功有了長足的進步，終究少年心性，無法長期閑下來，管一見自然看得出來，是以派他到西北辦一件事，順便讓他散散心。

皇甫雪憑他多年跟隨管一見查案的經驗，經過一段時間，便將管一見交代的事辦妥，只是月杪是江北總捕頭「神眼禿鷹」沈鷹的乾女兒雲飛烟與顧思南的兒子周歲，沈鷹一早便派司馬城去黃山送帖，邀請管一見及其昔日一干手下去天柱山喝酒聚會，雖說自從雙鷹歸隱之後，雙方來往較為頻密，但這是一次盛會，皇甫雪不會錯過，因此日夕趕路，希望能及時趕到去。

當下皇甫雪引頸瞻望。只見遠處走來一隊人，一字長蛇陣迅速而至，那些人都穿着白麻衣，只有前兩個老者身着葛衣，深褐色的服裝，在此情此景下，顯得格外注目。

那些白衣人約莫有十二三個，奇怪的是他們竟然抬着一具漆黑的大棺材，皇甫雪十分奇怪，心中忖道：「什麼人會在這時候出殯。」

白衣人哭哭啼啼聲音十分怪誕，嘔啞難聞，彷如杜鵑啼血，夜梟泣啼，皇甫雪忽然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倏覺周圍氣氛也隨之一變，淡月之下，這好像已是另一個世界！

那兩位葛衣老者，一個奇高，一個奇矮，高者瘦，矮者胖，瘦者臉色青白，白得好像透明一樣，女人的皮膚這般白，必定十分好看，但一個高齡老漢有這種情況，不但不好看，而且令人有種不舒服的感覺，那矮胖老者却滿面紅光如染胭脂，看來更覺怪異。

皇甫雪見他倆步履起落間，十分沉穩輕快，便知道此兩人乃武林高手，刹那間，他搜索枯腸，却想不出武林中聞名高手中，有此兩人。

矮胖老怪目光向四周一掠，皇甫雪見他目光如同利刃般，心頭又是一沉，矮胖老怪喝着道：「不要哭了，就在這裏休息吧！」

那些白衣人本來都哭哭啼啼的，聞言之後，立即歡呼起來，好像他們的哭啼，並非為了棺中人，而是為了自己深夜仍要走路而哭的。

高瘦老怪道：「林內風小，把棺材抬進去，小心保護，出了紕漏，便提頭來見我。」

十多個怪人都走進了樹林，離皇甫雪藏身之樹不遠。皇甫雪居高臨下，把他們看個透徹，他們却沒發現旁邊還有外人。

矮胖老怪道：「摘些枯枝來！」

一個白衣人道：「師伯，枯枝沾雪，點燃不了……」

矮胖老怪怒道：「老夫叫你去辦，你便去！」

那白衣人不敢再吭一聲，乖乖摘了一堆枯枝，隨即取出火摺子來，引火點燃，可是那堆枯枝，不斷冒着白烟，火生不出來，反倒將他嗆得咳嗽不已。

高瘦老怪怒叱道：「無用的東西，滾開！」

矮胖老怪冷笑道：「師弟，難道你有辦法，將枯枝點燃？」

高瘦老怪一張青白臉孔，死板僵硬，看不到一絲表情，但他聲音却無喜怒之意，「這種事，當然要麻煩師兄，小弟不敢獻醜！」

矮胖老怪臉上表情多，眉開眼笑地道

：「這樣說來，愚兄只好獻醜了！」

高瘦老怪臉上仍無表情。「小弟也想看看師兄這十年來，武功有何進展！」

矮胖老怪蹲下身去，盤膝坐在枯枝旁邊，雙眼輕輕閉上，左掌放在丹田上，掌心向上，右掌高舉，掌心向下，不言不動，好像一尊胖彌勒。

皇甫雪心中暗道：「怎地這老頭不點火，反而練起功來？唔，這是什麼門派的武功，爲何如斯怪異？」轉頭看那高瘦老者，只見他雙眼也瞪着其師兄，除了那對神光閃耀的眼珠子之外，挺立着，十足是具殭屍。

忽然矮胖老怪雙掌在胸前接觸，雙掌互握，發出「畢畢啪啪」的聲响，月光下，只見掌隙中不斷有白烟冒出，看得皇甫雪一顆心怦怦亂跳。

俄頃，矮胖老怪雙掌齊出，緩緩的推向枯枝堆去，此刻掌心已無白烟，但那堆枯枝則不斷冒着烟。

矮胖老怪對那股乳白色的白烟毫不畏懼，旁邊的高瘦老怪却忍不住退後幾步。

一忽，枯枝「蓬」的一聲，冒出大火來，火花一起，樹枝便熊熊地燃燒起來，火光映在矮胖老者的臉上，血一般紅，皮膚下的血都要湧出來。

皇甫雪這刹那才看清他的容貌，暗道：「原來他們非我族類？不知他們入關運棺作甚！」

高瘦老者續道：「師兄，你的『丙火神功』又有了進步了！」

「可惜還未到最後一層！」矮胖老怪站了起來，臉上並無得意之色。「師弟，你的『癸水神功』練到第幾層？」

「在第七層與第八層之間，這三四年來，毫無寸進！」

矮胖老怪嘆了一口氣，道：「愚兄也是如此，其實你看到愚兄這副身裁，便知道神功尚未完全練成！」

「是的，根據秘笈上的記載，練『丙火神功』的身裁，會逐漸變得矮胖，但練到第九層時，却又變高，只比常人略胖一點。」

矮胖老怪道：「而師弟你那『癸水神功』練至最後一層，身材也會起變化，變得矮而胖，十足是愚兄現今的樣子！」

高瘦老怪嘆了一口氣，道：「你我兩人隱名換姓數十載，苦練神功，也不知今生能否達成心願。」

矮胖老怪道：「不管如何，咱們如今已年屆花甲，也該出來亮亮相，神功尚未大功告成，但已足以睥睨江湖！」

高瘦老怪哈哈一笑，說道：「所以，小弟這次下山，便破破色戒，而且連御數女！」

矮胖老怪和那些白衣人也哈哈大笑起來，一個白衣人道：「師父，咱們明天在嵩縣歇幾天吧，那裏人多，漂亮的女人也一定比較多。」

高瘦老怪罵道：「你們只顧吃喝玩樂，正經大事却不肯做，這便是爲什麼你們叫老夫師父，但老夫却不收你們爲徒的原因！」

那些白衣人似乎甚爲忌憚這兩位老怪，訕訕地轉身圍在火堆取暖，矮胖老怪目光一抬，怒道：「怎地無人看棺材？剛才老夫怎樣說？」

兩個白衣人有神無氣地走到棺材旁，其中一個雙脚一蹬，跳起坐在棺蓋上。

皇甫雪心頭一動，忖道：「這些人爲何這般緊張？雪夜運棺，行色匆匆，死者對他們來說，必是值得尊敬之輩，但這人又爲何坐在棺蓋上？」他動了疑念，便更加小心觀察。

月亮又從輕雲中露出來，光綫登時一亮，白皚皚的雪地上，擺着一具大黑棺木，氣氛有點恐怖，加上那些拿着哭喪棒和招魂幡的白衣人，看來似在另一個世界之中。

皇甫雪心頭忽又是一動，「莫非棺材裏放的不是死屍？」他越想疑雲越盛，不由動了好奇心，想不到冷月在他背後照過來，將他的影子投在火堆旁邊，那兩個老怪互相打了個眼色，都作勢欲撲，他還蒙在鼓中。

高瘦老怪忽然長身道：「師兄，師弟去小解一下。」

言畢長身走出去，却繞向皇甫雪藏身的樹後，接着悄沒聲息地飛起，右掌護胸，左掌遙對皇甫雪的後背。

夜風甚大，北風一陣緊接一陣，將高瘦老怪的衣袂聲全然掩蓋。

火堆旁的矮胖老怪仍然未動，皇甫雪目光却落在他身上。

刹那間，高瘦老怪已劍及履及，千鈞一髮之際，皇甫雪及時發現地上的影子，不但有自己的投影，還有一道迅速掠動的黑影。

長年的訓練，使他反應比常人快，他立即警覺到危險，身子倏地向前射出！

高瘦老怪一掌拍空，脚尖在樹枝上輕輕一踩，樹枝的積雪微微一晃，他身子已如離弦之矢射出！

與此同時，地上的矮胖老怪也如一頭碩大的怪鳥，凌空飛起！

兩大高手，上下配合攻擊，任何人在這種情況下，不死也得受制，是故矮胖老怪雖未抓住皇甫雪，但臉上已有得色，就像判官面對囚犯般。

可惜他倆面對的是以機警出名的昔日六品持刀侍衞皇甫雪！

皇甫雪不但劍快，而且反應更快，何況這兩年多的日夕苦練，各方面更有長足的進步，剛才矮胖老者施展的那招燃枝絕技，使他知道這兩人都是當今的武林高手，是故絲毫不敢大意，他身子離樹，既非高飛，也非下降，而是從旁掠去。

高瘦老者身在半空，仍能喝道：「那裏走！」雙手暴長，十指如爪，向皇甫雪後衣抓去！

皇甫雪橫掠，自有其道理，原來旁邊便有一棵楡樹，他雙脚在樹幹上一抵，身子彈高幾尺，一個沒頭觔斗倒飛，越過兩怪的頭頂！

兩怪料不到他有此一着，空有一身本領，也沒法在急切之間移形換位，三人交差掠過，高瘦老怪見皇甫雪向棺材飛來，忙又叫道：「小心！」

話音一落，皇甫雪身子已在棺材之上，他凌空抽劍，曲腰、豎腿，形成頭下脚上之勢，長劍分刺那兩位白衣人！

這幾個動作一氣呵成，使來如同流水行雲，那兩位白衣人猝不及防，急忙滾開，皇甫雪脚尖在棺蓋上一點，飄落在棺材之後。

直至此刻，高矮兩怪才飛落地上，那些白衣人也才拾起地上的哭喪棒及招魂幡來。

皇甫雪左掌在棺材後輕輕一推，竟然推之不動，心念剛一閃，胖矮老怪那張老臉已漲得比血還紅，喝道：「小子，你是什麼來路？」

皇甫雪抱拳道：「在下乃江湖無名小卒，因錯過宿頭，剛才在樹上休息，被諸位吵醒，並非有意偷窺諸位的行逕，敢問兩位前輩高姓大名？」

高瘦老怪冷冷地道：「你自己不報名，却要問老夫的名號，憑的是什麼？」

皇甫雪毫不思索地道：「晚輩端木雪！」他將昔日同僚端木盛的姓借來一用，以騙眼前的高手。

「端木雪！」高瘦老怪眼珠子一轉，看了師兄一眼，深深地道：「憑你還不配問老夫的名號！」

皇甫雪說道：「晚輩也自知不配問，不過我好奇心素來很重，想問兩位一件事情！」

矮胖老怪桀桀道：「眞是豈有此理，咱們不殺你，你還敢囉嗦？」

皇甫雪自顧自問道：「這棺內放的是什麼東西？」

矮胖老怪紅臉發亮，高瘦老怪以眼光止住他，說道：「你認爲棺材內放的該是什麼？」

「照常理是死人，但看來這裏面好像是……」

高瘦老怪截口道：「這是死人，他是老夫的徒弟！」

「令高足死於關內？」

高瘦老怪冷哼一聲：「小子，你問這許多幹甚？」

「剛才晚輩已經說過，我好奇心素來很重！」

「不知你有否聽過這樣的話，好奇心過重的人，往往英年早逝，又都會死於非命！」

皇甫雪微微一笑，道：「這句話晚輩未曾聽過，難道問一句話也會死於非命？哈哈，除非棺材內躺的不是死人，更不是令徒！」

高瘦老怪聲音更冷：「如今老夫告訴你，你就快死於非命！」說着大步走着，空氣突然凝結起來。

皇甫雪左掌再用力一推，棺材只被他推開數寸，說時遲，那時快，高瘦老怪已飛身撲了過來，皇甫雪只覺冷風襲體，忙借堆棺之力，倒退丈餘！

高瘦老怪脚尖在棺蓋上一點，去勢更快！皇甫雪知道跑不開，長劍逆風刺出！

這一劍他用上七成眞力，是以激得空氣嘶嘶作响，高瘦老怪人未到，掌先出，一股罡風向皇甫雪湧去！

皇甫雪只覺對方的掌風冰冷透骨，連那柄寶劍也如澆上冰水般，手腕一陣亂顫，那一劍的威力不攻自破。

刹那間，高瘦老怪的左掌又到，這一掌直取皇甫雪胸膛！

皇甫雪從未遇過武功如此怪異的對手，心頭大悸，不敢接掌，擰腰閃開數尺，同時提起丹田眞氣，佈滿全身，高瘦老怪接連三招，都被他在間不容髮之際，巧妙地閃開，直至此刻，他身子才稍有暖意，右臂氣血舒暢，寶劍銀光迸現，反刺對方脅下！

高瘦老怪雙肩微微一聳，身體已似流水般，避開那一劍，右掌暴長，又拍向對方的胸膛！

皇甫雪知道厲害，急忙收劍閃身，餘風吹到身上，又忍不住打了個冷噤！

這刹那，他才眞正吃驚起來，因爲以寡敵衆，而且自己遠非對方敵手，葬身此處，絕不奇怪，他眼光向旁一掠，便見到矮胖老怪及那十餘個白衣人，已散佈在四周，心頭更是一沉！

高瘦老怪又迫上一步，冷森森地道：「這棺材大得很，你死後老夫讓你佔一半，也躺在裏面吧！」

皇甫雪一邊抵擋，一邊還得運功抵塞，那裏還能回答？眼看高瘦老怪攻勢越來越猛，皇甫雪腦海中靈光倏地一閃，忽然向白衣人羣中飛去！

高瘦老怪喝道：「不可放走他！」

皇甫雪利用那些白衣人，阻擋高瘦老怪，他雖然不是老怪之敵，但對付那些白衣人却綽綽有餘，那些白衣人除了膂力大之外，武功平平無奇，被皇甫雪幾劍便打得左奔右突！

皇甫雪飛前幾步，抓住一位白衣人的後衣，將他拽了過來，反手向高瘦老怪拋過去！

矮胖老怪見狀，自另一端趕了過來，皇甫雪臨急智生，左掌虛揚一下，叫道：「看毒針！」

矮胖老怪反應甚快，凌空使了「千斤墜」，身子筆直栽下，可惜落地之後才知道中計，不由怒喝一聲，再度向皇甫雪追去！

皇甫雪把握那一縱即逝的良機，又抓到一個白衣人，向矮胖老怪拋去，矮胖老怪只好伸手接下，目光一及，皇甫雪已落在棺蓋上面！

「站住！」

高瘦老怪慢慢走前：「你以爲自己還能活着離開麼？」

皇甫雪微微一笑，道：「晚輩自知今晚必死無疑，不過你剛才答應借這柩棺材我一用，我想看看誰跟我同衾共棺！」

矮胖老怪臉色如血，喝道：「你敢動那棺材絲毫，老夫便……便要抽掉你全身三百六十根骨頭，讓你活活受盡折磨痛苦而死！」

皇甫雪見狀更思疑脚下那柩棺材必有玄虛，當下哈哈一笑：「痛苦不痛苦，都難逃一死，人可以死，但臨死之前，却不能不看看我的隣居！」說着跳向棺材，站在棺後，目光一及，棺蓋釘着六口長釘，不由呆住了。

高瘦老怪冷冷地道：「給你看看又如何？反正你看不看都得死，不過只怕你來不及開棺！」說着又走前去。

皇甫雪又喝道：「站住，你不相信我可以把這柩棺材毀掉麼？」

矮胖老怪先是一呆，繼而哈哈大笑起來，好像面對着一個白痴，他長笑之後，

側頭問道：「請問你有何本領，將這棺材毀掉？」

皇甫雪心頭一沉，但他反應極快，隨又應道：「我身上藏有火藥！」

高瘦老怪道：「可惜棺材就算被你炸毀，你也會被波及！」

「我本沒想活着離開！」

矮胖老怪道：「只要你手一伸入懷，咱們的『丙火烈燄』及『癸水寒流』便立即發出，你還有時間炸毀棺材麼！」他雙掌半推，遙對皇甫雪。

皇甫雪心頭又是一沉，一時間無話可答，矮胖老者把臉一沉：「你還是自裁吧，尚可以留下全屍！」

皇甫雪又動退身念頭，嘴上笑道：「可惜在下脾氣臭得很，有所謂不見棺材不流淚的性格！」

「棺材就在你眼前，你早該哭了！」矮胖老者身子如皮球一般彈起，帶着一股熱氣，向皇甫雪撲去！

皇甫雪迅速伏下，抓起一團雪，向他拋去，這舉動完全沒有傷人的可能，只是一個下意識的動作，但那團雪花，凌空碰到矮閃老者的掌風，只是倒飛，雪花並沒有飛落地，而是化作一縷縷的白烟，隨風消逝！

說時遲，那時快，掌風已臨身，皇甫雪連忙使了一招「懶驢打滾」，在地上滾開，剛才他立足的積雪，此刻已變成一灘冒着白烟的水！

皇甫雪曲腰一彈，站在地上，目光一及，高瘦老怪已經站在他背後，皇甫雪如陷冰窖，心中暗道：「吾命休矣！」

胖矮老怪道：「師弟，愚兄已足以對付他！」

高瘦老怪道：「除非他逃走，否則小弟不會動手！」

矮胖老怪道：「小子，五十招之內，保證你變成焦炭！」

皇甫雪故作鎮定地道：「夜裏北風大得很，小心吹閃了你的舌頭！」

話音剛落，遠處忽然傳來一個蒼老的聲音：「賢侄這話答得好！」

高瘦老怪喝道：「誰？滾出來！」

矮胖老怪立即向皇甫雪撲去，皇甫雪不知來的是誰，不過聽語氣料是友非敵，精神不由一振，立即揮劍反攻，由於他知道對手內功及邪門掌法厲害，所以一開始便盡量發揮自己的長處，使對手沒時間運勁發掌。

皇甫雪的戰術無疑用對，不過矮胖老怪也有眞材實料，他一輪快攻，也佔不到一絲便宜。

高瘦老怪趁這時候，在附近搜索，不料他剛走開，林中便出現一位長髯的老者，那老者精神鑁鑠，腰上懸着一柄寶刀，皇甫雪目光一及，驚喜地叫道：「古前輩，原來是你！」

原來這老者便是江北總捕頭沈鷹的多年老友，「風雲刀」古逸飄！古逸飄在中原一帶，名氣極大，而且交遊廣闊，當下他倏地抽刀，在矮胖老怪及皇甫雪中間一劈，將他倆分開！「化外小民，竟敢欺侮咱們！」

矮胖老怪退後一步，道：「誰欺侮他？老頭，報上名來！」

「古逸飄，你聽過沒有？」

「似乎聽過，正想領教！」

「以老欺幼，勝之不武！老朽也想見識一下異域神功！」古逸飄一提手中刀，躍躍欲試地道：「來吧！」

皇甫雪道：「古前輩請小心，這老怪練有一種邪功，叫什麼『丙火神功』的！」他轉頭一望，高瘦老怪不知去了那裏，還未回來，他心頭一動，走前過去，只見那些白衣人，團團圍住那具大棺材。

林外傳來一陣陣叱喝聲和打鬥聲，皇甫雪問道：「古前輩，你是不是有同伴同來？」

古逸飄連劈七刀，將矮胖老怪迫退兩步，才有機會應他：「是的！是崔老弟跟司馬賢侄！」

皇甫雪一時間想不出誰是他的老弟，誰是他的賢侄，不過總算知道來了援兵，高瘦老怪沒法抽身過來，這時候，他好奇心又起，忽然向棺材那邊衝過去，白衣人揮動哭喪棒和招魂幡，跟他鬥在一起。

皇甫雪剛才幾招已將他們殺散，但這次他們有備而戰，而且十多個人全聚集在一起，皇甫雪不但佔不到便宜，而且被緊緊困住。

鬥了頓飯工夫，皇甫雪側眼望向古逸飄，只見他身形呆滯，一柄寶刀雖然仍使得虎虎生風，但氣勢已不大如前，他心頭一驚，暗道：「莫非古老前輩也非其敵？」他雖然很想看看棺材內的情況，但卻不能不去助古逸飄。

當下他猛刺幾劍，刺傷一個白衣人，殺開缺口，向古逸飄那裏飛去。

奇怪，古逸飄並不反對他助戰，皇甫雪更加認定古逸飄已經受傷，連忙加緊攻勢。

就在此刻，林外忽然傳來高瘦老怪的嘯聲，矮胖老怪立即道：「你們快將棺材抬走，老夫等下自會追上去！」

白衣人如奉綸音，立即抬起棺材快步而去，皇甫雪道：「古前輩，那棺材可能有古怪！」

古逸飄道：「咱們殺了他，再上前去追查！」

皇甫雪挺劍又刺，不料林外又傳來一道嘯聲，矮胖老怪倏地雙掌齊發，兩股凌厲灼熱的掌風向古逸飄及皇甫雪湧去。

皇甫雪及古逸飄知道厲害，連忙閃開，矮胖老怪長嘯一聲，身子如大鳥一般飛起，凌空轉身，向林外射去。

皇甫雪要追，却讓古逸飄一把拉住，皇甫雪一怔，問道：「古前輩你受傷？」

古逸飄盤膝于地運功，皇甫雪沒辦法，只好仗劍替他護法，一忽，林外飛進兩條人影，皇甫雪吃了一驚，倏地一個轉身，只見進來的是沈鷹的愛將司馬城和「中州一劍」崔一山！

崔一山問道：「皇甫侄，老古他怎樣啦？」

「他可能受了點傷，但看來並沒有大碍！」

話音剛落，古逸飄自地上跳了起來，道：「厲害！剛才老朽一時大意，吃他掌風掃及……哼哼，再遇上他時，便要向他討回公道！」

皇甫雪道：「咱們現在便追上去！」

古逸飄吃過啞巴虧，更加不甘後人，首先奔出樹林。

地上積雪半尺，那黑棺材又重，足跡顯著，不怕會追失，皇甫雪故意放慢脚步，與司馬城並肩而馳：「司馬兄，你怎會跟兩位前輩在一起？」

司馬城道：「小弟是奉頭兒之命，去請兩位前輩到天柱山喝顧二哥的酒的！」

「剛才你們那邊情況如何？」

「那老怪十分厲害，掌風冰冷透氣，幸好咱們小心，不曾受傷！」司馬城反問：「皇甫兄怎會來江北？」

「小弟奉頭兒之命，到潼關外辦點事，如今正要趕去天柱山！」

司馬城大喜，說道：「咱們正好同道而行！」

皇甫雪道：「咦，他們停在前面！」

司馬城抬頭一望，果見那些人停在前面路上，古逸飄急掠而前，道：「矮鬼，咱們那一仗還未打完，再來再來！」

矮胖老怪怒道：「你道老夫會怕你們？來吧！」

高瘦老怪道：「且慢！諸位苦苦相迫，到底用意何在？」

古逸飄一時語塞，幸而皇甫雪趕到，代答道：「咱們只想看看棺材！」

「棺內藏屍，有什麼好看！」

「但在下却不相信裏面藏的是一具屍體！」

古逸飄道：「不錯，你們鬼鬼祟祟，進來中原，豈會爲了抬屍！」

矮胖老怪怒道：「死者是老夫徒弟，他死在中原，咱們將他屍體運回去，光明正大，什麼叫做鬼鬼祟祟？」

皇甫雪道：「剛才在下却聽令師弟說，死者是他徒弟，如今怎又變成你的徒弟了？」

矮胖老怪一楞，高瘦老怪沉聲道：「他是老夫跟敝師兄共同的徒弟！」

「你們不是去年不曾相見麼？怎有一個共同的徒弟？」

「咱們徒弟前五年跟老夫，後來老夫讓與敝師兄，咱倆師兄弟何須見面？」

矮胖老怪怒道：「你咄咄迫人，難道以爲老夫害怕你麼？」

「師兄！」高瘦老怪伸手攔住矮胖老怪。「閣下想開棺？」

「在下的確有此意，否則難解一團疑雲！」

「假如棺內躺的的確是屍體，閣下又有何話好說？」

「立即任由你們離去！」

矮胖老怪道：「這樣你們不覺太過便宜麼？」

高瘦老怪道：「師兄，此乃中原，咱們忍耐一下吧！好，請閣下親自開棺檢查吧！」

皇甫雪向司馬城打了個眼色，抱拳道：「得罪了！」

高瘦老怪道：「老夫有個條件，假如棺內確是屍體者，請閣下事後負責把棺蓋釘好。」

皇甫雪道：「這個自然！」他踏步走前，崔一山等人立即跟上，隨在他左右，以防對方偷襲。

皇甫雪低頭檢視棺蓋，只見十六口長釘，仍然完好無缺，證明剛才他們並無開過棺，他用劍尖刺進縫隙，慢慢撬動，古逸飄見進展甚慢，也抽刀相助，棺蓋被撬得吱吱亂响，半晌，那些長釘便一分一分顯露出來。

郊外深夜，空氣清新而冰凉，此刻却帶着絲絲難聞的屍臭，高瘦老怪道：「現在已可知道裏面的確是死屍！」

「難說，也許那不是人的屍體！」皇甫雪腕上一用勁，一顆釘子跳了起來，飛落雪地，司馬城彎腰將其拾起。

第一顆長釘最難解決，接下來他倆越撬越快，眨眼間，那十六口長釘已全部離棺落地，皇甫雪示意古逸飄站開，那些白衣人更是一早便遠遠退在一旁，皇甫雪吸了一口氣，接着閉氣將棺蓋推開。

「蓬」！棺蓋落地，雪花飄揚，在半空紛紛揚揚，月光更加朦朧。

皇甫雪低頭一望，只見棺內躺着一個二十多歲的男子，雖然臉目已經開始腐爛，但仍看得出那是關外的人氏。

棺蓋落地，周圍都充滿了屍臭，白衣人都紛紛捂住口鼻，矮胖老怪怒道：「看好了沒有？」

皇甫雪一楞，他萬料不到棺材裏躺着的竟是人屍！他呆了一呆，才悻悻然將棺蓋舉起，重新蓋上，接着將釘一顆顆釘下去。

才釘了一半，高瘦老怪又道：「你們還有什麼不滿意的麼？」

皇甫雪拱手道：「對不起，在下好奇心實在太重，騷擾了令高足！」

高瘦老怪道：「既然如此，你們請吧，咱們自己來釘！」

皇甫雪訕訕地道：「在下言出必行，須依約定……」

「不必！咱們關外有個規矩，開過棺的屍體，要再拜過才能加蓋！」

皇甫雪大感歉疚，連連向他們行禮，矮胖老怪暴跳如雷，不斷咒罵着，古逸飄心中暗道：「管一見的手下，怎地如此膿包，專拿臉來丢人！」當下咳了一聲，道：「後會有期！」拉着皇甫雪走了。

四人向來路馳去，司馬城見皇甫雪一言不發，便安慰他：「那些人的確有點奇怪，換作是小弟，也會動疑！」

崔一山問道：「皇甫雪，到底是什麼事，使你生疑的？」

皇甫雪將剛才所見所聞，飛快地說了一下，古逸飄道：「這倒難怪！照理不該坐在棺蓋上！」

崔一山道：「關外化民風俗習慣與咱們中土不一樣！也許在他們眼中，這種行爲十分普遍！」

皇甫雪忽然喃喃自語：「不對！」

古逸飄冷冷地道：「賢侄的好奇心，不是又發作了吧！」

「正是！」皇甫雪忽然抓住古逸飄的衣袖，道：「咱們再追上去！」

古逸飄聲音更冷：「你又要老夫再丢一次臉？」

皇甫說道：「不，那棺材太重了，而且那樣大的棺材，屍體躺下，不可能會睡得那麼高！」

司馬城急道：「莫非棺材有夾層？」

皇甫雪在他肩上一拍，道：「司馬兄

眞乃小弟知己也！棺材一定有夾層，秘密就在裏面！」

崔一山道：「他們不會讓咱們再查一次的！」

古逸飄道：「萬一找不到，咱倆這兩張老臉，可沒處擱去！」

皇甫雪道：「請三位在這裏等一等，晚輩再去看看就回來！」

司馬城叫了一聲皇甫兄，追了上去，古逸飄嘆了一口氣：「現在年青人的想法，跟咱們相差越來越遠了！」

崔一山道：「無論如何，咱們也得追上去看看，免得管兄問起，咱們無言以對的！」

三人立即展開輕功飛前，只見皇甫雪正在地上四處張望，崔一山心頭一動，急問：「是不是不見了踪跡？」

「是的，那具棺材好像化作一道輕烟，倏地不見了！連足跡也沒有！」

崔一山轉頭一望，雪地上只有淡淡的履印，心中也十分奇怪，古逸飄道：「脚印通往樹林！」

四人循跡入林，那脚印入林丈餘在一棵樹下却不見，司馬城道：「莫非他們踏樹而去？」

崔一山搖頭道：「棺材那麼重，不會吧？」

皇甫雪道：「那兩個老怪功力深厚，如果由他們兩個扛，倒不會沒可能！你們看，這樹林這般茂密！」

古逸飄道：「咱們還要趕路，少管閒事吧，賢侄，你莫忘記，現在已非三年前，你已是個平常人，而且比平常更加沒自由！」

崔一山道：「這點小弟倒有點不明了，怎會比平常人沒自由？」

古逸飄道：「皇帝老子的脾氣還不知道，他怕老鷹他們勾結咱們這種人起來造反，所以一切都得謹慎，以免引起皇帝的思疑！你若不相信，大可以問問他們！」

崔一山道：「難怪老鷹及管笑臉不讓他手下下山走動！」

皇甫雪與司馬城互望了一眼，齊聲一嘆，皇甫雪道：「咱們問題還不大，最慘的是昔日那一干手下，他們雖然已不問世事，但往日與邪魔作對，現在人家還不來尋仇？」

司馬城問道：「皇甫兄這次去西北，莫非便是爲此而去的？」

「是的，有幾位以前負責信鴿的弟兄，解散之後，搬到西北關外居住，以爲可以遠離昔日的仇家，可惜最後仍被人找上門，幾家老少都被殺清！」皇甫雪恨恨地道：「小弟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才查清楚兇手，並替他們報了仇！」

司馬城說道：「咱們那裏又何嘗不是如此，他們一生爲朝庭和武林幹了不少好事，到後來不但得不到好結果，而且下場極慘！提起這些事，小弟心境便不能平靜，恨不得像往日那樣，馳騁江湖，手刃邪魔！」

崔一山嘆息，說道：「這次上山，老朽替你們勸勸你們頭兒，讓他倆放你們下山！」

古逸飄道：「你們再不走，只怕趕不及喝顧侄子的酒了！」崔一山等人一聽，只好收拾心情趕路，四人頂着月光，踏雪而馳，眨眼間只剩下四個黑點！

× × ×

顧思南與雲飛烟的兒子周歲誕辰，是十一月二十七日，古逸飄等四人是在十一月廿六日黃昏，及時趕到。

沈鷹自歸隱之後，一直住在天柱山，他在山上建了幾棟精美堅固的竹舍，他的幾個昔日愛將都跟着他，閒時除了練武之外，他們在山上種瓜栽花，下棋讀書，日子過得似乎十分逍遙，但其實十分單調，沈鷹年紀較大，還不覺得怎樣，他那一干手下，可就有度日如年之感了，奈何形勢如此，也沒人敢哼一聲。

爲了這次周歲大宴，沈鷹下令第一愛將蕭穆加建幾座竹舍，和一座竹棚，衆人都視此爲一件大事，樂得動手籌備，以解寂寞。

是次除了邀請管一見那批人之外，沈鷹還邀請昔日的多名老友，表面上是喝喜酒，實際上是爲了與多年老友聚會見面，這些人包括：少林寺高僧：百侶、百德；武當青虛道長，關外百里塲主「一鞭捲風雲」馬千里，「孔雀堂」堂主紫翠雀，「賽扁鵲」盧三帖，「洞庭醫聖」程子務，黃山派穆一程；崑崙竹劍先生，趙家莊莊主趙容國，再加上古逸飄和崔一山，剛好十二個人。

古逸飄等人趕到時，絕大多數的嘉賓，都已到達，廳內人聲吵雜，還不時傳來笑聲。

古逸飄人未到，聲先到：「有什麼好笑的事，不等咱們到就先說了？」

馬千里忍不住道：「古老，你如果趕不及來，咱們不是連飯也不能吃？」

青虛道長與百侶等人却長身稽首，崔一山忙回禮：「道長及大師多年不見，這回可好？」

青虛微微一笑：「淸心寡慾，能長生不老，怎會不好！」

紫翠雀道：「中州一劍三年不見，還是那副樣子，小妹就慘了，人老珠黃！」

穆一程笑道：「紫堂主不用担心，穆某聽人說盧大夫跟程醫聖正合力研創一種青春永駐的良藥，你可別失諸交臂！」

盧三帖與程子務都不喜說笑，忙道：「堂主莫聽穆兄亂說！」

沈鷹長身道：「老古，崔老弟，大家都不是外人，快請坐下！」

管一見道：「盛兒，快斟茶，兩位請品嘗一下，看老夫烹茶工夫，這些年來有否進步。」

雲飛烟快一步抓起几上的茶壺，替崔一山及古逸飄斟茶，古逸飄道：「紫堂主說什麼人老珠黃，這可不對，你看烟姪女，她是越大越標緻啦！」

雲飛烟紅着臉道：「古伯伯你越老越不正經！」

趙容國問道：「沈兄管兄，你倆是幾時生日的？」

沈鷹看了管一見一眼，道：「趙莊主因何問此？須知老夫與老管素來不辦壽宴的！」

管一見接道：「不是不辦，而是老夫連自己是何時生日也不知道！」

衆人大笑，趙容國道：「那麼顧侄明

年還得再替兒子請一次酒，要不咱們怎有機會聚集一堂。」

馬千里道：「某家第一個贊成！」

顧思南道：「只要諸位前輩肯賞臉，以後每年請一次也沒關係。」

古逸飄問道：「剛才你們說什麼，爲何一齊大笑。」

紫翠雀道：「說些江湖上的趣聞，你四處奔波，聽到的一定更多，最好由你說幾則來聽聽！」

古逸飄看了沈鷹及管一見一眼，道：「只怕他們不喜歡聽！」

管一見道：「的確不大想聽！」

古逸飄問道：「老管，老朽問你一句話，希望你能老實答復：這些日子你過得快活麼？」

管一見微微一怔，抬一抬頭，道：「無牽無掛，無憂無慮，怎不快活！」

「眞的無牽無掛？」古逸飄故意「刺」他，「你爲何派皇甫賢侄去西北？」

管一見臉色一沉，道：「你不會說些好聽一點的話麼？」

穆一程也忙打圓塲，「管兄之言，深得小弟之心，此時此刻，實應說些好聽的話！」

古逸飄知道自己犯衆怒，忙舉盞呷了一口茶，讚道：「老管，你烹茶之術又有進步了。」

一提起茶道，管一見精神便是一振，道：「兩年多來，苦心鑽研，若無寸進，也愧對老友，你幾時到黃山，老夫再爲你烹一壺！」

沈鷹道：「如今連老夫也迷上烹茶，可惜天柱山沒有好泉水！」他自腰上抽出那根心愛的旱烟杆來，裝上一鍋烟絲，慢慢地吸着，他那根烟杆外型甚是難看！但在塲之人都知道，那是他令妖魔喪胆的兵器。

管一見道：「老夫早叫你搬到黃山去享福，你就是不聽！」

沈鷹淡淡地道：「黃山是在長江之南，老夫向在江北活動，對江北方面有一份難言的感情，捨不得離開，你何不搬到江北來！」

管一見哈哈一笑：「老夫又爲何要到江北這種窮山惡水的地方來！」

「江北河山壯麗，正合咱們這種人的胸襟，那像江南的山水，都帶一點娘娘腔的！」

管一見臉色一變，隨即道：「今日老友在塲，又是來喝顧侄的酒，老夫不與你爭論這些！」

衆人都知道這兩人互相爭雄數十年，到現在仍各不相讓，都暗覺好笑，古逸飄道：「老朽看你倆的心都還未死，不如重出江湖再展雄風吧！」

沈鷹沉聲道：「老古你少廢話，」古逸飄還待再說，却讓崔一山用眼色止住。

恰在此時，葛根生走了進來，道：「頭兒，飯菜準備好了，都擺在竹棚裏！」

沈鷹「卜」的一聲，敲掉烟灰，長身道：「諸位請，等下再說。」

到了竹棚，只見裏面放着四張桌子，其中一張小桌放着五樣齋菜，專來招待百侶，百德和青虛道長。

沈鷹與管一見等人坐一桌，蕭穆、司馬城、顧思南、雲飛烟、陶松、葛根生、彭七、商徧等人坐一桌，而管一見那邊的端木盛、高天翅、皇甫雪、夏雷、風火輪、殷公正、路遠、馮曉年和黃柏志坐一桌，老友聚集一堂，笑語不絕。

這頓飯一直吃至三更才散席，但衆人仍無倦意，到竹舍裏喝茶，繼續坐談，直至天將亮才回房休息。

× × ×

次日一早，羣豪下床出竹舍，只見山上已掛滿了竹籠彩帶，馬千里哈哈笑道：「老鷹這次居然這般認眞！眞是意外！」

崔一山道：「他只有一個乾女兒，怎能不認眞？」

馬千里道：「顧思南那小子眞的有福氣。」

古逸飄道：「咱們到廳裏去吧！」

三人到廳裏，沈鷹已坐在那裏抽烟，見狀下座叫道：「送早餐來！」

古逸飄道：「昨夜那一頓還未消化哩，這早頓就免了吧！」

沈鷹微微一笑，道：「山人怎敢怠慢貴客，來，坐吧，百侶師兄弟已到後山看風景了！估計一下就會回來！」

俄頃，厨子已把早點送上來，却是熱騰騰的豆乳，油條和菜肉包子，沈鷹親自替他們勺豆乳，彭公志道：「老鷹，你倒會享福，僱了厨子來服侍！」

沈鷹道：「是爲了這頓周歲酒才請的，以前都是由老夫的愛將葛根生煮的！」

崔一山道：「小弟只知他對草藥頗有研究，却不知道他還會燒菜！」

「改天叫他燒幾味給你嚐嚐！」

古逸飄道：「老鷹，咱們才兩年半不見吧？你好像變了許多。」

沈鷹乾笑一聲，「整日無所事事，人也變得鎖碎起來，再下去只怕更要學娘兒們縫衣服，做鞋子了！」

古逸飄道：「老鷹，俺有一句話要說，希望你莫見怪。」

「你我多年老友，有話直說無妨！」

「你自己可以耐得住寂寞，但你那些手下可不能夠像你……」

沈鷹截口道：「誰說不能夠，他們不是跟了老夫兩年半了麼？」

「但他們一副身手，就此埋沒於深山，豈不可惜？」

「老夫不讓他們下山是爲了他們的好，起碼可以終老，到江湖去，只怕都要死於非命！」

「瓦罐離不了井口破，將軍難免陣上亡，咱們武人，死於江湖上，也算死得其所！」古逸飄直斥其非：「你不是爲了他們！而是爲了自己！」

沈鷹怒道：「老夫怎樣爲自己？」

「爲了你自己的愚忠，爲了你往昔的聲譽！」

沈鷹一拍桌子。「住口，這件事與你無關，而且老夫也有打算，你如果是個客人的，便不許再提此事！」

崔一山拉一拉古逸飄，道：「沈兄息怒，古老哥只是說說而已，並非認眞。」

沈鷹輕哼一聲，緩緩坐下！抽着悶烟，衆人悶悶吃着早餐，一忽，其他人也都來了，沈鷹道：「諸位且坐一下，老夫有事，等下再來相陪！」言畢走進房中。

崔一山白了古逸飄一眼，道：「老古，你就不會看情形，這些話等明日再慢慢說也未遲！」

古逸飄乾笑一聲，「老朽以為他退隱山林兩年多，脾氣早該收了，想不到比以前還『火』！」

管一見問道：「什麼事？」

崔一山忙道：「沒什麼，日後有機會再說！」

衆人又聊起話來，縱論江湖，却說幾大門派人材凋零，邪魔外道蠢蠢欲動，表面上武林一片平靜，其實已是山雨欲來。

不覺午時已至，外面傳來一陣震耳的鞭炮聲，顧思南夫婦抱着兒子，親自來邀羣豪入座，由於沈鷹在請帖上寫明，不收任何禮物，否則絕交的字，所以羣豪都沒有帶禮物。

崔一山上前逗那小子，道：「這孩子像父親，一臉篤誠。」

古逸飄搖頭道：「不像不像，你看他一對眼睛，跟他母親一樣鬼靈精，將來一定比他爹聰明，起碼不會怕老婆！」

雲飛烟嗔道：「古伯伯，你以為侄女跟古伯母一樣麼？」

古逸飄老臉一熱，頻呼厲害走開，羣豪齊聲大笑，原來古逸飄是出名的再世季常，他妻子更是武林著名的河東獅，雲飛烟此招一出，古逸飄只好落荒而逃。

青虛道長問道：「顧施主，令郎可有名否？」

「只有乳名，叫阿生！」雲飛烟道：「乾爹說到今日才請諸位伯伯叔叔，賜個好名！」

古逸飄在遠處道：「原來老鷹請咱們喝酒，還有這個意思。」

顧思南抱拳道：「菜快涼了，請諸位前輩到竹棚就座。」一行人便跟着他夫婦到竹棚，沒想到沈鷹還親自與蕭穆及司馬城在門口迎賓。

衆人入座之後，沈鷹道：「老夫素來不喜繁文褥禮，也不用多說，就請諸位老友多喝幾杯！」

古逸飄問道：「到底是你請？還是小顧請的？」

「有分別麼？」

雲飛烟道：「一樣一樣，請諸位伯伯叔叔多喝兩杯，等下還得請諸位替犬子起個好名。」

穆一程笑說道：「現在，穆某方知道沈兄為何不收禮物。不過這是給咱們的面子。」

顧思南斟了一杯酒，長身舉杯道：「晚輩先敬諸位前輩一杯！」

沈鷹接道：「不錯，老夫也得敬諸位老友一杯，諸位千里迢迢而來，足證昔日交情未因沈某歸隱而斷絕，教老夫好生感動。」

青虛道長道：「沈施主客氣，若不是你宣佈不歡迎任何人拜訪，貧道早就來找你弈棋逍遙山林了！」

衆人乾了一杯坐下，紫翠雀道：「咱們未送禮給顧夫婦，可不好意思舉箸，待小妹獻醜，拋磚引玉，你們說顧天柱好不好！天柱這含意可眞不錯……」

她還未說罷，趙容國已道：「江湖上名字有個天字的，已經太多！以老夫看顧棟樑較好。」

「俗氣，」穆一程擺手道：「顧齊雲最好，他爹姓顧，他娘姓雲，齊雲含意又好！」

羣衆大都贊成，沈鷹轉頭問百侶，「大師認為如何？」

「一個人志氣如何！在乎其心，不在乎其名，小施主乳名既有個生字，何不就乾脆叫顧雲生。」

崔一山道：「雲生兩字也不錯……」話可剛落，商衛忽然跑了進來，說道：「頭兒，五門提督佟大人帶着幾個人來了！」

沈鷹一怔，沉吟道：「只准他進來，」商衛應聲而去，羣豪一聽管府有人駕到，都有點猶疑，沈鷹轉頭望向管一見！不想管一見也正望着他，片刻，商衛帶着佟維雄到，沈鷹哈哈一笑，「想不到老夫乾孫子周歲，也敢勞動佟大人！」

佟維雄抹着汗道：「下官是來請沈大人救命！」

沈鷹又是一怔，忍不住又轉頭看了管一見一眼，隨即笑道：「佟大人說笑了，老夫只是山野小民，而你却是一品大員，誰敢要你的命？老夫也救不了你！」

佟維雄見管一見在座，眉頭一掀，喜道：「管大人也在座，那就更好了！」

管一見截口道：「佟大人叫錯了，老夫跟沈鷹一樣，只是一介小民，大人兩字不敢當！」

佟維雄也不分辯，道：「兩位大人請聽下官說，這個……」他見座上之人，都是武林人士，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態，好不尷尬。

沈鷹沉聲道：「今日是老夫乾孫的周歲，老夫在歡宴老友，念佟兄與老夫曾有一段交情，你若是為了恭賀而來，老夫歡迎，若再打官腔，便請恕老夫絕情，要趕你出去了！」

古逸飄撫掌道：「老鷹有骨氣，這狗官若敢敗咱們的興，便請他吃閉門羹！」

馬千里道：「古兄倒斯文，若是馬某却要一腳將他踢下山去！」

佟維雄在這十一月大寒天，竟然滿頭大汗，搔首抓腮，活像小猴兒，那裏還有點官威？他不斷用哀求的目光望着「雙鷹」，沈鷹沉聲道：「城兒，請他坐下！」

司馬城請他坐在蕭穆旁邊，佟維雄跟他有數面之緣，此時再度燃起希望之火，說道：「蕭龍尉，下官有件十萬火急的大事……」

蕭穆含笑攔住他，笑道：「佟大人好生善忘！三年前天子怕咱們造反，已將在下那六品小官收回去了！再稱在下龍尉，那就是挖苦！無論有什麼事，到此地方便無危險……」

「不是下官危險，而是……」

馬千里喝道：「不，那狗官，你若敢再放一個屁，老子便將你拋進茅廁！」

佟維雄身子一震，如鬥敗公鷄一般，蕭穆道：「佟兄，請舉箸！」

佟維雄嘆了一口氣：「現在就算是山珍海錯，下官也吃不下咽！」

司馬城冷冷地道：「原來佟大人不是來賀禮的，咱們可不歡迎，頭兒更不會高興！」

佟維雄苦着臉，舉箸道：「好好，下官吃，下官吃！」

蕭穆說道：「來，在下先敬佟兄一杯酒！」

雲飛烟故意抱着兒子過來，道：「佟大人，你看犬子趣緻不？」

佟維雄心頭一動，自懷內掏出一隻翡翠玉鈪來，道：「下官來得匆忙，忘記帶禮，這玉鈪是皇上恩賜的，如今就轉送給令郎吧，尚請笑納！」

雲飛烟疾退幾步，道：「佟大人不可忘記，咱們是解甲之後才成親的，這孩子沾不到一絲皇恩，將來他也不會替朝庭賣命，你的禮物咱們受不起！」

佟維雄僵在那裏，那隻玉鈪收回又不是，不收又不是，最後只好乾笑一聲：「下官今日急昏了頭，說錯了話，請諸位原諒！」

羣豪談笑自若，都不將他這個五門提督看在眼中，佟維雄坐立不安，大有度日如年之感，一心盼望，早點散席，豈知羣豪都是豪飲之輩，邊吃邊喝，進度甚慢。好不容易才吃過十六道菜，可是竟仍不散席。

佟維雄幾番欲找沈鷹與管一見，但剛才碰過幾次釘了，終還是耐住性子。

這頓酒足足吃了兩個時辰，沈鷹才吩咐廚子散席，換上香茗，羣豪興緻未罷，依然據席高談闊論，佟維雄再也忍不住，走到沈鷹身邊，道：「沈……沈兄，小弟有幾句話想跟你私下談談！」

「是公事還是私事。」沈鷹施施然裝了一鍋烟，悠悠地抽着。

佟維雄低聲下氣道：「是公事……」

「那就免談吧！若是要跟老夫敍舊的，大可以公開說！」

佟維雄急道：「這件事非同小可，請沈兄念在天下蒼生，借一步說話！」

「哈哈！老夫一介小民，對天下蒼生有何影响？」

「小弟知道沈兄心存芥蒂，不過這件事的確非同小可……」佟維雄抬頭望向管一見，「管兄，你非主人走開一下，諒無問題！」

管一見更絕，道：「有事請跟主人家商量吧！」

佟維雄抱拳道：「諸位請讓一讓，待在下跟沈兄和管兄商量一下……」

馬千里截口道：「有話便說！鬼鬼祟祟的，毫不痛快，咱們最討厭！」

百侶見他狼狽萬分，動了惻隱之心，長身道：「阿彌陀佛，貧僧師兄弟昨夜失眠，請恕沒法相陪，要先去休息了！」

沈鷹舉手止住他，沉吟道：「這裏所有的人都是老夫多年好友，有什麼話大可以當面說，要老夫跟你到一旁去，等於要老夫不相信朋友！」

穆一程接道：「此話有理！」

紫翠雀說道：「沈兄已讓了一步，你還不快說，等下他改變主意，你可後悔不及！」

佟維雄咬一咬牙，道：「好，我說！皇上失踪了！」

此話一出，羣豪皆是一怔，亂哄哄的竹棚，登時靜了下來，沈鷹心頭也是一跳，却淡淡地道：「他失踪跟老夫等有何關係？」

佟維雄大聲道：「此是關係社稷和天下的事，怎能說與你無關？」

沈鷹慢慢地又裝上一鍋烟，冷笑一聲：「江山多嬌，這個皇帝失踪，自有第二個爭着要做！」

管一見接說道：「不錯！就算皇帝死了，還有太子，你頭上那頂烏紗還穩當得很！」

佟維雄急得連連跺足：「問題是連太子也失踪了！」

管一見道：「皇帝老子好像有四五個兒子，總不會全部都失踪吧？」

「但除了太子之外，其他太子不是昏庸無能，便是貪逸好樂，再不便是生性兇殘，都非佳選！」

沈鷹噴了一口烟，道：「皇帝還有幾位弟弟！」

佟維雄嘆了一口氣：「沈兄跟管兄又非不知，小弟不敢以下犯上，不過……他們也非佳選！」

青虛道長道：「沈施主，何不先聽他慢慢將經過說一下？」

佟維雄道：「皇上跟太子微服出遊，在河南突然失踪……」

馬千里急不及待地問：「皇帝老子出遊，難道沒有帶侍衛？他離皇宮時有沒有高手暗中保護？」

佟維雄道：「由大內侍衛長及幾位侍衛化裝在旁保護，同行的尚有翰林院的學士和宮內的張公公、杜公公。」

馬千里道：「一定是被人瞧出破綻，大內有什麼高手？遇上眞正的對手，他們自顧尚且不暇哩！」

佟維雄唯唯喏喏不敢反駁，百侶向百德及青虛打了個眼色，長身道：「阿彌陀佛，老衲等先到廳內休息……」

馬千里道：「廳內太小，在此說話豈不更好！」

沈鷹忽然道：「諸位在此稍候，老夫失陪一陣！」

百侶重新坐下，道：「阿彌陀佛，沈施主以天下蒼生為念，老衲佩服之至！」

沈鷹插上烟杆向管一見打了個眼色，雙雙走出竹棚，佟維雄急忙跟着出去，他們並不去廳，而是到沈鷹房中談話，一談竟及一個時辰，待沈鷹及管一見回到竹棚，羣豪已移至廳內，佟維雄已帶人下山去了。

蕭穆見到沈鷹，有點緊張地問：「頭兒，你決定復出？」

沈鷹吸了一口氣，說道：「告訴他們，今晚不要喝酒喝得太多，晚上到這裏集合！」

蕭穆一聽便知道沈鷹已決定下山，當下轟應一聲，心中說不出的高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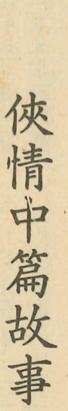
沈鷹與管一見來到小廳，羣豪仍在高談闊論，古逸飄立即問道：「那狗官去哪呢？」

管一見淡淡地說道：「他早已下山去了！」

百侶問道：「沈兄你是否答應他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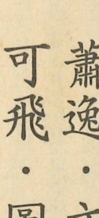
沈鷹沉吟一下，反問道：「大師認為如何？」

（未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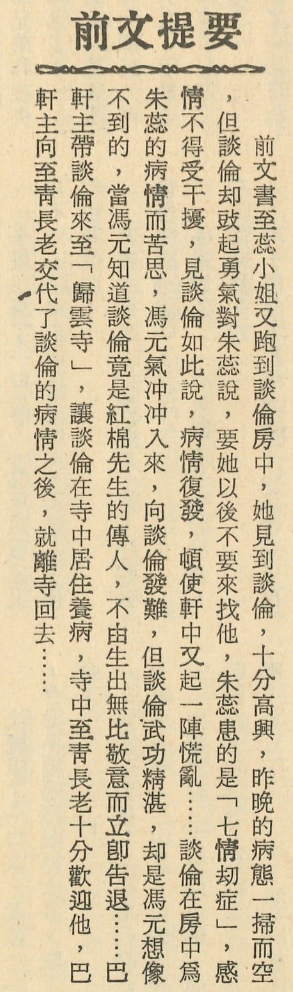


俠情中篇故事

七星翡翠



蕭逸・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蕊小姐又跑到談倫房中，她見到談倫，十分高興，昨晚的病態一掃而空，但談倫却鼓起勇氣對朱蕊說，要她以後不要來找他，朱蕊患的是「七情刼症」，感情不得受干擾，見談倫如此說，病情復發，頓使軒中又起一陣慌亂……談倫在房中爲朱蕊的病情而苦思，馮元氣冲冲入來，向談倫發難，但談倫武功精湛，却是馮元想像不到的，當馮元知道談倫竟是紅棉先生的傳人，不由生出無比敬意而立卽告退……巴軒主帶談倫來至「歸雲寺」，讓談倫在寺中居住養病，寺中至青長老十分歡迎他，巴軒主向至青長老交代了談倫的病情之後，就離寺回去……

仿作唐宮樂　鈴綰赤欄邊

另一人祇是鼻子裏哼哼着，像是完全解脫了，只顧沉醉在溫泉的潤蝕裏，話也懶得多說。

先時說話的那個人話可是不少。

「咱們來的日子可不少了，再要沒有動靜，我可眞有點捱不住了，再說……日子一長，保不住咱們這個假和尚的身份就得——」

「哧——」第二個人立時發出制止：「小聲點，你是怎麼啦？」

談倫心頭一驚，就連方才僅有的一點睡意也打消了一個乾凈。

緊接着是片刻的沉靜，就連水响聲也沒有了。

談倫豎耳傾聽，對方又何嘗不然？

接着水响依舊，隔空的兩個人算是放了心。

「沒有人，就咱們倆兒——」頭裏說話的那人，打着一口京腔：「和尚都是天黑了以後才來。」

第二個人的是「陝西」口音：「話雖如此，你說話可也得小心一點，這裏的和尚，那一個都有兩下子，一個看穿了，可不是鬧着玩兒的，尤其是那個至青方丈，嘿！他的功夫可高啦！」

北京口音的人道：「放心吧，沒錯兒，你我這一身裝扮還是眞像，老神仙也看不出來。」

陝西口音的人道：「話也不能這麼說，短時間可以，時間一長，照樣穿帮、頭一個，你我就是光了，上面沒有『戒疤』，全靠帽子遮着，有一天帽子掉了，可就麻煩……」

北京口音的人一面哈着氣，一面說：「這話也是，算算時候，也該有人來接應了。」

「哼——」陝西人冷笑着：「杜海波的差事是越當越回去了，怎麼樣也該有個訊兒，把咱們乾擱在和尚廟裏，算是怎麼回事？」

北京人哼了一聲：「這是三爺您先說，我才敢說，姓杜的打他一進來，我就看他不順眼，老實說這趟子差事就不該叫他來，再怎麼他總是『外頭人』，我看八成兒他小子是想『獨摟』——吃獨食！」

「他敢！」陝西人很有點子威：「水大漫不過船去，再怎麼，有我姓官的在前頭，還輪不着他逞强！」

所謂「外頭人」是杜海波半路當差，不是正經出身，「獨摟」大概是獨自佔功的意思。

這番話聽進了談倫耳中，頓時心內雪亮，這個澡可是泡不下去了。

早在二人洗澡談話的當兒，他已悄悄離開了浴池，一番仔細打點，早巳穿着整齊。

這一切在他細心留神之下，沒有發出一點聲息。

隔室二人顯然不曾發現，猶自對答如流。

談倫巳知道是怎麼回事了，就只是沒有看見這兩個人的長相。

這也不難，板牆上有現成的「縫」。

雖然如此，談倫却不敢大意，原因是這兩個人旣與「杜海波」同處當差，由口氣上聽出，甚至於比杜海波的職位還高。武功也就可以想知，談倫可不打算在這個時候驚動了他們。

×　×　×

很清楚的，他巳把這兩個人看到眼裏。

在淡淡地一片水霧裏，像是「西瓜」也似的浮着兩個人頭——名符其實的兩個和尚光頭。

一個尖臉，一個圓臉。

尖臉的那個面有橫紋，小眼睛、黃眉毛、四十來歲。

圓臉的隆鼻高準，目光凌厲，望之不怒自威。

有了前番對話，再打量這兩個人，立覺其不是善類，大非好相與。祇是設若換上一副嘴臉，穿上沙門衣帽，逢人喧上一聲「阿彌陀佛」，情形便自不同。

某種情況之下，人是很容易上當而自甘被欺騙的。

黃眉尖臉的那個人，打京腔道：「要不是——杜海波還能生了意外？」

目光凌厲的人，也就是那個姓官的陝西口音的人道：「也不是沒有可能，哼哼，巴壺公那個老傢伙我雖是沒見過，可是手底下絕對錯不了，說不定杜海波一時輕敵、着了他的道兒，那可就……」

「這……」尖臉人傻住了：「這可怎麼辦？」

「還說不定……」姓官的冷笑着說：「老六，你就是這個毛病，沉不住氣，先耗着，看看再說……我看，京裏也該下來人了。」

尖臉人這才放了心、臉上帶着討好的那種笑：「我是爲三爺您着想，要是在您手裏，成就了這件大事，論功行賞，三爺您是頭一份——」

「還能少了你的？」

「我——哈！」尖臉人油咀滑舌的說：「禿子跟着月亮走——就指望着佔您三爺的光啦。」

談倫不欲多聽，就此悄悄退出。

× × ×

「冷月畫軒確是已在危難之中了……這件事既然爲我所見，難道就坐令發展，不與聞問麼?」

禪房裏異常的靜，白木案上的那一盞紗罩青燈，只是噗竇竇地吐着光蕊，幾隻飛蛾，繞燈而飛，幾作壯舉，却是不能身殉。沙門之律、慈悲爲懷，所謂「爲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燈上紗罩大概正是爲此而置吧！

談倫倚案而坐，凝神而思！

他原想靜靜地唸上一卷經文「耶律頂首眞經」，祇是看不了幾頁，就爲這不及待的腦中思維打斷了。

因天下事無奇不有，居然還有人冒充和尚，混身沙門、却是胸羅萬險，意欲幹下大逆不道的殺人勾當，偏偏這件事又完全爲自己所發現，焉得袖手旁觀！

「銀鈴公主」點蒼養病之事，雖然極爲隱秘，到底風聲微漏，要不然也不會驚動了這些人，看來對方也只是心中見疑，却不能就此認定。

眼前這兩個人，連同前此夜探「冷月畫軒」的那個「黑翅鷹」杜海波，三人一組、其實是敵人——來自宮廷大內的先頭探子，旨在刺探事實眞相，眞正的敵人，更厲害的人物，還在後頭。

兩個假和尚的一番說詞，倒似證實了一件事，那就是「黑翅鷹」杜海波這個人，可能已經死了，這兩個人却似不知，猶在痴痴的等，等待着他打探的結果。

然而，正如他二人方才洗澡時的一番對答，他們已大爲不耐，甚至已猜測到杜某人可能已遭受毒手的下場。

一個念頭，突然自心地昇起。

「我何不就地把這兩個敗類給除了，豈不是好?」

如此一來正所謂人不知，鬼不覺，將騰騰殺機，消弭於無形之間，前道無頭，後來無繼，正是「釜底抽薪」上上之策。

祇是，這麼一來，自己可就難免要施展武功，却是觸了眼前之大忌，顯然於自身病勢不利……

「這件事還是草率不得……」

禁不住他心裏可就大生猶疑起來。那是因爲巴壺公一再耳提面命，苦口婆心的予以告誡，期期以爲不可，其嚴重性、簡直已經到了危及自己生命關鍵。爲己爲彼，這「動武」一念，實在不容再興。

「不如面謁方丈，把這兩個『掛單』的假和尚事抖了出來，一切讓至青方丈處理。」

這個念頭倒也有理。

細想了想，他却又不無猶豫。

第一，深恐打草驚蛇。

第二，和尚吃齋唸佛，慈悲爲懷，未必會開殺戒，一念之仁，縱虎歸山，後果之嚴重，不堪設想。

這可就難了。

窗外傳過來幾聲狠嚎，深秋的紅葉，在夜風裏唰唰作响，偌大的古剎，除此之外，再也沒有一些兒聲息。

談倫爲日間所見之事，異常煩悶，腦子裏岔集了過多的事，感覺到前所未有的紊亂。

不禁，他却又想到了那個染病「冷月畫軒」的落拓公主朱蕊……

無異地，她的身世十足堪憐。雖然說出身金枝玉葉的皇門公主，她的生命却無日無時都在恐懼之中，甚至於連一個尋常人家的少女都比不上，更不要說還有那般離奇重症的折磨了。

他遂即想到了朱蕊所罹患的「七情刦症」，確實是人世間罕見的怪症，偏偏兩次病發，都與自己有關，果然因此不起，即使對方不以見罪、自己也難逃內心良知譴責。

由是，朱蕊那張天眞嬌美的臉，一時映現眼前……

記憶中的這張面頰，常常與另一張：曾是刻骨銘心的面影相混淆。

猶記得他初見公主朱蕊的一刹那，彷佛即把她當成了過去刻骨銘心的戀人，事實上她們兩個人，在外表神態上，確實有幾分酷似，由於有了頗多强烈的上述主見，這個念頭便根深蒂固的種植在內心深處，以致於任何時候，只要一經想起，便有些混淆不清。

無庸諱言，「玉燕子」冷幽蘭確實已傷了他的心……

曾經有個時候，他很有些衝動，恨不能立刻找到這個過去的戀人，證實外面的傳說是荒誕的，自己並沒有死，倒更看看她如何面對這個事實?然而，他却又打消了這個念頭，爲人爲己，但覺得都不應該這麼作，甚至於對「銀刀」段一鵬這個「情敵」他也心存寬恕了——如果說，在假定自己「已死」的情況下，爲甚麼他們沒有結合的權利?

祇是，如今，在他忽然洞悉了這一切全是出自段一鵬有計劃的預謀，以至於後者必欲置己於死地的卑鄙毒惡手段之後，他內心就再也難以平靜下來了。

現在，他是如何的渴望自己的病體能夠早一日康復，那一天也正是他和「銀刀」段一鵬見面的時候……

至於「玉燕子」冷幽蘭?

他是早已知道，雙方再也沒有結合的可能了。每一次當他想到這裏，都有强烈的震撼，甚至於耳朶裏都清晰的能聽見內心在滴血的聲音。

× × ×

今夜，當他再一次想到了「冷幽蘭」的時候——

他却是出奇的冷靜，如其那麼痛苦的遺憾，作「無濟於事」的內心掙扎，倒不如化遺恨爲祥和，作些有義意的事情。

如此，思慮的觸角，便轉移向那個處境可危，極堪同情的落拓公主朱蕊身上。

那麼清雅脫俗的少女，她的一生，方不過才自開始，如同含苞待放的枝頭蓓蕾，却在無情的暴風雨侵虐之下，就似要凋零枯萎了。

談倫有强烈的正義感覺。

如果說，在他目睹之下，猶能容許這種神人共憤的事情發展下去，那麼，他眞的會感覺到自己的生存是羞辱之事了。

這麼一想，他眞有坐臥不安的感覺。

窗外傳來噹噹鐘响，和尚們就要休息了，鐘聲悠遠，歷久不絕，聽在耳中，却祇有寧靜的感覺。

推開窗戶，向外眺望，只看見透過紙窗，一盞盞熄滅的燈，轉瞬之間，已是黝黑一片。只是在側面知客房中，猶有燈光透出。

談倫看在眼裏，便似有一種突發的啓示，直覺的認爲，那兩個潛伏廟裏的大內殺手，像是就在進行着什麼勾當了。

× × ×

雖然說由於武功的不便施展，談倫的身手，猶自大有可觀。

爲了掩飾本來面目，他特別換上了一件灰色僧衣，用一方布巾掩住了頭臉，這般裝束，即使面對面的仔細打量，也難以看出端倪。

在他入住之初，至青方丈便曾爲他介紹過廟裏的一個大概形勢，此刻行來，毫無碍難。

他幾乎沒有如何施展身法，便已經到了這片院子。

小小禪院，花樹扶疏，在月色映照之下，顯得分外寧靜、一排禪房，掩飾於蒼松翠竹之間，便是用以接待外來知客、掛單的和尚、朝山進香的善士等的下脚住處了。

談倫駐足於這排禪舍前，細細的向前打量着，發覺到一共有三處地方窗戶亮有燈光。

正當他考慮着，如何向前接近時，祇聽得頭頂上一陣刷刷聲响，落下來許多松針。

談倫立刻有些警覺，身子疾忙的向右面一轉，掩飾於暗影之中。

一片衣影，呼——地自空中掠過。

月色裏，像是一隻極大的夜鳥——空中猝然飄下來的這個人，身法眞個也同鳥也似般地輕靈，起落之間，翩若驚鴻，驀地已現身談倫當前。

以談倫豐富的對敵經驗，在對方未定身形之前的一霎間，正是出手制敵的最佳良機。祇是這一霎，他却抑制住了。

月色裏，彷佛看見來人是個牛山濯濯的和尚模樣，正似至青方丈。

此時此刻，談倫是不欲與他見面的，心裏一驚，忙自抽身，用「小六乘」「迷形幻影」的身法，身子陡地向後一縮，雙袖乍然向外又一翻，看似向和尚臉上拂去，其實祇是一個虛式。伺機却閃出了八尺開外。

自然，以談倫身手而論，這一招「迷形幻影」身法，果眞盡力施展之下，實在無人能夠阻攔得住，但是眼前他却只能在不妨碍他病情的體能之下施展，效果上自是大見遜色。

更何況他所面對的至青方丈，輕功身法已入極流之境，見識豐碩。談倫身方站定，眼前疾風襲面，呼——帶着和尚奇快的人影，再次來到了近前。

「好身法——阿彌陀佛——」

談倫再次閃身，正待施展輕功，離開現場，却爲和尚一隻大袖攔住。

「無量佛——施主身手驚人，老衲早已知道，只是暫時還是不與施展的好，可是——」

「你——」

談倫後退了一步，瞪圓了一雙眼睛。

至青和尚微微一笑：「你我所見略同，談施主請來老衲禪房一敍如何?」

既已爲對方點破了行藏，也就不必再「僵」下去。

談倫洒脫的微微一笑，道了聲「請」。和尚隨即頭前帶路，穿過一條松間小徑來到了他所下榻的靜寂院落，直入禪房。

點燃了盞上青燈，雙方入座。

「阿彌陀佛，這裏別無外人，施主可以放心說話了！」

談倫隨即揭下頭上罩布，頗汗顏說道：「大師父身手驚人，在下佩服之至！」

至青方丈宣了聲「無量佛」，含笑道：「只怕較之閣下還更差上許多，倒是施主才來半日，竟然看出了許多破綻，老衲眞正的佩服了！」

談倫道：「這麼說，大師父早已知道了?」

至青和尚微微點了一下頭，臉上顯然神秘的微笑：「施主說的是那兩個魚目混珠的假和尚?」

談倫點點頭，心中甚是欽佩，他原以爲至青方丈被對方矇在鼓裏，却是沒想到老方丈早已知道，所以按兵不動，當然必有原因。

「老衲已注意他們多時了！」老方丈吶吶道：「他來此已近旬日，一直未曾聳動，倒像是胸有成竹，我祇怕施主上來不知，打草驚蛇，才自現身阻止，莫非你有什麼發現麼?」

談倫隨即將那日溫泉洗澡，無意間遇見對方的事，說了一遍。

至青方丈聆聽之下，長長的唸了聲「阿彌陀佛」，點頭道：「這就證明我猜測的不錯了……這兩個人却也並非沒有來頭，尤其是那個姓官的，還頂有當朝六品的功名，此人早年出身黑道，一向在白山黑水出沒，外號叫『笑面無常』，這人心狠手辣，早年惡跡昭彰，身上功夫不差，倒是不可輕視。至於另外那人，老衲祇知道他姓常，還沒有摸清他的底細。」

談倫想了想，却似沒有聽過「笑面無常」這個綽號，既然至青和尚這麼說，當可知對方不是什麼好相與，心中盤着，一時沒有出聲。

至青方丈一雙眸子，緩緩在談倫臉上轉過，目光之中透着精深睿智，却也不無遺憾的發出一聲嘆息。

「施主武功蓋世，義胆俠心，原可於此一事件裏相助一臂之力，保得公主萬安。祇是却又與你病情大相逕庭，阿彌陀佛——爲施主自身安全計，這件事却是不宜插手其間，這便是老衲方才阻止你前往窺伺二人的主要原因，還望施主切記，今後務要遵行才好。」

談倫見他說得眞誠，倒也不思分辯，微微點頭不語。

和尚概嘆道：「老衲生平，想必施主多少也有個耳聞……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他苦笑了一下，他才接道：「不瞞施主說，老衲雖寄身空門垂四十年之久，一顆心却不能眞個皈依佛主，雖然說所行不失俠義，總是有違佛規，捫心自問，愧疚

萬狀，是以五年前立下誓願，再不聞世外事，尤其不得造下殺孽，只可嘆，偏偏又遇見了今日之事……阿彌陀佛——看來倒像是佛主有知，存心在向我試探了。」

談倫聆聽之下，臉上閃過一片淒涼。

「大師父又待如何？」

「阿彌陀佛——」至青方丈吶吶唸道：「一念瞋心起，百萬障門開，這個『瞋』字，也就是我們佛門中所謂之的『心賊』，除之不易……」

他語重心長的接下去道：「以我如今的功業，猶在時時刻刻的在這個字上下工夫，所謂的『貪、痴、瞋』，佛門三毒，貪、痴易去，瞋病難癒，一沾世俗，便去不了這個『瞋』字。」

談倫心中不無疑問，尤其是關於佛學諸多偈語，欲與探索，祇是目下顯然不是討論這些崇尚的時候。

「佛業浩瀚」，無止無休，非我這門外漢所能瞭解於萬一！」談倫頗有感慨的道：「但是我所能知道的是，佛的最後宗旨是廣度衆生，在一切的黑暗與罪惡沒有消失之前，任何人如果祇圖自身的了却與自保，都是自私的行爲，都與佛旨相逕庭，大師父你以爲可是？」

「阿彌陀佛！」至青方丈吶吶的道：「這話說來可就長了，施主年紀輕輕，有見於此，也就十分難得了！」

談倫眼睛裏閃着光：「大師父，你不必自責過深，我以爲在這件事裏，你已不容後退，當仁不爲，未必爲佛主所喜，大師父祇當是驅魔去障，也就自然心安理得了！」

「喃嘸阿彌陀佛——」

一霎間，這個和尚眸子裏噙滿了淚水：「談施主所見倒也不差，與我心戚戚焉我心慈祥，我血如火，正是恨不能度盡天下蒼生，罷，罷……無量大佛——喃嘸阿彌陀佛——」

向着談倫微笑着，點了點頭：「夜深了，施主也該休息去了！」說時雙膝盤起，像是就要入定樣。

談倫即行起身告辭。

至青方丈慨嘆一聲，吶吶的道：「這兩日我默察點蒼一山，無限氤氳，紅葉如火，烈陽似炎，峯峯相疊，如入桎梏重障……這一切雖似恒常自然，較之過去當無兩樣，祇是給我的感覺，却大是不同，顯然大難之前兆，阿彌陀佛——也許這裏太平的日子，不復長久，爲施主計，理應把握這難得時光，早日康復，離此它去，才是上上之策。」

他隨即又發出了一聲長長的嘆息：「那兩個魔障就交給我來處理，施主你乃未來光大武林之人，尚望善自珍重，萬不可抱持自棄之心，這道理你可省得？」

談倫一笑，點頭道：「我明白。」

至青和尚忽地睜開眼睛道：「我幾乎忘了，日間巴軒主來，留了許多丸藥，要你每日按時服用。」

隨即指向身後：「就在那櫃子裏，煩你自己拿吧！」

說罷，即行閉起雙目，不再言語。

談倫應了一聲，走過去打開櫃門，即見一個桑皮紙包，正是巴壺公慣常用以包藥者，當下取到手中，正待關上櫃門，忽然看見置於中隔處的一封書箋上寫「壺公處方」等字樣。

多日來，對自己病情一直在懸念狐疑之中，日來服藥，已不見咳血復發，偶試行氣，分明運行自如，簡直與過去健康時並無二致，祇是巴壺公每談及自己的病況時，所顯現的憂容，在顯示着「病況嚴重」，不容樂觀模樣，這就令自己百思不解了。

眼前這味藥方子，不用說正是敍述病者眞實病況的憑藉，談倫打開看了一眼，果然是自己的，其中有「談君疾」，「六月息病況敍詳」等字樣。

心中動了一動，處方甚厚，足足寫了三張，他隨即取過來匆匆過目看了一遍，一時呆若木鷄，竟自動彈不得。

床上的至青和尚又問道：「可找到了麼？」

談倫驚得一驚，重復將那卷處方放好，拿藥在手，關上櫃門道：「找到了！」

至青和尚睜開眼看了一眼，點點頭道：「就是這個，這是壺公依你病情再加上他們中神藥『冷月丸』兩相調製，親自做成的丹藥，共分九十九小包，特別囑咐我，要我告訴你，每日服用一包，不可間斷的。」

「阿彌陀佛—」他隨即發出了一聲嘆息：「這九十九包靈藥服下之後，料必施主的病情將大有轉機了。」

不說「痊癒」而說「大有轉機」，可見病情之撲朔迷離，即以神醫如「冷月軒主」者，亦不能斷言究竟，談倫的悲哀便在這理了。

向方丈告了擾，一逕轉回住處。

× × ×

整整一天，他把自己關在房子裏。

試服巴壺公留藥，效果竟是出乎意外的好，設非是他昨夜無意中偷看了巴壺公對自己的病況申述處方，他簡直有「病癒」的感覺。

然而，現在他却知道，這種像是「病癒」的情形，祇不過是一種暫時的，治標現象，其效果頂多只能有「百日」之久。

「壺公處方」之中，坦白自承談倫所患的「六月息」怪症，是一種至命無人能根治的絕症，他唯一所能做到的，祇是把對方的病勢延後發作而已，這期間却須談倫每日按時服藥，每十日還需施以一次「雷火金針」之術，這樣的結果，充其量也祇能延後百日，以後的情形，顯然便不很樂觀了。

這情形自然與談倫所期望的完全治癒，相差何止天地？一切的希望，便都突然爲之幻滅了。

自然，巴壺公亢自在作最後的努力，猶期望在此百日之內，能夠使自己對談倫的病勢發展，有了進一步的掌握，以期創造奇迹。

談倫却是不敢存此痴望……

此刻他整個生命都充滿了失望的灰色，混混沌沌，對過去未來，像是作了一番檢討，想了很多，又像是什麼都沒有想。

這是一段痛苦的內心掙扎。

即使你是一個最堅强的人，要想說服自己去接受充滿了死亡陰影的命運安排，也是不容易的。

幾度內心掙扎，情緒起伏，幾乎難以自已，直到傍晚日落時分，他才安靜了下來。

晚膳時刻，他已說服了自己，不再沮喪，和衆家僧人一併來到了食堂用飯。

× × ×

公主朱蕊再一次病發的消息，像是一聲無音的迅雷般，震驚了整個的「冷月畫軒」。

整整一天的時間，巴壺公坐鎮在朱蕊下榻的「北軒」，一番服藥救治，看看已是黃昏時分，才像是安靜了下來。

化名「馬奇」的前朝「神武將軍」馮元，以及「坤寧宮」內侍女官史大娘，話也沒有一句，祇是默默地對看着。

朱蕊既不再哭鬧，氣氛便忽然的靜了下來，偌大的廳室，再也沒有一些兒的聲息。

清風吹來，只有懸掛在長窗當前的那一串「紫貝」風鈴叮叮作响，配合着旋轉的緩緩動態，這聲音極其悅耳，每一聲，都像是充滿了靈性的尖針，試探着扎進到人的意識裏……

史大娘忍不住自位子上站起來，偏過頭向着裏面的閨室傾聽着。

「沒有聲音了……八成兒她是睡着了吧？」

嘆了一口氣，她又坐下來，臉上神色，說不出的疲憊：「這可怎麼是好……要是有個三長兩短，我們可拿什麼給聖上交差？」

心裏一陣子難受，她連眼淚也淌了出來。

馮元也祇是苦笑而已。

「要依着我，就不該叫談先生走！」史大娘拭了一下眼角的淚：「馮大人你也聽見了，沒日沒夜的，咱們這一位嘴裏只是叫着『倫哥哥』，可見得她心裏是多麼惦記着他了，如果他不走，見了面，也許還不會變成這個樣子，現在你看，這又該怎麼辦呢？」

馮元站起來望向窗前，惆悵地向外面看着，心裏盤算着此番得失，却也不無後悔。

珠簾揭處，「冷月軒主」巴壺公由裏面走出來。

馮元立時迎上去，問道：「怎麼……樣？」

巴壺公一聲不哼的坐下來，半天才吶吶的道：「暫時睡着了……」

史大娘道：「阿彌陀佛—謝謝老天，就讓她好好睡一覺吧！」

巴壺公苦笑着道：「這是沒有用的，醒了以後，她還是會鬧的！」搖了一下頭，他緩緩地接道：「也許我錯了，不該要他離開這裏……」

這個「他」不待明言，自然指的是談倫，誰都明白。

「軒主你也這麼認爲？」

馮元睜大了眼：「這又爲了什麼？」

「腦有所思、心有所念。」巴壺公看了面前二人一眼，道「殿下刻下所思念的只有一個談倫，這談倫便是她唯一活命之機了……」

馮元、史大娘就像每人着了一記兜心拳，面面相覷，頓時作聲不得。

「事情是這樣麼？」史大娘不勝詫異的道：「老天，他們總共才見過兩次面，這怎麼會呢？」

巴壺公冷冷一笑：「這情形訴諸常人，也許有違情理，可是出自殿下身上，可就另當別論。」

馮元、史大娘二人只是呆呆的向對方看着。

巴壺公輕輕一嘆道：「也是我疏忽了，殿下是患有『七情刲症』的人……這類病人，感情較諸常人要脆弱的多……是受不得一些兒刺激的，可憐的公主……她自幼生長深宮，却又飽經憂患，由於她特殊的身份，不要說知己的朋友，就連一個能平日說話的人也是沒有，忽然遇見了談少俠這等人物，自然便引爲生平罕見的知己了！」

馮元重重地嘆了口氣道：「這可怎麼是好？殿下乃千金之軀，談少俠他不過一介平民……怎麼配……」

「你把話扯得太遠了！」巴壺公也冷冷的道：「沒有人爲他們論及婚配，目下是救治殿下性命要緊！」

馮元呆了一呆。

巴壺公頗似不悅的道：「如果這麼說起來，足下乃一品將軍之尊，我却不過是一個荒山野地的布衣郎中，便是與你說話的資格也沒有了，更何況與公主殿下看病了！」

馮元臉上一紅，這才覺悟到自己說錯了話。眼前正是求人的時候，萬萬開罪不起，當下站起來，深深向着巴壺公打了一躬。

「先生萬請海涵，馮某不會說話，唐突了高人，這裏當面告罪了！」

史大娘見巴壺公竟似不悅，也發覺到馮元說錯了話，慌不迭解說道：「馮大人有口無心，他是爲公主着想，軒主你老人家可千萬不要多心。」

巴壺公嘆息一聲，道：「馮兄請坐，倒是我失言了！」

馮元這才坐下來，思及公主病情，自己職責，終是心頭不樂，由不住現出了一番惆悵。

史大娘焦急的看着巴壺公道：「巴軒主，你老人家看這件事怎麼好呢？」話聲才住，即聽得內室傳出朱蕊夢囈之聲。

史大娘呆了一呆，輕手輕脚的起身進入，少頃又自步出，一時面有戚容。

「殿下情形如何？」

馮元忍不住問，一臉關切模樣。

史大娘輕輕一嘆，看了巴壺公一眼，略似尷尬的道：「一口一個『倫哥哥』，這可怎麼是好？」

馮元倏地轉向巴壺公，喉結動了一動，却是沒有出聲——他原想請對方立刻接回談倫。無奈當日反對談倫居此最力的也是他，此番再由自己嘴裏要求接回，豈非出爾反爾，實在碍難出口。

史大娘又嘆了一聲，眼巴巴地看向巴壺公：「俗語說：心病終須心藥醫，殿下此刻心中所念祇有談相公這個人，軒主你老人家看看，咱們是不是應該設法把談相公給接回來？」

「對了……」馮元順其口勢道：「接

回來吧！」

「冷月軒主」巴壺公其實早有此意，祇是有意恭候着對方的出口。

諦聽之下，他才微微點了一下頭，却又面有難色。

馮元道：「軒主若有爲難，就由在下出面，我看這件事是事不宜遲……」

巴壺公慨嘆一聲，道：「馮兄有所不知，這個談少俠可是大非尋常人物，當他是呼之則來，揮之則去，可就錯了，更何況……」

頓了一下，他目視向當前二人遲遲出口，說道：「……他的病勢較諸殿下，怕是更爲嚴重，只是爲我藥力止住，暫時沒有發作，一旦發作起來，可就有性命之憂……此時此刻，要他來這裏是否合適……如果是利一害一，豈是我輩所能爲，所願爲？」

馮元怔了一怔：「巴公，你所謂的『利一害一』……？」

「唉——」巴壺公嘆息道：「未來的冷月畫軒，保不住一場浩刦……談少俠固然神功蓋世，可是限於病勢，却又不便施展武功……觀其實際，却又未能自免……縱是保得殿下無恙，却是害了自己，豈非是『利一害一』？」

馮元這才明白了。

「巴公此言差矣！」馮元鼻子裏哼了一聲：「苟或如此，談少俠求仁得仁，也謂之死得其所矣！」

他隨即明白過來，自己這種「一廂情願」的想法，是未必爲旁人所接受。

巴壺公微微搖頭：「這就要看各人的想法了……」

他隨即輕嘆一聲，接下去說道：「站在一個醫者的立場，總是樂觀人之生，而不忍見其死，人家千里迢迢，滿懷信心的投奔就醫於我，我自然千方百計而爲其生了……」

馮元滿腦子忠君效死，確是赤胆忠心，一心只爲了公主活命，並不把局外人之死活看在眼裏，巴壺公這番話，他雖然不以爲然，一時却又不便頂撞，心中念着朱蕊的安危，却是五內如焚。

「那麼……軒主你又打算如何？莫非就任憑殿下這麼耗下去？」

「馮兄不必着急……」巴壺公冷冷的道：「殿下既住在我這『冷月畫軒』，她的安危，自然有我負責，且容我再好生想想——」

史大娘「嘿！」了一聲道：「軒主，我看你老人家就不要再躭擱了，還是去請談相公過來一趟吧，回頭殿下醒了，再要吵着見他，可又該如何是好？」

巴壺公想了一想，無可奈何的點了一下頭：「好吧，我這就去歸雲寺裏走一趟吧！」

話聲方歇，祇聽得室外傳來冷峻的口音道：「不必了！」

室門開處，談倫自外步入。

馮元一驚之下，一隻右掌滿聚眞力，正待擊出，忽然看清了來人，「啊——」了一聲，才自沒有聳動。

史大娘眉開眼笑道：「這不是談相公麼？這就好了！」

「冷月軒主」巴壺公怔了一怔，不勝詫異的道：「你是怎麼來的？」隨即請對方坐下，史大娘親自獻上香茗一碗。

談倫看向巴壺公道：「日來服食前輩配藥，病勢恍然巳逝，特來道謝，聽到前輩要走訪在下，敢不現身聆教。」

史大娘正待出口，却爲馮元目光止住了她。

巴壺公不覺詫異，以自己靈敏的感官功能，竟然未能先行覺出談倫的來到，只是眼前一心惦念着公主的安危，也就未暇多想。

「談少俠來得正好，且容我仔細看看你的病情，並有要事相問，請到我處一談如何？」

談倫道了聲「正要請敎」，即同着主人向外步出。

史大娘這才向馮元道：「剛才我正要留住他，你怎麼不要我說話？」

馮元道：「一切有主人作主，你我今日之立場，實在不便妄置一詞……我以前對於這位談少俠，認識不清，如今看來，祇覺得他神采豐實，正氣逼人，却是難以相信，他身上竟然罹染有那等險惡的怪疾……果眞巴軒主藥到病除，巳經治好了他的疾病也未可知！」

史大娘無限响往的道：「不知怎麼，從我第一眼看見這位相公，就覺出他是個好人，但願老天有眼，保佑他、病體康癒，說不定眞是我家殿下的救星到了！」

× × ×

朱蕊一覺醒轉，却巳是掌燈時分。

撩起來長長秀髮，發出了一聲曼吟，聲音雖說不大，却巳驚動了倚門而坐的史大娘。

「殿下醒了？」

眼巴巴的瞧着她，史大娘無限憂心忡忡，生恐她又作胡語。還算好，她所看見的是一張充滿了理性明澈的臉，那雙大眼睛裏，一掃先前的怔忡，居然帶着幾分意猶未盡的喜悅！

想到了巴壺公的妙手着春，史大娘不禁心花怒放，却掩不住又有幾分納悶兒！

「殿下妳好些了？覺着怎麼樣？」

朱蕊報以甜甜地一笑，伸了個懶腰，把身子坐起來。

史大娘趕忙取過一個厚厚的墊背，爲她墊在背後：「我的好……小姐，妳敢情餓了吧，巳經一整天沒吃東西了，眞把人急死了！」

「嗯——」朱蕊點點頭說：「我眞的餓了！」

她還在笑、眉梢眼角，無限春情。

「阿彌陀佛——這可是好了——」史大娘將信又疑地打量着她：「甚麼事兒妳這麼高興，能不能說給我聽聽？」

朱蕊翻過眼睛來瞟着她：「我夢了一個夢，眞好玩……夢見了倫哥哥……」

「啊——」史大娘頓時一楞，心說：「原來是這麼回事。」

這一回，她却有恃無恐，含笑道：「我這就給妳端吃的去，咱們邊吃邊談，妳把妳的夢說給我聽聽好不好？」

朱蕊睞着眼睛笑了，却把頭偏進一邊：「才不——才不說給妳聽呢！」

史大娘咯咯有聲的笑了，迅速的轉出

，取來了早巳備好在暖籠內的食物，那是一些——

豬油松花小卷、藕片糟小魚、雪菜新筍、軟炸子鷄。青瓷小花碗裏的「燕窩羹」正熱、香氣四溢。

史大娘施出了混身解數，逗着她吃，看看吃了不少，心裏方自高興，正待把剩下的半碗燕窩餵她吃下去，嬌嫩的公主，却搖搖頭表示不要了。

史大娘一面收拾着食具，却見朱蕊巳揭被下床，拿起一件衣服在身上比着。

「這——」史大娘怔了一怔：「妳起來了？」

朱蕊笑道：「我要到『西軒』瞧瞧去，看看他回來了沒有——你猜怎麼？我夢見他回來了！」

史大娘又是一楞，心裏說這夢可眞美！一面帮着她換上衣服，是一件「百褶長裙」。

「我的殿下，難得妳今天高興，我看西軒妳也別去了，我負責把談相公請過來妳看可好？」史大娘笑咪咪的道：「只是有一樣，可得先把藥吃下去，以後也要按時吃藥，好不好？」

朱蕊連連點着頭道：「好好……一切都依着妳……」

她興奮得幾乎跳了起來，兩隻手緊緊的抓着史大娘膀子：「妳可不許騙人！他眞的回來了？」

史大娘從來還沒見她這麼高興過，正如巴壺公所說，她雖然貴爲公主，可這比一個尋常百姓人家少女還不如，更何況還有那股離奇怪症纏擾着她，尤其是這一年來，每見她怔忡發呆，如痴如迷，難得像現在這樣的樂，眞是看着叫人開心，却不勝感慨。

史大娘祇覺得鼻子一酸，差一點連眼淚也淌了出來。

× × ×

史大娘倒是眞的沒有騙她，果然爲她請來了談倫。

此刻，當談倫與公主見面談話之時，她却悄悄地退了出去，退開了公主所下榻的「北軒」。

窻前風鈴叮叮作响，那一盞松脂油燈在微風裏輕輕搖動着，投射在談倫與朱蕊臉上的光度，因此便有了偏差，明暗的交替，勾畫出的形象婆娑復迷離，給人以詩情畫意的感覺。

「能夠再見着你，我眞高興！眞好像是在作夢一樣……倫哥哥，你能答應我，以後，天天都跟我在一起玩，不要離開我麼？」

睜着黑白分明的一雙大眼睛，那麼渴望認眞的向談倫注視着，雖說是極其幼稚的話，出自她一片眞摯純情口吻，便只見其美，不沾俗情了。

打量着她那張看來清瘦的臉，談倫不勝感慨之後，忽然他興起了一種强烈的責任感，直似覺得自己有保護她安全的責任與義務，能夠爲她帶來快樂，也是義不容辭之事！想到這裏，他便由衷的點頭答應了。

「眞的？你說的是眞的？」

朱蕊現出驚喜不置的表情。

「我說的是眞話！」談倫微笑道：「妳是一個很漂亮的姑娘，難道妳不知道，我也很喜歡跟妳在一起？」

朱蕊笑了一笑，忽然覺得臉上一陣發熱，情不自禁的垂下了頭——這種感觸對她來說，簡直是「奇妙」的，以前從來也沒有過。

「你別是在哄我吧……史大娘說你搬走了？可是眞的？」漸漸地她抬起臉來，臉上留着遲遲未退的一抹緋紅，還是第一次領略到女人對男人的害臊滋味！

「我是搬走了，但是距此不遠，以後我可以常常來——」頓了一下：「就像現在這個時候。」

朱蕊笑靨未去，說道：「是他們要你來的？」

「沒有人能勉强我！」談倫說道：「我一生祇做我願意做、而認爲應該做的情事！」

朱蕊靜靜的瞅着他、含蓄的眼神兒，顯示着她心思的靈敏——這個出身貴族的少女，不祇有着高貴的氣質，却也透剔玲俐，秀外慧中。

「嗯——這麼說，我聽起來就舒服多了！」眼皮輕起，似有所悟的看着他：「他們都跟你說了些甚麼？你大概巳經知道了！」

談倫微微點了一下頭，道：「應該知道的我都知道了，像妳的名字叫朱蕊，以及妳那高不可攀的出身，妳所患染的離奇疾病！」

「他們竟然都告訴你了？」

接着她微笑了一下：「這樣也好，省得我再告訴你，我本來就沒想瞞着你，只是沒有機會跟你多說而巳。我們不要再說這些了，你可會彈琴？」

談倫點點頭：「妳這裏有？」

「跟我來。」她隨即起身離開。

她原想帶談倫直接進入睡房，走了一半，却站住，回身笑道：「這是我睡覺的地方，你可願進來？」

談倫微微一笑說：「正要參觀！」

朱蕊嚶然作笑，睞着眼睛道：「你不怕人家說話？不避嫌疑？」

談倫搖搖頭「哼！」了一聲，即行進入房內。

這間睡房，巳經史大娘整理清潔，雖屬客中，却也佈置華麗清雅，足見主人巴壺公恭謹接待之誠。

大幅的彩屏隔斷，適中的把公主香榻分開一隅——那一邊，羅幔雙開處，設置着雕花的楠木書案，文房四寶外不乏經史文集，却在一邊光滑的地板上，置有長方形的一小矮几，上面放置着一具頗具古雅形象的「焦尾」古琴。

這便是眼前公主唯一的休閒活動了。

談倫輕輕的讚了聲「好！」道：「難得姑娘旅次之中，還帶有這麼一具好琴，想必是此道高手了！」

朱蕊搖搖頭說：「那你就猜錯了，這琴是巴老先生自己的愛物，不過是暫借我客中消遣而巳，巴先生琴藝精深，你沒來以前，常常爲我授琴，有時早晨來此，還爲我講上一些功課，他是怕我在療病之中，荒蕪了學業，確是用心良苦！這兩天我不大好，他也就沒有再來了！」

（未完・五）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公孫我劍、岳小玉等人和諸葛酒鼻一齊到開封府找到老闆，住在金鵬苑賭坊，這賭坊本來人物很混雜的地方，正是龍蛇混雜之地，公孫我劍事前已通知金鵬將賭坊歇業，衆人住下來，反覺得清靜，而且安全，諸葛酒鼻得以恢復健康，很快又去跟踪找尋許不醉、鐵老鼠、方鯨、歐如神和歐一神夫婦，他們一行五人乘馬車直向安徽容樓而去，在剪王鎮，遇到他們，心鳳被「菊痴」葉上開擄走一段短的時間又放走，他對心鳳說已離開容樓到別處去，叫他們不要和天恨帮作對，歐一神聽說之後，建議要將郭堡主救回，諸葛酒鼻則另作打算……

找到老知已　歡喜一場空



岳小玉傳

中篇俠義奇情

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許不醉道：「想找回郭冷魂，首先要找到恨帝，對不對？」

鐵老鼠道：「不錯。」

許不醉道：「你認爲武林除了葉上開之外，還有誰可以找到恨帝？」

鐵老鼠眉頭一皺，良久才道：「也許就只有恨帝他自己了。」

「不通！不通！不通！這句說話眞是狗屁不通！」歐一神道：「恨帝就是恨帝，豈有自己去找自己之理？」

鐵老鼠嘆了口氣，道：「但除了他自己之外，區區實在想不出還有誰可以找到恨帝了。」

許不醉道：「那是你疏忽了一個人之故。」

鐵老鼠怔了一怔，道：「區區疏忽了誰？」

「許不醉道：「布狂風。」

「布狂風？」鐵老鼠一拍大腿，失聲道：「對了，怎麼居然忘記了布公子？」

歐一神怪叫了一聲，說道：「既然布公子知道恨帝的下落，咱們還呆在這裏幹嗎？」

鐵老鼠道：「對！咱們馬上回鐵眉樓去！」

許不醉却嘆了口氣，道：「你們不要歡喜得太早了！」

鐵老鼠一呆，道：「爲甚麼？」

許不醉道：「我只是認爲布狂風可能會找到恨帝，並非肯定他一定可以找到恨帝。」

鐵老鼠不禁爲之頹然，道：「這豈不是白說了？」

許不醉道：「布狂風是個很有辦法的人，天下間若只有五個人可以找到恨帝，他就絕不會是第六個。」

歐一神道：「但這畢竟是想當然而已，倘若他無法找到恨帝，那豈不是白費工夫了？」

歐如神道：「一神之言，倒也不無道理。」

歐一神立時神氣起來，道：「當然大有道理。」

諸葛酒鼻道：「既然如此，老叫化子認爲大家應該分頭行事，但願總有一方可以找到郭冷魂和葉紅棉。」

歐一神道：「此計大妙！」

鐵老鼠却道：「這並不是甚麼大妙之計，而是無可奈何之策。」

歐如神嘆了口氣，道：「咱們聚合才短短時候，還沒找到想找的人就得分手，確是無可奈何得很。」

歐一神道：「簡直就是失敗得很。」

鐵老鼠道：「暫時的失敗，說不定就是將來成功的基礎。」

歐一神道：「說是這麼說，但說不定到頭來還是失敗，而且越來越失敗！」

沉默了很久很久的「大鐵肚天鼻」方鯨忽然打了個「呵欠」，叫道：「他媽的說夠了沒有？」

歐一神臉色一變，諸葛酒鼻却哈哈一笑，說道：「說夠啦，總之，咱們分頭行事，各出奇謀，去找尋郭冷魂和葉紅棉可也！」

說完之後，這位風塵奇丐就大笑着揚長而去。

×　　×　　×

諸葛酒鼻雖然走了，但却並未立刻離開了剪王鎮。

他首先在這個鎮裏兜了一個圈子，最後來到了一座巨宅門外。

這巨宅門外有兩鼻石像，而且每個石像的手裏都握着一把石剪。

諸葛酒鼻只不過在這裏站了片刻，就有四個青衣漢子圍了上來。

「甚麼人鬼鬼祟祟的站在這裏？」其中一個濃眉大眼的青衣漢子吆喝着問。

諸葛酒鼻望了他一眼，淡然道：「我並不是鬼鬼祟祟的站在這裏，而是光明正大的站在這裏。」

那青衣漢子登時臉色驟變，怒道：「好大胆的老叫化，竟然敢在剪王莊門外如此放肆！」

諸葛酒鼻哈哈一笑，道：「剪王莊又不是閻王殿，而且我這個老叫化只不過在這裏站站而已，鼻駕又何必如此緊張？」

青衣漢子臉色一沉，嘿嘿冷笑着道：「好啊！原來你是存心到這裏撒野的！」

諸葛酒鼻微微笑道：「老叫化今天很悶，本來也無意想撒野，但既然你這麼說，倒想闖個禍來開解開解心裏的枷鎖。」

那青衣漢子冷笑道：「他媽的，原來是個瘋瘋癲癲的老乞丐！」這句話才說完，忽然眼前掌影左閃右晃，已給諸葛酒鼻重重打了四五下耳括子。

其餘青衣漢子都是爲之臉色一變，紛紛出手對付諸葛酒鼻。

但這些四五流的武林小脚色，又怎敵得過「江南丐中丐」？不到三幾招功夫，已全都變作滾地葫蘆，連牙齒也給打掉了好幾顆。

但這四個青衣漢子倒地之後，剪王莊裏又湧出了十幾個紅衣武士。

這些紅衣武士看來威風凛凛，但在諸葛酒鼻眼裏，他們也許會比剛才的青衣漢子高明，但也決不會高明到甚麼地方去。

唯一有所不同的，就是人數越來越多了。

諸葛酒鼻當然不怕，但他却不想和太多這樣的人動手。

幸而就在這時候，剪王莊裏又走出了一個人。

這人一身紫衣，白襪，脚上穿着一雙紫色的山鞋。

這紫衣人年約五旬，顎下有一部很好看的長髯。

諸葛酒鼻不覺盯着他，他也盯着諸葛酒鼻。

兩人的目光却不相同。

諸葛酒鼻的目光有笑意，但這長髯紫衣人的目光却冰冷得像是刀鋒。

「霍莊主，久違啦！」首先開口的人，還是諸葛酒鼻。

長髯紫衣人冷冷的道：「五年了，你上次遇見霍某，也同樣打傷了霍某幾個武士。」

諸葛酒鼻「哦」一聲，道：「是老叫化子不好嗎？」

長髯紫衣人道：「你很好，只是霍某的兄弟不好。」

諸葛酒鼻摸了摸鼻子，默然半晌才道：「過去了的事，不提也罷。」

長髯紫衣人道：「不提就不提，你現在來幹甚麼的。」

諸葛酒鼻道：「想找一個人。」

長髯紫衣人道：「想找誰？是不是找我？」

諸葛酒鼻道：「對於霍莊主，老叫化是從來沒有甚麼興趣的。」

長髯紫衣人道：「對於霍某來說，這眞是一個很好的消息。」

諸葛酒鼻道：「可否請老叫化進剪王

莊裏喝兩杯酒？」

長鬚紫衣人冷然道：「你若不怕酒裏有毒，霍某是無任歡迎的。」

諸葛酒尊淡淡一笑，道：「你若敢毒死老叫化，早就巳經在五年前下手了。」

長鬚紫衣人哼一聲，不再說話。

× × ×

剪王莊是剪王鎮最大的一座莊院，莊院主人，就是這位有「美髯剪王」之稱的霍百蒼。

霍百蒼在剪王鎮是領袖，在這裏，沒有任何人可以違抗他的命令。

但他在武林中的名氣却並不怎樣响亮，更無法與這位江南丐中丐相比。

× × ×

霍百蒼的確不敢在酒裏下毒。

他就算眞的有本領可以毒死諸葛酒尊，也萬萬不敢下手。

因爲諸葛酒尊絕不是一個尋常的老叫化。

在江湖上，江南丐中丐固然有無數仇敵，但却也有數之不盡的朋友。

霍百蒼若毒死了諸葛酒尊，他以後的麻煩一定會比天上的星星還多。

霍百蒼並不是個器量寬宏的人，倘若毒殺了諸葛酒尊而沒有後顧之憂的話，他早就巳經動手一試。

但五年前他不敢，現在更不敢。

他甚至不敢把剪王莊的大門關閉着，不讓諸葛酒尊大模斯樣地闖了進來。

× × ×

「酒不太好！」諸葛酒尊品嚐了第一杯酒，立刻就作出了惡劣的批評。

霍百蒼道：「只要是不太壞的酒，就可以喝進肚子裏。」

諸葛酒尊拈鬚一笑，道：「不要說是酒，就算是血也可以喝，只要血還沒有發臭便可以喝了。」

霍百蒼道：「霍某不喝血。」

諸葛酒尊道：「我知道你不喝，因爲你的胆子太細小，所以，只配喝牛乳和羊乳。」

霍百蒼道：「喝牛乳和羊乳的人，一定遠比喝血的人正常得多。」

諸葛酒尊「哦」一聲，笑道：「霍莊主的意思，老叫化明白了。」

「明白了？」霍百蒼反而一呆：「你明白了甚麼？」

諸葛酒尊道：「霍莊主言下之意，分明是說練老魔不大正常。」

霍百蒼的臉色忽然變了：「你……你在說誰？」

諸葛酒尊淡淡道：「你在江湖中混了多久？」

霍百蒼乾咳一聲，道：「怎樣才算是在江湖中混？」

他這麼一反問過來，諸葛酒尊却也不禁呆住了。

「這個嘛……咳咳，這個問題老叫化不想多費時間，總而言之，你一定聽過血花宮這三個字罷？」

霍百蒼臉色又變了：「你到底想說甚麼？」

諸葛酒尊笑了笑，道：「剛才你不是說，喝牛乳和羊乳的人，一定遠比喝血的人正常得多嗎？倘若老叫化子把這些說話告訴給練驚虹知道，倒不知道他老人家會怎樣想了。」

霍百蒼聽到這裏，一張臉巳變得全無血色。

諸葛酒尊却連看也不看他一眼，只是捧着酒杯喃喃地說：「不錯，只要是不太壞的酒，就可以喝進肚子裏。」

他這杯酒還沒喝完，一個杏衣女婢巳捧上了一罎酒。

霍百蒼的臉也同時堆滿了笑意。

諸葛酒尊很快就捧着這一罎酒，他一拍開泥封，立刻就嗅到了是百年陳釀的酒香。

「好香，好香的狀元紅。」他立刻大讚。

霍百蒼笑道：「若不喜歡這一罎酒，還有別的好酒……」

諸葛酒尊忽然瞇着眼睛，道：「霍莊主，你以爲我是來喝酒的？」

霍百蒼道：「你說過，到這裏來是爲了要找一個人。」

諸葛酒尊點點頭，道：「對了，老叫化子是來找人，可不是要來喝酒的。」

霍百蒼吸一口氣，道：「未知諸葛老兄要找的是何方神聖？」

諸葛酒尊道：「菊痴葉上開。」

霍百蒼的眼色立刻又變了，臉上的表情變得又驚又呆，過了很久才道：「你是說當年和菊谷仙子皇甫嫣在一起的菊痴葉上開？」

諸葛酒尊緩緩地點了點頭，道：「不錯，你說得比我還更詳細。」

霍百蒼苦笑道：「諸葛老兄，你以爲菊痴葉上開是甚麼人？他竟然會在這個小小的剪王莊內嗎？」

諸葛酒尊道：「葉上開並不是一個太挑剔的人，尤其是對於置身之所，他的要求向來都很隨便。」

霍百蒼又苦笑道：「但霍某實在不懂得，你怎會認爲葉上開那樣的武林高人，居然會在這剪王莊內？」

諸葛酒尊道：「那是因爲我知道一個秘密。」

霍百蒼吸一口氣，問道：「是甚麼秘密？」

諸葛酒尊說道：「皇甫嫣是你的三表妹！」

霍百蒼哈哈一笑，道：「誰說的？」

諸葛酒尊道：「不必管是誰說的，總之這是事實，你敢否認嗎？」

霍百蒼道：「霍某根本就沒有甚麼三表妹！」

諸葛酒尊道：「你敢不敢罰誓？」

「罰誓？」霍百蒼臉色一變，「就是爲了這些無稽的謠言？」

諸葛酒尊道：「不錯。」

霍百蒼嘆息一聲，道：「常言有道：『謠言止於智者』。」

諸葛酒尊道：「那麼你就當我這個老叫化是笨蛋好了。」

霍百蒼道：「但你從來都不是個老笨蛋！」

諸葛酒尊道：「我當然絕不認爲自己是個老笨蛋，所以，你想用『謠言止於智者』這句話來把我套住，實在是白費心機了。」

霍百蒼道：「你要我怎樣罰誓？」

諸葛酒尊道：「用你和霍夫人的性命來罰誓，只要你肯這樣做，老叫化就相信太乙眞人的說話，原來乃是放屁。」

聽見「太乙眞人」這四個字，霍百蒼的臉色立刻變成白紙般難看！

× × ×

長白山有一觀二洞三堡。

所謂一觀者，乃是指清壑觀，觀主太乙眞人，乃當世絕頂高手。

强如練驚虹，甚至是萬層樓那樣的高手，倘若與太乙眞人公平決戰，相信大多數武林中人，仍然會比較看好太乙眞人這一方。

早在二十年前，太乙眞人巳被譽爲玄門第一高手！像那樣的絕世高人，他的說話又有誰敢當作是「放屁」？

太乙眞人！

這位玄門一代大宗師，在當世武林人士的眼中看來，他的地位巳跡近乎「神」一般的境界。

霍百蒼沒話說了，而且，他也不敢用自己和妻子的性命來罰誓。

因爲皇甫嫣實實在在是他的三表妹！

現在，他只想弄明白，諸葛酒尊是怎樣知道這許多事情的。

諸葛酒尊沒有讓他失望。

他說：「清壑觀是一個神仙境界般的地方，而且觀內的素菜，十分甘香可口，吃來吃去都不會生厭。」

霍百蒼吸了一口氣，道：「你常到長白山清壑觀作客？」

諸葛酒尊道：「在每十年之中，少說也有兩三次，而每次大概磨菇它十天八天到一兩個月不等。」

霍百蒼問道：「太乙眞人和你很相熟嗎？」

諸葛酒尊道：「這個老牛鼻子輩份奇高，而且對練功煉丹藥之事極其認眞，一年之中，最少有十個月是見不着他的。」

霍百蒼道：「以太乙眞人那樣的身份，自然不容易爲外人見得着。」

諸葛酒尊道：「老實說，這個老道人的確是有眞本領的，他這一輩子只欣賞兩個人。」

霍百蒼試探地說：「你就是其中之一個，對不對？」

諸葛酒尊連連搖頭，道：「我這個老叫化在他的眼裏，只是一個老要飯，甚至是個不長進的老而不，幾時輪得到他來欣賞？」

霍百蒼道：「那麼，太乙眞人所賞識的兩個人是誰？」

諸葛酒尊道：「第一個是萬層樓！」

霍百蒼的眼色又變了，萬層樓是提龍王府主人，又是神通敎敎主，此人的份量，自然絕不等閑。

他深深地抽了一口冷氣，又問：「第二個又是誰人？」

諸葛酒尊道：「菊痴葉上開。」

霍百蒼道：「太乙眞人怎麼說？」

諸葛酒尊道：「他形容葉上開是武林奇葩中的武林奇葩，又說他的資質，連太乙眞人自己都比不上。」

霍百蒼道：「葉上開也常到清壑觀去嗎？」

諸葛酒尊道：「也是和我這個老叫化一般，每隔三四年就進觀一趟。」

霍百蒼說道：「太乙眞人既然很賞識葉上開，這兩大高手自然是經常聚在一起了？」

諸葛酒尊說道：「那也得要看一看太乙眞人是否有空暇時間而定，但葉上開根本就不在乎這個老牛鼻子是否可以陪伴自己。」

霍百蒼嘆了口氣，道：「皇甫嫣之死，對他來說實在是個很沉痛的打擊。」

諸葛酒尊道：「他叫菊痴，其實眞正所痴的並不在菊花，而是痴於菊谷仙子皇甫嫣。」

霍百蒼不敢再說下去，他忽然發覺，自己剛才已說得太多了。

只聽見諸葛酒尊接着又慢慢地說：「有一年冬天，長白山凍得簡直敎人發狂，那時候，我這個老叫化又在清壑觀裏。

「忽然間，有個小道士跑進我的房子裏，說：『祖師眞人與葉上開居士，正在六寧亭下弈棋，祖師眞人希望諸葛居士也在亭下湊湊熱鬧。

「我聽了心中大奇，忖道：『莫非六寧亭四周巳圍滿了觀棋者嗎？』當下便匆匆向六寧亭那邊趕了過去。

「那知在六寧亭下，就只有太乙眞人和葉上開正在互相對弈，根本就全無半點熱鬧可言。但既來之，則安之，我這個老叫化雖然棋藝低微，但能够有機會目睹兩大高手對弈，也未嘗不是一種福氣。」

霍百蒼順口問了一句：「這兩大高手棋藝如何？」

諸葛酒尊道：「第九。」

「第九？是甚麼意思？」霍百蒼怔住問。

「第九流之謂也，」諸葛酒尊哂然一笑，道：「在老叫化子想像中，這兩大高手的棋藝必然不弱，誰知一看之下，嘿嘿，居然比我這個老叫化還差勁得多。」

霍百蒼咳嗽一聲道：「武功和弈棋，本來就是兩回事，正如弈棋能手，可能完全不懂武功一樣。」

諸葛酒尊道：「其實，太乙眞人和葉上開在六寧亭下，並非志在下棋。」

霍百蒼道：「不是下棋，又是爲了甚麼？」

諸葛酒尊道：「談天說地，東拉西扯，有時候說得莫測高深，玄機內蘊，但也有時候說得响屁連天，一塌糊塗。」

霍百蒼聽得爲之呆住，道：「這兩大高手是不是喝了酒？」

諸葛酒尊道：「葉上開喝不喝酒，老叫化可不大清楚，但太乙眞人是從來都滴酒不沾唇的。」

「既非醉酒，何以如此？」

「那是一種發洩。」

「葉上開是武林奇葩，他做甚麼，說甚麼都是毫不爲奇的，但太乙眞人……」

霍百蒼說到這裏突然住口，顯然又覺得自己的說話太多了。

諸葛酒尊却不避諱，哈哈一聲又接着笑道：「太乙眞人又怎樣？他雖然道行高深，平時一派仙風道骨，穩重之極的樣子，但他畢竟還是一個人，並不是眞的巳變成了神仙。」

霍百蒼道：「是人又怎樣？」

諸葛酒尊道：「只要是人，就會有做人的煩惱，你和老叫化固然如此，葉上開也如此，太乙眞人也同樣擺脫不掉。」

霍百蒼道：「有煩惱又怎樣了？」

諸葛酒尊道：「既有煩惱，心中自有悶氣，悶屁、悶話！」

霍百蒼道：「是不是不放不快？」

諸葛酒尊道：「對了，正如有骨鯁在喉際，他媽的不吐不快！」

霍百蒼訕訕一笑，道：「這兩大高手在六寧亭下大放悶氣，諸葛老兄能適逢其會，眞是眼界大開，耳福不淺。」

「你說得對極了，」諸葛酒尊點頭不迭，笑道：「唯一最遺憾者，就是這兩大高手雖然大放悶氣、悶屁、但自始至終，連一句粗話也沒有噴將出來。」

霍百蒼道：「這大概是修養和習慣甚佳之故。」

諸葛酒尊「唔」一聲，道：「我這個老叫化子也不怎麼喜歡說粗話，就算偶然說說，也是他奶奶的點到即止，但在悶氣大發、悶屁大放之時，粗話就會自然而然的多了起來。」

霍百蒼道：「這是人之常情。」

諸葛酒尊道：「別談這個，且說當日，葉上開忽然對太乙眞人說：『眞人，你說做和尚好，還是做道士好？』太乙眞人下了一着亂七八糟的棋子，才道：『當然是做和尚好。』葉上開皺着眉頭，道：『好在那裏？』太乙眞人道：『做和尚是刮光腦袋的，頭上三千煩惱絲刮得一根不剩，正是，頂上輕飄飄的，既輕鬆又寫意。』葉上開道：『既然如此，你怎麼不做和尚？』太乙眞人道：『在貧道沒有出家之前，頭頂上巳穿了一個洞。』葉上開一怔，道：『此洞何以得之？』太乙眞人道：『這個洞是給木魚撞穿的。』葉上開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太乙眞人道：『那時候，貧道只有六歲，當時生性頑劣，經常跑進一間和尚寺裏偷東西吃，有一次給和尚發現了，這和尚就用木魚作爲武器，敲穿了貧道的腦袋！』葉上開勃然變色，道：『用木魚敲穿一個六歲大的孩童，這還算是甚麼出家人？』太乙眞人道：『所以，自從那時候開始，貧道就不喜歡天下間所有的和尚了，到了十二歲那年，貧道出家，直至如今做了清壑觀觀主。』葉上開笑了笑，道：『這道觀很好，彷似神仙境界一般。』太乙眞人道：『只要心平氣和，又有何處不是神仙境界，人間樂土？』葉上開道：『但在下是個凡夫俗子，想心平氣和，只怕是萬難之事啦。』太乙眞人微微一笑，道：『聽居士這麼說，莫不是與了出家之想？』葉上開道：『巳有此意。』太乙眞人道：『是爲了皇甫姑娘之死？』葉上開黯然道：『我不知道，只覺得活着和死了也是差不多的。』太乙眞人道：『人活着，臭皮囊也活着，但臭皮囊化掉之後，人還是活着的，只不過是活在另一個世界裏。』葉上開道：『在下也曾想過一死了之，但也只是想想而巳。』太乙眞人道：『死亡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但在死神還沒有眞正來臨之前就把性命結束，那是愚人所爲。』葉上開忽然說道：『在下巳吃了眞人三隻車。』太乙眞人道：『貧道也巳經吃了居士四隻相。』葉上開道：『卒也是車，士也是相，相也是象。』太乙眞人道：『所以，贏棋也就等於輸棋，只不過別人來看以爲你是贏了棋而巳。』葉上開點點頭，道：『所以，出家與不出家，都是不要緊的，出家之前可以想想往日情景，出家之後也可以天天想，晚晚想。』太乙眞人道：『你心中有甚麼說話，全都說出來好了。』葉上開道：『有一件事，你知道不知道！』太乙眞人道：『你說那一件？』葉上開道：『你可知道，我是怎樣認識皇甫嫣的？』太乙眞人道：『貧道知道。』葉上開有點意外，訝然說道：『你眞的知道？』太乙眞人道：『當然知道，但不是現在巳經知道，而是等一會才知道。』葉上開道：『這是甚麼道理？』太乙眞人道：『只要你現在說出來，貧道不是會知道了嗎？』葉上開點頭道：『亦是道理。』太乙眞人道：『在這裏說說無妨，若在外面，這種道理不但不是道理，簡直可算是妖言惑衆。』葉上開道：『迂腐之人何其多也。』太乙眞人道：『幸而你不是。』葉上開道：『眞人也不是。』我聽到這裏，忍不住嘆了口氣，說：『但我這個老叫化却迂腐極了。』太乙眞人立時搖頭，道：『諸葛居士此言差矣，你若是個迂腐之人，又怎有資格坐在這亭子之下跟咱們一起談話？』這幾句話若是別人說的，老叫化一定當你放屁，但出自太乙眞人之口，却又自是大不相同。

「接着，太乙眞人和葉上開又胡亂地走了七八着棋子，唉，這兩大高手那裏是在下棋了，簡直就是亂走可也，到了後來，索性連將帥也出了宮，甚至還一步一步走到楚河漢界，大家面對面的打個招呼，甚麼馬行田，飛象過河都用盡了。

「也許，這也是一種精神上的發洩，但老叫化道行不够，實在無法可以領略箇中滋味，只覺得這兩大高手的棋局，實在形同兒戲。

「到後來，將帥都不見了，棋盤上却出現了兩個小小的圓洞。」

霍百蒼一怔：「甚麼圓洞？」

諸葛酒尊道：「那是因爲太乙眞人的『將』和葉上開的『帥』忽然同時從圓洞裏跌了下去。」

霍百蒼道：「我還是不懂，那棋盤到底是怎樣的？是不是木製的棋盤？」

「非也，」諸葛酒尊搖搖頭，道：「那棋盤，其實也就是一張石桌。」

「石桌上的棋盤？」

「不錯。」

「那石桌有多厚？」

「超過半尺，不到一尺。」

「石質如何？」

「堅實無比。」

「棋子呢？」

「木棋而巳。」

霍百蒼不由深深地倒抽了一口冷氣：「這兩大高手運用指勁，透過木棋直穿石桌？」

諸葛酒尊緩緩地點頭道：「正是這樣，最難得的就是石桌雖然穿了兩個洞，但兩枚棋子都完全無損。」

霍百蒼長嘆一聲，道：「這等指力，這等收放自如的絕世神功，霍某就算苦練

到一百歲，只怕也練不成功。」

諸葛酒尊道：「霍莊主切莫因此意志消沉，須知像太乙眞人與葉上開那樣的高手，江湖上實在寥寥無幾，無論是誰想跟這種絕世高手相比，都是多餘的煩惱。」

霍百蒼道：「我明白，完全明白。」

但語聲還是掩蓋不住心中的惆悵。

只聽見諸葛酒尊接着又說：「兩顆棋子從棋盤上消失之後，這一個本巳形同兒戲的棋局亦再也繼續不下去了，太乙眞人和葉上開都在笑，而且都笑得很起勁，看來就像是兩個天眞爛漫的孩童一般，但等到笑聲停止之後，葉上開却又長長地嘆了一聲，道：『嫣兒是個心腸很善良的女子，我第一次遇見她的時候，她正在爲一隻受了傷的野鴨包裹傷口。』太乙眞人道：『當時你們在甚麼地方？』葉上開回答說：『一剪林中，』太乙眞人道：『是不是剪王莊西南兩里外的那座一剪林？』葉上開大爲訝異，道：『眞人怎會連那樣偏僻的地方也知道？』太乙眞人道：『剪王莊在江湖上雖然沒有甚麼名氣，但貧道却和霍老莊主有過數面之緣，而且年輕時曾經在這莊院裏住過十幾天。』葉上開這才恍然，道：『原來這樣。』」

他直勾勾地望住諸葛酒尊，道：「太乙眞人眞的這麼說？」

諸葛酒尊道：「如有半字虛言，老叫化不到一天立刻就變成一條倒路屍無頭鬼了。」

霍百蒼完全呆住了。

諸葛酒尊望着他，說道：「有甚麼不妥？」

「沒有半點不妥，」霍百蒼的喉結在脖子間不住地上下滾動着，聲音聽來相當怪異，他說：「太乙眞人所說的『霍老莊主』就是先父，在我還很年輕的時候，先父曾經不斷提及過一個遊方道士，先父說：『這道士在咱們這裏住了十幾天，每天晚上都對我講一些說話，有時候，他說得好像不知所謂，但等到自己晚上躺在床上慢慢仔細回想之後，却會發覺他言中有物，字字珠璣！但老父始終不知道這個遊方道士的眞正來歷。』」

諸葛酒尊立刻「啊」地一聲叫了出來，說道：「現在你可知道啦，當年那個遊方道士，就是鼎鼎大名的太乙眞人！」

霍百蒼的臉色忽然變得很興奮。

「是太乙眞人！居然是太乙眞人！」

諸葛酒尊忙着又道：「後來，葉上開在亭子裏踱着方步，踱了很久才說道：『眞人，你相信緣份這種事嗎？』太乙眞人莞爾一笑，道：『只有白痴才不相信。』葉上開點點頭，道：『在下也是這麼想，當年，我只不過是隨便地到處走走，想不到就在一剪林裏遇見了嫣兒。』

「太乙眞人嘆了口氣，道：『這就是緣份。』葉上開道：『當時，她正在悉心地爲野鴨治療傷勢，冷不提防樹上有一條青竹蛇兒向她的脖子直撲過來，我不再遲疑，立刻摘下了一片樹葉，把那條青竹蛇兒的蛇頭切了下來。』像葉上開那樣的高手，隨隨便便一塊樹葉落在他的手中，都可以變成鋒利無匹的利器，這一點是完全不必懷疑的。」

霍百蒼聽的不住點頭，就像是親眼目睹當時情景一般。

諸葛酒尊摸了摸鼻子，接着又說：「葉上開繼續在亭子裏道：『就是這樣，我認識了嫣兒，原來嫣兒並不住在附近，她是爲了探訪表哥才到剪王鎭的。』太乙眞人道：『她的表哥是誰？』葉上開回答說：『嫣兒的表哥，就是如今剪王莊莊主霍百蒼』。」

霍百蒼聽到這裏，只能苦笑。

他除了苦笑之外，又還有甚麼話好說的。

諸葛酒尊也不爲巳甚，只是淡淡的說：「老叫化只想見見葉大俠，你又何苦拒人於千里之外？」

霍百蒼沉默了很久，才道：「就算皇甫嫣確是霍某表妹，你又怎知道葉大俠一定會在這裏？」

諸葛酒尊道：「因爲葉上開曾經在本鎭出現過。」

霍百蒼道：「就算這樣，也不能證明他就在敝莊之內。」

諸葛酒尊道：「對於剪王莊，葉上開是一輩子也忘不掉的，這就像是他一輩子也忘不掉皇甫嫣一樣，他既然到了剪王鎭，又怎會不在剪王莊內？」

霍百蒼身子微微一震，又再爲之啞口無言。

諸葛酒尊緊蹙着眉，道：「老叫化子要見葉上開，你不要再加阻攔好不好？」

霍百蒼面上露出了爲難的神情，過了半晌才道：「實不相瞞，葉大俠的確在敝莊裏，但他千叮萬囑，說過不想任何人來打擾他的清靜。」

諸葛酒尊冷笑道：「他自己也許可以獃在清清靜靜的角落裏，但如今江湖上到處弄得沸沸揚揚，他一個人清清靜靜是不是太自私了？」

霍百蒼吃了一驚，道：「諸葛老兄何出此言？」

諸葛酒尊又冷笑着，說道：「老叫化知道你絕不敢得罪葉上開，但這也不一定是明哲保身之道，倘若老叫化眞的大發脾氣，也同樣可以把這座剪王莊夷爲平地的！」

霍百蒼面上的肌肉立時抖動了兩下，就在這時，忽聽一人輕輕的嘆了口氣，道：「無論是誰想把這裏夷爲平地，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這顆腦袋砍掉下來。」

接着，一個人緩緩走了過來。

這人雖然巳不再年輕，他的眼角和額上都巳出現了皺紋，但無論怎樣，他還是一個極瀟洒的男人。

這男人不但瀟洒，而且出色。

他走路的姿勢看似平凡，但却有着一種說不出的魅力。

雖然，他巳在憔悴中渡過了一段很悠長的歲月……

很少武林中人可以遇見葉上開。

尤其是在皇甫嫣死後，見過葉上開的人就更加少了。

所以，曾經有一段時間，江湖上傳出了一個謠言，說葉上開巳經殉情自盡而身亡。

但這畢竟只是謠言。

葉上開的確曾經有過這種念頭，但他

知道那是無補於事的。

人死之後，是否可以在另一個世界裏找回另一個已死去了的人？

葉上開不相信可以如此。

所以，他仍然活着。

但是除了這一點之外，還有別的理由嗎？

沒有人知道。

總之，葉上開仍然活着，他仍然是令人震懾的武林奇葩。

× × ×

諸葛酒尊看見葉上開的時候，臉上立刻有了笑意。

他問葉上開：「我這個老叫化，你認為怎樣？」

葉上開道：「你已可算是老叫化中的老狐狸。」

諸葛酒尊道：「自從長白山一別之後，我變得聰明了一點點。」

葉上開道：「怕那不是眞正的聰明，而是傻氣。」

諸葛酒尊道：「傻氣？這些傻氣從何而來？」

葉上開道：「大概是由我這裏傳染給你的。」

諸葛酒尊說道：「你是菊痴，不是菊傻。」

葉上開道：「痴和傻有甚麼分別？」

諸葛酒尊道：「只有傻人才會認為沒有分別，但你並不傻，只是頹喪得太久而已。」

葉上開凝視着他的臉，沉默了片刻才道：「聽說你快要成為丐帮帮主了，是不是？」

諸葛酒尊道：「是的。」

葉上開道：「這很好，丐帮實實在在需要你這樣的老江湖來把持大局。」

諸葛酒尊道：「我到底是個老江湖還是條老狐狸？」

葉上開道：「老江湖也就是一條老狐狸。」

諸葛酒尊道：「老叫化的事，你用不着費心，丐帮有數百年的基礎，就算沒有我這個老叫化，它還是可以一直興盛下去的。」

葉上開淡淡一笑，道：「這裏是不是很悶熱？」

諸葛酒尊點點頭，說道：「是的，我已熱得渾身是汗，再躭下去，勢必全身濕透。」

葉上開道：「那麼，咱們到外面走走，屋外最少比較涼快一點。」

諸葛酒尊道：「這是很好很好的主意。」說完之後，就和葉上開聯袂離開了剪王莊。

霍百蒼不由一陣苦笑。

現在是甚麼天氣了？就算關在密不通風的斗室裏，也絕不會悶熱。

× × ×

葉上開帶着諸葛酒尊來到了一剪林。

對於葉上開來說，一剪林是他永遠難以忘掉的地方。

這時候，晚風冷得像是刀鋒，四周除了風聲之外，就只有枯葉吹起時所發出的沙沙聲響。

葉上開沉默了很久很久，忽然在地上抓起了一撮枯葉。

葉既已枯，一抓就已碎裂。

諸葛酒尊看着他，臉上也彷佛和他一樣，有着無限的愁緒。

「諸葛帮主——」葉上開終於首先開口。

「我現在還不是丐帮帮主。」諸葛酒尊立刻接着道說：「甚至連丐帮中人也不是。」

葉上開道：「但丐帮最尊貴的綠玉打狗棒已在你的手裏。」

諸葛酒尊道：「我年紀已老了，做了一輩子叫化，想不到最後還是要成為丐帮中的一份子。」

葉上開嘆了口氣，道：「你說你自己已老了，但我呢？我又怎樣？」

諸葛酒尊說道：「你比我年輕得多，但在武林中的輩份却絕不比我低，若論到武功和名氣，你更是遠在我這個老叫化之上。」

葉上開道：「但我已像是枯透了的葉子，再也沒有當年的光澤。」

諸葛酒尊道：「就只是為了菊谷仙子皇甫嫣？」

葉上開道：「也許是的。」

諸葛酒尊道：「值得嗎？」

葉上開道：「我不知道值得不值得，我只覺得活着已沒有甚麼意思。」

諸葛酒尊道：「既然這樣，你為甚麼仍然活着？」

葉上開道：「因為我不甘心。」

「既不甘心，就得振作！」諸葛酒尊道：「公主軒的許不醉，他最喜愛的武林公主早已嫁到天涯海角，但他已漸漸振作起來！」

葉上開道：「他的確比我堅强。」

諸葛酒尊道：「但你才是眞眞正正的武林奇葩，只有你才可以挽救這一場武林浩刦。」

「別開玩笑了。」葉上開搖搖頭，「我早已不屬於這個武林。」

「但葉紅棉呢？」諸葛酒尊瞪着眼，道：「她是不是你的女兒？」

葉上開的身子陡地一陣顫抖，臉上現出了一個澀苦的笑容來。

諸葛酒尊皺了皺眉，聲音聽來十分冷峻：「我知道，你對葉大娘這個女人是全無好感的，但你們畢竟已生下了女兒！葉紅棉是你骨中的骨，血中的血！」

葉上開茫然地點點頭，道：「我知道，我全都知道。」

諸葛酒尊臉色一沉，道：「你既然知道，為甚麼還完全不加理會？」

葉上開忽然笑了。

「還有甚麼值得好笑？」諸葛酒尊的臉色變得更難看。

葉上開還是笑了很久，才說：「你可知道我仍然能够活下去的眞正原因？」

諸葛酒尊冷冷道：「我不知道！」

葉上開道：「那麼，你現在不妨聽住了，我一直沒有眞的結束性命，就是為了紅棉！」

諸葛酒尊霍然動容：「為了紅棉？」

「不錯，」葉上開道：「你說得一點也不錯，她畢竟是我的女兒，她的事，也就是我的事，你以為我眞的不會加以理會嗎？」

諸葛酒尊吸一口氣，道：「你說的是眞話？」

葉上開淒然一笑，道：「我為甚麼要騙你？」

諸葛酒尊一怔，臉上忽然露出了抱歉之色：「這麼說，是老叫化誤會了？」

葉上開嘆息一聲，道：「無論如何，你們都是一番好意的。」

諸葛酒尊目光一閃，忽然問：「葉紅棉和天恨帮之間有甚麼關係？」

葉上開嘆了一聲，道：「我也不怎麼清楚。」

諸葛酒尊道：「但天恨帮中人已協助她，挖了一條地道，把郭冷魂從鐵眉樓裏帶走！」

葉上開道：「那又怎樣？」

諸葛酒尊道：「我們想找回郭堡主，也希望可以協助紅棉，使她能够脫離恨帝的魔掌。」

葉上開搖搖頭，道：「但事情並不如你們想像中那麼簡單。」

諸葛酒尊道：「咱們都知道內裏因由，相當錯綜複雜，但咱們既已沾上了手，就決不會半途而廢。」

葉上開道：「你們眞的要與恨帝為敵麼？」

諸葛酒尊道：「就算咱們不與恨帝為敵，恨帝也已視咱們為眼中釘。」

葉上開道：「但照我看，大家不必白費心機了。」

諸葛酒尊一怔：「這是甚麼意思？」

葉上開說道：「紅棉根本就沒有出岔子。」

諸葛酒尊的臉色忽然一變：「你早已知道她的處境？」

葉上開嘆了口氣，道：「這世間上，唯一可以令我活下去的人，就只有紅棉，她是葉某生命的延續，也是葉某唯一的骨肉，難道你們以為我眞的會袖手旁觀，完全不理會她的死活嗎？」

諸葛酒尊目光閃動，道：「紅棉如今情況怎樣了？」

葉上開道：「很好！眞的很好！」

諸葛酒尊道：「郭冷魂又怎樣？」

葉上開道：「迅速復元。」

諸葛酒尊吸了口氣，道：「他中的是血花蓮掌力！」

葉上開說道：「我知道，恨帝也是知道。」

諸葛酒尊臉色一凜道：「你知道恨帝在甚麼地方？」

葉上開道：「不知道。」

「連你也不知道？」

「你以為我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活神仙？」葉上開苦笑了一下，道：「江湖上的朋友，一直都把我看得超凡入聖，但實際上，今天的葉上開，已不再是當年的武林奇葩了。」

諸葛酒尊道：「但你仍然有一身驚人的業藝。」

「這種想法也是錯了，」葉上開的眼神忽然變得痲木呆滯，連聲音也彷佛有氣無力似的。「武功之道，有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諸葛酒尊怔怔的望着他，有點難以置信地說：「但你是葉上開，從來也未嘗一敗的武林奇葩葉上開。」

「葉上開也只不過是一個人的名字，既不是大羅金仙，也不是如來佛祖！」葉上開冷冷地說：「無論是誰把武功丟開了二十年，只怕都會變成一塊廢鐵！」

諸葛酒尊說道：「但你的輕功仍然很好。」

「輕功很好？」葉上開嘆息着說：「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我的身子已越來越重了。」

諸葛酒尊道：「但我這個老叫化子對你還是抱着很大的希望。」

葉上開道：「對我抱着希望，倒不如抱着一罎美酒還好一些。」

諸葛酒尊乾咳兩聲，道：「你遲早會改變的！」

葉上開深深的呼吸了一下，道：「我們的談話，到這裏也該結束了。」

「不！」諸葛酒尊道：「我定要找到恨帝！」

葉上開道：「我無話可說，也帮不了甚麼忙，只能够說一聲抱歉而已。」

諸葛酒尊凝注着他的臉，神情漸漸變得失望。

極度的失望。

葉上開早已不是昔年的葉上開。

他雖然仍然活着，但已再也不可能重振雄風……

× × ×

葉上開悄悄的走了，就像是一片給寒風吹走了的枯葉，根本完全不值得任何人加以關心。

風很冷，諸葛酒尊的心更冷。

他知道，自己絕對沒有認錯人。

剛才還站在這林子裏的人，的的確確是菊痴葉上開。

但現在，他寧願遇上一條垂頭喪氣的野狗，也不願意再看見這個曾經被武林中人公認為「奇葩」的葉上開。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諸葛酒尊才離開了一剪林。

到了黎明時份，他來到了烏衣山。

烏衣山下有個烏衣寨，寨主柴天猛，是諸葛酒尊相識了三十年的老朋友。

當柴天猛看見諸葛酒尊的時候，簡直高興得想哭！

「俺的老祖宗，俺的天下第一號神丐，你怎麼七八年都不找俺了？」柴天猛狂叫喊着來迎接諸葛酒尊。

諸葛酒尊道：「我現在不是來了此地嗎？」

「來得好，來得正好！」柴天猛大叫着：「來人啦，快把寨裏最好的酒都捧出來，好酒之外，還要好的鷄鴨，好的大魚大肉，若有半點不妥善，統統殺！」

諸葛酒尊雖然心情不怎麼好，聽到這裏也不禁為之啞然失笑：「好威猛的嗓子，近來是否賭牌九賭得多了，所以一開喉就是統統殺？」

「非也非也！」柴天猛怪笑着說：「自從俺去年在崔家莊裏一晚輸掉五個押寨夫人之後，已有十六個月沒有賭過一口牌九。」

諸葛酒尊笑了笑，道：「不賭牌九，大可以賭骰寶。」

（未完・七）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笛劍客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謝長風、醉道人將魔教一元子打退，解決武當山之危，爲芙蓉城主姬紅薇澄清是非，爲曾子玖找回失踪十八年的女兒——嚴玉蘭，目前需要解決的還有姬紅薇的亡夫嚴凌峯被誰人所殺，還待深入偵查，另一個卓清華之死因，仍未有答案，其致死原因，是魔教利用他的聲望號召一方豪俠爲他們効力，故用朱紅毒針將他殺害，因卓少華所中的毒針和父親的朱紅毒針一樣，証實是魔教一元子所殺，經過衆俠從新部署，決定由卓少華對付魔教，由謝長風、醉道人幕後策劃，武當派和衆俠協助，解決以後的事情，澄清江湖是非……

部署討魔教　先鋒遇女魔

只聽遠處響起醉道人的聲音說道：「你……就是……放……放不……過我老道。」他已經醉得連說話都不大清楚了，但話聲卻是從後山傳來的。

謝長風大笑道：「諸位聽到了麼，酒鬼牛鼻子不是答應了麼？」

一面回頭朝芙蓉城主嘴皮微動，說了兩句。

紫雲道長朝謝長風稽首一禮道：「前輩一言九鼎，這四個兇神不勞貧道一辭果然降伏其心，成了卓少華施主的得力助手，今後當可爲武林正義出力，貧道除了向前輩深致謝忱也要爲卓少華施主賀呢！」

說話之時石開天、高天祥、九眺先生，董仲萱四人也引着陸鴻藻、劉寄生、雷東平、邵竹君、馮子材五人進來。

首先由石開天引見了在座諸人，才道：「陸老弟等五位，都是各有家小被魔教留作人質，要他們由假冒卓大俠的賊人指揮，這五位老弟深明大義，只知是魔教作祟，願意追隨諸位之後爲武林正義出力，殲滅魔教。」

在他說話之時，陸鴻藻等人，朝大家連連拱手。

玄眞子稽首道：「五位施主請坐。」

五人略爲謙讓，就在下首一排椅子上坐下。

獨行叟也在此時，偕同步眞子回入廳來，紫雲道長迎着道：「老施主如何？」

獨行叟笑道：「兄弟開導了他們一番，已經要他們回去了。」

他口中說的「他們」，是指三湘大俠張椿年、風雷劍吳南强、和河北盟主金刀李千鈞了。

紫雲道長稽首：「如此就好。」

謝長風已從座上站了起來，朗笑一聲：「好了，老夫本來只是爲你們調解而來，現在事情都已辦妥，老夫也該走了。」

回過身朝芙蓉城主看了一眼，他咀唇雖然沒動；但敢情以「傳音入密」和芙蓉城主說了什麼話了。

芙蓉城主滿臉喜容，站起身來：「但

憑前輩吩咐。」

謝長風大笑道：「到時老夫一定會來喝喜酒的。」

話聲出口，人影已渺，大廳上這許多武林高手，竟然沒有一個人看清他是如何走的。

玄眞人、紫雲道長連忙急步趨至廳外，向空稽首道：「貧道恭送前輩。」

獨行叟輕喟一聲道：「練武之人，能練到謝前輩這樣飛行絕跡，已是介乎仙凡之間，我輩只怕再練上五十年，也望塵莫及呢！」

石開天道：「再練五十年，咱們這把老骨頭只怕也要散了！」

芙蓉城主道：「謝前輩已走，對聲討魔教之擧，刻不容緩，咱們該有個決定才是。」

紫雲道長道：「城主之言甚是，謝前輩臨行推擧獨行老施主爲主帥，那就請老施主升座點將，人手如何，悉憑老施主調遣了。」

石開天道：「不錯，不過老朽認爲獨行前輩担任主帥，還該有兩位副主帥，最適當的人選，莫過於紫雲道長和城主二人，不知諸位以爲如何？」

大家一致贊同。

紫雲道長搖手：「貧道萬萬不敢。」

石開天道：「這不是你道兄敢不敢的事，這是大家一致同意的。」

紫雲道長道：「討伐魔教，武當派義不容辭，但敝派尚有掌門人在此，貧道何敢逾越，此其一，如論資望，石老施主應在貧道之上，此其二……」

「不用說了。」石開天笑道：「貴派今晚雖無損傷，但初經大故，貴掌門人自應坐鎮武當，不可輕離，討伐魔教，貴派只要派一、二位道兄和大家同行就好，這和道兄担任副主帥並無衝突，至於兄弟，隨便派個職司，兄弟無不從命。」

獨行叟道：「二位道兄不用再爭執了，此次討伐魔教之擧，雖是大家湊起來的，但主要人物，還是以武當派和芙蓉城爲主，所以紫雲道兄和芙蓉城主担任副主帥，正是十分恰當的安排，何況這是爲武林掃除邪魔，正是我輩應盡的天職，每個人都要自告奮勇，老朽就毫不推辭，二位也該當仁不讓才是。」

紫雲道長、芙蓉城主都肅然道：「既是如此，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石開天大笑道：「好了，現在就請大元帥發令了。」

「好！」獨行叟龍行虎步，走到中間站定，目光左右一顧，掠過衆人，說道：「卓少兄。」

卓少華連忙站起應道：「晚輩在。」

獨行叟道：「老夫派你爲此行先鋒，你可率領秋月、田無忌、陸浩、蕭道成、何三元五人，明日清晨下山，首途茅山，至石母嶺待命。」

卓少華躬身道：「晚輩遵命。」

九眺先生心中總以爲卓少華必和自己師兄弟成一路，如今聽獨行叟派他當先鋒，自然有些意外，但這是獨行叟分派的，自己不好多說。

獨行叟回頭朝紫雲道長問道：「貴派打算派幾位道友，隨同道兄前往？」

紫雲道長稽首道：「敝派人手，悉聽老施主調遣。」

獨行叟道：「武當重鎭，不宜空虛，兄弟覺得有兩位道友，五個『五行劍陣』，隨同道兄前往，也就夠了。」

紫雲道長朝玄眞子道：「那就請掌門人指派了。」

玄眞子道：「步眞、玉眞二位師弟隨同師叔同往，不知師叔意下如何？」

紫雲道長稽首道：「那就派步眞、玉眞好了。」

獨行叟道：「好，茅山通天觀『分光劍陣』名聞江湖，道兄率領步眞、玉眞二位道友，二十五名劍陣弟子，隨同芙蓉城人馬同行，但道兄的任務就是以陣制陣，專門對付茅山『分光劍陣』，其他的事一概不用過問。」

紫雲道長躬身道：「貧道領命。」

獨行叟轉臉朝芙蓉城主道：「現在該城主了，老朽交給城主的任務，是城主率同芙蓉城原班人馬，包括義女曾玉蘭，（嚴玉蘭認了父親曾子玖，自然該姓曾了）隨卓少華那隊先鋒之後堂堂正正由茅山正面直抵通天觀，爲中軍。」

芙蓉城主道：「中軍應該由統帥率領，芙蓉城的人馬怎麼可以作爲中軍呢？」

獨行叟笑道：「老朽這統帥，只管調配人手，等人手調配好了，就沒多大用處了，城主直逼通天宮向一元子叫陣，第一是爲夫報仇，第二是責問他嫁禍武當，名正言順，要老朽當中軍，妳叫老朽說什麼呢？豈非師出無名了？」

芙蓉城主點頭道：「前輩既是這麼說，我遵命就是。」

「好！」獨行叟道：「現在是第四隊，就以老朽領頭吧，咱們這一隊請六合門高掌門人、九眺先生、曾子玖、勝鎭山、董仲萱、許女俠師徒（高美雲）同行。」

接着又朝石開天道：「第五隊，石老哥可率同孟氏三雄、陸鴻藻、劉寄生、雷東平、邵竹君、馮子材等幾位同行。」

「兄弟遵命。」石開天問道：「只是咱們的任務呢？」

獨行叟道：「你的第五隊，和我的第四隊任務相同。」

石開天道：「就是任務相同，你老哥也得交代呀！」

獨行叟微微一笑道：「咱們此行目標是殲滅魔教，但目的地卻是茅山，魔教教主一元子詭計多端，他可以不出面，如果不出面那就另有奇兵，咱們不可不防。」

石開天道說：「這老魔頭當眞狡猾如狐。」

獨行叟道：「所以咱們這五路人馬，三路是明的，堂堂正正向茅山進發，咱們這兩路，可要給他來個暗的，要化整爲零，偷偷的摸上茅山去，隨時互作支援，也要在暗中支援前面三路人馬，現在你懂了吧？」

石開天大笑道：「對，你眞是不愧大將軍，決勝千里，料敵如神。」

獨行叟大笑道：「石老哥慢點誇奬，對付什麼門派都容易，對付魔教可不容易呢，只要給他漏網一個，三五十年之後，又會死灰復燃，騷擾江湖，所以咱們這兩路人馬，能不出手，就儘量隱蔽自己，監

視敵人，才爲上策。」

「遵命，遵命。」石開天連連拱手，道：「兄弟懂了，咱們這兩路，該是奇兵了。」

「一點沒錯！」獨行叟大笑道：「咱們這兩路，應該稱之爲左右游擊。」

遂安東門外十里，地名叫做東亭。

這裏有一座茶亭，亭子靠近大路，本是行旅歇足之處，因爲這是中間站，離界首還有五里，路走累了，可以在這裏歇息一下。

茶亭右首，有一對老夫妻搭了個茶棚，放着四五張板桌，供應過路行商茶水，也兼賣酒菜。

這天巳牌光景，從大路上來了主僕二人，那主人是個青衫少年，生得劍眉朗目，豐神飄逸，跟在他身後的是個書僮，也眉清目秀，看去極爲伶俐。

正當這主僕二人走近茶亭，茶棚下迎出一個老者朝青衫少年連連拱手，陪着笑道：「公子爺來了，小老兒已經恭候多時，快請到棚下坐，公子爺的茶水都已經沏好了。」

青衫少年臉含微笑問：「老丈連茶都沏好了？你怎知我會從這裏經過的呢？」

那老者陪笑道：「是方才一位老管家交代的，說公子你馬上就到，吩咐小老兒要沏上好的龍井茶，還要小老兒在棚下候着呢！」

他指指松棚下中間一張板桌，說道：「連位子都是那位老管家指定的。」

青衫少年舉目看去，桌上果然已經沏好了兩盞茶水，不覺含笑道：「老丈不會認錯人？」

那老者道：「這怎麼會呢？老管家把公子爺的面貌講得很清楚，公子爺身邊佩一支金笛，還有一位小管家，錯不了。」

青衫少年點頭笑道：「好吧，秋兒，咱們就歇一回再走。」

舉步跨進松棚，在板桌旁的板櫈坐下，問道：「老丈，那老管家還交代了你什麼話麼？」

叫秋兒的書僮也跟着在橫頭坐下。

老者應了聲「是」，陪笑道：「有，有，老管家還留下了一封信，要小老兒當面交給公子爺。」

「信？」青衫少年微微一怔道：「好，那就請老丈去拿來吧！」

老者連連應是，轉過身匆匆往後行去，拿着一個信封，三脚兩步的走了出來，雙手遞上，陪笑道：「公子爺請看，這封信上還寫着公子的大名呢！」

青衫少年接到手中，果見信封上寫着：「書呈卓少俠親展」幾個字，下面却並未具名。

這主僕二人自然是卓少華和秋月了。卓少華這一路並未掩飾行藏，只是秋月改了男裝而已，他方看了信封一眼，就點頭道：「果然是我的，多謝老丈了。」

老者連連躬身道：「小老兒不會弄錯的，這條路上每天過往的人不少，但像公子爺這樣人品的人，可眞不多。」

他欠身，退了下去。

秋月忙道：「公子，這信讓小的來拆吧！」

「不用了。」卓少華微哂道：「我一路沒掩身份，此處離茅山已近，自然早在他們監視之中了。」

說話之時，撕開信封，抽出一張信箋，就在這一瞬間，他鼻孔中隱隱聞到一縷脂粉香氣！

這香氣只有淡淡幽幽的一縷，似在有無之間，你剛聞到就已經消失了。

卓少華並未在意，打開信箋，只見上面寫着兩行工整的楷書：「界首恭候俠駕，務請賁臨爲幸。」下面還是沒具名字。

這時，秋月早已取出銀針，暗自在兩盞茶水中試過，並無異樣，這就低低的道：「公子，這茶中倒是沒做手脚。」

卓少華微笑道：「他們不會在茶中做手脚的。」

一面把信箋遞了過去。

秋月看了一眼，低聲道：「這會是什麼人呢？」

卓少華端起茶碗，喝了一口，含笑道：「這還用說，自然是通天觀的了。」

秋月問道：「公子去不去呢？」

卓少華道：「咱們目的地是石母嶺，界首乃是必經之路，就是人家不下請柬，咱們也要去的。」

秋月道：「要不要通知他們呢？」

他們，自然是指田無忌等四人了。因爲田無忌、陸浩等四人，乃是黑道兇神，在江湖上名聲甚著，差不多在江湖上行走的人，都認得他們，同行諸多不便，所以他們四個還在後頭，由卓少華和秋月先行。

卓少華微微搖了搖頭道：「不用通知他們，咱們約好了，是到石母嶺會齊的，這點事，何須他們來插手？」

秋月悄聲道：「小的覺得對方既已向公子下書，必有準備，公子還是……」

卓少華笑道：「當時我一個人進入芙蓉城去，難道也有帮手麼？」

秋月望着他，不敢多說。

卓少華知她還是放不下心，笑了笑道：「妳放心，他們困不住我的，妳再喝口茶，咱們就要上路，我倒要見識見識他們擺下了什麼陣仗？」

秋月端起茶碗，喝了口茶。

卓少華道：「對了，妳要記着，待會不論遇上什麼情況，妳都不用出手，那樣我就可以放心施爲，不至碍了手脚。」

秋月點頭道：「小的知道。」

卓少華站了起身，秋月取了一錠碎銀，放到桌上，叫道：「老丈，茶資在這裏了。」

「不用了，茶資方才老管家已經付過了。」

老者慌忙趕了過來，說道：「公子爺不多坐一回，小老兒茶還沒沖呢！」

秋月道：「這是公子賞的，你收着就是了。」

老者沒想到喝了兩口茶，就賞一錠碎銀子，連忙千恩萬謝的一直送出棚外。

三五里路，自然轉眼就到了。

就在他們快到界首，老遠就看到路旁站着一個身穿大褂的老蒼頭，見到兩人，急忙迎了上來，躬着身道：「來的是卓少俠了？老奴奉敝主人之命，已在這裏恭候了一會了。」

卓少華問道：「貴上是什麼人？」

老蒼頭道：「老奴只是奉命在此恭候卓少俠，至於敝上姓名，老奴不便奉告，卓少俠見了面，自然就知道了。」

卓少華微哂道：「貴主人倒是神秘得很，好，那就麻煩老丈前面領路吧！」

老蒼頭忙應，道：「卓少俠請隨老奴來。」

急忙走在前面領路。

由大路轉入小徑，小徑是山坡路，逐漸往上，穿過一片疏林，山麓間出現了一座屋宇。

屋宇覆蓋極廣，但已經很古老，外形雖還算完整，你可以從它的外形而推想得到裏面很破舊了。

大門虛掩着，大天井中，幾乎草長沒脛，石階上也長滿了青苔，顯然這座古老的莊院，已經很久沒有人住了。

老蒼頭領着卓少華、秋月進入大門，又小心翼翼的回身掩上了門，加上了門，才走在前面領路。

卓少華目光左右一瞥，哂然道：「貴主人就住在這裏麼？」

秋月一旁披披嘴道：「這裏分明是一座空屋，已經有好久沒有人住了。」

老蒼頭回身笑道：「但事實上，敝主人就住在這裏。」

說話之時，已經穿過大天井，行近階前。

卓少華問道：「你家主人呢？」

老蒼頭道：「敝主人在屋內恭候。」

他引着兩人跨上走廊，就向大廳上引，却從右首行去。

長廊盡頭，出現了一道月洞門，進入月洞門，裏面是自成院落的一楹五間房舍，庭中居然種着許多花卉，香氣襲人，五楹房舍簾幕低垂，窗帘深掩，不聞一絲人聲。

卓少華心中暗暗猜疑，說道：「貴主人如此待客，不嫌太冷淡倨傲了些麼？」

老蒼頭陪着笑道：「卓少俠原諒，你見了敝主人，就會明白。」

他搶先走到中間一間門口，脚下一停，說道：「卓少俠請進。」

卓少華嘿然道：「貴主人既然自持身份，不肯出迎，在下既然來了，那就只好自己進去了。」

隨着話聲，舉步走入。

秋月跟隨他身後，走了進去，這回老蒼頭却並未跟着進來。

室內因爲門窗都垂着簾幕，是以十分黝黑，但光綫雖然黝黑，卓少華目能暗視，自然清晰可見，只見這是一間不算太小的起居間，佈置得極爲雅潔，但却不見半點人影。

秋月道：「公子，他們似是故意把公子引到這裏來，說不定是什麼陰謀……」

話聲未落，只見裏首一道門中，門帘輕動，走出一個黑衣婆子，沙啞着聲音道：「敝主人請卓少俠入內相見。」

卓少華目光一注，忽然朝她微微一笑，臉上笑容未泯，右手一探，已然一把扣住了黑衣婆子的手腕脈門。

這一下動作如電，黑衣婆子幾乎連一絲掙扎的餘地都沒有，心頭一驚口中不覺發出一聲尖「啊」，忙道：「卓少俠快請放手。」

尖「啊」聲音很稚嫩，但等到開口說話，聲音又變得蒼老而沙啞了！

卓少華微笑道：「在下看妳太忙，又要倒茶，又要領路，現在又來傳話，一個人趕着扮三種不同的脚色，眞是難爲了妳了。」

倒茶的是茶棚老頭，領路的是老蒼頭，現在傳話的則是黑衣老婦，實則是同一個人也。

黑衣婆子道：「你……你放手……」

卓少華笑道：「在下還要看看妳的眞面目！」

正待伸手去揭她頭上的花白頭髮！只聽室中響起一個冰冷的聲音說道：「卓少俠既然來了，怎不請進來？難爲一個下人，算不了什麼英雄。」

「在下並沒把自己看作英雄。」卓少華五指一鬆，淡淡一笑道：「看在貴主人面上，在下就不好難爲妳了。」

黑人婆子動如脫兔，急忙朝室內門帘中閃了進去。

卓少華脚下一停，回頭道：「秋兒，妳就在這裏等着，不用進去了。」

秋月心中雖然不大放心，也不大願意，但卓少華說出來的話，她從沒違拗過，只得躬身應「是」。

卓少華朝她笑了笑，舉步掀簾而入，說道：「主人如此待客……」

話聲未落，心頭不期暗暗一怔！

這間屋子，似乎相當寬敞；但却黑得出奇。

卓少華自從練成「九陽玄功」目能暗視，就算是星月無光之夜，十丈以內，他仍可看得清清楚楚，但這間屋內，他跨入第一步，就有伸手不見五指之感。

這是不可能之事，屋內門窗雖閉，門帘雖下，也不可能有如此暗法，這種黑暗，大似混沌未闢，黑得出奇，這自然不是透不進天光，而是人工特別製造而成的黑暗。

「魔教，一向善於賣弄，也惟有魔教，專門喜歡玩些障眼法兒，這大概是他們在故弄玄虛了？」

少華脚下立時停了下來，眼睛微微一闔，再睜了開來，一面運足目力向左右打量，一面微哂道：「在下奉邀而來，總是客，主人這是待客之道麼？」

他這閉了閉眼睛，再睜開來，雖然似乎好了些，但也只能模模糊糊的看到三數尺遠近，較遠之處，依然一片黝黑。

他藝高胆大，倒也並不在意，因爲眼睛雖然看不清楚，但耳朵還可以聽得到，若是有人想利用黑暗妄施襲擊，只要到了一丈遠近，他仍可辨別得出來。

就在他話聲方落，只聽對面有人哂道：「卓少俠放心，咱們既然邀約你來此，不會暗施襲擊的。」

「在下也不懼人暗襲。」卓少華話落，忽然咦道：「如果剛才說話的也是主人，那麼這屋中一定有兩位主人了？」

那是因爲他聽出兩個人的口音不同。

忽聽自己右首又有一人說道：「主人有幾個並不重要。」

卓少華笑問道：「那麼什麼是重要的呢？」

忽聽左首遠處有一人接口道：「咱們

請你來，自然有事了。」

卓少華心中暗道：「這兩人口音又是不同，他們到底有幾個人呢？」

一面昂首道：「在下正要請教。」

只聽對面中間稍右又有一人道：「咱們想請教卓少俠是到那裏去的？」

「這是第五個人了！」

卓少華道：「在下連諸位是誰，都還一無所知，在下就該把行踪奉告麼？」

只聽又有一人說道：「卓少俠馬上就可以知道咱們是誰了，但咱們必須先聽聽你要去那裏？」

「這是第六個。」

卓少華心中暗暗數着，一面說道：「好，在下是到石母嶺去的。」

接着又有一人說道：「卓少俠果然沒有騙我們。」

「事無不可對人言，在下何須隱蔽行藏？」

卓少華昂首而言，忽然笑了笑道：「七位之中，只有你已經和在下見過幾面了，原來你也是主人之一。」

他聽出這說話的就是那個喬裝黑衣婆子的人。

只聽那人笑道：「卓少俠果然好記性，不知我可以再問一句麼？」

卓少華道：「自然可以。」

那人又道：「那麼我想請問卓少俠，到石母嶺去作什麼呢？」

「這個何用問我？」卓少大笑道：「諸位難道不知道麼？」

只聽右首一人道：「咱們想聽聽卓少俠口中說出來的。」

卓少華心裏想，暗道：「這人就是第三個說話人，那麼由此可見他們一共是七個人了。」

一面問道：「你們一共有七位主人對麼？」

「不錯，卓少俠耳朵果然靈得很！」

那第三個人道：「卓少俠現在該答我所問了吧？」

卓少華道：「在下去石母嶺，是找人去的。」

第四個人的聲音問道：「卓少俠去找誰？」

「這個……」卓少華略爲遲疑，才道：「在下已經說得很多了，諸位邀約在下來此，就是爲了盤問在下麼？」

第五個人道：「卓少俠不是說事無不可對人言麼？」

「不錯！」卓少華傲然道：「但直到此時，七位還不肯透露你們身份，在下也就不用說了。」

直到此時，才聽對面那人道：「卓少俠不用去了。」

卓少華心中暗想：「如此站立的位子而言，此人正好居七人之中，那麼這七個人是以他爲首了。」

一面問道：「爲什麼？」

對面那人說道：「咱們邀約卓少俠前來，自然是爲了阻止卓少俠到石母嶺去了，在咱們勝負未決之前，卓少俠只怕走不了。」

「那好！」卓少華朗笑一聲道：「諸位既然衝着卓某而來，卓某自然要向七位領教了。」

對面那人微哂道：「卓少俠口氣不小，你敢在這裏和咱們動手麼？」

卓少華道：「你以爲在下看不見，就可以施襲？在下看不見，諒七位也未必看得見，既然同樣看不見，吃虧的未必就是在下了。」

「說的也是。」對面那人說道：「既然要放手一搏，自然要公平交易，好，亮燈！」

他喝聲方落，但見黑暗之中，飛起一蓬十幾點火星，接着就聽到「哄」的一聲細響，刹那之間，燈火大亮，屋中四角懸掛了十六盞琉璃燈，燈火通明，照耀得如同白晝。

這裏是一間十分寬廣的敞廳，前面是一排五楹，這裏至少已把中間的三間打通了。

屋宇雖然寬廣，但不像廳堂，也不像內室，更沒有一件擺設。

對面，一共站着七個身穿寬大黑袍，頭蒙黑色面罩的人。

他們同樣服裝、同樣面罩，幾乎連高矮也差不多，這時不言不動，面對着自己，肅然而立，只有從面罩的眼孔中，他們每個人都透射出兩點冷峻的目光，朝自己投來。

卓少華朝他們瀟洒一笑道：「七位如何稱呼，現 可以賜告了吧？」

中間黑衣人冷冷的道：「卓少俠不用知道我們的稱呼。」

卓少華道：「好，那麼在下總該知道七位的來歷吧？」

中間那黑衣人道：「你馬上可以知曉了。」

話聲一落，擧手一揮。

十六盞琉璃燈突然全熄，刹那之間，又恢復了一片黝黑，伸手不見五指！

卓少華雖然站立不動，但却暗暗運功戒備，口中說道：「諸位這是弄的什麼玄虛？」

他在說話之時，自然耳聽八方，就在燈光乍熄之後，只聽對面七人響起一陣極爲輕微的窸窣之聲，緊接着又飄起一陣極爲輕微的風聲，似是散向四周。

默察風聲，敢情七個人已經在一瞬間散了開來。

就憑這陣風聲，使得卓少華心頭猛然一驚，暗道：「七個人散向四周，只飄起如此輕微的風聲，這七人的輕功造詣，就已不同凡響了。」

但他們却散得很開，幾乎全在一丈以外，卓少華用盡目力，也無法看到他們的影子。

就在此時，眼前又突然大亮！

這回燈光乍亮，卓少華流目一瞥，不由得心頭狂震，幾乎使他驚愕得出不得聲來。

自從老哥哥傳注了他二十年功力，修習成「九陽神功」，當今之世，能和他抗手的人，已然不多，就是當日在芙容城，遇上芙容城主，也一無所懼；但此時竟然使他如此震驚，這會是誰呢？武林之中，有誰能有這等驚人的聲勢？

這眞是一件令人難以相信之事，方才這間敞廳，四壁還是粉牆，經燈光這一暗復明，四周粉牆上，已經多了一牆彩繪的

雲霞！

方才對面站着的七個頭蒙黑巾，身穿寬大黑衣的人，也經燈光這一暗復明，變了七個嬌艷如花的少女。

看她們年齡，大概不會超過二十歲，論她們姿色，可以說是千中挑一，稱得上嬌美絕倫。

十八的姑娘一朶花，你總看過迎着朝曦，含苞初放的花吧？

那有多美？這七個少女，不但美，而且俏，不但俏，而且媚！

含苞待放的花只有美，無法俏，更無法媚，只有活生生的人才能美中帶俏，俏中帶媚，人比花嬌！

尤其她們身上的衣着，單薄得已經不成其爲衣着了，七個人是同一種裝束，身上好像只披了一幅輕紗。

輕紗裏面呢？只有一個紅綾繡着金絲的肚兒，它雖然掩住了突起的雙峯和那三角地帶，但還是丘壑畢露！

就算它遮住了吧，但粉嫩的手臂，光緻緻的雙腿，赤着一雙纖秀的脚，還塗了猩紅的鳳仙汁。

這當眞是春光流露，活色生香，再加上那十六盞琉璃燈照射出來的燈光，此時也色呈緋紅，整座大廳中，就在這一瞬的工夫，也香霧空濛，飄散着一股蝕骨的香氣！

七個少女圍在他四周，只是媚眼如絲，嬌靨含春，靜靜的站着，每一個人擺出不同的姿態，好像是專門供人靜靜欣賞的一般。

只要你是男人，看了這幅美妙的畫面，不突出眼珠，口乾舌燥，面紅心跳者幾希！

卓少華的臉自然紅了，他緩緩納了口氣，故作鎭定，冷然說道：「天魔陣！」

只聽身後有人嬌笑一聲道：「卓少俠只說對了一半，這叫『天魔姹女陣』。」

卓少華聽得出這說話的是那第七個女孩，也就是假扮黑衣婆子的那人。

只見對面爲首女子眼波流轉，嫣然一笑道：「人家卓少俠見多識廣，還用得着說麼？」

她這一笑，當眞百媚橫生，笑得令人怦然心動。

不，卓少華突覺心頭起了一陣强烈的震撼，暗暗吃驚道：「這『姹女陣』果然邪門得很，自己莫要着了她們的道！」

心念一動，不覺仰首向天發出一聲龍吟般的長笑，說道：「七位姑娘列下陣勢，自然準備和在下動手的了，那就請出手吧！」

第二個女子笑盈盈的道：「卓少俠難道是鐵石心腸？不會憐香惜玉，眞要和我們動手？」

第三個女子媚聲媚氣的道：「卓少俠，你是風流英俊的人，應該和我們之中，最美麗的一個動手，你看看我們七人之中，誰生得最美呢？」

這兩人的話聲，一個比一個嬌，一個比一個嗲！卓少華只覺她們說的話，每一句又嗲又媚，柔美已極，十分好聽。

第三個女子要他去看看她們，他目光果然不期而然朝第三個女子投去。

這一瞧，但覺她們春情盎然，不能自已，但這不過是一瞬間的迷失。

卓少華體內究竟有老哥哥傳給他的廿年「九陽神功」的功力，目迷心蕩之際，內力突生警兆，雙目神光陡現，一伸手摘下了金笛，大笑道：「七位姑娘有阻止卓某前往石母嶺之意，而且也已擺出了陣仗，那就請動手吧，若想施展姹女魔功，不戰而屈人兵，可惜卓某並非惜玉憐香之輩，七位姑娘只怕不易得手呢！」

爲首女子披披嘴道：「你縱是鐵打金剛，進入了咱們『姹女陣中』，也會敎你化作繞指柔，難道你還想憑仗區區武功突圍而出麼？」

卓少華大笑道：「七位姑娘若是不信，何妨試試？」

爲首女子嬌聲道：「好，那你就接着了！」

雙臂突然一抖，從她一雙纖纖玉掌之中，飛出兩道淡紅色的輕紗，像雙龍戲水，激射過來。

輕紗闊不逾尺，長及尋丈，輕盈透明，本是極薄極軟之物，但從她手中使出，竟然風聲勁急，宛如兩道交剪。

爲首女子這一發動，其他六人同時玉手齊揚，各自飛出兩道輕紗，紗分七色，從前後左右射出，頓時香氣繞體，十四道輕紗像網罟般罩落！

卓少華幾乎連出手的機會都沒有，就已被圈入在目迷五色的奇陣之中。

這一下實在太過突然，卓少華在這一瞬間腦中已經轉過許多念頭，他空自學會了老哥哥敎的武功，就是想不出如何破解這十四道輕紗交織的網罟。

「長風子十三破」，獨獨缺少了破她們輕紗的這一招。

破既不能，只有閃避一途，這一急之下，使他忽然想起自己和高美雲在大樹底下醉道人捉迷藏的事來。

據老哥哥說，那是醉道人的「迷仙步」，縱使强敵環伺的刀林劍雨之下，仍可使你從容避閃，爲武林中最神奇的身法，但老哥哥對醉道人的「迷仙步」，却又頗有輕視之意，他曾說過，和敵人動手，必須一招克敵，老跟敵人捉迷藏，又有什麼屁用？

這話，以飛天神魔謝長風的功力，固然可以這麼說，因爲差不多已是天下無敵；但卓少華究屬功力尚淺，因此老哥哥也並不反對他有暇時練練「迷仙步」，遇上眞正强敵時，可以作爲保身之用。

現在，卓少華既然無法化解對方「姹女陣」十四道輕紗，心頭閃電一動，上身微俯，一個人已迅速的貼着爲首女子激飛過來的輕紗，不退反進，一下轉到了她的身後。

這眞合了說時遲，那時快，七名女子輕紗一齊向中間擲去，輕紗剛剛出手，射到中途，忽然間，人影一閃即合，站在中間的卓少華已經失去了踪影。

本來只要十四道輕紗互相一絞，就可把敵人纏住。

被她們纏住，豈非就是拏住了？但如今不但沒把人纏住，反而連人影都不見了，這自然使她們大感驚凜。

爲首女子口中方自驚「咦」了一聲！

爲首女子對面的一個已急叫道：「大

姐，他就在妳身後。」

喊聲甫起，那些人影晃動，十四道輕紗，又朝卓少華立身之處飛一般的纏了過來。

卓少華依然無法破解，只好仍施展「迷仙步」從她們輕紗中閃出。

方才她們都以爲要擒下卓少華還不是手到擒來？所以，雖然列下了陣式，每一個人只拋出兩道輕紗，一齊向中間纏去，身形還是站着不動。

這回她們在第一招上，業已發現卓少華身法奇特，果非易與，因此一個疾轉，（這一個並不是說一個人，而是七人同時疾轉）陣勢一變，仍然包圍着卓少華，十四隻纖纖柔荑拋出十四道輕紗之後，七個人突然進退如風，像穿花蝴蝶起舞！

這才是眞眞的「姹女陣法」！

舞步，用的當然是雙腳，但她們雙手跟着舞蹈的曼妙步法，也有了輕柔美妙的動作。

因爲她們的武器是手上兩條丈許長的彩紗，要用輕柔的彩紗去擒敵，自然也有許多使彩紗的招式。

只見她們一雙白玉般的手臂，上下左右不住的擺動，那舒展如蘭的纖纖玉手，柔若無骨，隨着使出了各種不同的美妙手勢。

於是十四道七色輕紗，隨着起落迴轉之勢，上下飛舞，四面八方，交織而來，宛如一團彩球，把卓少華一個人，包在了綵球中間，如果你站在外面靜靜的觀賞，當眞煞是好看。

卓少華仗着「迷仙步」，一回閃到這個女子身後，一回又閃到了那個女子的身後，十四道輕紗雖然纏不到他一點衣角，但他這樣躲躲閃閃，也是十分吃力，因爲對方陣式不住的變化，不時的在移動，不容你有出困的機會。

卓少華心裏思索的是破解她們十四道彩色輕紗的方法。

「姹女陣」爲首的女子眼看自己七人十四道輕紗竟然纏不住卓少華，心頭也止不住暗暗焦急，口中一聲清叱，七個人雙手舞弄的輕紗，隨着愈舞愈急，穿行遊走的圈子，也隨着逐漸縮小。

先前各人和卓少華相距一丈，逐漸的縮小成九尺、八尺、七尺……

圈子縮小了，輕紗的長度可並未縮短，這一來，每一條輕紗迂迴盤曲之勢，就驟然增加了，十四道輕紗，在相距七尺的空隙之間，幾乎交織綿密，已無一絲兒空地。

卓少華施展「迷仙步」，也已受到了她們縮小包圍的限制，現在他只能隨着她們的穿行遊走，從這人背後轉到那人背後，她們愈走愈快，他也只好跟着加快腳步。愈和她們接近，愈感到美色的誘惑，令人難以忍受。

因爲包圍圈縮小了，你要從人與人之間側身閃過去，雖然只是像電光一閃，但從她們幾乎半裸的胴體中間擦身而過，飄起來的垂肩秀髮，散作絲絲香風，自然會輕微的拂過你臉上，耳上，眞成了耳鬢廝磨，她們豐腴而削的香肩，堅挺而顫的雙峯，靈活而扭的纖腰，結實而俏的豐臀，你無法不碰觸上！

這一偶然碰觸上了，就會使人怦然心動，何況鼻孔中聞到的香味，就是爲了引誘你無法自制的。

這一陣工夫當眞像掉進了盤絲洞，活色生香的脂粉陣，固然既香且艷，使人心猿意馬，無法自持；但也處處都有危險，寸寸都有陷阱。

卓少華惹火的俊臉通紅，汗流浹背，只覺眼前人影繽紛，香氣迷離，一個人像喝醉了酒一般，有些頭重腳輕，迷糊飄忽起來！突然，眼前彩影紛披，首先則左腳一緊，繼而一圈圈輕紗，圍着身子纏了上來。

原來他一時失神，被一道輕紗纏住了左腳，她們既是陣法，就有一定的手法，只要其中有一個人的一道輕紗，纏住了敵人，其他的人就會加快把輕紗纏繞到你身上。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卓少華感到左腳被輕紗纏住的一刹那間，無數道輕紗，有的從上罩落，有的由下旋上，有的橫腰飛捲，簡直快到無以復加。

卓少華心頭一緊，不禁想起芙蓉城主所賜的長劍，斷金截鐵，鋒利非凡，自己何不一試？右手一抬嗆的一聲掣出了長劍，青光繚繞，盤身而起，但聽一陣「嗤」「嗤」輕響，纏向自己的十四道輕紗，頓時寸寸截斷。

森寒冷芒，直砭肌膚，七個女子驚叫聲中，紛紛斂身疾退。

卓少華沒想到這柄長劍，竟有這般鋒利，心中暗自忖道：「早知如此，就不用和她們糾纏這些時光了。」

七名魔女斂身而退，卓少華也已長劍歸鞘，站立當地，冷然笑道：「七位姑娘的陣仗，在下已經領教過了，不知還有什麼見教麼？」

爲首女子冷笑道：「卓少華，你不用口發狂言，剛才你只不過仗着奇異步法，和鋒利劍刃，才截斷了我們的『七情紗』，老實說，我們這『七情紗』乃是天蠶絲織成，普通兵刃決難削得斷它，這只能歸功於這柄利劍，算不得勝過我們。」

卓少華朗笑一聲道：「那要如何才能算勝了妳們呢？」

爲首女子道：「姹女陣有三種陣式，你敢不敢和我們徒手一搏？」

「有何不敢？」

卓少華微笑，問道：「只不知在下不使兵刃，七位姑娘是不是也徒手不使兵刃呢？」

爲首女子道：「既是徒手，我們自然也不使兵刃了。」

「好！」卓少華不假思索的應了聲好道：「姑娘既已劃下道來，看來在下非接受不可了。」

爲首女子嬌喝一聲道：「那你就接着了！」

喝聲出口，身形一晃而至，香風拂面，一雙粉嫩的柔荑，十指晃動，已經遞到了面前。

這七個魔女方才退去之時，還是各人退回原先的位子上，陣勢並未散亂，故而爲首女子首先發難，其餘六人也立即跟踪而上，各自雙臂晃動，十指尖尖的玉手，舒展如蘭，一齊隨着搖晃襲來。

卓少華心知對方說出徒手相搏，自然必有奇奧手法，倒想見識她們的陣仗，因此爲首女子晃動十指，遞到面前之時，他並未出手反擊，只是斜退了半步。

既然這陣式還是「姹女陣」，她們一經發動，自然還會聯手出擊，這一點，卓少華早就料到。

但在他斜退半步之際，發現其他六個女子雙臂晃動，十指連擺，隨着爲首女子一湊而上，不待自己還手，她們又倏然自動往後退下，欺來的快，退得也快，心中正感不解。

只見七個女子退下之後，每一個人依然玉臂擺動，纖纖十指，不住的連晃，手勢柔軟已極。

不，她們竟然眉挑目語，一雙妙目之中，漾起一片春情蕩意，隨着手勢的擺動，蠻腰輕扭，豐乳輕顫，翩翩起舞。

爲首女子如此這般欵步逼近，由於她雙臂的晃動，十指變幻出無數美妙的手勢，漾起了一片指影。

卓少華心頭暗暗一驚，憑自己的目力，竟然無法看清她這一片指影襲向自己何處。

正待揮掌封格，她已欵步從身側扭了過去，第二個又晃動着雙臂，十指連擺，蠻腰欵扭，相繼迎了上來。

她們似乎只是在賣弄她們的風情，所有韻律的舞步，並未眞正出手襲擊，而且步法緩慢，此去彼來，只是圍着他欵欵而行！

卓少華自然不敢對她們掉以輕心，目光緊盯着她們不停擺動的十指，可不敢朝她們勾人的媚眼，迷人的胴體，和惹火的舞姿多看上一眼；但饒是如此，也已經看得眼花繚亂，面紅耳赤了。

七個魔女，似乎愈舞愈起勁，愈舞愈惹火，穿花舞步，也逐漸的快了起來，七人口中同時起了一種迹近呻吟的嬌哦，此地、此景，再加上這種嬌哦，更使人有蝕骨消魂之感。

卓少華漸漸感到氣喘心跳，目眩頭暈，心頭不覺驀然一驚，口中大喝一聲，說道：「妳們既要和在下徒手相搏，怎不出手？」

他喝聲未落，突覺一片模糊掌影，已經襲到了胸前，急忙舉手揮出，却封了個空。

另一片掌影，又忽襲到，掌影又倏然消失，又有一片掌影，急襲而來。

卓少華連發三掌，竟然全落了空，一記也沒有接到。

這一下，不由使他心頭爲之大震，暗忖道：「妳們這是什麼掌法，竟有如此邪門？」

原來這七個魔女使的正是魔教「迷幻掌」，掌勢迷離，令人不可捉摸。

「迷幻掌」說穿了，雙掌十指在不住的晃動，手勢奇幻，會使人發生錯覺，其實，雙掌分一虛一實，只是你無法辨認罷了。

但她們此時使的「迷幻掌」，却純是虛招，目的自然在使你身入陣中，眼花繚亂，認不清方向，認不清人影，她們才能驟下殺手。

卓少華三掌落空，才發現這七個魔女，並不是光仗着色相迷人，她們不但步法奇妙，掌法更是奇奧莫測，愈出愈奇，圍着自己繞圈疾走，此去彼來，連發虛招，只是志在迷惑自己的心意，說不定緊隨着虛招後面，會有致命的一擊。

如若只守不攻，處處陷入被動，豈非盡成挨打的局面？時間稍久，必爲她們所傷，看來自己該爭取主動才是。心念閃電一動，立即大喝一聲，身形一個飛旋，右手隨着旋轉的身子，環掃一週。

這一掌他不再客氣，毫無憐香惜玉之情，掌風如濤，飛捲而出。但聽一陣「拍」「拍」輕響，他橫掃的右臂上，同時被她們拍上了六掌。

他這一記橫掌掃出，攻勢凌厲，本以爲對方七個少女，無法能擋。

那知掌勢揮出，手掌上反被她們拍了六掌，居然沒有一個少女被他掌勢震退出去。

不，卓少華但覺手臂上連中了六掌，每一掌被拍中之處，竟然如中寒冰，奇冷徹骨。

誰也想不到熱舞如火，春情如荼的七個人間尤物，她們纖纖玉手，竟會冷得像是從冰窖中取出來的寒冰！

卓少華突然想到自己臨行時，獨行叟說過，魔教中有兩種最厲害的功夫，要自己小心應付，一是「魔火神指」，一是「玄冰眞氣」。

「這七個魔女，使的莫非就是『玄冰眞氣』了？」

這六掌，若是換上一個人，這條右臂，只怕早已僵凍若廢了，但是，卓少華練的是「九陽神功」，自然無懼於「玄冰眞氣」了。

卓少華一掌掃出，反被六個魔女在他手臂上拍了一掌，雙方動作，可說奇快無比，就在此時，眼前突覺一片指影又急襲而來，卓少華左手很快推出。

又是「拍」的一聲，這可不是雙掌接實，而是卓少華迎出的手背上，被冰一般的手掌拍了一下，對方出手之快，當眞可說奇幻已極！

他左手被人拍了一掌，「姹女陣」中七個魔女的迷幻掌勢，又此去彼來，重重疊疊的湧了上來。

這回「姹女陣」似是起了變化，情勢立時大異，七個魔女雖然還在穿行遊走，但掌勢交織，交相出手，但見無數條玉臂，幻起一片指影，在身前身後，不住的晃動，七個魔女的半裸嬌軀，已只剩下淡淡的影子，時隱時現，若即若離。

任你卓少華得過老哥哥二十年功力，武功卓絕，也看不清她們的身影，分不清她們的面貌，眼前所能看到的就是一片迷糊掌影。

卓少華心中突然一動，立即功凝雙掌，運起了「九陽神功」，凝立不動，蓄勢以待。

要知練成「九陽神功」，你縱然不功凝百穴，一旦受到外來的侵襲，也可自動護身，就像剛才他右臂被她們連拍了六記「玄冰眞氣」所注的「迷幻掌」，依然絲毫無損，但這只是護身，並不能尅敵，要尅敵就得運起「九陽神功」來。

（未完・廿）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雲飛揚等了好幾天還不見無爲大師和徐廷封趕至武當山，而限期又到了，只有和靜師太、斷虹子一戰，幸好都能戰勝他們，斷虹子不服，却使用崑崙派絕技「玉石俱焚」應戰，雲飛揚亦採用武當派「天罡功」來對付，幸好徐廷封護送無爲大師及時趕至，他連忙制止，說出未能趕至的原因，是因爲中途被不知名的四個少女襲擊，幸好用少林獅子吼神功將她們殺傷，才能脫險，看來絕師太和鍾大先生之被害，絕非陸丹一人所能担當。經過無爲大師調解之後，由武當派去找陸丹澄清是非，找不到人也有一個交代，一場紛爭暫時解決……

寧王心意叛　皇上暗商量

小子那裏知道這許多，高興得手舞足蹈，送走謝素秋，不由翻起觔斗來。

傅香君看着一時間也忘記了此來的目的，只替他高興，看見他沒有停的，忍不住一句：「看你呀快要成家立室了，還是這樣子。」

「現在不這樣子成家立室後還有機會這樣子？」小子的話也不無道理。

門也就在這時候敲响，小子一個觔斗翻過去，將門拉開，站在外面的赫然是明珠。

「是你——」小子幾乎懷疑自己的眼睛，也當然更加高興，展開了一面笑容。

明珠却板着臉，冷冷的一聲：「你跑來這裏幹什麼？」

傅香君正要插口，明珠已又道：「我知道，什麼都知道，我只是來告訴你，我不要嫁給你。」

語聲一落，她轉身便走。

小子怔住，傅香君亦怔住，好一會，小子才呆呆的喃喃自語，道：「怎會又變成這樣？」

傅香君不由問：「你可是什麼地方惹惱了她？」

小子立即搖頭：「這之前我們根本沒有遇上，又怎會令她生氣？」

傅香君心念一轉。「也許她就是怪你事前怎麼不跟她說一聲，先見她一面。」

「也有道理。」小子打了一個哈哈。「到底是女孩子才明白女孩子。」一頓接問：「那我現在應該怎樣做才能够令她消去這口氣？」

傅香君想想。「若只是這個原因，這個時候你還是不要去惹她，待她氣過了，就不會有事的了。」

小子當然不會反對，也完全同意傅香君的推測，不會因爲傅香君是女孩子，明白女孩子的心事，還因爲事實他沒有開罪明珠。

傅香君也是這樣以爲，不知道明珠是因爲南宮博的一番說話，知道小子的師父南偷是死在南宮世家的人的手下。

×　　×　　×

明珠隨即跑到老太君那兒。

老太君與謝素秋姜紅杏唐月娥梅傲霜都在，那是姜紅杏發現明珠往找小子，先跟老太君說了。

老太君也正要找明珠到來說清楚明白，也算是有一個交代，讓明珠有一個心理準備，一個月後便要成爲小子的妻子。

明珠到底是什麼原因跟小子那樣說？老太君當然是有些懷疑，但也都以爲，明珠是因爲小子不先去跟她說一聲，在使小性子。

看到明珠一面愁苦表情的走進來，老太君才重新考慮明珠的動機。

明珠看着老太君，呆了好一會，仍然是欲言又止的表情。

「明珠，到底是什麼事？」老太君到底忍不住。

「我不要嫁給小子。」明珠終於說出來，神態顯得很激動。

「也不是小孩子的了，還要使小性子。」老太君笑着說，將自己的推測說出來。

「我是不想傷害他。」明珠在語聲中顫動。

「這句話怎樣說？」老太君追問。

明珠沉吟着，搖頭：「我就是不要嫁給這個人。」

「之前你不是說過很喜歡他的？」老太君語聲仍然是那麼輕柔。

「明珠——」做母親的謝素秋忍不住插口。「你越來越放肆了，長輩面前怎能够用這種態度說話，南宮世家的家規你都忘掉了？」

明珠眼中有淚，嚷起來。「我沒有忘記，只是問一句——」她沒有立即問，只是盯着老太君。

「你要知道什麼？」老太君是那麼鎭定。

「骨肉相殘，殺人滅口，是不是南宮世家的家規？」明珠簡直是叫出來。

衆人齊皆一怔，目光一下子全都轉落在老太君面上，老太君也是很奇怪的，目注明珠。「你到底在說什麼？」

謝素秋接道：「有話便說出來，別藏在心裏啊。」

明珠的眼淚流下。「四叔未死之前曾經找我，告訴我小子的師父是你們殺死的，是不是？」

衆人齊皆變色，老太君搖頭一歎。「不錯是我們殺的，你知道是什麼原因？」

「什麼原因？」明珠追問。

「他一直在刺探南宮世家的秘密，我們這樣完全是爲了南宮世家。」

「南宮世家有什麼秘密？」

老太君咬牙切齒的道：「南宮世家男丁盡喪，各大門派多少都有些關係，我們一直在追查原因，不惜用任何方法，南偷就是在刺探我們這個秘密。」

明珠仔細的聽着，隨即問：「那麼四叔的被殺……」

「可以說是我害死他的。」老太君垂下頭來。

聽說非獨明珠，就是梅傲霜也不由自主的望着老太君。

「若非我叫他追查陸丹，根本就不會出事。」老太君長歎。「我根本就不該告訴他事實眞相，否則他就是懷疑南偷是我們殺的，也只會跟在一旁，又怎會找到陸丹那兒去，遭遇不幸？」

話說到這裏，老太君的眼淚巳流下，衆人不由亂了手脚，一個個急忙上前，方待要安慰，明珠又問：「四叔眞的巳知道是什麼回事？」

謝素秋忍不住喝罵：「你瘋了，老太君跟四叔是什麼關係，你竟然懷疑四叔的死是老太君殺人滅口？」

明珠連忙搖手道：「女兒不是這個意思。」

老太君揮手止住謝素秋，歎息：「虎毒不食兒。明珠眼中，我這個老怪物可是比老虎還要兇殘惡毒呢。」

明珠不由自主跪下來，方待叩頭認錯，老太君經巳用龍頭杖阻止，「明珠，你是否願意嫁給小子自己決定好了，我是不會免强的，南偷的死亡我們遲早也一定還小子一個公道。」

老太君話說到這裏，明珠又還有什麼話可說。

× × ×

謝素秋隨即找一個藉口到小子那兒，一面問小子什麼說話惹惱了明珠，害得她說盡了好話才令明珠化嗔爲喜，一面說話間有意無意暗示明珠不過小孩子脾氣，對這頭親事其實一直都沒有反對。

有傅香君的說話在先，小子再聽謝素秋這樣說，眞的以爲女孩子都是那樣子喜歡鬧小性子，待謝素秋走了，忍不住歡呼失笑，翻起觔斗來。

傅香君也就在這時候進來，目睹謝素秋進出，再看見小子這樣興奮，多少巳猜到是什麼回事，仍然問小子：「明珠可是我說的那樣子？」

小子一個觔斗翻到傅香君面前，說道：「可不是，我還以爲她眞的不要嫁給我呢。」

說着他抓耳扒腮的，忍不住又由心笑出來。

傅香君沒有笑，怔怔的看着小子，心事重重的，也不知在想着什麼，小子突然發現，停下來。「傅姑娘，你怎麼反而不高興了？」

傅香君一笑。「我只是担心你忘記了一件事。」

「什麼事？」小子竟然完全省不起。

「在武當山上你答應了雲大哥什麼事情？」

小子如夢初覺，反手一拍自己的腦袋。「我就是沒用，只顧兒女私情，連這麼重要的事也忘掉，是了，我現在應該怎樣做？」

「你可以找明珠問問，還有，我看她當日拒絕你的樣子應該是有些難言之隱，你也不妨旁敲側擊，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情。」

小子立時想起明珠當日的態度，多少不由都有些懷疑。「只怕明珠不肯說，要見她相信也不容易。」

事實那一次之後，明珠對他們一直都是避不見面，這也是傅香君對謝素秋的說話不大相信的一個原因。

「天下無難事，最怕有心人。」傅香君突然說出這句話來。

小子聽着連連點頭，不知道傅香君說這句話的時候，內心何等感慨。

× × ×

徐廷封這時候亦巳趕赴江南。

無爲大師內力恢復了五六成便自行上路，不用徐廷封再護送，他早就巳是這個意思，也正是用人之際，徐廷封留在他身旁，對大局一些都無好處。

別過無爲大師，徐廷封原是要折往京城，但未接近京城便巳給錦衣衞截下，告訴他皇帝巳經下了江南，有命令要他前往會合。

侍候皇帝的除了天河上人，還有張永高陞韓滔與一羣錦衣衞。

知道皇帝這樣調動，徐廷封巳推測到目的在對付寧王，不敢怠慢，急夜趕赴。

皇帝的確是這個意思，但爲了掩人耳目，南下揚州便住進麗春院，即是一間妓院。

麗春院當然給整座包下來，皇帝也極盡享樂。

寧王方面也當然立即接到消息，知道皇帝微服南下，而且是住進妓院，果然上當，以爲皇帝是玩樂到來，朱君照隨即慫恿寧王趁機造反，千萬不要錯過這個機會，並表示帶柳飛絮夏清風花別離三個殺手前往麗春院見皇帝。

寧王以爲是要對皇帝不利，朱君照却表示乃是聲東擊西之計，先要令皇帝動疑，抽調南京方面的高手保護，而南宮世家的高手也就趁這個機會前往刺殺王守仁，只要王守仁一死，一切的問題便迎刃而解，雖然他們在皇帝那兒，皇帝亦不敢對他們不利，要回京城也是沒可能，到頭來還是要向寧王屈服。

看見朱君照，皇帝果然很意外，也果然將朱君照與三個殺手留下來。

皇帝的反應全在朱君照意料之中，也以爲目的在軟禁他，然後對寧王有所行動，那知道皇帝這也是一種手段，早巳約好了王守仁，準備一舉攻下來，生擒寧王。

徐廷封這時候也到了，朱君照與三個殺手到來，也是以爲在查探皇帝南下的眞

正目的，伺機行事，想不到朱君照目的乃在王守仁。

朱君照雖安排住附近的大方客棧，皇帝隨即吩咐韓滔率領錦衣衞暗中監視，那些錦衣衞都是百中選一的高手，久經訓練，朱君照的行動大都落在他們的眼內，送出去的密函也落在他們手上。

那封密函配合朱君照預先安排好的小二與小販，可以說是很安全，若非那些錦衣衞日夜嚴密監視，經驗又豐富，眞還不容易發現。

密函中字句顯然經過審愼彫琢，驟眼看不只是向寧王訴說一切平安，順帶一提皇帝所在，隨同而來的又有什麼人，皇帝徐廷封一看却變了面色，以這無疑讓寧王知道他們的實力。

朱君照是否還有其他安排將類似的密函送出？誰也不敢肯定，皇帝與徐廷封張永等仔細商量下，立即飛騎通知王守仁，調派神機營前來護駕。

這也正中朱君照的圈套，那封密函原就是要給皇帝看的。

神機營高手盡出，南宮世家的人要對付王守仁當然就易如反掌，王守仁一死，軍心必大亂，一切便變得簡單的了。

× × ×

南宮世家的人當然亦配合得恰到好處，動身前往，藉口小子明珠的婚事要大事舖張，去購買所要的東西。

小子並沒有懷疑，但傅香君却是總覺得有些不妥，主要是她幾次夜間外出到處走動，總被南宮世家的人截下，但雖然沒有看見什麼，却巳嗅到了一種很奇怪的氣味。

那其實是毒藥的氣味，南宮世家在煉製一種蘭花毒針，以配合刺殺王守仁的行動。

到衆人動身，傅香君看在眼內，更加懷疑，每個人的身上顯然都帶着兵器，她們要辦的是喜事，却如臨大敵似的，給傅香君點醒，小子亦不由動疑，決定當夜再到傅香君嗅到怪氣味的地方，看能否偸進去探察究竟。

× × ×

那其實就是求知堂的所在。

小子傅香君四顧無人，正要接近，便聽到哨子聲響，入耳驚心，小子不由伏下來，傅香君之前亦聽小子提及，忙亦一旁躲起來。

然後他們看見粉羅刹隨着姜紅杏從求知堂掠出來，迅速消失在黑暗中。

看見粉羅刹，小子更就是由心寒出來，這個女殺手的厲害他是知道的。

傅香君也知道小子說的女殺手就是這一個，連徐廷封也不是對手，這個女殺手有多厲害，不難想像。

小子要追上去，却被傅香君按住，傅香君只怕打草驚蛇，而且追上去，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她只是考慮南宮世家大擧出動的目的，突然省起徐廷封跟她說過皇帝有意南下，要他陪伴。

那個女殺手的目的難道就是在皇帝？在徐廷封？

這個念頭一動，傅香君不敢再怠慢，連隨要與小子動身離開南宮世家。

小子却是要傅香君立即趕去，自己則留下，一方面照顧明珠，一方面調查姜紅杏是否只是內奸，南宮世家的人是否並未知道這個秘密。

傅香君細想也是道理，一再叮囑小子一切要小心，漏夜離開了南宮世家。

× × ×

送走了傅香君，小子一夜輾轉反側，到天亮，終於決定將發現的秘密告訴太君，之前他所考慮的也只是唯恐老太君巳經一把年紀，受不住這個打擊，怎也想不到老太君非獨一切瞭如指掌，而且是策劃整個計劃的人。

老太君也當眞是老奸巨猾，一面聽一面露出驚訝的樣子，然後大發雷霆，痛罵姜紅杏的不是，更表示痛心南宮世家竟然出了這種敗類。

最後她要小子好好的助她一臂之力，而家醜不可外傳，小子既然是南宮世家的人，知道固然不要緊，却千萬不再告訴別人，明珠方面年輕不懂事，也一樣不要讓她知道，讓她太担心。

小子不錯古靈精怪，到底年紀輕，如何是老太君的對手，也幸好傅香君早巳離開，否則，巳因爲小子這種擧動，難逃一死。

× × ×

回到房間，小子很意外的竟然發現明珠就在房間內，明珠其實是要來告訴小子南偷的死亡與南宮世家有關係，看小子的反應，但看見小子，一句那種話也說不出來。

小子又何嘗不是，一雙小兒女都希望對方開心，話說到最後，都是要對方聽着舒服。

然後他們一齊到街上散心。

他們的行動在老太君眼內，隨即到求知堂下面的鎖魂牢，吩咐求知老人將一具棺材打開。

躺在裏面的竟然是陸丹。

在藥物的影響下，陸丹與梅蘭菊竹等四個殺手一樣經巳迷失自我，喪失理智，唯一不同的是時日還短，未到梅蘭菊竹的地步。

老太君原是看見他的資質不錯，要想將他訓練成梅蘭菊竹那樣的殺手，但這種情形下，亦只有將之加以利用，到大街上刺殺小子。

小子若是在大街上被陸丹暗算，無論是生是死，消息傳出去，陸丹的罪行是必更加難以洗脫。

× × ×

陸丹被安排由後院離開，走的是捷徑，趕在明珠與小子的前面。

大街上突然出現一個呆子也似的人，一動也不動的站在街中心，難免引起途人圍觀。

小子明珠也留意到了，只道有人在賣藝，走近去一看，不由得又驚又喜。

「陸兄——怎麼你跑到這兒來。」小子立即走前去。「到底出了什麼事，可知道我們找你找得多麼辛苦？」

陸丹一些反應也沒有，乾瞪着一雙眼，小子來到他面前，伸手在他眼前搖動，也仍然沒有反應，明珠看在眼內，也很奇怪。

一陣哨子聲也就在這時候响起來。

小子入耳驚心，四顧張望，就是想不到這一次受哨子支配的不是別人，就是陸丹，反手從背後抽出一刀，當頭劈向小子，跟着小子是避不過去的了，明珠及時一掌，拍在陸丹的手臂上，將那一刀拍向一邊。

陸丹半身一轉，又是一刀，劈向明珠，這一刀既快且險，明珠一閃不開，手臂上吃一刀，雖然不重，但鮮血飛濺，小子看着也嚇一大跳，大喝衝前。

「你瘋了——」小子一脚接踢出。

陸丹視如不見，聽若罔聞，一柄刀上下翻飛，又快又狠，小子那一脚根本沒有空隙踢進去。

圍觀的人看見這種情形，那還敢逗留，紛紛四散，求知老人也混在其中，溜進巷子，他的動作絕無疑問非常迅速，却也就因爲太迅速了反而引起了明珠的懷疑，細看一眼，心中有數。

求知老人的身形有異於常人，事實是不難認出來。

他開溜同時又吹响哨子，陸丹應聲收刀，倒掠開去，也迅速倒掠進人叢中。

人叢自然又一番混亂，小子要追，被混亂的人羣阻擋住去路，看見明珠臂傷血流不止，也沒有心情追下去，回身扶着明珠。

明珠的眼淚流下來，小子看不出明珠眼瞳中的悲哀，只以爲明珠嬌生慣養，抵受不了傷口的疼痛，想到明珠是因爲自己受傷，更平添三分歉意。

明珠也沒有將心事說出來，回到家中，逐走了小子，思前想後，到底忍耐不住，一個人悄然跑到老太君那兒，質問老太君。

× × ×

「你這樣做到底有什麼目的？」明珠單刀直入，强忍着不讓眼淚掉下來。

「你到底在說什麼？」老太君反問，完全是不知情的樣子。

「方才陸丹在大街上要暗算小子，分明是求知堂那個啞子在背後以哨子聲支配，不是你下令，啞子怎敢這樣做？」

老太君沒有作聲，明珠接又嚷：「以後你怎樣說我也不會相信的了，小子若是有什麼不測，我一定……一定不會原諒你的。」

老太君緩緩站起身子，眼瞳中掠過一抹兇光厲色，但一閃即逝，她輕拍明珠的肩膀。「你聽我說——」

「我再也不聽你的鬼話的了，你以爲我不知道，南偷絕師太鍾大先生都是你們殺的，陸丹完全是身不由己！」明珠越來越激動。

老太君的面色也越來越難看，龍頭杖一揮，霹靂一聲，將椅子擊碎，厲聲道：「不錯，都是我做的，還有你娘親，南宮世家的上上下下！」

明珠先是一驚，然後怔住，老太君老淚縱橫，接說道：「要不是爲了保持南宮世家的聲譽，要不是南宮世家連遭不幸，只剩下一門孤寡，我們又怎會這樣做？」一頓她又喝問道：「你是不是南宮世家的人？」

明珠一時間也不知道怎樣回答。

「這件事等你娘親回來，一定有一個交代，你問她好了。」老太君也不再多說，背轉身子。

「我只是求你們，不要再傷害小子。」明珠這句話出口，掩臉奔了出去。

老太君沒有叫住她，一個身子緩緩轉回來，神色陰晴不定，也不知在打什麼主意。

× × ×

半盞茶之後，老太君出現在求知堂下面的鎖魂牢，一路上她都很小心，進入求知堂，更不忘叮囑求知老人，小心巡視四周。

她沒有怪責求知老人，只因爲他知道事情到這個地步，怪責亦沒有用處。

求知老人也沒有多說什麼，他雖然不知道出了什麼事，却看出老太君心情很惡劣。

鎖魂牢內等着兩個人，赫然就是失踪多時，不知下落的苦海雙妖，白蓮敎中的天地雙尊。

老太君也就在雙尊之前坐下，目光一轉。「你們兩個躲着苦練白骨魔功，練成怎樣了？」

天尊看看地尊，搖頭。「還不是那樣子，比起你人尊，可差得遠了。」

老太君一個「哈哈」。「我這副懶骨頭難得有一天練功，還不是你們對手。」

天尊揮手阻止老太君說下去。「武功不過其次，你那些藥物煉好了，單就是一個粉羅刹便足以縱橫天下。」

地尊接道：「所以說到底，我們兄弟還是甘拜下風。」

「也所以看見你老人家的燈號，還是匆匆趕來會合。」天尊一頓又笑。

之前他們與人尊分手，仍然胸懷大志，可是在江湖上闖下來，非獨闖不出什麼名堂，武功方面亦沒有寸進。

事實替劉瑾做事，他們也巳知道權勢的重要，對闖蕩江湖什麼再提不起多大的興趣，除了依附老太君，暫時來說他們也沒有第二條途徑入官塲的了。

老太君聽着心頭大樂，頷首道：「這才是，我們三尊合一——」

天地雙尊接道：「天下無敵——」

「不錯，天下無敵，一切依計劃會成功，自然可以爲所欲爲。」老太君一頓一歎。

天尊突然問：「聽你的口氣，好像有什麼事解決不來。」

老太君道：「我看我的秘密不能夠再保留多久的了，粉羅刹的事，連明珠也巳知道。」

「她跟你既然並無關係，乾脆殺掉算了。」天尊接道。

「現在時機還未成熟，南宮世家仍然有利用的價值，殺掉她不怕被人懷疑？」地尊却提出這個疑問。

「有誰會懷疑祖母會殺孫女？」老太君反問。

天地雙尊一齊笑起來，老太君接道：「這些年來我先後殺了南宮世家八個人，又何嘗出過亂子？」

天尊歎息道：「我也眞服了你，扮這個老太君這麼多年，竟然未露出破綻。」

（未完·四十四）

奇俠司馬洛故事

天地雙煞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離開珊珊的家，張萍突然由窗口跳進來，逼着珊珊說出一切，珊珊只得把她和司馬洛所說的話都供了出來……司馬洛假扮新聞記者來到賈富仁的家門口，管家高亮接待他，司馬洛旁敲側擊，高亮不知不覺地上了他的當，而承認了他自己是和賈富仁的死有關，但高亮却不承認是自己殺死賈富仁，並要求司馬洛在晚上八時找個地方談談，司馬洛答應了……高亮立即打電話告訴張萍，張萍要高亮去赴約，但要他提前一小時去，高亮依約去了，却被張萍的手下殺死，司馬洛立時出現，從高亮口中得知張萍與此事件有關……

心狠手辣　殺人滅口

這時司馬洛才知道屋內原來是有人的，那厚厚窗簾一直垂到地面，所以直至現在貼着它，司馬洛才知道裏面原來亮着燈，而當他關上窗子時，就聽見屋內一陣吆喝，接着隆然一聲，似乎有人給摔倒在地上了，司馬洛感到奇怪，有人在打架嗎？

接着他又聽到張萍的聲音在溫和地說：「不，不夠好，再來一次吧！」

一陣細碎脚步聲，蓬！一個人「呃」地低叫一聲，接着是張萍得意地吃吃笑。

司馬洛皺眉。他們在幹什麼呢？張萍正在拷打什麼人嗎？

張萍的聲音又說：「好了，現在你們一起上來！」於是一種悉索的走動聲音。

司馬洛這時便在簾後移動脚步，移到窗簾有一條細縫的地方，向外觀看。他看到這時外面那大廳原來亮着很强的燈光，張萍穿着一身殘舊的衣服站在廳中的中央，作出防備的姿勢，而有三個人正散開包圍他，準備撲擊。這三個人就是張萍的那三個「酒友」。

司馬洛看着時，其中一人叱喝一聲，右掌便伸直成鏟形向張萍插去。而張萍以芭蕾舞家般輕盈的步姿一躍避開，一手扣住了那人的手腕。其餘二人也揮掌向他背後進擊了，但張萍把第一人輕輕一拖，那人便又身不由主地撞向其餘二人，三個人撞在一堆，差點跌倒了。

張萍又低聲吃吃笑，搖着頭說：「不，還是不夠好！我巳經對你們說過，打架不一定要很大力，最重要的是站的位置和出擊時的姿勢。站得好和姿勢正確，你的手打到敵人身上時，用不着經過太大的空間，所以就比較快擊中了，明白嗎？」

三個人喘着氣點點頭。

司馬洛在簾後詫異地張大了眼睛。這個張萍究竟是什麼人呢？他不但敎授跳舞，而且還敎授打架。而且憑他剛才那幾下看，他在打架方面也絕非庸手了！這樣想着時司馬洛又記起了那天在那所小小的辦公室裏把張萍整個掀起來時的情形。這小子多麼會演戲呀！其實他是可以反抗的，他却裝出十分恐懼的樣子！

「好了。」張萍又說：「現在拿出刀子來吧！」

三個人遲疑起來。張萍微笑：「怕什麼呢？如果你們做得到，我可以讓你們殺掉我的！」

於是三個人都拔出刀鋒六吋長的彈簧刀來，又散開成品字形包圍着張萍。

其中一人首先喝一聲，便向張萍當胸一刀刺過去。張萍忽然向地下一伏，便向另外二人的脚下滾過去。如果給他撞中雙脚，那二人便要仆倒了。但那二人也很乖巧，立即一躍而起，讓張萍在他們下面滾過去了。

張萍在他們的背後一躍而起：「不錯，還不錯。但等一等！」他走到第一人面前：「我巳經對你們說過多少次了，在刺出一刀之前用不着喝一聲的。我們不是比賽體育精神，明白嗎？我們是在研究殺人，而殺人是愈少聲音愈好的。」

那人慚愧地點一點頭，而司馬洛在簾後深吸一口氣。好呀，原來張萍教授跳舞之外還教授殺人的！那眞是人不可以貌相了！

張萍又說：「好了，再來吧！」

三個人又持刀要包圍張萍，可是張萍好像表演芭蕾般，以輕巧的步法在他們之間竄來竄去，使他們沒有一個能包抄到他的後面去。他們在這其間用刀去刺張萍，也是無法刺中，被張萍很迅速而巧妙地閃過每一招。

司馬洛在簾後看着，也不禁爲之肅然起敬了。張萍現在祇不過是在閃避而已，如果還擊，怕早就已把三人結果。當然，他的本領也一部份是靠他的精於舞蹈，因爲如此一來，他的跳騰，就比常人靈活得多了！

那三人攻得面紅心跳，還是徒勞無功，而張萍却仍是那麼輕鬆的，縱跳自如。

司馬洛在簾後不禁躊躇起來了。這張萍現在看來毫不簡單，他是否應該先行離開，等查清楚了他的底細然後再動手呢？

但，事情的發展，却已不由司馬洛考慮了。因爲此時張萍忽然斥喝一聲，便以極快的手法劈中他一個學生的手腕，刀子便掉在地上，而同時張萍又踢起一對雙飛脚，其餘二人的手腕也擊中了，刀子也飛跌在地。

張萍幾乎在第一把刀子還未到地之前就已彎身把它格了，脚尖一轉，身子向着司馬洛，手一揮，刀子便向司馬洛直飛而來。這一下眞是突如其來，司馬洛驚出了一身冷汗，僅夠時間閃過，刀子便穿過了窗簾縫，「瑲瑯」一聲打破了未開的那一邊窗子。

離開了窗簾縫的司馬洛已看不到裏面的張萍是在幹什麼了，但他本能地猜到張萍會幹什麼，便連忙再向外輕跳出二步。果然又一把刀子刺破了簾子，托一聲刺中牆壁，把那一部份的簾子也釘在牆上了。

司馬洛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拔出手槍來，而同時把身子向地上伏下去。果然第三把刀子又到了，如果他不伏下就會刺中他的胸部。

司馬洛隔着簾又盲目地放了兩槍，槍聲困在簾後那狹小的房間裏，顯得十分刺耳。

一時，外面靜了下來，再也沒有什麼動靜了。司馬洛靜伏在那裏等着不敢動，因爲不知道張萍是否已經拿着一把槍的。

接着他聽見張萍低聲吩咐：「逃！逃吧！讓我一個人來對付他行了！」

跟着一陣脚步聲移向門口，大門打開，脚步聲出去，大門又關上了。留下來的是一片靜默。張萍也走了嗎？抑或是眞的留下來對付他呢？

司馬洛再移過一點身子，把眼睛湊近簾上那兩個子彈洞，向外望出去。他看不見有人，不過這兩個洞也不能讓他望見大厦的全部的。也許張萍是在騙人，他其實是一齊走了的吧？

僵在那裏不是辦法，司馬洛便小心地站起來，拿好槍，輕輕移到另一條簾縫的後面，再望出去。

張萍並沒有騙人，他是仍然在的。通往他那所寫字間的門現在已經開了，而張萍就站在那門口，向外張望着，咀上掛着一個奇怪的微笑。他手上並沒有拿着槍。

司馬洛看不見槍，便放心得多了，他一掀簾子，一躍而出。

張萍忽然抓起身邊一件閃亮的東西向司馬洛拋過來，司馬洛下意識地向那件東西放槍。乒乓一聲，那件東西碎了，原來是一隻空的汽水瓶而已。

司馬洛再擺動槍咀指向張萍，但張萍已不在那裏了。他爭取時間，大步跳前，衝入了那所小小的寫字間裏。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寫字間裏並沒有人。難道張萍會隱形的嗎？這裏又別無去路，連窗口也沒有的，但司馬洛細看一下，就看到牆壁上有一條奇怪的縫，看出那牆壁原來是一度暗門的，現在暗門還沒有關攏，所以便露出一條縫了。

司馬洛過去輕輕一推，那門便應手而開了，裏面是一個黑暗的小房間，四壁和地板都是滑滑亮亮的，也沒有窗子，祇有對面牆上一度門還半關着，透進光來。由於房內並沒有人，司馬洛便跳進去，打算從那另一度門出去，但砰砰二聲，前後兩度門都自動關上了。

立刻，司馬洛便陷入了一片漆黑之中。他知道不妙了，便連忙向他剛剛進來的那個門口退回去。但屁股碰到的祇是一面冰冷而光滑的牆。他轉身用另一隻手去摸那牆，發覺那牆是金屬的，可能是很厚的鋼板，而關門之處湊合得很緊密，那條合縫細到幾乎摸不到。

司馬洛把槍湊到縫上，但想了一想又沒有放槍，因爲假如這牆壁是鋼的，子彈不能穿透而在房內彈來彈去了，而在這麼狹小的空間之內，不難會彈中他自己的。於是他打消了念頭，而坐到房間的一角落裏，靜待其變，一面希望這房裏不會有着像「七俠五義」裏的那些機關。

接着他隱約聽到張萍在外面的哈哈笑聲。張萍的聲音似乎從很遠傳來，說道：

「再見了，司馬洛！」

「你在那裏？」司馬洛問：「放我出去，我警告你！」

張萍又是一聲笑，然後說：「你知道嗎，司馬洛，我那房間是專門用來困人的。本來祇是對付那些不肯招供的人。但現在我不打算要你招供什麼，所以我要關上氣門了。盡量節省點空氣吧，司馬洛，這樣你會死得慢一點！」跟着格搭一聲，似乎有一處小窗子關上了，之後便寂然。

「喂！」司馬洛大叫。但回答他的祇有他那愈來愈响的回聲，而他已似乎開始感到那因空氣窒悶不足而起的頭痛了。他跳起身來，好像一隻受困的猛虎般，焦急地在房中走來走去，摸索牆壁，希望找到什麼破綻。他却發現這房間似乎並沒有什麼破綻，而它的體積是大約七呎立方，裏面容着一個人的話，氧氣的確是很快就會用完的。

怎麼辦呢？即使是滿身法寶的他，到現在也無所施其技了。他不敢在這裏用爆炸的，因爲太大的爆炸可能把自己炸死！——這裏並沒有什麼障碍物可以讓他躲避爆炸力，如果太小的爆炸又炸不開，而發出的火藥烟又同樣會把他窒死的。張萍這辦法很好，不必和他作無謂的搏鬥，祇要明

天早上再來打開門，就可以看到他的屍體了。考慮了幾秒鐘，司馬洛斷定不能爆炸的，祇有用較溫和的方法，他摸摸袋裏那瓶强力的腐蝕性酸液。這就是第一個辦法了，於是他馬上開始工作。他的爲人有一個比別人佔勝的地方，那就是臨危不亂，就是在危急的時候，他也保持樂觀的態度，深信上天是不會讓他這樣一個好人走上絕路的。現在，他的第一步工作，就是用槍柄輕敲牆壁，把壁牆的每一吋都敲遍了，而留心傾聽着那迴聲。

這樣敲了差不多一個小時，他開始大略明白這間小房的構造，也猜到最重要的關鍵是在什麼地方。他既是開夾萬的能手，對這些當然不乏知識的。最後，他選定了一個地方，取出那瓶酸液，開始塗在那鋼板上。使他稍爲安慰的是他已探出那鋼板不過祇有不到一吋厚的。

酸液接觸了金屬，馬上就發出一種難聞的刺鼻氣味，使那本來已經變得混濁了的空氣更難呼吸了。司馬洛的頭已開始嗚叫，肺部也因缺少氧氣而感到吃力了。

用酸液腐蝕金屬・那是一件很慢的工作，急也急不來的，他不知道夠不夠時間，但還是毫不鬆懈努力地幹着，酸液把鋼板腐蝕得愈來愈深，而司馬洛也愈來愈辛苦了，最後他覺得那一部份的鋼板，已快蝕穿了，便拔出槍來，用槍咀對着缺口。由於祇有一隻空手，他便祇能掩住一邊耳朶而扳動槍機。那一聲槍响可怕極了。

司馬洛沒有用手掩的那邊耳朶簡直覺得就像給一根粗針刺了進去，痛得他不由自主把槍丟下了，而用雙手掩着，倒到地上。火藥烟一時瀰漫了整個小房，使他嗆咳起來。

司馬洛忍着劇烈的咳嗽和那因缺乏氧氣而生的暈眩感覺，再站起來，走近他用槍射擊的地方。房內還是伸手不見五指的，但他不用摸索就知道那鋼板是已給他擊穿了一個洞，因爲有一股清新的空氣正在迎面吹來，使他精神爲之一爽。

他伸手上去摸摸，果然鋼板上已經開了一個洞，有拳頭那麼大。他連忙把手伸出去。那洞口是參差不齊的，刺着他的肉，但是他也顧不了許多了，而拚命把手伸得出一些。不出他所料，在鋼板與外層的三合土牆壁之間，他摸到很多彈簧。這密室的門是由彈簧控制而關攏的，祇要把這些彈簧弄壞一些，門就可能會鬆開了。而且，也事不宜遲了，剛才那聲槍响，如果張萍還在外面，一定聽得見，那麼也許會開門來查究的。

於是司馬洛迅速取出了身上的另一隻小膠袋，取出袋內一塊海綿膠。海綿膠上那些空洞裏安全地放着幾顆像粟子般大的彈丸，就是司馬洛那種寶貝爆炸彈。他取了兩顆，輕輕推出了鋼板上的那個破洞之外，隨即伏在地上滾開。

那兩顆彈丸祇是「的的」二聲跌在外牆與鋼牆之間的地上，並沒有爆炸，因爲它們並沒有跌得很重，司馬洛滾開祇是提防萬一那洞外的高度超過他所料想的而已。接着司馬洛又站起來，走過去把那瓶酸液也丟出了洞外。酸液也「咯」一聲跌到地，而司馬洛又連忙撲到另一角去，用雙手緊掩着耳朶。

他知道這時酸液正開始浸住那兩顆爆炸彈丸，正在發生化學作用，很快就會爆炸的。

一秒……兩秒……十秒鐘過去了，怎麼還不來呢？媽的，難道酸液沒有遇着——正當他心裏這樣罵着時，外面就來了一聲巨响。

這時司馬洛就知道他挨在牆角是錯誤的，因爲這樣，兩面鋼牆的震盪都傳到了他的身上來。他應該伏在地板中央的，這樣，他受震就會較輕。但現在想到，是已經太遲了。他的身體受不起劇震，一陣暈眩，便向前仆倒。在仆到地之前他瞥見他進來的那門果然已彈開了一呎，透進光來。他果然成功了！接着，他便沉入了虛弱的黑暗中。

不知過了多久，司馬洛覺得有人在拉他的手臂，覺得有人在叫他的名字，又覺得身體給在地上拖動。他勉强張開眼睛，看見自己是正給拖出那密室，而進入張萍那所小小的寫字間，而拖他的手是一雙女人的手。

身體一轉，他變成了臉朝着上面，於是看到了拖他的人，那就是珊珊。他用盡氣力要站起身，但辦不到，祇能在地上坐直了。他問：「這是怎回事？」

「我怎知道，」珊珊扶他站起，讓他坐在那張辦公桌上，但司馬洛却乏力地躺了下來。

「你沒事吧？」珊珊問。

「沒——事？」司馬洛搖頭說：「祇是很累——張萍呢？」

「他出去了。」珊珊說：「究竟那裏面是什麼地方，你怎會進去的？」

「你不知道嗎？」司馬洛問。

「爲什麼我會知道？」珊珊說：「我正在隔壁，忽然聽到這邊似乎有爆炸聲，我便過來看看，就看見……於是我把你拖出來！」

司馬洛迷惑地看着她：「你怎會在隔壁的呢？」

珊珊躊躇了一下，說：「張萍在隔壁有一層樓，他常常和我在那裏——！」她聳聳肩：「你知道我的意思的。今天下了班之後他又叫我去——後來我一直在那邊休息，還未回家——你沒事吧？」

「沒有什麼了。」司馬洛說道：「但爲什麼你早不告訴我，他有一層樓在那邊呢？」

「你又沒有問我。」珊珊說：「我也不知道這是重要的。這究竟是怎回事呢，司馬洛？」

「我也不知道。」司馬洛搖頭，說：「我祇知道你這位張萍教跳舞之外還教殺人的。」

「你說什麼？」珊珊迷惑地問。

「他剛才就想殺死我。」司馬洛說：「那密室裏面是不通空氣的。我想，一定還有一度門通到隣家。」

珊珊奇怪地看着密室的門口，搖搖頭說：「我從不知道那裏有着這樣一間房間的！」

「你不知道的事情多着呢。」司馬洛坐起身：「來，我們到隔壁去吧，我要看看張萍這另一個巢穴！」

珊珊躊躇地皺着眉：「他——張萍

既然是這樣一個可怕的人，你不是應該避之則吉嗎？你還是快走吧！」

「不。」司馬洛說：「我是什麼人也不怕的，愈可怕的人我愈不躲避！」

「這要看那人是可怕到什麼程度了。」張萍的聲音忽然在那小小房間門口說。

幾乎在話聲响的同時，司馬洛便用腳一撐珊珊的腰，使她跌開，而自己也跌到桌子的後面去，以躲避張萍可能射來的子彈。

但張萍並沒有射過來什麼子彈，因為他衹是手裏拿着一把刀。這並不是一把彈簧刀，而是一把刀鋒至少有八吋長的童軍刀。他看着司馬洛狼狽滾開的樣子，正覺得好笑時，就發覺一件黑色的東西迎面疾飛而來，便連忙向旁跳開避過了。

那件黑東西就是司馬洛跌到桌後去之前抓起的一瓶墨水，他一跌到地便順勢把那瓶墨水向張萍丟過去。張萍雖然躲過了墨水瓶，卻躲不過瓶中潑出的墨水。墨水瓶「閣」地跌到外面大廳的蠟板地上，而有幾滴墨水濺進了張萍的眼睛。張萍的視綫一時受阻，連忙用衣袖擦着眼睛退後。

司馬洛從桌後站起來，匆匆地四面望望。他的槍仍留在那密室裏，甚至連那把割玻璃用的小刀也一齊掏了出來留在密室裏，要進密室裏找回也許不夠時間了。於是他一手拔起了桌上的座枱筆架所插着的一支包金鋼筆，另一手一按桌面，身子便飛越而過了桌子，向大廳中跑出去。廳中的張萍一手仍在擦眼，另一手則戒備地拿着那把寒光閃閃的童軍刀。司馬洛手中那支金屬筆桿連同筆咀雖然勝過赤手空拳，但是威力和那把童軍刀比較起來卻是相差太遠了，所以他也不講究體育精神，而一躍而前，筆桿直向張萍的臉部插去。那脆弱的筆咀也許刺不破衣服的，所以臉部是最理想的目標。

張萍聽到他的腳步聲，以靈巧的身法把上身向後一拗，忽然翻了個觔斗，便站到了十多呎之外。這動作在常人跡近賣弄，但在精通舞蹈的張萍來說是輕而易舉的，而且也是迅速遠離敵人的一個好辦法。

張萍一站定了便拿開了揉眼的手，而拿好刀子，臉上露出一個猙獰的微笑。他的臉已被墨水塗污，笑起來，就特別顯得可怕了。

「很好的身手。」司馬洛說：「有機會我一定會去學學舞蹈！」

「你不會再有命學什麼的了。司馬洛！」張萍說。

張萍說完了便一揮刀子，小跳而前，向司馬洛當胸直插。司馬洛跳後了一步，仍在遲疑着。他正在考慮有什麼辦法能快速而迅雷不及掩耳地解決張萍，因為他恐怕張萍身上有槍，如果在張萍身上有槍，如果在刀子上處於劣勢時拔出槍來，那就十分不妙了。張萍再攻了二刀，他仍然向後退。

張萍似乎看穿了他的心事，而得意地微笑：「別担心，司馬洛，我身上並沒有槍。我從來不用槍的，我殺過六十四個人，沒有一個是死於子彈！」

珊珊在後面急促地吸入一口氣，無疑是張萍所說的那個殺人數字使她感到震驚了。司馬洛從眼角瞥到她已出現在那所小寫字間的門口，而用背緊挨着牆壁，顯得十分恐怖！

張萍向司馬洛的面門刺來一刀，司馬洛手中的鋼筆迎上去，而張萍的刀子忽然一拐，刀尖閃電般劃了一個半圓，挑向司馬洛的手腕，司馬洛忙縮手，刀尖已劃然一聲把他的衣袖割裂了。

司馬洛驚魂未定地退後兩步。在平時，他是不會着這一下的，但現在他的體力還未恢復，仍然有點暈眩而腳步浮浮的，動作是慢得多了。

張萍吃吃笑：「我的刀子用得好吧？這解釋了為什麼我從來不必用槍殺人！」

「你究竟是誰？」司馬洛問。

「門口的招牌也有寫着的。」張萍又刺出一刀，司馬洛又避過了，在身體那呆滯之感未消失之前不敢還擊。張萍跟着說下去：「我就是跳舞教授張萍！」

「也教授殺人嗎？」司馬洛問。

「是的。」張萍說道：「我也贈送死亡！」

說着張萍便改變戰略，用刀向司馬洛的胸部一左一右地亂劈，司馬洛不斷小跳躲避，感到實在疲於奔命。

「住手！」珊珊忽在後面叫：「別打了，快住手！」

張萍哈哈笑起來。

司馬洛沒有空回頭看她，但是叫道：「快點離開這裏吧，珊珊，快點！」

他從眼角裏看到珊珊開始貼着牆壁移動。

張萍沒有看她，也沒有停止對司馬洛的進攻，但是沉聲喝道：「站在那裏不要動，珊珊，一動我就殺了你！」

司馬洛的身體現在恢復靈活了，他的鋼筆忽然向前一刺，張萍一跳閃開，筆咀「嗤」地挑破了張萍的襯衣的腋下。張萍忙再跳後一步，略作喘息，眼光中開始有了一種新的敬意。

「我也有一兩下絕招的。」司馬洛得意地說：「現在快去吧，珊珊，這是我們兩個人之間的事！」

珊珊又沿牆而動，但張萍說：「再動一動，你就要死了！」於是珊珊又僵住。

現在，司馬洛和張萍都互有攻勢了，在那寬闊的大廳中來來往往，縱縱跳跳的。在動作方面，張萍有舞蹈底子，自然是比司馬洛靈活一點的，但司馬洛佔勝的卻是手和腳都較長，短小的張萍，刀子很難有機會刺達他的身上。張萍的臉開始發紅，似乎老羞成怒了。

司馬洛微笑：「告訴你，張萍，把那塊玉交給我，我就放過你！」

張萍沒有回答，但是眼睛暴怒地圓睜了。

珊珊忽然說：「我去叫警察！」便向門口跑去。張萍叫一聲，很快地跳後六七呎，轉對珊珊，珊珊仍沒有停止。很快地，快到司馬洛沒有機會有所動作，張萍忽然輕輕把童軍刀拋高，用姆指及食指揑住刀尖而把它接住了，便向珊珊擲去。刀子一閃，刀柄便忽然出現在珊珊的背上，已看不見刀鋒，因為刀子已刺入了肉內。

珊珊瞪大着眼睛，呆着不動了幾乎一秒鐘，而在這一煞之間，司馬洛也是呆住了，因為無法及時救她而心痛。接着珊珊

向地下一仆，便不動了，在這方面富有經驗的司馬洛，馬上就知道她是已經死去。張萍的刀子極準，在背骨之下一直刺入了珊珊的心臟。

一時，怒火遮蓋了司馬洛的理智，他本來因為仍持着筆桿而佔了優勢的，但他沉不住氣而把筆桿向張萍擲過去，恨不得一下就刺透他的心臟。張萍稍偏身子便閃過了，筆桿祇刺中他身後遠遠的窗簾。

張萍微笑：「生什麼氣呢，司馬洛？你應該學學我的人生哲學。女人祇是工具而已！」他正在盡量激怒司馬洛，使司馬洛因為怒火遮目而舉止魯莽，他便可以佔到優勢。他既然犧牲了珊珊的命去這樣做，當然是成功的。

司馬洛全身血液沸騰，忽然騰身躍起，兩腳向張萍的胸部踢去。這一下用足了勁力，如果中了，誰都要一命嗚呼的，司馬洛已不考慮留下活口的問題了。

張萍「咭」地笑一聲，把身一側，便閃過了，同時迅速地用右手的手指執住司馬洛腳脛，輕輕一扭。司馬洛身子已經凌空，使不出力氣來對抗，便不由自主地給扭得翻了一個身，隆然一聲仆在地上。

張萍隨即一躍而起差不多四呎高，到了司馬洛的上空，而挾着全身的重量，用雙腳向司馬洛的背部直撐下去。但司馬洛雖然一時失了理智，但到底不愧為久經戰陣的大將，經驗加上本能使他在一倒地時便拚命向旁滾開，於是張萍祇是蹬中了堅硬的地板，蓬然一聲，反而把張萍自己震得有點呆了。而這蓬然一聲就使司馬洛知道是怎麼回事，於是他不用回頭，便以一手支着地面，身子急轉，腿子貼着地板橫掃了一個半圓形。

張萍看着他的腿掃過來，已來不及閃避，被掃中了腳脛，而失去平衡，身子打着轉跌開了，就像一隻人肉風車一樣。如果是別人，可能會一直撞到牆壁上暈了過去的，但張萍到底有着湛深的舞蹈根底，一面跌開一面小跳消減去勢，所以也祇是轉了四五轉就站定了。

他看見司馬洛已經站了起來，正猙獰地微笑着走向他，兩手的手指在一張一合的，似乎很急於揑到什麼，而咬着牙說：「你知道嗎，小子，我要親手扭斷你的頸子，然後把你丟下樓去！」

忽然，張萍慌張起來了，那雙小眼睛好像一隻被困的老鼠般一左一右地視察着，就像要找尋一條逃路。他不是一個本領平凡的人，但司馬洛是個更不平凡的人，從前耳聞，現在他是親自領略到了。如果手拿着刀子，他是不怕的，因為他精於用刀，刀法有如魔術，即使不勝過司馬洛也決不會敗下來的。但現在刀子卻已刺在珊珊的身上了。

張萍忽然向左一竄，想跑去拔回珊珊身上的刀子。但司馬洛也向旁一跳，截住他的去路。司馬洛一步一步上前，張萍也祇好一步一步的後退，而後面是無路可通的牆角。

張萍抓起一把放在牆邊的椅子向司馬洛推去，他想乘司馬洛避椅子時溜開。但司馬洛接住椅子一推，讓椅子滑回過去阻住他的前路，於是張萍還是不能脫身。

張萍吼叫一聲，祇好作困獸之鬥，伸開二指猛然插向司馬洛的雙目。但司馬洛不躲不閃，便一掌向他的手腕硬劈過去。張萍忙縮手，司馬洛的掌向下一沉一繞，便撈住了他的手腕。

接着司馬洛大喝一聲，手上一用力，張萍便發覺身已給拉得整個飛了起來，而向牆壁撞去。於是整個世界都像變了形似的，每件物體都在眼前都變成了三四件，而金星在天空中亂冒。

司馬洛等張萍結結實實地在牆上撞了一下，才放了他的手。張萍再也站不穩身體，而頹然地挨着簾子滑倒了。他看着司馬洛向他撲過來，想滾開閃避，但震得暫時痳痹了的身體卻已不聽他的吩咐。

司馬洛輕易地把張萍壓在地上，雙手握住了他的喉嚨，而毫無憐憫地開始揑緊。張萍的眼睛開始突出，舌頭也伸出來了，而雙手軟弱地去搥司馬洛的肩，又向四週亂抓。有兩次他向司馬洛的眼睛抓來，而司馬洛都側頭避過了，一面注意到他兩手尾指的指甲竟留到有一吋長，而且削得尖尖的。如果讓他這指甲插中眼睛，那是可以直透腦部的。但張萍也許不會再有機會用這指甲作惡了，因為張萍已快死在他的手上！他的兩手更加揑緊。

張萍的雙手更慌張地亂抓，抓住了窗簾，痛苦地用力拉。忽然裂帛一聲，整幅窗簾便給拉了下來，而把他們罩住了。那是很厚的深色布料，因此他們頓時陷入了漆黑中。

司馬洛很快作了決定，用力地把張萍的頸子再握了一下，便隨即鬆手滾開，因為他不想給張萍在黑暗中把那尖利的指甲戳進他的眼睛裏去。這之後，他們二人都在黑暗中急急地爬行着，每人爬一個方向，而極力要把那簾子掀開，以便能最先鑽出去。遲些出去的一個，給窗簾罩着，會是有如俎上之肉的。

司馬洛很快地鑽了出去，但使他感到意外的是張萍也同時出來了，正在站起。他還以為張萍給他扼得氣絕，總要一段時間才能恢復靈活的。

使他更意外的是張萍的手中有着一把彈簧刀。但一想他又明白了，這是早些時當他躲在簾後時張萍用以擲他的那把刀子之一，一直棄在那地上，現在給張萍摸到了一把了。

張萍拿好刀子站起了，刀尖對着司馬洛。司馬洛迅速地向周圍望望。那另外兩把刀子仍在地上的，不過卻是在張萍的身後，如果他要拾刀，那就得先過張萍這一關的。張萍一晃刀子，司馬洛便退後一步。現在是輪到張萍把他逼向牆角了。而且這一次也輪到司馬洛不大有信心了。張萍的確是個用刀的好手，他是不容易空手抵敵的。張萍小心地接近了，忽然刺出一刀，司馬洛連忙伸開兩手小跳，讓刀從腋下的空間穿過，同時順勢一掌拍向張萍的臉。張萍的刀子轉上向他的手一挑，他又祇好連忙把手縮回了。

張萍忽然把刀亂揮一陣，司馬洛不得不連連後退，便挨到了牆角上，無可再退了。張萍得意地用刀對準司馬洛的心臟，準備趁他處於無可閃避的困境這當兒直刺過去。

但在張萍還未有機會踏步上前時，司

馬洛伸在前面的腳忽然緊踏着地面，而用力地向後一拖，於是張萍便發覺自己失去重心，而仰後跌倒。原來他們是兩個都踏在窗簾上的，司馬洛的腳把窗簾猛然牽動，張萍便無法站得住了。

隆然一聲，他跌在地上，而司馬洛隨即跳上前一腳踢中他的手腕，使刀子飛到了大廳對面。隨着司馬洛又一腳踢中他的下巴。張萍痛得狂吼一聲，打着滾又跌後了十幾二十呎。

這一次，當他一跳起身時，他已不是撲向司馬洛，而是轉身就走，因爲他這時剛在他那所寫字間的門口。司馬洛信手拾了剛才那個空墨水瓶擲過去。

墨水瓶擊中了張萍的後腦，轟的一聲碎了，使張萍腳步不穩，而仆着進了房中。司馬洛人也隨即一躍而前，到了房門口，卻見張萍已不在了，而那間密室裏正傳出腳步踏在鋼板上的聲音。

司馬洛忽然一驚，因爲他的槍是仍然留在那密室的地上的，而張萍已經進了去！於是他毫不遲疑地掏出二顆爆炸丸，便向那打開着的一點的鐵門內丟進去。這樣做着時，裏面正傳來金屬磨擦的聲音，似乎一度門正在給打開了又關上了。而跟着他的爆炸彈丸便轟隆一聲爆炸了，爆炸聲音限在那小門的密室裏面，响得十分刺耳。一陣濃烟從門口冒出。

司馬洛注視着那門口，不見有什麼動靜，於是等烟散了一點時，他便跑上前望進密室內。

很失望，密室的鋼板牆壁雖然都給炸得扭曲了，但裏面並沒有給炸倒的人在着，而對面還開着一個門口，顯然是通到張萍在隔壁的那另一層樓的。

司馬洛一步便踏進了密室，拿起了他遺在地上的手槍，也不知道有沒有給炸壞，便隨即從密室的另一邊門口跳出去。

外面果然是一層相當寬敞的住宅式佈置的洋樓，並沒有亮燈，因此司馬洛一眼就可以看到大門是正打開着，因爲屋外的走廊是有燈光射進來的。他叫一聲，向門口跑過去，衝出了走廊。外面那剛才正在搓麻雀的一家人還在搓得興高采烈，但看到了司馬洛，就吃驚地停手了，因爲司馬洛手中是拿着槍的。他們呆看着司馬洛。司馬洛四面望望，看不到張萍的影子，便轉問他們：「有看到那小鬍子嗎？」

那些人祇是震驚地呆看住他。司馬洛擺擺手中的槍：「我問你們有沒有看到他呀！」

他們這才如夢初醒，一個中年婦人吶吶地開口說：「他——不是——已經跑下樓去了嗎？有——好一會了！」

司馬洛嘆一口氣。如果小鬍子已跑下了樓好一會，那麼自己是沒有希望能追得上他的了。他聳聳肩，回頭進入了那層樓，關上門，又匆匆鑽過破洞，回到跳舞學校的那邊。

珊珊仍然躺在牆邊的地板上，血在身下流了一大灘，已經開始凝結。人則是早已經死了的。

司馬洛在她身邊蹲下來，感喟地看着她。她是側躺在那裏，臉朝着外面的，臉上沒有什麼痛苦的表情，就像前兩次見她時一樣。也許，死亡對她也不算是一個太慘的結局，如果繼續讓張萍這樣一個惡魔控制下去，那麼不知道要忍受多少精神和肉體上的痛苦呢！

司馬洛嘆一口氣，用手指輕輕替她把半張的眼皮按闔了，然後站起身，看看手中的槍。他現在後悔剛才在簾後時沒有馬上放槍射張萍了。從種種跡象看來，這張萍都不像是一個普通壞蛋，而是一個大有內幕的人。他不是自誇殺過幾十個人嗎？似乎現在，捉到張萍比找回那塊玉更重要了。

司馬洛低頭對珊珊喃喃地說：「別難過，珊珊，我一定會找到他的，那時我决不會放過他！你可以等着瞧的！」

他打開跳舞學校的大門走了出去，那些人已經停止了搓麻雀而望向這邊，正在竊竊私議，也許是那一連串的爆炸聲使他們疑心起來了。看見了司馬洛，他們又表示害怕。

「報警吧！」司馬洛說：「這裏面有個人死了，警察來時，告訴他們，我已去了找兇手！」說完，他便匆匆走下樓梯。

司馬洛的車子就停在一條黑暗的橫街裏，他匆匆回到車子，就開動了，飛馳着離開。

現在他的目的地是這座城市的另一頭，張萍的其中一名「門徒」的家。不錯張萍是一定會通知這三個人快些避開的，但其中一人家裏並沒有電話；張萍對他說過他們的地址，也說過沒有電話這件事。張萍起初很自信，以爲一定可以騙倒他的。司馬洛相信，如果張萍要通知這人逃走的話，那就非親自前去不可！

那人住的是一間郊外的別墅式小石屋，屋外還有用竹籬圍起來的一座小菜園，三面是田野樹林，一面臨着遠遠的海灘。雖然這裏沒有電話設備，交通也不方便，但生活情趣却是很夠的。司馬洛在看見了屋子的時候便停了車，走下來，悄悄地向屋子的側面走去。

他可以看到屋子裏正亮着燈，而窗口內人影晃動，似乎不止一個人在走動。門外停着二部車子，使他知道這人是來了一個訪客。也許張萍是比他先到了。

司馬洛首先走到車子旁邊，車窗是打開着的，車匙並沒有在車上，他伸手到儀器板的後面去，把每部車子的打火電綫都拔斷了。如此，即使有了車匙，車子也開不動的。

然後司馬洛便走到窗外，向內窺望。窗子下半截遮着窗簾，但從窗簾可以看到屋內的情形。屋裏有兩個人正在忙着收拾行李，其中一人是在帮忙着另一人。這兩個人都不是張萍，而祇是張萍的門徒的其中二人，他在那間菜館見過他們的。這倒是聰明的辦法。張萍打電話通知了有電話的二人，而吩咐其中之一來通知這個沒有電話的。

看看時，那二個人正把一些衣物放進了一隻小衣箱——司馬洛可以看到那隻衣箱的箱蓋上束着一批奇怪的武器，包括刀、劍、斧、鐵鍊、鐵尺等等，但其中却沒有手槍。看來張萍是一個古怪的教師，教他的門徒用很多種武器，却不包括手槍在內。不過司馬洛也得承認，在人烟稠密的城市中，許多時候，槍不但不是一件好武

器，而且還相當累事的。譬如，槍發出的聲音就太久，而且懷在身上給警察搜出了，就無法解釋說不是打算用以殺人的。

那兩個人合上了箱蓋，其中一人便提起了箱子，而另外一人則拿起了另一隻顯然是他帶來的箱子，走向門口。電燈熄了，他們談着話，匆匆走出來，分別走向那部車子。司馬洛挨身在窗外的屋牆上看着他們。

汽車發出吱吱的打火聲，馬達却沒有發動。兩人驚愕地隔着車窗面面相覷了一下，再試一試，還是一樣的。他們一齊戒備地下了車，懷疑地四面望，知道車子一定受了破壞。

司馬洛從黑暗中走出來，冷冷一笑道：「怎麼樣，要人帮忙嗎？」

兩人一愣地向他，都把一隻手插進袋裏，其中一人喝問：「你是誰？」

司馬洛再走前幾步，讓他們藉着星光看得到他的面貌，又柔聲地說：「不認得我嗎？」

他們忽然一齊把手從手袋裏拿出來了，手上都彈開了一把彈簧刀。但司馬洛一點也不害怕，這兩個傢伙是還未畢業的，祇要他們拿出來的不是手槍就行了。司馬洛剛才已發覺自己的槍雖然拾回也沒有用的。司馬洛忽然大喝一聲，右面的一個一驚，便舉刀要擲，但刀子擲出時，司馬洛早已不見了，他是向地下一滾，而滾到了那人的面前，腳尖輕輕一挑便挑中了那人的下陰。

那人狂叫一聲跌開了，痛得倒在地上，捧着踢中的地方抽泣起來，身子緊緊縮成一團，就像恨不得把上半身也縮進去，以減少那痛苦，他至少十分鐘不能有所行動了，司馬洛站起身，餘下的一人喝一聲，便一刀向他刺過來，司馬洛輕輕跳開避過了！冷笑道：「忘記了師傅的教訓了嗎刺出一刀之前用不着做聲的！」

那人遲疑着退後了兩步，又作勢戒備。司馬洛上前一步，溫和地說：「放下刀子吧，我祇是要問你一些問題，祇要老實回答就可以了，何必自討苦吃？」

那人戒備地又退後了一步。

「珊珊已經死了！」司馬洛說：「你知道嗎？她是一個好女孩，但她給張萍殺死了，這使我變得脾氣很壞，明白嗎？我再警告你一次：放下刀子，不然我要折斷你一條手臂。」

那人忽然一跳向前，刀子刺向司馬洛的面前，司馬洛喝一聲，一側身躲過了，隨即抄住那人的手腕以快到看也無法看清楚的動作，用盡力氣一扭，那人便身不由主地飛起了，在空中翻了二個觔斗才隆然一聲跌在地上。他忙爬起身，正在發呆時，司馬洛已到了面前，飛起一腳，堅硬的皮鞋尖「托」的一聲踢中了他鼻下的上唇。那人痛到「哇」的狂叫一聲，捧着咀巴躺在地上，眼中露出極度恐怖的神色，害怕司馬洛會再擊中他一個更痛的地方。

司馬洛大踏步向他走過去，說着：「現在可以替你解決那條手臂了！」

「不！」那人哀求地叫着！慌忙坐起來向後退：「不……我……我……」他慌到簡直連話也不會說了。

司馬洛一手執住他的衣領把他提了起身，搖了兩下：「我不知道張萍怎會收這兩隻飯桶作徒弟，一點苦也挨不起！好吧，說吧，張萍那人究竟是在幹什麼的。」

「玉！」那人吶吶說：「他要玉！」

「什麼？」司馬洛莫名其妙地問。

「他要找很多玉！」那人說：「名貴的寶玉，你知道！」

「什麼？」司馬洛眞的大感興趣了。

那人的眼睛忽然狡猾地轉了一轉，吞了一口唾沫，而一點也不恐懼了，司馬洛何等機靈，立刻知道他一定看見了一些値得安心的東西，便連忙放了他，而向地上一伏。

那人慘叫一聲，喉嚨上忽然插了一把薄薄的擲刀，就像是從他的喉裏長出來似的，而司馬洛已經在六七呎之外站起了，他看見張萍那矮小的身影正在二十幾呎之外，顯然張萍還是放心不下，也許還希望和司馬洛周旋一次，所以也來了！而司馬洛差點就被他暗算。

張萍站在那裏看看他，司馬洛手中沒有武器，一時也不敢近前。

忽然，張萍的手又一插，又一把閃着寒光的刀子向着司馬洛的臉飛來，司馬洛把腳在草地上一滑，讓身子躺後，刀子便在臉前飛過去了。他打了一個轉再站好，張萍已經轉身向右面奔跑，司馬洛叫一聲，發足向他追過去。

張萍忽然又轉身，一揮手，司馬洛連忙又向地上一滾，張萍的刀子又不知擲到那裏去了。司馬洛再爬起來時，張萍已跑得更遠。

司馬洛繼續追去，但張萍的跑步却快得出奇，司馬洛的腿子雖然長得多！却佔不到什麼便宜，張萍好像一隻鹿般竄入了樹林，司馬洛在還有二十呎到達樹林邊時便停住了腳步，站在那裏躊躇着。

他不敢再追近了，因爲林中太黑暗，如果再有飛刀飛出來，他就很難閃避，而且，那處樹林很大很密，至少有三個地方可以通到另一條公路上，進那裏面去找人，頗有大海尋針之慨，而且針是不會動的，人却會走呢！

於是司馬洛轉身向那兩個張萍的門徒跑回去，每走幾步就一回頭，但張萍並沒有出現，司馬洛微笑想：這一次總算是有收穫的，他本來是打算來找一個活口，而現在他果然找到了，那兩個門徒之中有一個是還活着的。司馬洛再走了一段路，忽然一呆，接着便加快腳步跑過去，跑到那個他以爲是仍然活着的人旁邊，蹲下來摸他的脈，這人已不再是活着了，張萍擲出的第三把刀子在他的胸部刺得很深，他那一刀原來並不是要擲司馬洛，祇是要滅口而已，怪不得他走得那麼放心了。

司馬洛嘆一口氣，再站起身來，望向樹林那方面，張萍現在大概已經逃得很遠了，也許正在笑，司馬洛不禁握緊拳頭。

他把那兩個人留下來的箱子搜了一遍，找不到什麼可疑的東西，裏面不過是些衣服日用品，和那些他已經看見了的各式武器，至於那間小石屋，他則簡直懶得去搜了，因爲如果有可以作綫索的東西，一定都已給這兩個人帶走了的，最後，司馬洛棄下了那二具屍體，而走回自己的車子，開走了，一直開回家去。（未完・三）

中篇連載故事

金童·文
可飛·圖

飛仙劍俠奇緣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林煌見水晶礦原封不動，沒有開採，心裡狐疑，拿話套問天虛道童，才知道礦苗伸展地下幾百尺之處有火山火眼，不能開採，怕有熔漿噴出，人畜無存，但爲什麼抱玉眞人又會從黃山進來此處定居，事實似有矛盾，經過忖測，以衆飛仙劍俠的功力，一定能想出開採之法，可能採用「釜底抽薪」。天虛見他鬼馬多端，不敢再跟他多說，送他離開洞府……丁丑齊暗中保護天虛送走修羅門人之後，轉回洞府，向師叔極樂眞人交差，極樂眞人又派他另一項任務，帶李金貴回家向父母稟明學技，同時帶白玉鳳一齊上山，收他倆爲徒……

難悟無爲理　食色本天性

然而李金貴依然不能想像到，一個人走路的速度，會像那中年儒士那樣的快速，並且姿勢又是如此的優美瀟洒。

他想了一下，這才記起那中年儒士是棋仙抱雲子，不禁有些不解地忖道：「奇怪，那抱雲子上午明明是穿過袍的道士，怎麼這會兒竟成了儒士？」

心念未已，只聽極樂眞人笑道：「假道士，你不去下棋，跑來做什麼？」

抱雲子灌了口酒，道：「現在是羅岳那魔崽子和老叫化子在下棋，你想想看，他們那兩手臭棋，還有什麼看頭？我老人家是越看越生氣，越看越難過……」

他臉上作出一副痛苦不堪的表情，一揚手中的酒罈子，繼續道：「所以我趁機開溜，並且順手牽羊，把老叫化的命根子帶來了。」

極樂眞人道：「你把老叫化的珍藏名釀偷了來，等他發覺了，豈不要跟你拚命麼？」

抱雲子大搖頭道：「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丁中齊見他瞇着了雙眼，有些醉態可掬的樣子，忍不住好笑地問道：「爲什麼？」

抱雲子仰頭望了丁中齊一眼，道：「羅岳那魔崽子自認爲棋藝大進，已經可以搶老夫的招牌了，方才老夫悄悄的指點了老叫化兩步棋，非得讓羅岳想破腦袋，最少花、兩個時辰不可……」

他灌了口酒，笑道：「你想想看，就沖着這一點，老叫化便不會吭聲了，對不對？」

李金貴見到抱雲子那種視酒如命的樣子，覺得跟丐仙鄒武沒有兩樣，不禁暗忖道：「難道這些前輩劍仙，高人隱士，都是這樣嗜酒如命？」

他不知道這些高人在年青時，適逢朝代革易，異族入主中原，他們雖然心存憤慨，但是知道大明氣數已盡，再是拚命也都枉然，是以才寄情於山水之間，藉杜康以忘憂，佯狂以遁世……

丁中齊拊掌大笑道：「對！對！宋師叔說的有理。」

極樂眞人微笑道：「老叫化和魔崽子在下棋，你又溜來喝酒，那麼豈不冷落了海盜頭了？」

抱雲子笑道：「那老賊頭收了個徒兒，比他當年率領船隊遠征方臘，得到金浮圖還要使他高興，這會正跟鑑賞寶物樣的，在盤算着他那寶貝徒兒呢！」

李金貴聽他說得有趣，禁不住「嗤」的一聲笑了出來，等他發覺失禮，連忙伸手掩嘴，已經來不及了。

抱雲子一瞪眼，道：「小子，你笑什麼？」

李金貴囁嚅道：「弟子我……」

極樂眞人道：「假雜毛，你別嚇唬小孩子好吧！」

抱雲子道：「眞雜毛，我看你也是一樣，收了個徒兒，就跟撿到天上掉下來的一塊寶一樣，看你高興得那個樣子……」

極樂眞人調侃道：「你是在羨慕，還是妒忌？」

抱雲子神情倏的一窒，說道：「老夫我……」

他搖了搖頭，道：「唉！看來我這一輩子再也找不到徒兒了，可惜我……」

他摸了摸李金貴，道：「孩子，你還有什麼兄弟沒有，乾脆也讓他投入老夫的門下……」

極樂眞人笑叱，道：「假雜毛，你別瞎扯淡了，阿貴乃是獨子，怎會有什麼兄弟？」

「啊喲！」抱雲子道：「阿貴，這樣說來，你更不能投入這眞雜毛門下了，不然你以後做了小雜毛，你們李家豈不絕了種？」

極樂眞人皺眉道：「假雜毛，你在胡說些什麼？」

抱雲子沒有理會他，對李金貴道：「阿貴，老夫說的是眞話，你……」

極樂眞人打斷他的話，道：「假雜毛，你別再逗阿貴了，好吧？」

抱雲子道：「我可不是逗他，是說眞的，想我乾坤正氣門乃是中原最古老的門派，一向是一脈單傳，如今却眼看要自我這一代起便將失傳，我怎不難過……」

他仰首喝了口酒，道：「老叫化眞是太可惡了，那姓葛的孩子資稟也不錯，偏偏把他推薦在老賊頭的門下，這豈不明放着瞧不起老夫麼？難道本門的乾坤正氣功，會比老賊頭要差不成？」

極樂眞人也不知抱雲子是眞的抱怨丐仙鄒武，還是在逗着玩的，笑道：「誰叫你多年以來，一直叫着不收徒兒，所以老叫化也不敢將葛仙童推薦給你，不然又碰個釘子……」

抱雲子一怔，頷首道：「眞雜毛，還是你說的有理，我不怪老叫化了……」

他笑了笑，道：「其實老夫是說着玩的，老夫一生數十年功夫，全都放在圍棋之上，又那來的功夫去收徒傳藝？」頓了頓，望着李金貴，道：「我只是看到你們收了這兩個資稟極高的徒兒，忍不住心裏妒忌，想要攪和一番，讓你們頭痛一下而已……」

極樂眞人笑道：「假雜毛，我就知道你在玩弄玄虛，果然不假……」他頓了頓，道：「你一向作道裝打扮的，爲何現在穿成這個樣子？」

抱雲子道：「我一向敬佩老子的清靜無爲，所以穿着道裝，如今來到這兒一看，上上下下，老的少的，好幾個雜毛，因此我又脫下道裝，換了儒服，說不定那天我看這一身儒服不順眼，又剃光頭，換穿僧袍，當個假和尚……」

極樂眞人拊掌大笑道：「假雜毛，眞有你的一套，貧道是佩服萬分。」

抱雲子道：「萬般色相，全是虛假，只要存有眞面目，就算披上羊皮，又有何妨？昔年峨嵋劍仙中有狗皮道人，以一襲狗皮爲衣，終能悟道，使那顆活活潑潑的眞心，毫無碍滯，老夫就算一日換上一百件衣服，終究是老夫，對不對？」

極樂眞人頷首道：「對即不對，不對即對，吾兄又落窠臼了。」

抱雲子大笑，說道：「哈哈，好一個對即不對，不對即對，老夫該爲此浮一大白。」

說着，他眞的舉起手中的酒罈，仰首灌了兩大口酒，酒水順着嘴角流下，沾在鬍子上，酒香四溢。

丁中齊是看慣了這些奇人的不拘形跡，放蕩無束的行爲，絲毫不足爲奇。

可是，李金貴自幼雖然出身農家，他的父母却將他視爲珍寶，從不讓他做事，更不讓他過問耕耘，自幼起即送之入塾就讀。

他的本性較傾向於儒家，不僅行爲舉止都方方正正，規規矩矩，而且思想也較迂。

若非他的機緣湊巧，遇到了白玉鳳，因而引出了以後的那一連串事故，只怕他此刻仍然端端正正的坐在私塾中背誦經書呢。

是以當他默然聆聽着抱雲子和極樂眞人的那一番對話，不禁有些混淆起來。

他不解地忖道：「對即是對，不對即是不對，爲何師父却說對即不對，不對即對呢？」

孔子以義爲禮教，以順俗爲主旨，來衛護人類的禮法和教育，可是道家却是吶喊着重返自然，不信禮法與教育……

而佛家禪宗一脈也認爲教育與禮法，都足以掩蔽人的本性，物質的享受不但無益，反而污染心靈的純淨。

所謂「菩提無樹，明鏡非台。」即是五祖直指人心的偈語，認爲根本就無塵埃，又何需勤加掃拂？

這也就是說人性的自然與淳樸，由於後天的教育與學習，往往反而遠離眞道，受到矇蔽……

「對」與「不對」僅是名詞上的不同而已，如果當初「對」這個字作「不對」，那麼，「對」即是「不對」了。

所以極樂眞人才說「對」即是「不對」，是勸抱雲子抱持其原先的單一與純正，只要把持住「眞我」，又何必在詞句上的「是」「否」上打轉？

抱雲子能夠點悟出極樂眞人話中之意，是以極爲高興地要浮一大白，而李金貴則因爲悟性不夠，一時之間，無法洞悉其中的奧秘，是以默然苦思不已。

極樂眞人見到李金貴一副苦苦思索，百思不解的模樣，莞爾一笑，摸了摸他的頭，道：「阿貴，你讀過道德經沒有？」

李金貴頷首道：「以前在私塾的羅夫子不許我們看，弟子偷偷的看了一遍，可是看不懂。」

極樂眞人微笑道：「既是如此，你又何必去鑽牛角尖呢？」

李金貴道：「可是……」

極樂眞人道：「貧道是在跟你宋師叔打機鋒，你就算懂了也沒什麼用，還是多想那玉鳳姑娘吧！」

李老貴訕訕地道：「師父，你老人家又來取笑弟子了……」

極樂眞人哈哈一笑，還沒說話，只聽抱雲子問道：「牛鼻子！你說什麼玉鳳姑娘來着。」

李金貴唯恐極樂眞人說出來，自己又被抱雲子取笑，連忙道：「師父，弟子想現在就走，也可以儘快的趕回來……」

極樂眞人頷首道：「好，你走吧！」

他側首吩咐道：「中齊，你就陪阿貴走一趟吧！記住，十二個時辰內，就要趕回來。」

丁中齊應了一聲，還沒來得及說話，只聽抱雲子道：「且慢，牛鼻子，你要派中齊下山啊？」

極樂眞人道：「不錯，貧道讓他陪阿貴下山，去看看他的父母，還有他青梅竹馬的愛侶……」

抱雲子恍然道：「哦，原來你們剛才提的玉鳳姑娘，便是阿貴的愛侶？」

極樂眞人頷首道：「不錯，阿貴即將隨貧道返回長虹島，在此之前，一定要向他父母禀明才對，此外……」

他的臉色一正，道：「先師在錦囊中既然留有偈言，我們就必需按照他老人家的吩咐去做，所以中齊此去，尚要至白家求見白儀方居士，將玉鳳引回本門。」

抱雲子一怔，道：「白儀方居士？誰是白儀方？」

極樂眞人沒有理會抱雲子，自懷中取出一封信簡，交給丁中齊，道：「中齊，你在見到白居士之後，將此函交與他手中，貧道已在裏面將前因後果說清楚了。」

丁中齊應聲接過書簡，揣進懷裏。

李金貴聽到極樂眞人言下之意，好像是要將白玉鳳也一併接回來，不禁心中一喜，可是一想到白家大院那麼神秘，防守一定極爲嚴密，很可能難以進入，不禁又是一憂。

他心中憂喜交集，有些患得患失地道：「師父，那白家大院雖說看來空蕩蕩的，其實據玉鳳說，裏面防衛得極爲嚴密，設有許多的禁制，外人絕不能隨便進入的，所以……」

丁中齊沒等他說完，便哈哈大笑，道：「小師弟，你放心好了，當今天下，還沒有我走不進去的地方，師兄我保證一定將你心愛的玉鳳姑娘帶出來。」

李金貴有點吶吶地道：「丁師兄，小弟不是這個意思，而是……」

丁中齊道：「小師弟，你是怕我跟白家的人發生衝突，是不是？」

李金貴頷首道：「據玉鳳說，他們家族曾經遭到仇人的大舉進攻，以致死亡不少，所以從她父親這一代開始便加緊練功，以防大敵入侵，並且也好在不久的將來能報仇……」

丁中齊打斷了他的話道：「小師弟，你不用多說，這個我知道了。」

李金貴道：「前些日子，據玉鳳告訴我，說她們家現在正在閉關研習一種神功，好應付未來的大刧，所以……」

極樂眞人微笑道：「阿貴，你放心好了，本門跟白氏一族頗有淵源，只要你大師兄前去，白儀方居士無論如何都會接見的……」話聲一頓，道：「你別看你大師兄這副樣子，他那超出常人的大個子便是活招牌，走到江湖上，只怕沒有人不認識他的。」

丁中齊呵呵傻笑了一下，摸了摸腦袋，顯然有些不好意思。

抱雲子在旁聽了半晌，這才算弄清楚是怎麼回事。

他也似乎有些驚奇，問道：「牛鼻子，弄了半天，這小子的什麼青梅竹馬的愛侶竟是當年白大宗師的孫女兒？」

極樂眞人糾正他道：「是曾孫女。」

抱雲子兩眼圓瞪，道：「什麼？」

極樂眞人道：「當今白家家長乃是白儀方居士，而白儀方則是白劍青白大宗師的孫子，算起來，白玉鳳不是白大宗師的曾孫女是什麼？」

抱雲子楞了一下，道：「好像伙，我看你們這筆帳要怎麼算？」

極樂眞人笑道：「假雜毛，我還當你已經洞徹玄機，原來你還只是個門外漢，哈哈，夏虫不足以語冰，貧道也懶得跟你多費口舌了。」

抱雲子一手提着酒罈，一手抓着後腦勺，想了一下，似乎豁然開朗，大笑道：「老夫那管你們家亂七八糟的事，老夫這就要把這個笑話說給姓羅的那魔崽子聽去，也好讓他樂上一樂。」

他手舞足蹈地說着，便待轉身離去。

極樂眞人將他喚住，道：「假雜毛，你等等。」

抱雲子停住了脚，側身子睨着極樂眞人，問道：「牛鼻子，你又有什麼事要找我？」

極樂眞人反問道：「你剛才說什麼來着？」

抱雲子微笑道：「老夫要說個笑話讓老魔頭聽聽，也好讓他樂上一樂，也好使他忘了輸棋的難過！」

極樂眞人道：「你有什麼笑話，可以讓老魔頭聽了樂以忘憂？」

抱雲子哈哈一笑，道：「白大宗師原是老魔頭的師兄，他跟你也一直都是平輩相交，如今他平空的高出了兩輩，你說他高不高興？」

極樂眞人叱道：「胡說八道，貧道跟老魔頭交往是我們的事，白玉鳳跟阿貴交往，又是另外一回事，你這假雜毛，怎可將之混爲一談……」

抱雲子笑道：「不錯，鷄蛋加鴨蛋是爲混蛋，老夫且去煮它一鍋混蛋……」

笑聲之中，轉身而去，一搖三晃的，轉眼便已走出老遠，遠遠聽到他朗吟道：「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者爲河嶽，上者爲日星……」

李金貴眼見抱雲子的背影迅快地消失在蒼松翠柏之間，耳邊仍縈留着他的朗吟之聲。

他眞爲抱雲子那怪異的行徑，放誕的言語感到不解。

因爲抱雲子時而正經八百，時而放誕胡言，與丐仙鄒武那種嬉笑怒罵的行徑，可說有極大的不同，使得李金貴一時之間，弄不清楚他們的心態變化。

其實這正是這些高人的長處，他們摒棄禮法，崇尚自然，頗得披髮行吟，蓬頭跣足，遁世絕俗，幽隱山林，從而陶性養生。

而抱雲子乃是儒家出身，雖然說晚年偏向道家，却是非儒非道，是以言行時而矛盾，時而統一，難怪李金貴視之爲怪人了。

極樂眞人撇了一下咀，道：「阿貴，你不必介意你宋師叔之言，他是個不折不扣的混蛋，一生都在矛盾之中，除了黑白兩色的棋子之外，可說別無長處。」

李金貴唯唯諾諾，不敢出言置評。

極樂眞人輕嘆口氣，道：「其實這老混蛋出身的乾坤正氣門，乃是中原最古老的一個門派，只可惜他的天性深邃，較近道家，以致學成之後，變得非驢非馬，而且他的癖好太多，棋、琴、書、畫、劍、戟、棍樣樣都好，所以……」

他戛然住口，搖了搖頭，道：「貧道說得太多廢話了。中齊，你這就帶阿貴下山去吧？」

丁中齊應了一聲，道：「師叔可有時限？」

極樂眞人道：「此去有十二個時辰足夠了，待你趕回後，大概掌門師兄也佈署好了……」

丁中齊問道：「師叔，是不是關於消彌火眼之事？」

極樂眞人頷首道：「如今只等南海無相神尼將綠波寶鏈相借，便可以着手進行了。」

丁中齊問道：「神尼她老人家何時可以到？」

極樂眞人道：「據程居士說，他來時已經通知神尼守門的靈猿，大概就在這一兩天內，神尼即可趕到。」

他頓了頓道：「不過無論如何你要在神尼趕到之前返回，以免躭誤時機。」

丁中齊躬身道：「弟子一定及時趕回，師叔請放心。」

極樂眞人頷首道：「那你們快走吧，貧道不送了。」

丁中齊伸出那有如蒲扇似的大手，道：「小師弟，我們走吧！」

李金貴朝極樂眞人行了個禮，道：「師父，我們這就走了。」

極樂眞人憐愛地垂注着李金貴那張純樸的面孔，微笑着道：「阿貴，你快去快回。」

李金貴似乎有些依依不捨，可是一想到此去即將可以見到那柔情萬斛的白玉鳳，以及倚門殷盼的雙親，心中的興奮巳將那份離情壓住。

他伸出右手，放在丁中齊的大手裏，道：「丁師兄，咱們這就動身……」

丁中齊沒等他說完話，抓住他伸來的手，微一用勁，便將他整個身子抛了起來，擺放在自己的肩背之上。

李金貴嚇了一跳，只聽丁中齊道：「這樣走得快些！」說着，轉身跨開大步而行。

李金貴跨坐在丁中齊的肩上，只覺耳邊風聲呼呼，丁中齊奔行的速度竟是快逾奔馬，並且又平又穩，毫不顚簸。

他張開嘴來想要說話，却被撲面的風封住了嘴，只得作罷。

轉眼之間，丁中齊巳來到那陡立的山壁之前，他挪開門戶，進入洞腹。

這整個山腹中的路徑，都是丁中齊所獨力開鑿的，丁中齊就算閉着眼睛，也能很迅速的走完整段路。

可是李金貴之闖入洞裏，完全是巧合，並且他入洞之時，係在夜裏，根本弄不清楚洞中入口處係一塊巨大的晶壁。

他只覺眼前一黯，曉得巳經進入山洞，出諸本能地回頭望去，這才發現那塊巨大的晶壁。

他忍不住問道：「丁師兄，那塊是什麼石頭，竟然還會發出亮光來？」

丁中齊道：「那是一塊晶壁。」

「晶壁？」李金貴詫異地道：「什麼是晶壁？」

那年頭琉璃剛自外洋傳入不久，並且還只是通埠大市，皇宮內苑裏，才看得見。

李金貴雖然家裏頗爲富裕，可是到底是置身鄉下小鎭，不但沒有見過琉璃，更不用說是這麼一塊巨大的水晶壁了。

是以他在乍一見到那塊鑲在洞壁上的巨大水晶壁時，還稀奇地認爲那是一塊發亮的石頭。

丁中齊哈哈一笑道：「晶壁就是水晶壁。」

他的笑聲在洞裏產生一連串的廻音，彷彿是一串串的鬱雷。

李金貴吃了一驚，不敢置信地道：「那整塊都是水晶，不可能吧！」

他對於水晶還是懂得的，並且也知道很值錢。

因爲他的家裏也有那麼一個水晶美人像，他記得十歲那年，在母親清箱時，曾見過一次。

那具水晶宮粧美人雕刻得栩栩如生，使得他撫摩再三，喜愛非常。

當時他的母親在傍憐愛地注視着他，說：「阿貴，這具水晶美人像，是我們李家的傳家至寶，還是當年你曾祖父留下來的，將來也會傳給你，世世代代的成爲我們的傳家寶物……」

這番話似乎重又在耳邊響起，李金貴怎不爲之吃驚？

因爲他母親視之爲傳家寶的水晶美人像，高僅四寸有餘，眼前他所見的那塊晶壁，幾乎高達八尺，如果以比例來說，那塊晶壁的價值，豈不是高得嚇人？

以如此珍貴的寶物，竟然會放置在這裏，僅作爲山洞的透光之用，豈不是大材小用麼，糟塌珍寶？難怪李金貴要不相信了。

丁中齊哈哈大笑，道：「這有什麼不可能的？當年我在開闢這個洞腹時，挖到這塊晶壁，也着實吃了一驚，後來我發現

用它來做窗子，把天光透進洞裏，倒是滿好的，所以我就在石壁上挖個洞，把這塊晶壁鑲在上面……」

李金貴聽他這麼說，眞恨不得在他那腦袋上重重的捶兩下。

他暗忖道：「像這樣珍貴的東西，他却用來鑲在這兒作透光之用，眞是天下第一大笨蛋了。」

這個意念還沒過去，他的眼前一花，巳來到那座巨大的洞府之中。

這個洞府可說是一座巨大的寶礦，亦可說是財富之寶，裏面不但蘊藏着豐富的水晶礦苗，並且還有寶石、瑪瑙、翡翠等等。

是以李金貴隨着丁中齊的跨入洞府之中，彷彿置身在神話之國。

他的眼前閃爍着各種璀璨的寶光，不禁使他爲之眼花繚亂，神智似乎在刹那之間凝固了。

丁中齊身形一頓，停了下來，道：「小師弟，當年那塊水晶壁，就是在這兒挖到的……」

他四下顧盼了一會，道：「可惜這裏只有那麼一大塊，其他的最大也不過只有三尺高而巳……」

李金貴只覺自己有種快要窒息的感覺，他抓緊了胸口的衣服，眼睛瞪得老大，幾乎不敢相信自己會置身在這座礦裏。

這原是人之通性，巨大的財富與突如其來的盛名，都會使人爲之失常。

就連修羅門中的林煌，鄭君武那樣走遍通鎭大埠，見識過各種財富的江湖人物，以及潛隱深山修行的天昊老道，在乍一見到這座寶礦時，都忍不住目瞪口呆，而起了貪婪之心，想要據爲己有。

更何況李金貴這麼一個鄉下農人的子弟呢？

直到他聽到了丁中齊那像是打雷的聲音，他才從强烈的震撼中醒了過來。

他顫聲道：「大師兄，你……放我下來，我要看一看這些是不是眞的！」

丁中齊哈哈大笑，道：「你眞是個傻孩子，當然這些都是眞的囉，這本來就是一塊寶礦嘛。」

說着，抓住李金貴的手臂，將他提放在地上。

李金貴深吸了兩口氣，從闢好的路上躍進礦坑裏。

丁中齊叫道：「哦！阿貴，你要作什麼？」

李金貴仰着頭道：「我想去摸摸看，可不可以？」

丁中齊笑說道：「當然可以囉！傻小子！」

李金貴知道他是在訕笑自己，他自我解嘲道：「我眞不敢置信這些寶物都是眞實的。」

丁中齊越發大笑，道：「這些東西分明擺在你的眼前，你還不相信？」

他看到李金貴蹲下去撫摸那一簇簇突伸出地面的水晶叢，心中一動，忖道：「糟糕，這小師弟如此貪財，以後進入本門，只怕並非本門之福……」

在這個時候，他眞不敢相信師祖仙去後，留下的錦囊裏會提到李金貴來。

他暗忖道：「或許那書束上所提的有金有玉，不是作這樣解釋……」

可是他雖是這麼想，却也無法將之解釋成別的意思，因爲道家所書的偈言，往往涉及五行八卦，天干地支，有些表面含意看似極爲簡單，其實另有所指。

那封錦囊中的書簡，使得在無名觀裏的那些高人都無法解釋，更何況像丁中齊這等頭腦簡單的人。

丁中齊眼看着李金貴在坑裏，左摸摸，右瞧瞧，一副土裏土氣的樣子，禁不住好笑。

他乾咳一聲道：「小師弟，你這回是去看白玉鳳姑娘，要不要拿一點去？喏！那綠的是翡翠，紅的是瑪瑙，那塊紫色的是水晶……」

李金貴聽他這麼說，反而不再觀看，轉身爬出坑來。

丁中齊訝道：「小師弟，你不帶一點點走，好送玉鳳姑娘？」

李金貴淡然一笑道：「這些珍寶固然可貴，但是比不過我一顆心，只要我人到了，玉鳳就很高興，帶不帶禮物沒有什麼關係……」

丁中齊暗暗吃了一驚，有些不敢置信，這個土頭土腦的鄉下孩子，會說出這番話來。

他一時之間，都不知道要如何回答才好。

李金貴道：「秦少游有句詩說『兩情若是長久時，又豈在朝朝暮暮。』這便是表示眞情可以經過時間的試煉，絕不會變質……」

他的目光在那滿地的珍寶上掃了一遍，道：「這些珍寶固然貴重，可是比起我們之間的感情來，那又不足相較了。」

丁中齊自幼打柴爲生，稟性魯直，不善言辭，後來皈入黃山抱玉眞人門下，得到道家清靜無爲之思想薰陶，對於塵俗之許多繁事，極爲不耐，是以他終身未娶，直到如今仍是寡老一個。

但他雖然不敢嚐試男女之間的愛情，對於這種能令人爲之生死的感情，却還有點了解。

他只不過吃驚，像李金貴這麼個半大不小，十幾歲的毛孩子，竟然也會說出那等深邃的話來。

因而，他在楞了一會之後，禁不住又爲李金貴那等肅穆正經的神態，而感到好笑起來。

李金貴見到他那張大臉，肌肉扭曲，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不由有些詫異地道：「丁師兄，你這是做什麼？莫非小弟我的話有什麼好笑……」

丁中齊終於忍不住，放聲大笑起來。

他的笑聲如雷，在空洞的洞室之中，迴響起陣陣回音，似乎連整座山都要塌下來一樣……

李金貴愕然望着他那張得極大的獅子口，突然有一股受辱的感覺急速地湧上心頭，微怒道：「這有什麼值得你如此好笑的？」

可是他的話語，在那有如陣陣鬱雷的笑聲裏，顯得是那樣低微，丁中齊根本就沒有聽到。

李金貴漲紅着臉，大嚷道：「不要笑了！」

丁中齊一楞，停住了笑聲。

李金貴氣吁吁地道：「丁師兄，若是從年齡來說，你可以作我的父親，若是從經歷來說，你也是武林前輩，可是，就算是武林第一人在此，就算是百歲的人瑞在此，也沒有權利可以嘲笑我。」

他雙手握拳，揮舞了一下，道：「我與白玉鳳的感情，是絕對的眞誠，是足可共鑒天日的！」

丁中齊收斂起臉上的笑意，肅穆地望着李金貴。

在這刹那，李金貴那瘦小的身軀，彷彿在他的眼裏，變得越來越大，到後來簡直成了身高十丈，頭如巴斗，腰圍丈許的巨人了。

而他自己則縮小成爲五尺的矮小童子，在那沛然的正氣下，縮小的趨勢越來越快……

他深吸口氣，竭力的甩去腦海中這種荒謬的想法，緩聲道：「小師弟，眞對不起。」

李金貴沒料到丁中齊會說出道歉的話來，怔了一怔，反倒有些不好意思。

他囁嚅道：「丁師兄，我……」

丁中齊誠懇地道：「師弟，我不是在笑你，更不是對你與白玉鳳姑娘的感情，有任何懷疑，我只是……」

他略一停頓，想要選擇一個適當的措辭，來解釋一下自己適才爲何發笑的原因，却在一時之間，不知該如何說才好。

當他看到李金貴面色沉肅地望着自己，不禁心裏有些慌，正色道：「眞的，小師弟，我不是存心要笑你，我只是……或許是因爲你年紀太輕的緣故吧！所以見到你那麼正經的說到『情』之一字，因而忍不住……」

李金貴問道：「你是說我年紀還小，不足以涉及感情？」

丁中齊道：「這個倒不是，而是……」頓了頓，道：「小師弟，你的年紀還小，未來的歲月還長得很，若是沉緬在愛情裏，只怕對你修習本門神功不利……」

李金貴默然片刻，道：「我知道，可是，唉……」

他的心中充滿對白玉鳳的相思，可是丁中齊的話却又有如利刄一般，深刻入他的心底，使得他的情緒極爲矛盾。

丁中齊見他默然立在那兒，大大的黑眸中，竟然流露出極爲深沉的感情，不由暗暗嘆了口氣，道：「唉！情之一字，自古以來，也不知道害死了多少人，沒想到像金貴這麼個孩子，竟也……」

一念未了，他只聽得李金貴漫聲吟道：「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

丁中齊不知李金貴爲何突然的吟出這首詩來，只見他轉過身去，向洞外行去，繼續漫吟道：「歡樂趣，離別苦，就中更有痴兒女。君應有語，渺萬里層雲，千山暮雪，隻影向誰去？」

丁中齊默然隨在李金貴的身後，細細的體味着他所吟的這首詞中的意思，只覺有種淡淡的哀傷自心底湧起，尤其是最後面那幾句，更使他悲從衷來，只覺自己一身孑然，孤苦無依，有似離羣孤雁一般。

他低聲吟道：「渺萬里層雲，千山暮雪，隻影向誰去？渺萬里層雲，千山暮雪，隻影向誰去？」

他細細的咀嚼着詞中之意，忍不住想起自己幼時孤苦，隨叔父至山中打柴爲生，有一年担柴到鎭上去賣時，遇到陸員外家要買柴……

那年剛好十六歲，人巳長得跟個牛牯樣，又高又壯，那回他叔叔臥病在床，他挑了四担粗柴，到鎭上去賣，正好遇到陸員外家的伙夫要買柴，於是便議定了價錢，將他的四担乾柴買了下來。

當時，他挑了那四担乾柴，隨同那伙夫從後門進入陸員外家，順便將之擱進柴房裏，却在出柴房時，遇到一個身穿花布衣衫，紮着一條長辮子的小姑娘，跳跳蹦蹦的從廚房裏出來。

那個小姑娘長得極爲標緻，一雙烏溜溜的大眼睛，似乎會說話一樣。當她從廚房奔出來，一時也沒注意到丁中齊就在門邊，等到發現有人，巳經來不及了，登時就撞在丁中齊的身上。

她的身高只及丁中齊的胸口，這一貿然撞上，丁中齊自然地用手將她抱住，唯恐她會跌倒，等到雙方定過神來，丁中齊忙不迭地鬆手，那個小姑娘巳紅着一張紅柿子樣的臉，跑了開去。

她的背影翩若驚鴻樣的消失在迴廊的彼端，却留下痴痴凝望的丁中齊在發楞。

由於陸員外家的管家鑒於丁中齊所挑來的乾柴極好，而且他的份量也多，是以當時就跟丁中齊約定，陸員外家所燒的乾柴，全部由丁中齊供應。

那陸員外曾經有過功名，家中奴僕數十，眞可說是鐘鳴鼎食之富豪家族，每月的柴火需要量極鉅，可是丁中齊仗着力大體壯，每月供應七八百斤乾柴，倒也不成問題。

當時，他一方面由於要買藥爲叔父治病，另一方面却心底下思慕那紮着長辮子的花衣小姑娘，工作得更加勤奮，每天在山裏要砍上七八個時辰的柴。

他一個月進兩次城，都是到陸員外家送柴，可是却一連兩個月，都沒有機會再看到那個身穿花布衣裳，長得一雙大眼的小姑娘了。

可是他越是沒有看見，她那羞怯的神態，她那帶笑的黑眸，却越來越清晰地映在他的心底。

尤其是她那臨去時，飛揚起的辮梢上所結的那個花布蝴蝶結，時時化爲蝴蝶，在他夢中翩翩起舞，繚繞飛翔……

他每次從夢中醒來，都陷落在更深一層的相思中，那濃濃的單相思，使得少年的丁中齊無限的痛苦與思念，渴望之情也越來越深……

直到三個月後，丁中齊才第二次再度見到那個小姑娘，經過三個月不見，她的身體似乎長高不少，衣服裝束也跟三個月前不同，可是丁中齊一眼望去，便巳從衆多的丫鬟中，將她認出來。

他當時只覺得渾身熱血沸騰，那扛在肩上的四五百斤乾柴，刹時間如同兩捆稻草一般，輕飄飄的，一點都不費力。可是縱然他勇力無儔，却沒有胆子上前跟她說話。

不過，也就是從那次開始，他不但知

道了那個長辮子姑娘的名字叫湘靈，並且還曉得她是陸小姐最寵愛的一個丫鬟。

隨着時日的過去，他跟陸府的人越來越熟，可是他依然沒有胆量跟湘靈說話，他是默默的注視着她，貪婪地用眼神捕捉着她的一言一笑，一顰一怒，然後返回家中後，一一的從心底深處取出來加以慢慢的咀嚼……

就在第二年的春天，當丁中齊第十七次送柴至陸家時，發現陸府正在辦喜事，敢情陸府千金于歸洛陽宋御史的少爺，而湘靈則是陪嫁的丫鬟……

這個消息不啻是晴天霹靂，震壞了少年的丁中齊，他當時只覺心痛如絞，匆匆的放好了柴，連銀錢都沒向陸府管家去領，便像逃難一般，逃回自己家中。

自此之後，他便再也沒有到陸家去了，沒有多久，他的叔父病死，只剩下他孤單一人，他的心情更加地蕭索，更加地寂寞。

那份隨着湘靈而去的失望，隨着時日的過去，更化爲深濃的苦澀，如同一條蛇樣的，咬噬着他的心靈，使他痛苦不堪。

終於，他忍受不了痛苦，而選擇一天凌晨，爬至黃山絕頂始信峯，準備跳下萬丈深谷，了此殘生。

也就在那時，他遇上了抱玉眞人，而被抱玉眞人收爲記名弟子，學得一身絕世武功。

當他學成後，已是五年寒暑過去了，隨着歲月的流逝，他對湘靈的思念之情漸淡，可是他却知道自己一生絕對無法忘記她的倩影。

他在廿三歲那年下山行道，沒有多久，便已仗着一身威猛無儔的天生神力，與變幻莫測的寒天神斧奇功，名震武林，博得六丁神斧的綽號。

他在一路行俠之際，禁不住往洛陽而去，彷彿那兒有强烈的吸力，吸引着他。

可是，當他到達洛陽時，却打聽到宋御史已因死諫獲罪，打下天牢，家破人亡，奴僕星散。

他當時極爲失望，幸好遇到名震西北一帶的洛陽大豪江北望。

其時，丁中齊憑着單斧，在一夜之間，力破連雲寨十八個分寨，將太行羣匪一夕剿滅，已然震動天下。

是以當洛陽大豪江北望獲悉丁中齊俠駕洛陽，遂以大禮迎之入府，發出名帖通知五百里以內的白道羣雄，設宴洛陽松鶴樓，爲六丁神斧丁中齊洗塵接風……

席上羣雄仰慕，諛詞紛飛，使得丁中齊幾乎忘了自己是來自何處，他在心情難過之際，喝得酩酊大醉。

醉酒之中，他曾應與羣雄之請，表演了「開山十斧」絕技，並且露了一手刀槍不入的護體神功，而震驚全關洛的羣雄，被尊爲天下硬功第一人。

然而當他酒醒之後，他却更加痛苦。

因爲當晚，洛陽大豪江北望命人將他扶回洛陽最大的客棧「安鄉客棧」時，給他叫來了洛陽當時最紅的妓女——春夢姑娘陪宿。

那春夢姑娘乃是洛陽城北「春風樓」中最紅的妓女，陪宿一宵的代價，高達廿兩銀子，並且還要選擇對象才接客……

若非是洛陽大豪江北望從中踩踩脚，整個關洛都要震動，只怕就是八人大轎也無法抬得動春夢姑娘走出「春風樓」去陪宿。

春夢姑娘到達丁中齊所住的上房時，丁中齊已經大醉，是以她也僅和衣睡在他的身邊。

但是當天之後，丁中齊醒亮來時，他却發現身邊的正是他相思數年，無法忘懷的湘靈姑娘。

事隔數年，她那稚眞的笑容已變成熟，可是長長的黑睫，靈巧的雙眸，却沒有變化。

丁中齊沒料到，自己竟會在如此情況中，與湘靈遇見了，並且兩人還是同床共枕……

當他在一開始發現坐在床邊的那個美女，便是令他朝思暮想，四處尋覓的心目中的偶像時，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等到他發現自己並非夢幻，而那個在他的心目中是一尊「神」的湘靈，如今已成爲薦人枕蓆，朱唇任人嚐的「神女」時，那種歡欣至極的情緒，立即便轉爲極度的痛苦。

這就像一個人被提昇到數千仞的雲端，立即便又迅快地被推了下來，跌入數萬尺的深淵中一樣，足以使人粉身碎骨。

丁中齊當時並沒有跌成粉碎，可是他的「心」已碎成片片，彷彿又被湘靈將之絞成粉碎，濃郁的鮮血，洒遍他所有的記憶……

然而丁中齊當時心中的痛苦，那身爲爲洛陽名妓的春夢姑娘却不明白，她曾經受到洛陽大豪江北望的嚴囑，要好好的侍候這位名動天下的丁大俠。

雖然他當時對這個巨人有些畏懼，然而，她依舊使出了渾身解數，來巴結、討好丁中齊。

在那華麗的寢室中，本該是極爲旖旎的風光，但是丁中齊却一直坐在床上，傻傻地望着那在拋眉弄眼，賣弄風情的春夢姑娘在發呆子。

春夢姑娘見到自己百般挑逗都皆無效，正在心中惱怒之際，却不料丁中齊已大吼一聲，推開了她，抓起了那柄寒天神斧「一衝出房去。

任何人從房裏出去，若不經過大門，就必需爬牆，但是丁中齊衝出房時，他却是迎着牆壁出去的。

那春夢姑娘有生以來，從沒見過一個人向着牆壁撞去，却不會撞破頭，反而整座牆被撞出一個大洞來。

她驚叫一聲，當場便昏倒在床上。

丁中齊當時筆直的衝出去，足足將「安鄉老棧」八堵牆給撞破了。

那種人形的破洞，使得「安鄉老棧」在整整三個月都沒法做生意，因爲聞風而來觀看這等奇事的客旅，以及洛陽城的人士，前後足有千人之多。

他們每一個人，在面對那一堵堵白牆上，出現的一個人形的大洞，都禁不住嘖嘖稱奇。

其中唯有洛陽大豪江北望等十餘人，在稱奇之餘，尚還躭心。

因爲丁中齊自從撞破了八堵牆，衝出客棧之後，便沒有回到洛陽。

丁中齊的一身刀槍不入的硬功，曾在他們腦海裏留下極深的印象，那遠自河北，山東等地的武林羣雄，都曾誇讚，認爲若論硬功，丁中齊足可稱爲天下第一。

所以對於丁中齊連續撞破八堵牆的功夫，認爲是以他的能力來說，是極爲簡單之事。

他們所奇怪的是，爲何丁中齊會在宿了一宵之後，突然像發了瘋一樣的衝出客棧？

他們就算是想破了頭，也想不出理由來，更何況他們不敢深想下去。

因爲以當時的情況來看，任何人都可以推斷出，丁中齊是在一種極爲憤怒的情況下，才做出這等沒有理智的行爲出來。

而丁中齊的武功是那樣的高，出身又是黃山天玄觀抱玉眞人之徒，沒有一個人不躭心，他究竟在何種情況下，會連撞八堵牆，衝出安鄉老棧？

尤其最重要的是，他是否在一夜之間受到了暗算？比如說被人暗中下毒之類的事情……

如果丁中齊是在中毒之後，才憤怒地撞牆而去，那麼在很短的時間內，他便會重返洛陽，找人報仇。

而他所找的第一個對象，則非洛陽大豪江北望不可了。因爲住在安鄉老棧，安排名妓春夢姑娘陪宿的事，都是由江北望一手安排的。

所以，當時最感到焦灼的人，便是洛陽大豪江北望了，他面對那八堵破牆，心情沉重之極。

他明白要揭開這謎，要卸下心頭上這副重担，非要從春夢姑娘身上着手不可。

當晚，在客房中，只有丁中齊和春夢兩人，丁中齊既含怒而去，那麼找尋眞相的唯一綫索，自然只有落在春夢姑娘的身上了。

以洛陽大豪江北望在洛陽的身份地位來說，就算是洛陽太守也不敢得罪，何況他僅是要「修理」一個小小的妓女？

儘管春夢是當時的紅妓，春風樓是洛陽最大的一家妓院，主持人鐵頭梁三郎是洛陽城北的一霸，但是當江北望命人將春夢抓回邸中審訊時，鐵頭梁三郎聞訊之後，不但屁都不敢放一個，還急急忙忙的從五姨太的熱被窩裏爬起來，趕到江府去請罪。

梁三郎是向江北望遞名帖的記名弟子，他平時雖說在洛陽城北趾高氣揚，但他到了江府門外，却垂首躬腰，連見着門都要鞠上好幾個躬。

因爲他清楚得很，憑自己那份區區的鐵頭功，憑自己在洛陽城北的那點勢力，江北望江老爺子伸出一個手指頭，便可讓自己死上好幾次。

他在獲悉六丁神斧丁大俠在遭到麾下紅妓春夢下毒，衝出洛陽之後，魂都幾乎飛了，急急忙忙趕到江府請罪。

當時，江府中情況森嚴，江北望的弟子全都被召集起來，有的率人出城找尋丁中齊，有的受命出去打聽綫索，還有的要負責警戒任務。

是以當鐵頭梁三郎趕到江府，一看到那種情形，心中更是忐忑不安，唯恐禍事會降臨自己身上。

他在府門外站了足足有半個時辰，這才聽到江老爺子傳他入內。

那個時候，在大廳中，足足有十五位江湖大豪，鐵頭梁三郎在走入廳中時，只覺自己全身都在發抖，雙腿發軟，幾乎都站立不住了。

洛陽大豪江北望寒着一張臉坐在太師椅上，那十五位來自河洛、山東等地的羣雄大豪，環廳而坐，每個人的面色都極爲沉肅。

在他們的面前，是蓬散着頭髮的春夢姑娘。她此時如同一枝帶雨的梨花，蜷伏在寬敞而平滑的廳中地上。

鐵頭梁三郎一進大廳，立刻便受到江大爺的叱責，當他明白了整個情況之後，他只覺全身像抽空了氣的皮筏子，軟了下來，幾乎就要摔倒。

他到那時才知道，丁中齊是武林中的一個奇人，曾憑一枝神斧，單人進入太行大寨，一日、一夜之間，連破了十八座山寨。

那太行山主金鈎破日戚奉先的武功，在山東、山西一帶，可說是沒有敵手，但是在面對六丁神斧丁中齊時，竟然連兩斧都沒接住，僅一斧頭便被劈爲兩片……

由此看來，丁中齊的武功，就算這江府中所有的人聯手，也無法應敵。

因此他憤而衝出「安鄉老棧」，實是洛陽羣雄的大災難，如果他遷怒江北望，那麼當他出手之際，洛陽大豪數十年所建立起的基業，在一刹之間，便會毀敗無餘了。

面對着如此嚴重的後果，怎不使梁三郎爲此喪胆？

梁三郎當場嚇得面色發青，跪伏在洛陽大豪江北望的面前，用他那個「鐵頭」拚命地撞地，懇求江老爺子恕罪。

江老爺子扳着臉命梁三郎當場審訊，務必要查出爲何丁中齊大俠會怒撞八堵牆壁，衝出客棧的原因。

可是春夢姑娘却一直在喊冤，事實上，她雖說陪了丁中齊一宵，而丁中齊一直是酒醉未醒，等到醒來之後，僅跟她說了幾句話，便像發了瘋一樣的衝出客房，破牆而出。

她仍記得丁中齊在醒來後，一見她便面上湧現極爲怪異的情緒。

「他有些結結巴巴地道：『妳……我是不是在夢中？』

「春夢姑娘微笑道：『你醒過來了？我這兒替你準備的有醒酒湯要給你喝，只怕已經涼了……』

「她見到丁中齊傻傻地望着她，於是給了他一個嫵媚的笑靨：『嗯！你怎麼這樣盯着人家看嘛？怪不好意思的！』

「丁中齊楞楞地道：『妳……妳……妳是誰？』

「春夢姑娘道：『奴家春夢，是來陪你的。』

「丁中齊訝道：『陪我的？』

「春夢頷首道：『嗯！奴家是從城北春鳳樓裏來的，若非江老爺子派人用轎子來接我，奴家是從不外宿的……』

「丁中齊訝道：『春風樓？那是什麼地方？』

（未完・十九）

新派武俠長篇

鬼魅江湖

武陵客·文
可　飛·圖



失落如隔世　母子喜相逢

凌雲天點點頭道：「原來是五皇子門下……」

萬勝刀涂梅甫不禁面色一變。

只見凌雲天冷峻的目光掃視了全場一眼，冷笑道：「好啊！各皇子都遣有能手到此，尚有武林羣雄，敢是對百毒宮有不利之圖。」

涂梅甫斷喝道：「住口！閣下還未見告來歷。」

凌雲天淡淡一笑道：「在下姓胡，乃軒轅手門下。」語聲雖不高，但字字清晰，送入在場羣雄耳中，不禁心神一震。

涂梅甫大喝道：「軒轅手在那裏？」

凌雲天冷冷答道：「歉難奉告。」望了葉勝一眼，道：「別耗費時光，咱們走吧！」

耳聞涂梅甫厲喝道：「留下！」一抹刀光帶出疾厲刺耳風嘯，橫腰斬來。

凌雲天閃身跨步，讓過刀勢，迅疾無倫挽出左肩頭一支長劍。

一道寒光，離鞘飛出，雖非稀世寶刃「冰魄」，却也是精鋼緬鐵打鑄，振腕刺出。

寒芒疾奔，叮的一聲，擊中了涂梅甫刀背，涂梅甫只覺如受千斤重擊，右臂酸痲，一柄鋼刀被震出手外，飛向半空。

但見凌雲天劍勢幻變不測，青霞疾閃，涂梅甫一條右臂齊肩落地，鮮血如注噴出。

涂梅甫慘嗥出口，跟蹌衝出數步，一望那截斷臂，不由面色蒼白如紙。

一招之間，便使涂梅甫刀飛臂斷，全場為之一呆，凌雲天出招看似神妙却又平淡，但平淡中寓有極幻奧的變化，却認不出凌雲天劍法宗何門派。

只見場外紛紛撲出七人，湧襲凌雲天，刃光如電，射向凌雲天要害重穴。

凌雲天冷笑一聲，道：「這是你等自找死路，別怨在下辣手無情。」青虹暴閃，寒芒流奔中，慘嗥相繼騰起。

瞬眼之間，七人俱棄刃倒地，右胸洞穿一錢大劍孔，鮮血汩汩冒出，劍招之辣毒固屬餘事，令人震驚的却是受傷部位不爽分毫，認穴拿捏極準，宮廷高手見狀不禁駭然色變。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凌雲天假扮骷髏帮匪徒將閔天豪、苗金鵬截殺，要他們轉告七皇子：骷髏門下一月之內去燕京索還血債。然後和竺九明、鄒雷等五人折回翠雲別府，却遇上百毒宮主派來的鍾普、楊燕柳夫婦，要向他調查白鳳棲死因，相約到梵淨拜山之期，凌雲天才知鄧素雲諸女確被百毒宮主擄去，由神鷲先後將各人送到梵淨山，凌雲天先用寶劍挖通地穴，賈慶、葉勝亦分途趕至，合衆人之力，將鄧素雲、羅素蘭諸女救出，將他們匿藏在山內，然後按相約之期去拜山，向百毒宮主索取諸女，並防佟景賢向宮主游說，故先救出諸女，以利談判……

凌雲天森冷目光巡視了全場一眼，冷森森一笑道：「有誰尚敢攔阻在下？」

只見一雙瘦長怪人離地飛起，悄然無聲落在凌雲天之前，身法極快。

一雙怪人不類生人面孔，宛如山魅殭屍，寒着一張臉，目光碧綠懾人。

凌雲天忽聞葉勝傳聲道：「少俠留神兩人手臂。」

右側瘦長怪人道：「你也太狂了。」右臂迅如電光石火抓出，帶起悸人風嘯。

另一瘦長怪人，身形疾溜轉至凌雲天背後，兩臂平推出一股潮湧罡力。

兩怪人身法奇快，出手更快得令人眩目，眼看凌雲天閃避不及，便要喪生在怪手之下。

在場高手精神為之一振，驀然只見凌雲天在夾縫中奇奧無比的閃出，回手一劍

疾揮而出。

一雙怪人並肩四臂交叉迎出，叮的一聲，火光迸冒，凌雲天之長劍震得往回彈去。

原來怪人手臂係精鋼所鑄，兩怪人雙肩微微一撼，不退反進，四手猛攻，搶制先機，着着都是殺手奇招。

一雙瘦長怪人武功卓絕，辛辣毒招着着搶制先機，尤其配合奇佳。

凌雲天一味封架，閃避如風，突然一聲大喝，錚錚兩聲金鐵互擊長鳴。

只見兩怪人疾躍身開去，目光怨毒，右臂被凌雲天一招「天外來鴻」齊肩卸下，欲斷又連，雙雙厲嘯出口，轉身穿空騰起，幾個起落，便已無踪。

宮廷高手目睹凌雲天武功異常霸道，大感震駭，暗覺此人不除必為宮廷大患，何況他自稱軒轅手門下，軒轅手在燕京接二連三作下幾宗大案，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人人無不岌岌自危，在凌雲天身上定可找到軒轅手下落，突聞一聲大喝道：「將此人拿下！」

十數條人影疾撲出去，刃光電奔，虹芒亂閃，攻向凌雲天而至。

葉勝亦受五名宮廷高手合擊，拚搏猛烈。

此刻——

百毒宮主與太極慧劍佟景賢、鍾普、楊燕柳夫婦已聞訊趕來，立身在十餘丈外暫作旁觀。

但見凌雲天一聲長笑，劍光爆出流星萬點，只聞慘嗥相繼騰起，人影紛紛倒地，劍勢所及，圍襲葉勝五人亦傷在劍下。

百毒宮主目中閃出一抹異芒。

太極慧劍佟景賢不禁臉色大變，飄身走出，一名宮廷高手趨向佟景賢密語須臾，佟景賢面色更是鐵青。

圍攻凌雲天、葉勝兩人的宮廷高手傷在劍下達十三名之多，均是要害部位，雖不致死亦須調養數月。

這些宮廷高手所屬，幾乎包括各皇子門下，這一戰不禁為凌雲天威勢所懾，無人敢再相試。

但武林羣邪自始至終，抱着隔岸觀火心理，袖手旁觀，只覺凌雲天武功劍法委實怪異莫測，竊竊私議猜測凌雲天武功來歷。

太極慧劍佟景賢神色沉肅，飄然走近凌雲天身前，冷冷說道：「你就是凌雲天麼？」

「不錯，你當是覥顏無恥，甘作走狗的佟景賢麼？」

佟景賢聞言眉宇之間，升起一道殺氣，厲聲道：「你為何自稱軒轅手門下？」

凌雲天淡淡一笑，道：「我與那軒轅手一月前相遇，動手拚搏，百招之外不幸敗在軒轅手一式奇招之下，但英雄惺惺相惜，互訂金蘭，甘居門下，有何不可，却不似你口蜜腹劍，心懷叵測……」

佟景賢道：「老朽為何心懷叵測，你不速將事實指出，莫謂老朽寶劍無情。」

凌雲天縱聲大笑，說道：「你在我翠雲別府外暗施詭計，騙武林羣雄服下毒藥，如非我及時施救，羣雄豈非身入牢籠，陷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境，如今你連連挫折，孤立無助，又敗在骷髏帮主手下，訂下端午之約，又來危詞聳動百毒宮主出山……」

言猶未了，佟景賢已自面色大變，拔劍出鞘，一招「天河下瀉」，匹練驚天挾着狂嘯劍罡劈下。

凌雲天閃身騰起，長劍疾揮而出。

只見兩條人影一合，劍光狂絞，叮叮叮三聲長鳴，人影疾分開去。

佟景賢鬚髮蝟張，面色鐵青，雖未受創，但一件長衫劃裂了幾處尺許長口子。

凌雲天却氣定神閑，面含微笑，長衫右幅下劍穿一孔如銅錢般大小。

百毒宮主衣袂飄飄走了過來，道：「你就是凌雲天麼？」

凌雲天微笑道：「在下應約而來，宮主一派至尊，不肅客登山，有失武林高人氣度。」

百毒宮主目注佟景賢，說道：「小妹月內赴燕京一行，佟兄在京，等候小妹就是。」

太極慧劍佟景賢面有難色，略一沉吟後，知百毒宮主言出如山，決無更改，道：「好吧，愚兄恭候賢妹駕臨。」說着望了凌雲天一眼，冷笑道：「你自稱軒轅手門下可是實情麼？」

凌雲天道：「不論是或不是，都不與你佟景賢有何相干，如不服輸，可另擇時地一較高下！」

佟景賢面寒如鐵，厲聲道：「你一離梵淨五十里外，便是你喪生之處。」

凌雲天朗聲大笑起來，道：「未必見得！」

百毒宮主冷冷笑道：「佟兄你走吧，別在此地節外生枝。」目注凌雲天道：「少俠請！」

凌雲天與葉勝昂然登山。

太極慧劍佟景賢目送百毒宮主一行逐漸遠去的身形，山風飄拂衣袂，站住只是發怔……

凌雲天與葉勝身入千金輝煌百毒宮大殿後，舉目望了大殿一瞥，只覺建築雖是美侖美奐，雕樑畫棟上俱是蛇蝎百毒，另蘊一種恐怖氣氛。

鍾普、楊燕柳兩人雙雙向凌雲天一揖，道：「少俠別來無恙？」

百毒宮主分賓主落坐後，即道：「鍾老師回山已告知老身內侄白鳳棲實由於乾坤居士武顯揚暗算，才喪命于七皇子劍下，不知是否實情。」

凌雲天答道：「晚輩親眼目睹，並無半點虛假。」

百毒宮主道：「少俠既然目睹，為何不示警于他？」

三言兩語之間，賓主並不融洽和諧，隱含敵意。

凌雲天冷笑，道：「一則墓隱中禁制厲害，不明出入途徑；若直言揭破，武顯揚必惱羞成怒，晚輩與武林羣雄定喪生於墓中，再令侄白鳳棲恃才傲物，剛愎自負，心術不端，也有取死之道，何況乾坤居士武顯揚乃當世正派高人，武林名宿，他如此做，雖有欠光明磊落，但其時不得不爾。」

百毒宮主眼中泛出一抹殺機，道：「看來，少俠異常贊同武顯揚此舉了？」

凌雲天道：「當時晚輩有此想法，事

後發覺武顯揚係另一武林凶邪假冒……」

「誰？」

「迄至如今，晚輩尚未能查出，因事不關己，亦不再追究，但知那武顯揚實爲宮廷皇子所網羅，藉十三陵將異己者一網打盡，却心與願違。」凌雲天略略一頓後，又說道：「晚輩此來用意，宮主自然知道？」

百毒宮主望了凌雲天一眼，答道：「知道，是否要求老身釋放鄧素雲諸女，但須應允老身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百毒宮主冷冷笑道：「少俠擒來武顯揚面交老身處治，立即釋放！」

凌雲天道：「就請宮主讓晚輩一見鄧姑娘等人，若安然無恙，晚輩當可考慮是否應允。」

百毒宮主沉聲道：「老身面前決無討價還價餘地。」

凌雲天聞言目蘊怒容，放聲哈哈大笑，道：「話不投機半句多，晚輩拜山指名索人，宮主居心刁難，那就難免一戰了。」說着倏地立起。

葉勝忙道：「少俠請三思而行。」

百毒宮主目光如挾霜刄，端坐不動，冷冷答道：「少俠雖然武功卓絕，但在老身百毒宮中無用武之地。」

凌雲天大笑道：「大內宮禁，無異龍潭虎穴，晚輩如入無人之境，這小小百毒宮，尚難困得住晚輩。」說着，在懷中取出一支蛇頭柳葉鏢，遞向百毒宮主，冷笑說道：「宮主請瞧此鏢，可是宮主昔年故物？」

百毒宮主立起接過蛇頭柳葉鏢，反覆察視了兩眼，身軀微微一陣震撼，目露駭異震驚神色道：「少俠，此鏢得自何來？不錯，這是老身昔年故物。」

凌雲天沉聲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宮主，今日必須償還血債。」霍地拔出精鋼長劍，青虹電閃。

百毒宮主身形疾飄開去，迅疾無倫撤出肩上一柄龍泉寶劍，斷喝道：「且慢，老身生平未妄殺過一人，何來血海寃仇，少俠請說個明白。」

凌雲天厲聲道：「待宮主臨終授首之前，在下自會詳告眞情。」說着一招「蓮台千葉」揮出。

此乃軒轅秘笈中一式奇招，但見劍影如輪中爆射出漫空流芒，竟然生生不已，變幻無窮，劍飆狂嘯，威勢驚人。

百毒宮主一見凌雲天出招，不禁駭然變色，皓腕一振，施展出武林絕學，輕不露出的「天遁劍法」，劍罡如山迎出。

凌雲天暗驚道：「自己幸虧悟徹軒轅秘笈內曠絕武學，不然復仇之願，難于登天。」

此時葉勝等人退在殿內，各自憂心不已。

轉眼，反聽百毒宮主突出一聲厲喝道：「倒下！」

漫空劍飆齊斂，凌雲天似受了百毒宮主左手暗彈百毒神指罡力，身形撼搖了兩下，馬步一浮，倒退了半步。

百毒宮主面上一幅薄紗却被凌雲天長劍挑落，輕飄飄地飛落殿角。

雖然百毒宮主年已四旬開外，但仍玉貌花容，絕代風華，令人不可逼視。

鍾普、楊燕柳雖久在百毒宮內，却未見過百毒宮主廬山眞面目，不禁一怔。

百毒宮主鳳目吐威，叱道：「凌雲天，你中了老身百毒指，死在目前，還不棄劍就縛麼？」

凌雲天冷笑道：「百毒指還難傷得了在下。」說着一劍又自揮出。

這式劍法共是十四式，每式自成一單元，蘊含着無窮變法，暗含大衍之數，若十四式合用施展，威力更是驚人，天下無敵。

劍招甫出，突聞鍾普發出一聲大喝道：「且慢！」

劍勢易發難收，凌雲天聞聲疾飄開去，滿空劍影漸收。

百毒宮主一劍平指當胸，面色凝重，他亦瞧出凌雲天劍法超凡入聖，不同凡響，生死成敗，在此一擧，她武功未一日放下，潛隱百毒宮中十數年參悟數種絕藝，今日大可施展一拚。

只見凌雲天冷冷說道：「鍾老師有何話說？」

鍾普太息一聲，道：「父母大仇，血海沉寃，爲人子者怎可以不報，老朽不能阻攔，但少俠瞧清楚百毒宮主形像麼？」

此話一出，非但凌雲天茫然難解，百毒宮主亦如墮入五里雲霧中，冷澀眼睛注視着鍾普臉上久久不移。

凌雲天道：「鍾老師，百毒宮主形像與在下何干？」

鍾普道：「老朽十數年追隨宮主，迄未目睹宮主廬山眞面目，恕老朽妄加蠡測，宮主定有隱衷，不肯露出面目，今日得見才知老朽所料不差。」

百毒宮主叱道：「鍾普，你胡言亂語則甚？」

鍾普右掌一指，面色沉重道：「屬下決非胡言，凌少俠面貌與宮主逼肖，此中必有原因。」

百毒宮中聞言不禁呆住，眼神望着凌雲天道：「少俠並非本來面目？」

凌雲天只覺心神一震，果然百毒宮主與自己逼肖，尤其是雙目更爲神似，不禁猛然呆住，左手緩緩揭下面具。

百毒宮主瞧眞了凌雲天形像後，心底驚呼道：「天哪！難道眞個是他。」顫聲道：「少俠眞姓凌麼？」

凌雲天黯然答道：「在下身世未明，費時年餘僅探出雙親係大別雙逸岳宗浩、虞慧文……」

話尚未了，百毒宮主已面色大變，目中淚珠瑩然欲滴，顫聲道：「少俠，你頸間是否懸有一片如意金牌……」並道出金牌上四字及欵式。

凌雲天不由大愕，伸手解開胸扣，拿出金牌，果與百毒宮主所述無不雷同。

百毒宮主鳳目中珠淚奪眶而出，斷綫般順頰淌下，一語不發，面現淒絕之色。

凌雲天見狀，暗道：「難道自己與百毒宮中有什麼淵源不成？」

鍾普望了楊燕柳一眼。

楊燕柳長長嘆息一聲，道：「凌少俠，如老身所料不差，宮主定然爲少俠親生之母，但其中原因，恕老身不明，不能妄置一語。」

葉勝亦不由錯愕不已，道：「少俠，天幸鍾老師出聲喝止，若誤傷宮主，少俠豈非抱憾終身，百死莫贖麼？」

百毒宮主淒然一笑，道：「你今年十八歲了麼？唉！你比你爹殺氣更重，這也難怪，當年之事叫我如何啓齒？」

母子天性，凌雲天不禁高呼了一聲：「娘！」立即飛撲入百毒宮主懷中，哽咽落淚。

百毒宮主用手撫摸着凌雲天雙頰，珠淚如雨道：「孩子，眞苦了你！」繼而向鍾普、楊燕柳，道：「此事暫不可張揚出去！」

鍾、楊二人雙雙躬身，道：「屬下遵命！」轉身退出。

凌雲天道：「當年仙靈潭，娘可曾聞麼？」

百毒宮主螓首微頷，長吁了一聲道：「說來話長，非片言可竟，此刻非暢所欲言之大好時刻，爲娘臆料佟景賢必不死心，遣人來探爲娘與你究竟。」

凌雲天詫道：「外間傳言，百毒宮中步步都有殺機，凶險密佈，戒備俱屬子虛麼？」

百毒宮主微笑道：「此係渲染過甚之詞，梵淨滿山蓄有毒物，若不忤犯，決不輕率噬人，宮內百毒亦有專人飼養，爲娘並非幇派首領，設壇立舵，那有許多人聽命吩咐，這百毒宮昔年不過是一大盜巢穴，爲娘制伏即佔有其基業，是以擧山之衆不過數十人而已……」忽地面色微變，疾向凌雲天低語數句，一閃而隱。

大殿中沉寂如水，凌雲天戴上面具，目光森冷與葉勝端坐大殿中，空氣頓時爲之凝結。

驀地——

一條身影疾如閃電般掠入大殿內，現出一肩搭虎牙鏟老叟，目睹凌雲天、葉勝兩人不禁一怔，冷冷出聲道：「百毒宮主何在？」

兩人不答。

老叟目中精芒電射，怒視着凌雲天道：「你當是凌雲天？」

凌雲天傲然笑道：「既知在下之名，何必多問。」

老叟厲聲道：「老朽花溪漁父丁南紹，百毒宮主對老朽尊敬備至，你竟敢大刺刺地坐着不動。」

凌雲天向葉勝笑道：「兄台可曾聽過花溪漁父其人？」

葉勝冷冷答道：「未曾！」

凌雲天道：「既是無名之輩，咱們別理他！」

丁南紹聞言怒火高湧，大喝一聲道：「拿下！」

殿外疾掠入七八條白影，身法極快，將凌、葉兩人圍住。

這八人都是三旬開外，白色綢衣勁裝，青慘慘面目，森冷駭人，各持着一柄狠牙棒，芒稜森銳。

葉勝鬼頭刀倏地向一人劈出，刀光一閃，只聽一人發出一聲淒厲慘嗥，仰身倒了下去……

× × ×

只見一白衣人被生生劈爲兩半，由腦門直及尻骨裂了開來，五臟六腑隨着鮮血湧出，慘不忍睹。

葉勝武功本高，隨着凌雲天日久，耳濡目染，習成快刀法，出手如雷，搶制機先，令人無法閃避。

凌雲天冷冷笑道：「丁南紹，在下實在瞧不順眼你那强賓壓主神態，你早速離百毒宮，免罹喪身之禍。」

丁南紹面色冷漠如冰，忽地右掌迅如電光石火，向葉勝抓去，快得令人目眩眼花。

七個白衣人狠牙棒呼地出招同時猛攻凌雲天，勢如山岳。

葉勝料不到丁南紹出手比他更快，鬼頭刀一式「攔江截斗」封出。

究竟高手過招，粟米之差立判生死，葉勝刀式甫展，丁南紹五指却已扣在腕脈上，只覺一痲，鬼頭刀噹啷墜地。

丁南紹一聲長笑甫出口中，猛然面色一變，瞥見七個白衣漢子被凌雲天一式「迴風落葉」的劍招迫開三步，厲喝道：「住手！」

那凌雲天變招奇快，劍影如「孔雀開屏」橫展揮出，待丁南紹喝音甫止，七個白衣漢子已倒仆在血泊中，斷肢缺腿，慘嗥呻吟相繼騰起。

丁南紹不禁面色大變，目露怨毒之色道：「血債血還，你這同伴也難逃一死。」左掌吐勁，按向葉勝心坎。

凌雲天急起一劍，「毒龍出穴」，劍芒點在丁南紹後胸，冷笑道：「撤掌！」

劍尖觸及丁南紹體上，立覺如中金鐵，鏗然微響，一股反震奇猛罡炁隨着發出，凌雲天不由被逼得後退了兩步。

只見殿後忽翩若驚鴻般閃出百毒宮主，喚道：「丁師叔，手下留情！」

丁南紹厲聲道：「難道我這八徒血債不該索償麼？」

百毒宮主道：「這凌少俠身爲百毒宮廳上嘉賓，侄女忝爲主人，怎可任他喪命在百毒宮中視若無睹。」

丁南紹冷笑道：「莫非妳也要與老朽爲敵之意？」

百毒宮主道：「侄女怎敢，凌少俠片刻離此他去，一下得梵淨山任憑師叔如何處置。」

丁南紹冷冷一笑道：「也好，諒他們也逃不出老朽手外。」五指一鬆，葉勝踉蹌倒退出數步，面如白紙，冷汗如豆大般冒出。

百毒宮主盈盈一福道：「多謝師叔施恩！」

丁南紹道：「他們兩人來到百毒宮中所爲何故？」

百毒宮主道：「詢問白鳳悽死因，實由武顯揚才誤喪在七皇子劍下。」

丁南紹道：「如此說來，妳不可錯怪了七皇子，應相助一臂之力。」

百毒宮主道：「十數年來心如止水，姪女無法應命。」

丁南紹面色一變，取出一柄雙蛇玉符，喝道：「妳敢違忤師門雙蛇令麼？」

百毒宮主似遇重擊，身形一陣震撼。

丁南紹大喝道：「見符如見師，妳還不下拜嗎？」

凌雲天見狀不禁猛萌殺機，左手倏地按向右肩「冰魄」神劍，一掀啞簧，霍地

一式「順水推舟」順鞘而出。

出手迅快絕倫，丁南紹警覺已自不及，右腕一涼，應劍而斷，凌雲天右手五指一攫，那雙蛇符令已攫在手中。

丁南紹恃有罡炁護體，刀劍難傷，豈料凌雲天另一柄冰魄劍竟是他那護體罡炁尅星，一時大意，竟罹斷腕之誅。

百毒宮主料不到丁南紹竟在凌雲天劍下斷腕，驚詫道：「你……」

凌雲天沉聲道：「在下瞧不順眼他那恃強凌人之態，須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故略予薄懲，他如不服，盡可向在下找回，與宮主無關。」

丁南紹將斷腕溢血封閉住，聞言大笑道：「後生可畏，風聞你乃軒轅手門下，武功驚人，果然不虛，老朽如不報此仇，枉為武林中人。」笑聲淒厲刺耳。

百毒宮主道：「師叔，你老人家定見過太極慧劍佟景賢了。」

丁南紹厲聲道：「如非是他，老朽豈肯來此。」說着向殿外迸出一聲長嘯。

百毒宮主忙道：「師叔，有你老人家隨佟景賢燕京一行，何愁大事不成……」

丁南紹喝道：「休得多言！」

凌雲天冷笑道：「雙蛇令業已落在區區手中，百毒宮主豈能聽命於你。」

丁南紹突然左手一揚，打出兩朵紅雲，分向凌雲天百毒宮主打去。

凌雲天冰魄神劍疾揮，寒飆將那朵紅雲撥得無影無踪，只聽百毒宮主慘叫一聲，不禁大駭。

丁南紹業已穿出殿外，疾遁而杳。

只見百毒宮主身軀靠在柱上，說道：「天兒，為娘已中紅雲散花針，無藥可救，趁着為娘還有一口氣，與你說出當年究竟。」

凌雲天道：「娘不要說話，護住心脈要緊，還有救治之望。」說着目注地面一受傷白衣漢子久久不移，隨即瞑目，舉劍向空中疾劃。

百毒宮主見狀暗道：「難道我兒中了魔不成……」

只見凌雲天兩眼猛睜，左手虛空望百毒宮主身上一抓，向那受傷的白衣漢子擲去。

白衣漢子忽慘叫出聲，翻滾一陣，鼻中流出絲絲黑血氣絕死去。

百毒宮主突感傷痛消失，驚詫道：「天兒，你施展的莫非是祝由大法麼？」

凌雲天微笑頷首。

百毒宮主鳳目中泛出惘惑神色道：「祝由大法雖祝由教中人，倘非心性極為純厚，火候純青，難蒙傳授，百年罕見一人，你何緣習此？」

凌雲天道：「娘，此非一言可盡，稍時再說。」

百毒宮主微笑道：「好，稍時丁南紹還要率領天南隱名羣邪捲土重來，那支蛇頭柳葉鏢就在他身上，可以尋出當年仙靈潭經過原委，娘仍佯裝傷重垂危，他必以娘生死相威脅，使他自己吐露……」說着目露黯傷神色，接道：「娘現在方始明白此事全由丁南紹幕後操縱。」

凌雲天只覺疑雲滿腹，茫然不解，正待啓齒詳問，忽瞥見葉勝用眼色制止，話已溜至口邊又嚥了回去。

驀地——

忽聞殿外迸來陰惻惻冷笑道：「凌雲天，速速棄劍就縛，不然百毒宮主無法活命。」

正是那花溪漁父丁南紹語音。

凌雲天朗笑，道：「百毒宮主生死與在下何干，你如不忿盡可各憑本身武功一論高下，在下還有要事待辦，即要離此他往。」

百毒宮主聞言，暗道：「我兒恐要弄巧成拙，他為何不聽娘的話。」

忽聞葉勝傳來語聲道：「宮主，少俠智慧過人，他如此做必有道理。」

但聞丁南紹冷笑道：「只怕你不能生離梵淨。」

凌雲天向葉勝一招手，說道：「咱們走！」

雙雙並肩若行雲流水走出大殿。

殿外花木扶疏，却不見丁南紹人影，凌雲天兩人身形如電撲入林樹翠翳內。

大殿內僅剩下百毒宮主身軀靠倚殿柱，半呈昏迷不支，廳上屍體腥臭刺鼻。

須臾——

花溪漁父丁南紹率着六個裝束怪異，面貌醜惡老叟疾掠入殿，詫道：「奇怪！這小畜生難道能有地遁之術麼？為何追至宮外竟影踪杳失？」

只見一個缺耳吊眼，身穿黃衫老叟道：「可見拙徒所報委實無訛。」

丁南紹不禁一怔。

黃衫老叟陰陰一笑道：「拙徒受四皇子籠絡，半月前不辭而別返歸郗某居處，他言如其仍貪戀富貴權勢，必將首領不保，一則軒轅手在京鬧得天翻地覆，大內高手時遭慘死失首之禍，因此各皇子邸中武士無不岌岌自危，相繼萌生退志，四皇子更是憂心忡忡，寢食不安……」

「這為什麼？」

「軒轅手外患固然可懼，但內顧之憂却是心腹之疾，四皇子親信死黨兩人突告失踪。」

「那兩人是誰？」

「一是千面神儒石誠，另一人就是凌雲天。」

花溪漁父丁南紹大感驚詫。

百毒宮主聞言亦暗感納罕。

只聽黃衫老叟道：「眞凌雲天已被千面神儒石誠設計陷害，毀屍滅跡，由一貌像與凌雲天極為神肖之人所扮。」

丁南紹搖首道：「這不可能，一則武功不能相埒，再則凌雲天亦有莨朋密友，日久必露出馬脚。」

黃衣老叟嘿嘿冷笑道：「這就是石誠的厲害處，凌雲天臨死之前將來歷武功被逼吐露無遺，假冒之人亦是秉賦極高，模倣神似，再施展迷藥與諸女成就好事，居然一絲破綻俱無……」語音略頓，又道：「但石誠百密一疏，竟忽略了凌雲天尚身負大仇，丁兄斷腕之怨，相脅就範之念恐難如願。」

丁南紹面色如罩陰霾，異常難看，點點頭道：「倘眞個如此，這人更不能任他逃走，有煩諸位展開搜索，格殺勿論。」

六老叟如言紛紛竄出。

百毒宮主淒然一笑，道：「師叔，麗山六老怎被你說動出山。」

丁南紹寒着一張臉，沉聲道：「妳知道凌雲天是誰麼？」

百毒宮主搖首道：「初度謀面，侄女怎知他的詳細來歷呢？」

丁南紹獰笑道：「凌雲天就是你親生骨肉，岳宗浩遺孽，可惜凌雲天為查明自身來歷，不幸為石誠殺害毀屍滅跡。」

百毒宮主佯作極為震驚，面色慘白如紙，淒笑道：「師叔，這話難叫侄女相信，你怎知凌雲天就是侄女親生骨肉，岳宗浩虞慧文夫妻現仍生死未卜，事隔多年，師叔為何含恨如此之深，連侄女親生骨肉也放不過。」

丁南紹厲聲道：「斬草不除根，萌芽仍舊發，老朽委實想不通當年在仙靈潭，此子由虞慧文背負衝出一條血路逃往雲夢沼澤，老朽與數位好友追躡不捨，虞慧文這賤婢自恃神絕武功邊戰邊逃，被老朽發了一支蛇頭柳葉……」

說此陡覺失言，不禁老臉一紅。

百毒宮主道：「蛇頭柳葉鏢怎會落在師叔手中？」

丁南紹發出嘿嘿獰笑道：「妳已是垂死之人，告訴你也無關緊要，蛇頭柳葉鏢係老朽偷自你那死鬼師父處。」

百毒宮主道：「蛇頭柳葉鏢一中人體，便已無救，那虞慧文必死定了，而侄女親生骨肉怎地能逃出虎口？」語聲顫震，似抑制不住胸中沸騰怒火。

丁南紹冷笑道：「蛇頭柳葉鏢打中虞慧文氣海重穴，論說必無倖理，但虞慧文自恃卓絕武功一連三劍快攻，逼開老朽等人，穿空落在蘆荻叢中遁去。」

「這樣說來虞慧文諒未喪命了。」

丁南紹嘿嘿怪笑道：「沼潭水道縱橫，蘆荻一望茫茫無際，數十里方圓內難見人踪，賤婢怎能逃出，老朽經三日搜索，才發現虞慧文葬在蘆荻淤泥下，孽子則不知何往。」

百毒宮主狠聲說道：「師叔委實心狠手辣，但侄女極難相信師叔確知凌雲天來歷。」

丁南紹哈哈狂笑，說道：「老朽有人證！」

「誰？」

丁南紹道：「蘇州三星鏢局局主飛天鷂子桑龍。」

「他父親岳宗浩呢？」

「躍入百丈深潭內，負傷沉重，當已喪生無疑。」

百毒宮主忽聞凌雲天傳來語聲道：「娘，老賊所說均是實情，但孩兒並未喪生在石誠之手，眼前以武林大局着想，私仇暫且擱下，娘不妨忍耐裝着傷重不支。」

忽見丁南紹望着地面那截斷腕，臉泛森厲殺機，迅疾伸出左臂，拾起斷腕收置於囊內。

百毒宮主發出一聲淒怨嘆息道：「師叔，那岳宗浩子妻連根誅絕，大仇已償，可稱心如願了，不過……」

丁南紹厲聲道：「不過什麼？」

「那自稱凌雲天之人，雖非侄女親生骨肉，却武功深得凌雲天眞傳，師叔右腕竟被削斷，可見冥冥中自有報應，師叔日後定喪在他手中。」

丁南紹聞言勃然失色，左掌緩緩抬起，驀聽廳外迸來一聲刺耳長嘯，倏地飛身穿出殿外而去。

暗中人影一閃，現出凌雲天，向百毒宮主道：「娘暫隱藏宮內，不可露面，丁老賊的基業現在何處？」

「貴陽花溪。」

凌雲天點點頭道：「孩兒稍時必回。」疾閃頓杳。

× × ×

且說凌雲天與葉勝掠入林樹黛翳中，忽地凌雲天伸手一把抓住葉勝止住前奔之勢，低聲道：「我料丁南紹必在宮外不遠以逸待勞，以暗襲明，咱們不走，使他疑神疑鬼，自亂脚步。」說着折下一截樹枝在地下疾劃，佈設奇門禁制。

須臾，林中人影紛閃，只見花溪漁父丁南紹偕同六個形貌獰惡，衣着怪異老叟搜覓凌、葉兩人，目露駭異神光。

凌葉二人雖近在咫尺，但丁南紹七人如若無睹，搜覓一陣，又掠向大殿而去。

葉勝忽向空彈出一點藍星，冲奔雲霄，爆放一朶藍色雲彩。

雲霄遠處忽現出一豆大黑點，疾如流星瀉落，正是神鷲收翼落在禁制中。

凌雲天向葉勝囑咐幾句，葉勝跨上神鷲冲空飛去。

他待葉勝離去後，迅疾如風續在大殿周外佈下玄詭奇門，暗中閃入大殿藏身橫樑，耳聞丁南紹之言不禁目眥皆裂，胸中怒火沸騰。

但是，凌雲天尚不明其父與丁南紹有何大恨深仇，自己為百毒宮主所生，又為何竟由虞慧文撫養，其中必有甚多牽纏糾葛，千頭萬緒，其理難明，據侯大姑之言，仙靈潭岳宗浩虞慧文一雙神仙美眷豈能就此輕易喪生，決查明其中因果，他向百毒宮主寥寥數言後，即追踪丁南紹身後。

麗山六老陷身在凌雲天旗門禁制內，怪異迭生，激得麗山六老頻頻厲嘯，却又無法逃出。

丁南紹循聲方向撲出，落在林木蓊翳中，眼前景物突變，四周生出熊熊烈火，火焰中無數惡鬼張牙舞爪湧襲而來。

雖明知是幻景，却禁不住心生恐怖之念，暗忖道：「百毒賤婢居然諳習奇門異術……」

只覺火焰中惡鬼如同有形之物，挾着酷熱烈火呼嘯撲來，威勢駭猛，自己左閃右避，左掌連連劈去。

但惡鬼此退彼進，無異合擊羣毆，配合奇佳。

於是，丁南紹暗中胆寒，隱隱耳聞麗山六老迸來厲嘯，益發心神巨震，無奈苦於找不出生門所在，只在禁制中亂騰飛竄，左掌劈出如山罡力。

只聞麗山六老嘯聲漸近，不禁精神一振，大喝道：「郗兄何在？」

身形疾如離弦之弩般循聲射出。

兩三個起落，只見麗山六老如遇大敵，刄光如電護住身影，右掌劈出漸湧罡風，欲劈開四面八方襲來之火蛇惡鬼，不由大喝一聲，道：「郗兄，此乃幻影，不可當眞。」

一言甫出，烈火惡鬼突告消斂，仍然樹木蒼蒼，葉綠滴翠，果然不錯，一切均是幻影，然而花溪漁父丁南紹麗山六老却

灰頭土臉，狠狽不堪。

丁南紹尷尬一笑，長嘆一聲，道：「是老朽小看了百毒賤婢，他竟諳擅奇門異術。」

黃衣老叟目光森厲，冷笑道：「如今百毒宮主何在？老朽如不將她挫骨揚灰難消此恨。」

丁南紹道：「中了老朽紅雲散花針，此刻已魂歸離恨天了，郗兄，你那接骨玉髓膏可否賜贈少許？」

黃衫老叟點點頭，從身邊囊中取出一支玉瓶，道：「將斷腕取出，郗某爲丁老師續骨。」

丁南紹黯然一笑道：「有勞郗兄了。」取出斷腕。

黃衫老叟替他塗敷玉髓膏後，撕下一幅長衫下幅包紮好，望了丁南紹一眼，道：「三日內最好不要妄用眞力。」

驀地——

只聞一陣衣袂破風之聲傳來，循聲望去，只見一個駝背老人神色惶急，迅疾奔來，丁南紹不禁臉色一變，喝道：「江駝子！」

駝背老人一眼瞥見丁南紹及麗山六老，疾躍身落下，忙說道：「丁兄速趕回花溪。」

丁南紹面色更是一變。

江駝子道：「老駝子方才在南麓無意瞥見凌雲天吩咐同黨奔往花溪，他說丁兄陰辣兇狠，斷腕不足懲處，命同黨將丁兄滿門老幼誅戮，鷄犬不留，又說他雖非凌雲天本人，却須代凌雲天復此血海大仇，不然無以全信。」

花溪漁父丁南紹聞言胆寒魂飛，面色蒼白。

只聽江駝子又說道：「凌雲天似有意去麗山一行，心意難明，六位尚宜當心一二。」

黃衫老叟冷笑道：「他決然找不到老朽等潛隱之處。」

江駝子微微一笑：「老駝子就方才所見所聞據實相告，也許凌雲天懾於六位威名，不敢輕捋虎鬚也未可知。」

黃衫老叟目注丁南紹道：「我等不如同往尊府一行。」

只聞林中傳來一聲冷笑道：「來不及了。」

丁南紹聞得語音入耳，不禁心神大震，厲聲喝道：「凌雲天，老夫與你何怨何仇？」

但聞凌雲天傳來語聲道：「爲圖武林霸業，不得不爾，除非你等自甘歸順骷髏幫主之門下，凌某願網開一面。」

丁南紹厲聲道：「你不是軒轅手門下麼？怎麼又是骷髏幫主門下？」

「軒轅手與骷髏幫主本師兄弟，在下與軒轅手金蘭訂交，三位本是一體，有何分別。」

黃衫老叟忽身形疾射撲出，雙掌猛推，狂風山湧，碗大口徑樹幹斷折，枝葉濺飛如雨，宛如山崩地裂，威勢駭人之極。

只聽一聲長笑遠曳而逝。

江駝子道：「凌雲天不敢與麗山六老正面爲敵，他自知武功懸殊不是對手，但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丁兄如不先他們趕回花溪，恐後患無窮。」

花溪漁父丁南紹面色大變。

黃衫老叟大喝道：「我們快走。」

人影先後騰起，掠下梵淨而去。

一抵山麓，迎面忽閃出太極慧劍佟景賢率領一千七皇子死黨問道：「如何？」

丁南紹面色寒冷如冰道：「百毒宮主已喪生在老朽紅雲散花針下。」

「那凌雲天呢？」佟景賢聞知百毒宮主已死，不由暗中嘆息。

丁南紹冷笑道：「此人並非眞是凌雲天，而是四皇子心腹死黨，與骷髏幫主軒轅手互通一氣，此人不除，後患無窮，佟老師，你等佈下伏樁，有否發現凌雲天與其同黨踪跡？」語音森厲懾人。

佟景賢忙道：「方才江神駝通知右南麓發現凌雲天匪黨一行踪跡，已遣人追覓去了……」

語尚未了，正南方遠處忽冲起一道強烈紅燄旗花，閃眩天際。

丁南紹厲喝道：「速速攔截，不可任他離去。」

佟景賢回面沉聲道：「傳命各處伏樁，不得任其逃遁。」穿空飛起。

黃衫老叟道：「此地交由佟景賢，我等應先趕回，不可另生枝節。」

丁南紹心亂如麻，唯麗山六老之命是聽，急急隨着麗山六老奔去。

人影一空，樹後突轉出凌雲天，負手巍立，目送丁南紹遠去消失的身形，感慨萬千，喃喃自語，道：「我如此做是應該麼？」

突感身後微生金刄劈風之聲，身形迅忙地一挪，一道寒光擦肩而過。

凌雲天身軀疾轉，右臂伸手如風，五指一把扣在那暗襲之人「井肩」穴上。

那人年歲約莫四旬開外，身着玄衣勁裝，只覺肩骨裂碎，疼徹心脾，張嘴發出一聲慘嗥，汗淚如雨冒出。

凌雲天冷笑，問道：「尊駕是何人手下？」

那人囁嚅答道：「五皇子！」

凌雲天五指一鬆，沉聲道：「在下不殺你，如有不忿，盡可找來同黨向在下伸手。」說着緩緩轉過身子。

那漢子咬牙目露怨毒之色，手護着傷肩，疾奔而去。

片刻後，林內人影紛閃，向凌雲天圍攏過來。

凌雲天似有所覺，朗聲大笑道：「諸位速轉回燕京，轉告宮廷貴上，草莽江湖，龍蛇龐雜，切忽沾惹，身敗名裂猶屬小事，導致顚覆皇朝，噬臍莫及。」

但聞一沙沉語聲道：「施主口氣不嫌太猖狂了麼？」

只見一面圓微鬚，年約古稀蔴衣僧人現身而出，手持一柄雪亮戒刀，緊隨着四個身材高大紅衣喇嘛。

四紅衣喇嘛手中並非兵刄，却是木魚鐃鈸銅鈴諸般法器，凌雲天久知大內供奉喇嘛精擅魔法，此次竟邀出番僧，必有異謀，目中泛出一抹殺機，冷笑道：「禪師竟也捲入江湖是非中麼？」

老僧答道：「貧僧是奉命緝獲施主去京。」

「奉何人之命？」

「自然是皇命。」

凌雲天哈哈大笑道：「在下不信！」冰魄劍疾捲而出。

出劍之快，令人目眩，簡直未曾見得他如何撤出肩後長劍。

然而凌雲天身法更快，幾乎人劍不分，但見寒芒狂閃中，怪叫聲起，四個高大紅衣喇嘛個個雙腕截斷，鮮血如注。

蔴衣老僧面色大變，道：「好狠毒的劍招！」

凌雲天冷笑道：「禪師豈不知先下手爲强之理！」

蔴衣老僧忽瞥向地面斷手內的諸般法器一眼。

凌雲天心中一動，劍光飛出，迅疾將諸般法器絞成粉碎，並無異狀。

只見蔴衣老僧面現痛心已極神色，戒刀一揮，攻出九招，刀招辣毒，不離凌雲天胸前七坎死穴，迅快如電，刀勢挾着一片重逾山岳罡烈。

凌雲天心中暗驚，只覺此僧是他首次所遇勁敵，長劍疾封七招。

蔴衣老僧似畏懼凌雲天手中冰魄神劍犀利，不敢讓戒刀碰上，但那柄戒刀亦是一柄吹毫可斷，切石若腐的寶刀，然心有畏懼，刀勢未免緩得一緩，被凌雲天扳回先機。

凌雲天冷笑道：「禪師，在下無意與你爲敵，亦不願在此多作勾留，禪師身負皇命，半月後在下宁在華山弈棋亭恭候。」說着長劍疾揮，逼開蔴衣老僧飄然邁了開去。

只聽蔴衣老僧道：「施主，你恐怕走不了！」

凌雲天只覺迎面林中弓弦亂響，亂箭如蝗密集如雨射向自身，一聲龍吟長笑，倏地潛龍升天拔起，挾着一條匹練眩目劍光冲天遠曳消逝。

只見數十條人影追躡凌雲天之後，竟是越追越遠，杳不可及。

太極慧劍佟景賢却向百毒宮攀登，百毒宮主是他心目中愛侶，但百毒宮主却鄙視佟景賢心思陰險，始終不獲芳心。

如今，耳聞百毒宮主竟喪命在紅雲散花針下，委實令人難以置信。百毒宮主武功已臻化境，高出自己一籌，紅雲散花針雖然辣毒，未必傷得了百毒宮主，只覺花溪漁父丁南紹之話其中必有蹊蹺，越想越疑，決意一探究竟。

才登至中途，只聽一聲大喝道：「站住！」

抬面望去，只見一列三人攔阻去路，怒目烱烱。

內中一人是一陌生面目森冷老者，另兩人却是鍾普楊燕柳夫婦，不禁面色一寒，冷笑道：「鍾普，你可是吃了龍心豹胆，敢攔阻老朽去路。」

楊燕柳道：「宮主已應允一月之內前往燕京一行，佟大俠爲何再度重來，宮主心緒憂煩嚴命堅拒來客訪晤，我等亦有不得已之處，祈請見諒。」

佟景賢聞言不禁一怔，詫道：「宮主安然無恙麼？」

楊柳燕道：「我們宮主活生生地安坐百毒宮內，佟大俠爲何說出此話？」

佟景賢面色一變，道：「方才途遇花溪漁父丁南紹說宮主已喪命在他那紅雲散花針下……」

楊柳燕冷笑道：「佟大俠太小看了咱們宮主，丁南紹以師叔之尊，擅作威福，宮主不願以下犯上……」

忽聞山上傳來百毒宮主語聲道：「佟兄，小妹心緒如蔴，不願勾起當年往事，你走吧！」

佟景賢仰面凝望，只見百毒宮主面蒙輕紗，衣裙飄飄，立在距身十餘丈崖上。暗中內疚，嘆息一聲，高聲道：「賢妹無恙，愚兄就安心了。」身形一轉，宛如大鵬展翼，電瀉疾落嶺下而去。

鍾普三人反身騰上崖去，躬身向百毒宮主施一禮。

百毒宮主淒然一笑道：「蘭兒及鄧姑娘等人離奇失蹤，使我愧對天兒，三位可知他們下落麼？」她一直無法向凌雲天吐露地穴諸女失蹤之事，憂心如焚的恐諸女並未服下解藥，倘有萬一不測，叫她如何善後。

忽聞身後傳來一聲嬌呼，叫道：「恩師！」

百毒宮主聞聲不禁心神大震，轉面望去，只見是羅素蘭偕同諸女嫣然含笑立在嶺上，詫道：「蘭兒，你藏匿何處？」

羅素蘭嫵媚一笑道：「徒兒等實被凌雲天救出後，他再登山指名索人，不料恩師竟是他親生母親。」

百毒宮主嘆息一聲，道：「是我一時氣憤，令諸位受屈，倘遇不測，當百死莫贖。」

鄧素雲道：「宮主不可自怨自責，倘非如此，怎能母子相會。」

鍾普躬身道：「屬下已吩咐準備入席盛宴，慶祝宮主母子重聚，羣邪已退，短期內當可無事。」

百毒宮主道：「天兒尚未見回轉，不知如何了。」

鄧素雲道：「天弟相偕來均是武林名宿，諒此刻已盡驅宮廷爪牙，不久當可轉回……」說着，忽手指山下，接道：「吺，他不是回來了麼？」

只見凌雲天率領武林羣雄飛掠登上山來。

百毒宮主嫣然笑喚道：「天兒！」

凌雲天躬身行禮，隨即爲活喪門賈慶等人一一引見。

百毒宮主口稱幸會，含笑爲禮。

鄧素雲詫異的問道：「還有葉勝、申環、樊丹、燕三泰、甘飛、竺九明六位大俠呢？」

凌雲天道：「他們已趕往花溪，小弟準備明晨亦要趕去。」

百毒宮主滿懷欣悅，牽着凌雲天左手，並肩登山向大殿走去。

途中詢問凌雲天如何救出諸女。

凌雲天朗笑一聲，道出原委詳情。

百毒宮主搖首嘆息道：「我兒遇合之奇，千古罕有，若鍾普未認出你貌像與娘神似，此刻娘已喪生在我兒劍下。」

凌雲天不禁悚然。

鍾普道：「一飲一嘔，莫非前定，因果循環，一絲强求不得。」

凌雲天道：「孩兒有一事相告，但求娘不要生氣才是。」（未完．卅二）

十君子傳奇故事

探查藏寶洞　古物在其中

白羽・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史太君等人向普淨大師詢問「黑石船」的去向，普淨大師無法回答，史太君一行人來到金陵總店等待消息，二十天過去，却得到一個驚人的消息，原來狄家莊在三天前被人夷爲平地，而狄慕青等人下落不明，「東山寶藏」也已被人掘開盜走了，史太君等人得此驚人消息，立卽趕往泰安，務必揭開狄家堡被毀之謎……蕭秋風、金成兩人夜探狄家堡廢墟，在黑暗中，遇上了「八冥天王」李化雨，談話中，金成提出要到「東山石府」探查一下，李化雨說出地址，蕭秋風、金成兩人立卽趕去，進入那石洞中，石門忽地關閉，兩人被困洞中，蕭秋風鎭定應付，遂被查出些眉目……

金成笑道：「如果大弟不願多等，只要每人喂他們一顆『清涼丸』，就可解去『百夜丸』的藥力醒來了！」

蕭秋風道：「一顆清涼丸就可解除藥力麼？」

金成笑道：「據說如此，是否有效，兄弟並未目睹！」

蕭秋風道：「不管有效與否，我們總得試試！」

金成笑道：「大弟可帶有退熱舒腸的清涼丸？」

蕭秋風笑道：「這等散熱的藥丸，兄弟身上則是尚有十顆……」

金成道：「大弟，那就取出來試一試吧！」

蕭秋風微微一笑，取出四顆藥丸，交給金成！

金成動手拉開四人下顎，一顆一顆的喂了下去！

蕭秋風笑道：「金兄如果對症下藥，半個時辰之內，應可看出分曉的了！」

金成笑道：「大弟，你且看看他們四位，兄弟要查探一下這屋內的一切……」

說着，就向石棺後面行去！

蕭秋風雙手微微握拳，注視着棺中四人！

約莫盞茶時間過去，那狄公豪首先發出了一聲長嘆！

這顯示出金成的聽說之事，果然不錯！清涼丸正是解除那「百夜丸」的解藥！

蕭秋風笑道：「金兄，這位狄老醒來了！」

金成一跳，跳了過來，看了狄公豪一眼笑道：「大弟，清涼丸果眞用對了！」

這時，另外三具石棺中的狄慕青、夏宏儔、和涵雲道長，也順序醒轉！

那狄公豪揉了揉兩眼，大聲道：「好睡！好睡！」

但當他一眼瞧見兩人時，不禁失聲道：「兩位是什麼人？」

金成笑着問道：「尊駕可是狄公豪大俠？」

狄公豪答道：「不錯，老朽正是狄公豪……」

他此時大概已然發覺自己乃是坐在一個石棺之中，不禁皺眉道：「這是什麼所在？老夫莫非是躺在棺木之中麼？」

金成笑道：「尊駕正是躺在石棺之中，此處乃是東山藏寶之所！」

狄公豪一躍而起道：「你們是什麼人？那商必利呢？」

此時，狄慕青已經跳出了石棺，向兩人長揖見禮說道：「屬下拜見盟主和金總監！」

狄公豪睹狀一驚道：「你……那位是武林盟主蕭大俠？」

蕭秋風笑道：「區區便是蕭秋風！」

狄公豪大笑道：「老朽適才太冒失了！蕭老弟莫要見怪才是！」話音一頓，向金成抱拳道：「閣下想必就是『神通雙俠』中的金大俠了？」

金成笑答道：「不敢，不敢，在下正是金成！」

狄公豪笑道：「兩位怎會到山東？」

他問的好，自己爲甚麼躺在石棺之中，却未說明，竟然又問起別人怎會來到了山東？

金成笑道：「狄大俠與慕青兄等人，怎會躺在此處？適才區區與蕭大弟來此，發現四位彷彿均是吃了『八冥天王』李化雨的『百夜丸』而致昏睡不醒，不知四位可記得是怎樣失去了知覺？」

狄公豪聞言神色大變道：「老朽等人是中了李化雨的暗算了麼？」

金成笑道：「看來應該是中了李化雨的暗算！狄大俠，你們何時離開狄家莊的呢？」

狄公豪道：「老朽等人乃是在莊中設

宴接待『長山七魔』以後，忽然昏昏入睡，幾乎離開本莊，可就無法知道了！」

金成聞言，心中明白了！狄家莊的火，是事後放的！

而且，狄公豪、狄慕青等人，是在那頓宴席之上，被「長山七魔」中的人，做了手脚弄倒了！

狄慕青一旁插口道：「盟主與總監怎會忽然駕臨山東？」

金成長長一嘆道：「狄兄，兄弟與大兄弟就是爲了你們的事來的！」

狄慕青道：「爲屬下的事麼？」

金成道：「狄兄，狄家莊眼下已是一片焦土，狄兄知道麼？」

狄慕青聞言，臉色大變！狄公豪道：「金兄怎說？」

金成道：「狄大俠的故居，已然被人放火燒毀了！」

狄公豪大叫道：「眞的？誰幹的？」

金成道：「兄弟正是爲了查探此事而來！」

狄公豪大怒，問道：「金兄可已有了眉目？」

金成道：「沒有甚麼可靠的綫索！狄大俠，貴寶眷是否會在莊中居住？」

狄公豪道：「狄某家小俱在莊中居住。」他語音一頓，失聲道：「金大俠，他們可是被害了？老夫……」

狄公豪已然怒火冲天，語不成聲！

金成道：「依金某看來，他們並未對貴寶眷下手！」

狄公豪道：「怎見得？這些人既能放火，不見得就不敢殺人？」

蕭秋風笑道：「他們不會對狄老家屬下手的！區區與金兄查遍火場，都沒有見到絲毫人體殘跡，顯然並無人被殺……」

狄慕青皺眉道：「既未殺人，爲何又要放火？」

狄公豪目光泛視了一股殺機，沉聲道：「老夫必將這放火之徒碎屍萬段……」

金成笑道：「狄大俠，此事除了『長山七魔』，不會是別人幹的了！但不知那『長山七魔』又何以出此下流手段？」

蕭秋風道：「金兄，眼下那行兇之徒，業已可予肯定，倒是這石洞的外間出路已被堵塞，我們總得想個出去的辦法！」

金成笑道：「蕭大弟！兄弟已然瞧出門戶所在了。」

蕭秋風道：「哦？金兄何時找出了門戶？」

金成笑道：「就是適才……」身形一閃，直向四隻石棺的後面掠去！

蕭秋風向狄公豪道：「狄老，一切事且等出得此洞再談！」

狄公豪點了點頭，但仍然忍不住問道：「蕭老弟和金大俠莫非也是被他們困入此間了？」

蕭秋風笑道：「可不是？但若非他們告知狄老等人在此，區區和金大俠也不會冒此兇險，進入這絕地查勘了！」

狄公豪長長一嘆道：「蕭盟主再造之恩，老朽是終身感戴了……」

適時，那金成所站的地方，忽然傳來一陣隆隆之聲！

蕭秋風舉目望去，只見那金成雙手拉着一個鐵環，很吃力的往上拉！

隨着鐵環的上移，金成身前五尺左右的地面，突地露出一個大洞！

蕭秋風轉身走向金成，帮着金成將鐵環拉高到離地六尺！

地面上的洞穴，已然有兩尺見方，可容人行！

金成低聲道：「大弟，你且拉緊靠近地面的鐵鏈，待兄弟將鐵環固定在那石棺的鐵椿之上，你我就可鬆手了！」

蕭秋風依言俯下身，隻手將那鐵鏈拉牢！

金成則將連着長鏈的鐵環，繞在起支石棺的鐵椿上！

蕭秋風眼看金成就將鐵鏈業已栓牢，這才一鬆手笑道：「金兄，咱們先下去瞧瞧！」

金成道：「蕭大弟，依兄弟判斷，這鐵環起石洞門戶的勁力，至少也在千斤，這石棺的支架，頂多只能支持一刻時光，咱們只有全都下去了，如是容你我下去查看，只怕那鐵椿一斷，門戶就又關閉起來了！」

蕭秋風看了石棺下面的支架一眼，笑道：「金兄料的是，這鐵架果然已現彎曲，咱們得快一點！」話音一頓，向狄氏叔侄和夏宏儔、涵雲道長道：「四位快隨金兄下去，區區墊後……」

這個時候，他們也說不上客氣，五人魚貫向那地下的洞內鑽去！

蕭秋風目光一轉，身形欲起之際，那石棺鐵架已然因爲吃不住那鐵鏈的拉力而「轟」然斷裂！

那座石棺由於重心頓失而砸向地上！

碎石紛飛之中，蕭秋風飛身上前，將向回縮去的鐵環一把拉住！

但是，此刻陡然怪事出現！就在那石棺砸碎的同時，這石洞的左側，忽然自動的露出了一道門戶！

而且，一片極强的光亮，自那門戶之中透過來！

蕭秋風看看手中的鐵鏈！他突然想出了一個弄牢這鐵鏈的辦法！

原來他想到了運用自己的「萬應神功」了！蕭秋風雙手一陣搓揉，那鐵環與長達六七尺、重達數百斤的金鏈在一眨眼之際，竟然鎔成了一個斛狀的鐵球！這一來，可就把那通往地下的石門給卡住了！

蕭秋風微微一笑，向地下五人道：「金兄，你們上來吧！」

金成和狄公豪等五人，正因爲下面的那個石洞，比上面的這一間更暗，而且十分潮濕，而覺得有些不妙，恰好蕭秋風已然在叫他們上來，當下五人連想都沒有想，就順着石梯爬了上來！

五人一看石棺已碎，前面却現出了一道門戶，不禁大爲驚訝！

金成笑道：「大弟，你眞有一手！」

蕭秋風笑道：「這不過是碰巧而已！若非那鐵鏈將這石棺拉倒砸碎，這道門戶也不會現出了！」

金成笑道：「想不到這石棺竟是開啓此洞的門戶關鍵！」說話之間，金成伸手向另一座石棺推去！

只聽得一陣「嘩啦……」之聲傳來，那石棺的底下支架，竟是向地面沉下去，同時，靠右側的方向石壁，也露出了一個

門戶來！

蕭秋風失聲道：「怎麼又有一道門戶了？」

金成笑道：「大弟，恐怕還不止兩處呢！」

話音一頓，伸手又推向另一座棺石！頓時，一陣「嘩啦」聲響過處，石洞的上方，在蕭秋風、金成兩人下來的那個小小石洞的右方，約有四丈之外，竟然現出了一道門戶！

同樣的，一片光亮，自那個門戶中透入！

蕭秋風笑道：「金兄，還有一座石棺，莫非也控制着另一處門戶麼？」

金成笑道：「兄弟料是如此……」

一探手，將另一座石棺也推了一下！這一回可是大出他們意料了！第四道門戶並未出現，但是，那座石棺却忽然失去了踪影！

敢情，這石棺一直沉入了地下而去！那沉入石棺的地面，跟那石棺一般大小，倒也彷彿是一道門戶一樣，只不過並無燈光透出來而已！

蕭秋風瞧着這間已經有了六個出口的石洞，搖頭道：「金兄，事先找一個出口都那麼困難，此刻忽然有了六個，可更叫人難以抉擇，應該何去何從了！」

金成笑道：「任他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

狄公豪沉聲道：「金大俠，依你之意，只有一處可以出入麼？」

金成道：「那也不一定！」語響一頓，向蕭秋風道：「蕭大弟，咱們何不分頭查看一下這幾處門戶呢？」

金成道：「狄老等四位長力初解，最好先在此處調息一番！說不定出去之時，碰到了對頭，還得憑武功應付……」

蕭秋風笑道：「金兄說的是……」回頭向狄公豪道：「狄老，你老且同慕青兄等調息一番吧，免得稍時出去遇到了强敵，內力不足，反而誤事了！」

狄公豪知道他們乃是一番善心，當下笑道：「老朽等深謝盟主和金大俠……」

說着，向身後三人道：「盟主厚意，我們不要辜負了，暫且調息一會兒吧！」

四人就地坐下，入定調息！

金成向蕭秋風道：「大弟，咱們分頭查看麼？」

蕭秋風聞言，明白金成用意，是怕兩人分開，一旦涉險，就無法接應，當下微微一笑說道：「金兄意見，是兩人一道比較有個照應麼？」

金成笑道：「身陷險境，不得不小心一點兒！」

蕭秋風笑道：「如此咱們就從右側的門戶查起如何？」

金成笑道：「大弟，兄弟爲盟主開路吧！」

身形一閃，就向右側的門戶之中撲了進去！

蕭秋風可不敢怠慢，飛身趕了過去！兩人剛跨進那間石鑿的門戶，不禁神情一怔！

敢情這間石室之中，竟是一間十分雅潔的靜室！

一張石桌，兩只石櫈，和一張玉石禪床，床頭之上，還掛了一柄古意盎然的三尺長劍穗，淡黃的劍，插在劍尾！

石桌之上，有一盞古燈，燈中早已沒有了油蕊，但却放了一顆龍眼般大小的明珠，發出耀眼的光華！

古燈的旁邊，攤開着一本薄薄的羊皮書册！

蕭秋風皺了皺眉道：「金兄，這是一間修心養性的靜室，那賈似道怎會在這兒建造這幽靜的居處，難道他也會看透了名利麼？」

金成道：「蕭大兄，兄弟可不敢這麼奢望那位賈大宰相！他要是存有出世之想，又怎會斷送了宋室江山呢？」

蕭秋風道：「莫非這不是賈似道所建麼？」

金成笑道：「那倒不一定，不過，依兄弟看來，這東山藏寶的石洞，恐怕在『長山七魔』之前，已經有人發現過了。」

蕭秋風道：「看上去，果然似是早已有人在此住過的了……」

說着，大步走向石桌，又道：「金兄，也許這本類似手册的書頁之上，能够找出一些端倪……」

蕭秋風目光已射向那本薄册！突然，他大聲說道：「金兄，這有一本武林秘笈啦！」

金成聞言，自石床的前面趕了過來，目光一觸及那本手册，不禁失聲道：「大弟，這有三百年前武林高人，空門怪俠『天佛禪師』的絕學，『天佛降魔慧劍眞解』呢！」

蕭秋風一怔道：「這麼說，天佛長老早在三百年前就住在此處了？」

金成道：「或許就是賈似道剛剛建好的以後那幾年！」

蕭秋風忽然搖頭道：「這未免令人難解了！」

金成笑道：「大弟，這本劍法眞解尚在，足見那『長山七魔』和商必利都未曾發現此處，否則，他們早已取走了！」

蕭秋風笑道：「不錯！如此看來，那床頭的古劍，想必也是天佛禪師的那支『天佛降魔慧劍』了？」

金成笑道：「兄弟早知那是『天佛慧劍』了！」

金成話音一落，伸手將那本秘笈自石桌之上拿了起來，遞給了蕭秋風，笑道：「大弟，這種絕世武功，萬不可讓它落入心存叵測的那批傢伙手中！兄弟特此取交大弟……」

他根本不等蕭秋風再說甚麼，一轉身，又取下了那支古劍，笑道：「大弟，這把古劍，也不可留在此處！以免落入了不屑之徒手中！」

敢情他把這兩樣古物全都送給了蕭秋風！

蕭秋風對金成這等過於獨斷專行的慷他人之慨，似是大感頭疼，搖頭道：「金兄，這怎麼可以？」

金成笑道：「類此古物，必得有德者方可保有，大兄弟，你如是不取去，遲早也會落入別人手中，如是那持有之人，乃是一個兇殘之徒，到那時咱們要想剪除或予收回，那就難了！」

蕭秋風不會不懂這些！

但他却不願任意取走這保存此處已達三百年之物！

因爲他認爲這劍法對他而言，並無多大用處，有了，也不過是多餘，沒有，他也不會覺得欠缺！

是以，苦笑一聲道：「金兄，兄弟得先人餘蔭，已獲天龍子一身武學，這天佛絕學，對兄弟而言，根本無關緊要……」

金成笑道：「大弟這麼說，莫非不要麼？」

蕭秋風道：「留待有緣之人，比你我取走更好！」

金成大笑道：「那有緣之人如是艾天齊或是卜老丈，你將怎辦？」

蕭秋風笑道：「天命歸於斯，兄弟夫復何嘆？」

金成搖頭道：「大弟，你可是認爲那天龍子絕學確是天下無敵麼？」

蕭秋風一怔道：「金兄此話何意？兄弟幾時有過這等狂妄想法？」

金成道：「兄弟知道大弟並無這種想法！但兄弟有句話必須說出來，否則只怕會誤了大弟你的大事了！」

蕭秋風說道：「金兄，有話請直說無妨！」

金成道：「大弟，天佛長老與天龍子上人乃是同時代的武林奇客，你可曾聽人提及過？」

蕭秋風道：「這倒曾聽二叔說過！」

金成道：「天佛禪師的『天佛慧劍』較之天龍子的『天龍聖劍九式』更爲高明，並且正是尅制『聖劍』的劍法一事，大弟可曾聽說過？」

蕭秋風搖頭道：「沒有！」

金成道：「這就是了！兄弟要告知大弟的，正是這句話！」

蕭秋風道：「金兄是說這套劍法如果入了別人之手，兄弟就將無法與其人對敵了麼？」

金成道：「不錯！」

蕭秋風道：「果眞如此，那也是無可奈何之事，兄弟除了自嘆技不如人之外，還有什麼好說的呢……」

金成聞言不禁呆了一呆！他無論如何也沒有料到蕭秋風會這麼想！把這等大事看得如此淡然！

他撫着手中的古劍，笑道：「大弟胸襟開闊，自可不把勝負之事放在眼下，但如果你因此有負十君子之托，大弟又將如何自處？」

這回問得好！

蕭秋風楞了！

金成一笑，又道：「大弟，如果你覺得說習天龍子前輩武功，就不便再習天佛長老武功，那你也不妨將此套劍笈携回，任由十君子後人之中，才智夠得上習練之人習學，豈不勝過留在此間而落入對頭手中麼？」

蕭秋風沉吟了一會兒道：「如此倒是使得！」他話音一頓，又道：「不過……這劍笈和古劍，暫請金兄保管吧！」

金成知道再也無法拗過他了！

因此，他只好將那長劍掛在脅下，並將那本劍笈取來放在懷中，笑着道：「天佛二寶，兄弟暫代保管，兄弟心目之中，認爲最好習練此種劍法之人，應是曉梅姑娘……」

蕭秋風笑着說道：「金兄眞是有心人了！」

金成笑道：「那倒不是，只因爲這天佛長老的佛門武功，乃是武功中最爲陰柔的一種，如由曉梅姑娘學習，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蕭秋風笑道：「兄弟只是玩笑，金兄莫要掛在心上！」

金成笑道：「大弟，兄弟怎麼會掛在心上呢？」話音一頓，大笑一聲道：「大弟，這間屋子大概不會是通在外間的秘道了！」

蕭秋風道：「兄弟也有這等想法！咱們再去找找左側的那間如何？」

金成道：「就依大弟！」話未畢，人已去！

蕭秋風劍眉一揚，也轉身而去！左邊的這一間，與右面天佛上人的這一間可大不相同！

天佛禪師的那一間，十分簡陋清靜！

但是，這一間却是極爲華麗，室內不但塞滿了明珠、書畫，而且，正中有着一張羅帳低垂的八寶鴛鴦榻！

室內沒有書桌，倒是擺了一張雕龍繡鳳的梳粧枱！

低垂的帳鈎之上，掛了一柄又窄又細的八寶金刀！

四隻彩釉錦凳，分列在房內的床尾和梳粧枱旁！

一股幽香，在室內迴旋，使人心神大爲振奮！

很顯然，這石屋有些像是香閨！

但這等地方，怎會有女人在此住下去呢？

難道那賈似道還要在這兒來上一個「石洞藏嬌」麼？

蕭秋風道：「金兄，這間石屋有些古怪！」

金成笑道：「不是古怪，而是脂粉氣太濃了！」

蕭秋風笑道：「果然是像個女人的住處！」

金成道：「大弟，這根本就是女人的香閨！」

蕭秋風皺眉道：「這間石洞之中，可眞是藏了不少花樣！」

金成笑問道：「大弟，你看到那把刀了？」

蕭秋風點頭道：「金兄，那把刀有甚麼講究麼？」

金成道：「要知屋主人，就在這把刀上了！」

蕭秋風笑道：「金兄大概早就認得那把刀了？」

金成道：「兄弟如是不識、那也妄號『神通雙俠』了！」

蕭秋風笑問道：「金兄，這把刀是誰的？」

金成笑道：「此刀在武林之中，名望之高，不在那『天佛慧劍』之下，兄弟說出來，只怕大弟你也聽說過的了！」

蕭秋風笑道：「金兄何不說出來聽一聽？」

金成笑道：「此刀名叫『蟠龍神刀』，乃是昔年名滿天下的大魔頭『鐵心公主

』宋玄玄的兵刃，大弟聽說過麼？」

蕭秋風大吃一驚道：「是那位曾經在三百年前唯一擊敗過『天龍子』老前輩的那位女魔頭麼？」

金成道：「除了宋玄玄，還有誰能有這把『蟠龍刀』？」

蕭秋風搖頭道：「金兄聽說那『蟠龍刀』落在『蟠龍谷』主人的手中，此時武林之中，人人都知，怎地今天又在這兒掛着呢？」

金成笑道：「兄弟猜想，那『蟠龍谷』主人的那一柄，必是贋品無疑！」

蕭秋風道：「金兄，你莫忘了，那『蟠龍谷主』喬芳霞，正是宋玄玄的七傳弟子呢！」

金成笑道：「大弟，兄弟怎會不相信呢？只不過這把『蟠龍刀』與現在喬谷主手中的那一把相較，我看，這把一定是眞的了！」

蕭秋風笑問道：「金兄怎會如此肯定呢？」

金成笑道：「大弟不信，你我何妨在這房內查看一番？」

說話之間，大步向床前行去！蕭秋風跟在他身後，走到那大床之前，金成伸手將那低垂的羅帳掀開！

頓時，兩個人全都呆了！床上，併頭躺了兩個人！而且是一男一女！這兩人只有頸部以上，露在那床綉鳳的錦被的外面，全身連雙脚，都被那床錦被，遮得嚴嚴密密的！

蕭秋風脫口道：「這是活人麼？」

金成搖搖頭道：「大弟，他們早就死了！」

蕭秋風目光一轉，忽然失聲道：「金兄，這男人是個老和尚呢！」

金成道：「不錯！」說話之間，已自那床頭枕畔拿起一幅白絹！

這張白絹之上，寫滿了蠅頭小篆！

蕭秋風探頭瞧去，笑道：「金兄，這不會是甚麼武功秘法吧！」

金成此時已然看清了前面的幾句，笑道：「不是，不是，大弟，看來這張白絹之上所寫，倒是十分動人的故事呢。」

蕭秋風道：「可是有關這位『鐵心公主』宋玄玄的故事？」

金成笑道：「此乃宋玄玄的親筆，大弟，咱們眼下尚有時間，何不看完這張白絹，也好知道這位女魔頭的用心何在？」

蕭秋風笑道：「就依金兄！」

兩人將那一幅尺許長疊爲三疊的白絹，展開舖在梳粧枱上，仔細的讀下去，只見那白絹上一開頭是這麼寫的：

「朋友；我無從知道你是甚麼時候發現了這間秘室，十年百年，或是數百年之後！但是，當你發現此處之時，我已早成了泉下之鬼，當無疑殆的了！

「朋友，你能走到這間石室來，必然是武功、才智已屬武林之中第一流的人選，我死後第一次碰到的生人，既能是武智兩絕之士，我心亦復快慰，室內所有，悉庫相贈，以示有緣之慶！但床上帳內的明珠，却屬例外！我相信你不會貪得無厭，否則必罹奇禍！」

看到這兒，金成笑道：「大弟，那帳內的明珠，必是有着防腐、駐顏的功用，否則怎會人死數百年後，膚色仍如生時一般！」

蕭秋風笑道：「金兄說的是，兄弟也是這麼想……」

兩人再向下讀去！

「朋友，你也許正在急於要知道我是誰？告訴你，我就是那位躺在床上的女人，我的名字宋玄玄！武林中的人叫我『鐵心公主』！或許你此刻正在心頭吃驚了吧！『鐵心公主』不是一個殺人的魔王麼？可惜我無法當面向你解釋，但請你看看那床上的我，是個兇魔的樣子麼？」

金成向蕭秋風笑道：「大弟，這就叫做人不可以貌相了！」

蕭秋風笑道：「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兄弟是早就不信了！」

兩人再看下去！

「朋友，我宋玄玄不是壞人！但跟我睡在一起的和尚，也不算是個好人！你瞧，他如果是個守法規的和尚，又怎會摟着我睡在一起？何況，那錦被之下，還暗藏着無邊春色呢？可見得這和尚不守清規至極！

「朋友，也許你要問這和尚是誰了？我告訴你，他就是與天龍子齊名的天佛禪師！

「你不必吃驚，因爲他也是血肉之軀，自然也難以免俗，儒家所謂『食色性也』，聖人尚作斯言，天佛和尚算不得聖人，他又怎能免俗？」

看到此處，金成不禁長嘆道：「天佛長老一代聖僧，不想晚節竟然毀在這位蛇蝎魔女的手中……」

蕭秋風笑道：「咱們且瞧下去，看看這宋玄玄還有甚麼花樣？」

蕭秋風話音一落，兩人又繼續向下讀去！

「朋友，你八成在怪我毀了天佛的晚節的！但是，你如果了解，一個女人的青春和快樂被人毀去的痛苦，你一定就會覺得我之所爲，有何過份了！

「朋友，我從十八歲出道江湖，短短的十年之中，我憑藉美色和武功，躋身武林五大高手之列，成爲『佛、龍、儒、丐、一枝花』中的一枝花！朋友，你可以閉目想上一想，一個赤貧孤女，能夠有此成就，該是多麼不容易啊！」

金成失聲道：「果然不容易！」

蕭秋風笑着說道：「那也不見得，金兄，如果這宋玄玄仗恃着女色誘人，她縱是名望再高，那總是改不了她下五流的身份！」

金成笑道：「這倒不假！咱們再瞧下去……」

那白絹之上，繼續寫着：

「朋友，天下事就是這麼不公平！正當我名望如日中天之際，那佛、龍、儒、丐四大高手，竟然有些眼紅了！他們以一佛爲首，尋到了我卜居之地，大興問罪之師，說我用淫穢的行爲，破壞了武林的聖潔，逼我退出江湖，不許再興風作浪，害人子弟！朋友，你聽這多麼無理？我怎能接受呢？

「終於，我們動上了武！那一佛『天佛禪師』，和一龍『天龍子』自恃身份，和年紀都比我大了二十出頭，自然不屑跟我動手！而由一儒『秋水書生』南宮柳和一丐『白馬俠丐』李天揚與我動手！」

金成突然把白絹用手擋住，笑道：「大弟，你猜得出誰勝了？」

蕭秋風笑道：「想必宋玄玄？」

金成道：「爲甚麼？」

蕭秋風道：「若非宋玄玄獲勝，她又怎能坑害一佛於此？」

金成笑道：「大弟，兄弟却覺得有些不對，若是宋玄玄眞的勝了，她又豈能容得別人生離？」

蕭秋風笑道：「哦……那我們再瞧下去……」

金成挪開了手，只見白絹上寫着：

「朋友，你可能在猜想這一仗的勝敗！但我告訴你，其實，這一仗根本就沒有勝敗，因爲那位孤芳自賞、標榜清高的一儒『秋水書生』南宮柳，在見到我之後，業已傾心刻骨，暗示相思之意！至於『白馬俠丐』李天揚，他爲人雖是不拘小節，但依然也被我的美色所迷，最後都成了我裙下餓鬼！」

蕭秋風瞧到此處，不禁皺眉道：「色字頭上一把刀，不可不戒！」

金成笑道：「大弟，世上之人，知道這道理的，比比皆是，可是，有那份決心而能不墮入脂粉陷阱者，鮮矣！」

蕭秋風長嘆道：「嗯……可怕……可怕……」

兩人目光重新回到白絹之上：

「一儒一丐當日與我略作週旋，便即罷手，那一佛一龍大概也看出了兩人迷陷之心，只有搖頭長嘆而去！一場四大高手的圍攻，就這麼烟消雲散，無疾而終！不但是我更能我行我素，豔名更熾，相反的，五大高手，竟有兩人成了我的心腹，使我的勢力，大爲增加！這也就是一佛一龍爲何當日不敢對我行誅，搖頭長嘆而去的道理，他們知道，當日如果動手，那一儒一丐最後必將與我站在同一立場了！

「從此，我更可以在武林之中肆行無忌了！不過，我也知道，那一佛一龍不會放鬆於我！朋友，試想，你如處身這等情況，該怎辦才好？我相信你也會想盡辦法來對付他們！」

蕭秋風看到這兒，脫口道：「金兄，這宋玄玄心性好狠！」

金成笑道：「大弟，恐怕下面還有更狠的呢！」

那白絹上繼續寫着：

「當我正在設法對付一佛一龍之時，那天龍子不知何故，突然宣稱歸隱，而自武林之中消失了！天龍子的失踪，使我大爲快慰，當然，也給我留下一些隱慮，不過，現在我已經不怕了，因爲，直到今日，我依然未曾見到他的音訊，反正我已面臨死亡之期，天龍子縱然正在人間，他也不可能再對我有什麼威脅了！

「朋友，自從天龍子失踪以後，我就把全付心力放在對付天佛禿驢的身上，當然，我也知道天佛也在對付我！於是，我想到了一個絕計！我約請那天佛禪師，與我單獨在泰山日觀峯頭一晤！結果，天佛禪師來了！我却率了一儒一丐二人，不惜違反武林道義，聯手向他猛攻，決心將其擊斃……」

蕭秋風笑道：「金兄，這女鬼的心思八成是白費了！」

金成道：「大概是，否則他又怎能與天佛上人同榻而死？」

兩人急忙再看下去：

「朋友，你一定明白，我的絕計失敗了！合我們三人之力，依然敵不過那天佛禿驢！結果，我們被天佛老禿所制，困入了這賈似道的藏寶石洞！」

蕭秋風失聲道：「這女魔可謂作法自斃了。」

金成也搖頭道：「大弟，天佛上人又何嘗不是自尋煩惱了呢？」話音一頓，金成忽然笑道：「大弟，看來那四具石棺，乃是天佛大師所準備的了！」

蕭秋風說道：「不錯，天佛上人可能是想用來盛殮一儒一丐、宋玄玄和他自己的了！」

金成道：「大弟，你可曾想到，那一儒一丐的屍體到那兒去了呢？」

蕭秋風道：「這……兄弟可想不出來了！」

金成笑道：「大弟，那另外兩處所露的門戶，會不會是一儒一丐的居所？」

蕭秋風道：「不一定！」

金成道：「大弟可是認爲天佛上人不會讓那一儒一丐存身在宋玄玄的咫尺之間麼？」

蕭秋風道：「如果是我，我就會這麼想！」

金成笑道：「大弟，照兄弟的想法，那一儒一丐可能在困入此間之時，就已失去武功，不久就已抑鬱而死！」

蕭秋風道：「怎見得？」

金成道：「以天佛上人的智慧，他不必躭心一儒一丐會再弄什麼花樣，有了他們兩人，至少還可以使那宋玄玄多浪費掉一些青春和精力！」

蕭秋風恍然道：「嗯……這倒是有點道理！」

金成笑道：「大弟，咱們還是瞧瞧宋玄玄所寫的吧！」

兩人目注白絹，只見那上面寫着：

「朋友，你大概決想不到，這天佛老禿，竟然準備得如此周到，在這間藏寶石洞之中，他居然爲我建造了一間這麼精緻的閨房！於是他把一儒一丐和我，兩男一女，關在這一間石室之中，每日三餐，都是由老禿自己送來！就這樣，我從二十九歲，一直被困到今天，我已五十九歲了！朋友，這三十年地下生活，你忍受得了麼？你能怪我用盡心機對付天佛禪師麼？」

金成看到此處，大笑道：「大弟，就女人而言，可眞是怪不得宋玄玄了！」

蕭秋風道：「金兄，如就整個武林蒼生而言，天佛上人的用心，眞可動天地，驚鬼神了！」

金成笑道：「大弟，這三十年地下生活，不知道他們是怎麼過的？那宋玄玄又怎能將天佛上人毀去了道基呢？」

蕭秋風笑道：「也許這正如宋玄玄先前所寫，人終於難以免俗吧！」

金成笑道：「大弟，兄弟猜想不會如此簡單……」

蕭秋風道：「金兄，不論天佛上人動機爲何，道基已毀，總是事實，不過，像

上人這等捨身啖虎的英雄胸襟，仁慈心性，至少值得後人的敬仰的了！」

金成笑道：「大弟說的是……」話音一頓，將那幅白絹拉開，繼續看下去：

「我對天佛老禿的多管閒事痛恨入骨！所以，我如果一旦能夠有機會報復他，我一定要用一種令他死不瞑目的方式！朋友，初初的幾年，我在洞內倒是過得甚爲痛快！因爲一儒一丐與我終日守在一起，當然並不寂寞了！可是，五年不到，一儒先行謝世，第二年一丐也已形銷骨立，奄奄一息，纏綿床第，令人生煩！終於他也在年底時，追隨一儒於泉下！當時，我倒覺得他們死了也好，免去不少麻煩！可是，我耐不住這份寂寞和空曠，不久，我就發覺自己爲什麼成爲武林中第一女魔第一淫婦的道理了！如果我說我生具異稟，朋友你可能不信，但事實上却是如此，缺少了男人，我就會逐漸枯萎！於是，我開始動念頭到了天佛老禿身上！當然，我知道我憑藉着『七寶明珠』之功，可以永遠駐顏，但是心頭的憔悴，比之外形上的改變，更令人難於忍耐！終於，在第七年的一個夜晚，我毁了天佛道基！」

蕭秋風讀到此處，不禁廢然長嘆！

金成笑道：「大弟，宋玄玄不知用什麼方法令天佛上人上了當？」

蕭秋風搖頭道：「這……也許她借助了藥物之力！亂了上人本性！」

金成道：「大弟，以上人的武功，藥物之力對他似是不會生效的……」話音一頓笑道：「大弟，咱們不必猜了，還是看下去吧！」

蕭秋風點了點頭，兩人又繼續讀下去了。

「朋友，你一定心中起了懷疑，天佛上人的道心堅定，又怎會自甘淪入萬刦不復之地呢？

「你或許以爲我借用什麼藥物之力了？是麼？其實，我根本沒有借用藥物或任何外來之力！我只是自一丐死後的半年開始，知道在這地洞之內，反正不會有外人入內，就乾脆脫除一切障碍，寸絲寸縷也不穿！

金成失聲道：「這辦法眞絕……」

蕭秋風只有搖頭一嘆，繼續讀着：

「朋友，我既能以美艷使武林高手如一儒一丐者，皆難脫色相之刦，一旦我日日裼裸相對，對天佛老禿的心理，自然構成了極大的威脅了！天佛老禿在最初的幾個月，只是用視如不見的方法，對我這充滿誘惑的胴體，視如行屍走肉！可是，我不會只是一堆死肉！慢慢地，一天一天的在各種奇形怪狀的變化之中，和使人難以入目的猥狎動作之中，我發現天佛老禿的臉色，越來越沉重了！這正足以表示，天佛已然着相了！我發現天佛老禿在這種情況下掙扎了足足四個多月！他每天給我送來飲食的時間，一天比一天要遲！

「朋友，我告訴自己，天佛已正在日趨崩潰之中！只要有一天他忽然提前送了菜飯來此，那就是時機成熟之際！果然，在第六年的末尾一段日子，他又恢復正常的送來菜飯時間！朋友，我沒有料到這老禿的定力如此堅定！就這樣，他彷彿已經渡過了這一重魔刦，而宣佈我的澈底失敗！於是，我又出了花樣，這一回，我一定要毁了他！

「在第七年的春末夏初！我用了一個平凡的人最下之策！我知道，對付那等高明的人物，越高明的辦法，可能就越沒有用！所以，我取其物極必反之理，不用任何心計般的使自己病倒了！老禿究竟是個慈悲心腸，在發現我病倒之後，就爲我切脈治！當然，他發覺了我是由於長年不着衣物，寒氣入脾而致元氣大傷，如要治好，只要他用自己的眞氣逼出的三昧眞火，每日替我打通經脈一次，隔日施爲，十天就可痊癒！他本來可以不爲我醫治，因爲我一旦死去，他就可離開這間石洞，不必防我再出爲患了！可是，他還是抵不住內心那股救人的熱腸而開始替我治療！

「由於他必須每日用掌心抵緊我丹田、關元、中極三穴，花費一個時辰，來驅除體內的寒氣，這對天佛老禿而言，實在是一次最大考驗！這三處穴道的地位，太神秘！是以，他每日掌心總會無意中要觸及我方寸之地和茸茸叢林秘谷！終於，在第五次替我治療之時，他的掌心沒有落在丹田中極等穴，而是探入了蚌珠的中心！

「朋友，你想得到麼？我當時心中多麼痛快？我幾乎忍不住大叫，天佛老賊，你終於毁在我手中了！你終於跪在我兩腿之間了……」

白絹第二面的字跡，到此爲止！

蕭秋風不禁回頭看了看床上的和尙，嘆道：「金兄，你看，天佛大師果眞死不瞑目……」

金成笑着道：「大弟，這兒還有下文呢！」

敢情，金成已將白絹的第三疊打開來了！

只見這兒一開始，寫了四個大字！

「我上當了！」

蕭秋風失笑道：「這女魔頭能自認上當，足見天佛上人究竟高明……」

金成笑道：「這倒算得上是『神來之筆』！」

兩人一面說，一面却讀着白絹：

「天佛老禿眞行！朋友，我很佩服這老禿的手法！他居然能偷天換日，請了別個人來代替他看牢我，一年多相處，竟未讓我發現，這眞是大大出我意料之外！」

金成大笑道：「大弟，這事果眞是出人意料得很！」

蕭秋風道：「但不知這床上的和尙，是不是就是那位冒名之人？」

金成道：「不一定！如是冒名之人，宋玄玄怎會與他相抱而死，可見得這床上的和尙，乃是天佛上人本人了！」

蕭秋風道：「是他本人麼？這……」

話音未已，金成已然笑道：「大弟，咱們不必猜了，還是瞧宋玄玄怎麼寫的吧！」

兩人凝目向那白絹之上瞧去，只見下去寫道：

「朋友，你此刻一定在疑慮，這床上的和尙是什麼人？是天佛上人？還是那位冒名而沾了我便宜的和尙呢？我告訴你，這和尙正是天佛上人！因爲，當那和尙與我纏綿之後，我發覺他的功力，不比我高明，尤其是並非童貞純陽之體！

「朋友，天佛、天龍兩僧，俱是自幼

出家，他們不但一生未曾近過女色，而且連半絲淫念都未起過！如說他們已失純陽之體，這事怎能叫人相信？那冒名的和尙在我逼問之下，他終於說出了自己乃是少林長老大宇禪師！當我久曠之下，能有大宇伴我，當然也不壞了！這一段歲月，總算過得差强人意！那天佛老禿，每年只來兩次，而且都不曾讓我知道！我爲了要早日報復天佛，終於我暗中在大宇身上做了手脚！不到三年，大宇骨乾精盡而亡！」

蕭秋風揚眉恨聲道：「哼！該殺的淫婦！」

金成却笑道：「大弟，這就叫做最毒婦人心啊！」

兩人再朝下讀：

「朋友，你別怪我心狠，其實我是不得不狠！大宇禪師死後，我就打算找出機關出洞他往！可是，我却沒有料到，這石洞之中還有別的許多傳遞消息之處！就在我找尋出洞機關時，天佛老禿突然趕來了！他原來是在這石洞的外面結廬而居！石洞之內的動靜，他在那茅屋之中，可以監視！尤其是我尋找出洞機關，無意中扯動了通往茅屋中的風鈴，天佛心知有異，自然立刻趕來了！天佛上人沒有跟我說什麼，第三天，他不知從那兒弄來了十名壯漢，要他們在洞中輪流服侍於我！這麼一來，我又在洞中消磨了十五年歲月！那十位本已待决的十名醜惡的江洋大盜，終於，也一個一個的相繼死去！

「斯時，我已年過半百！在天佛上人的想法，我已經老了，大概不會再施展什麼狐媚手段對他，因此，他居然想渡我出家！朋友，你認爲這荒唐不荒唐呢？其實，天佛老禿的這麼想法，倒眞是予我以可趁之機了！於是我就裝作一心向佛，日日焚香，夜夜打坐！當然，我依然不肯穿上一絲半縷！天佛與我辯駁，我只用一句『四大皆空』就足於難倒他！

「朋友，這時我可裝得十分眞！慢慢地，天佛老禿對我也放鬆了戒備！而我呢？朋友，我此刻已然下定了必死之心！我要叫這個以爲德高望重，武功無人可敵的聖僧，死後永刦不復，既進不了西天，也到不了樂土！而且，我要他連懺悔和贖罪的機會都沒有！

「本來我可以在三年前就下手了！結果，意料不到的是那位天龍子忽然出現，把天佛老禿找走了，而改由少林另一位長老大方禪師陪我在石洞之中過了三年！而這三年之中，少林第一高僧大方，也爲我犧牲了成佛的大道，成了我的入幕之賓！

「朋友，你一定會爲我躭心，那天佛回來以後，發現我再墮淫慾之境，恐怕又要對我多加戒備了吧！實則，這一回我可不是那麼笨了！我留下了大方的生命，我相信大方禪師爲了自己的聲望，决不會向天佛老禿說穿我與他三年日無虛席的風流陣仗！因此，天佛老禿還以爲我向道之心，更爲堅定可喜呢！天佛老禿回轉之後，大方禪師就走了！至於他結局如何，朋友，可能你比我知道得多的多了……」

蕭秋風不禁笑道：「金兄，這大方禪師的結局如何？你可知道？」

金成笑說道：「三百年前，少林第一高僧大方，忽然自縊於羅漢堂之事，曾經列爲武林第一奇案，想不到原來是種因在此！一旦這『鐵心公主』親筆遺書傳佈出去，那麼三百年疑案，總算有了個結果的了！」

蕭秋風搖了搖頭道：「金兄，依兄弟看，這張白絹可不能讓它流入世間呢！否則，只怕……唉，虛名之累，眞是害人不淺！」

金成笑道：「大弟，如是用之警世，豈非甚妙麼？」

蕭秋風笑道：「這個倒是使得！不過，兄弟認爲此事且容待後議如何？我們且把這白絹所記之事看完再講吧！」

金成笑道：「也好！」

兩人又繼續看下去：

「朋友，大方的後果怎麼了？他是還俗了？還是依然青燈禮拜，掩飾着自己那罪惡的軀體呢？或許，他已經爲我殉情了吧！不，這些都是題外之言了，我知道你一定想知道我怎樣才能毁得了那位天佛的道基吧！

「朋友請別急躁，聽我慢慢道來！那正是大方禪師離去後的一年！而這一年也正是我五十九歲的一年，過了今年，我就可以做一次花甲大壽了！

「可是，朋友，像我這樣的女人，怎肯讓自己知道已經是六十的老太婆呢？所以，我必須在五十九歲死去！這樣，我就永遠不會有那六十歲的一天了！

「於是，在我六十歲快到的前三個月，我把一切準備就緒，等着那天佛老禿來自投羅網了！

「朋友，我的手記，只能寫到此處，以後的事，我無法記載，朋友所看到的現場，那就足以說明了一切！朋友，我會不會成功呢？此刻我自己尙無法預知！但我相信，如果朋友能夠見到我的手記，那我一定是成功了！」

金成長長的噓了一口氣，道：「她果然成功了！」

蕭秋風拿起白絹，笑道：「金兄，這最後面還有一句話呢！」

金成笑道：「兄弟看到了，大弟，你的意見如何？」

蕭秋風笑着唸道：「朋友，請勿移動我們的身軀！身外之物，捨明珠而外，你全可取走！『天龍刀譜』，在梳粧枱的右側抽屜之內，你如有興趣，不妨取之以贈至友！宋玄玄又記！」

他忽然搖頭道：「金兄，咱們要不要照她的話辦？」

金成笑道：「兄弟認爲死者爲大，咱們還是不要移動他們的法體爲是！」

蕭秋風笑道：「那咱們可要把這柄神刀取走？」

金成笑道：「伍仇老弟用刀，蟠龍刀在手，應是大有裨益！」

蕭秋風笑道：「如此說來，刀譜不必取了？」

金成笑道：「刀譜留在此處，豈不又要留下一片禍患麼？」

蕭秋風笑道：「又跟那把劍一樣是不是？」

金成笑着說道：「可不是？咱們總不能拱手把這些神物利器交給居心不良之人啊！」



蕭秋風說道：「如此，就依金兄吧！但這把刀和刀譜，也得請金兄先行保管才是！」

金成一笑摘下神刀，取出刀譜，笑道：「大弟，你猜猜看，那『鐵心公主』宋玄玄是用什麼辦法把『天佛長老』的道基毀去的？」

蕭秋風搖頭道：「這個，恕兄弟愚笨，可眞想不出該是什麼方法，才會令這位老前輩上當了！」

金成笑道：「如果兄弟冒昧說一句，我看，只怕這乃是『天佛長老』自我犧牲的呢！」

蕭秋風目光一亮，失聲道：「金兄，你是說那天佛長老眞的不惜自毀道基，而與這個女魔頭同歸於盡的麼？這……令人難以相信！」

金成道：「兄弟相信，天佛長老必然留有遺言……」

說話之間，自懷中掏出那本「天佛劍笈」，又道：「蕭兄，如果上人留有遺言，可能也就是記在這本劍笈之內，你我何不打開看上一看呢？」

蕭秋風笑說道：「金兄眞是太小心了！兄弟豈會認爲金兄有那借此偷看劍笈之心？」

金成大笑道：「大弟，瓜田李下，兄弟不敢不避些嫌疑啊！」

說話之間，已將那本劍笈取出！兩人同時打開秘笈，一頁一頁的看下去！

蕭秋風、金成兩人皆是聰明絕頂之人，均有過目不忘之能，雖然他們並無存心習練這套劍法之意，但是，他們一看之後，就忍不住默記在心了！

而且，他們也同時發現，這套劍法，雖然僅只七招，但其精奧博大，簡直是人間罕見的武功！

蕭秋風忍不住嘆息道：「金兄，這套劍法，眞是令人嘆爲觀止！」

金成也笑道：「蕭大弟，這套劍法比聖劍九式如何？」

蕭秋風道：「高明不少！至少這七招劍法之中，有幾招劍法，正尅制九式的招式！」

金成笑着問道：「大弟，你可曾記下了？」

蕭秋風苦笑道：「既然看過了，大概也就想忘也忘不了的了！」

金成大笑道：「兄弟要爲盟主高興了……」話音一頓，他翻到了劍笈的最後一頁，忽然叫道：「你看！大弟，果然不出兄弟之料，天佛長老留有遺言在這秘笈的後段！」

蕭秋風連忙湊過去一看，只見那秘笈上寫着：

「老衲天佛，自幼剃度，終身禮佛未曾稍懈，緣以武林女魔『鐵心公主』宋玄玄仗恃一身武功，不惜犧牲色相，爲禍武林，戕害武林少年男女，老衲與天龍子大師、『秋水書生』南宮柳施主、『白馬俠丐』李天揚施主等四人，商量滅魔大計，不料儒、丐二施主反被宋玄玄妖術美色所迷，而成了女魔的得力助手，老衲只好與天龍大師暫時退去，豈料妖女竟然不忘老衲，約鬥老衲於泰山之巔，老衲斯時業早已有心永久困監女魔，並發下宏願，必將此女渡入我佛崖前，是以在貫似道那座托由老衲三室子弟所建的藏寶石洞之內，添建了兩處秘室，以備困居女魔和儒、丐二施主之所，女魔既然正好約我前往泰山决一死戰，老衲難得免去再費心血，於是不惜施展絕世神功，將他們三人制服，帶往藏寶洞中，按預定步驟，感化三人……」

看到此處，金成皺眉道：「天佛長老這等做法，未免有些作法自斃了！」

蕭秋風道：「金兄，我認爲天佛長老是害在自己的慈悲心腸之下，像這等極惡的女魔，不將其置於死地，眞是大大的不該！」

金成笑道：「大弟，佛家渡世，本就不惜以身啖虎，天佛長老這等做法，倒也不算怎麼過份……但那宋玄玄既然早巳心存報復，天佛長老爲何不予預防呢？」

蕭秋風笑道：「金兄，你不是說長老是誠心以身渡世的麼？」

金成笑道：「看了這一段記載，兄弟倒是不大敢相信了！」

蕭秋風笑道：「金兄，如此看來，那宋玄玄果然厲害得很了！」

金成長長一嘆道：「三百年來，僅此一人……」話音未巳，已將那頁底頁翻了過來！

兩人仔細瞧過去，只見上面寫道：

「三十年時間，宋玄玄害死了無數男人，但她最後目的，仍然是在害死老衲，並要毀去老衲道基！老衲明知如此，却因在佛祖之前，發過宏誓，必須渡其皈依我佛門下，是以不得不與之週旋到底！待得大方禪師返回少林以後，宋玄玄的計謀，老衲業巳獲悉，終於老衲不得不以自毀道基之志，而換取了宋玄玄在佛祖像前九叩皈依！老衲或許自此萬刦不復，但老衲許下的宏願，總算未曾失言！今後發現老衲生平的施主，尚祈代老衲清白作證，並請檢驗宋玄玄的額際戒疤，是可證明老衲雖墮地獄，依然未犯我佛妄戒了！天佛劍譜及天佛慧劍舉以相贈，尚盼能宏揚武林正義，幸甚！幸甚！」

最後，是署了個釋天佛恭記！讀完了經過，蕭秋風長長的噓了一口氣！

金成低聲道：「聖僧之心，可敬，可敬……」

蕭秋風道：「金兄，這兒的一切咱們最好不要亂動，以免冒瀆了前輩高人！」

金成點頭道：「大弟說的是！咱們且封閉這兩處靜室，另尋出路去吧！」話音一頓，轉身向外行去！

蕭秋風閃身放下羅帳，向床上的二人一揖，這才追向金成，口中道：「金兄，咱們先向那石棺沉下之處瞧瞧如何？」

金成笑道：「兄弟也是這等想法！」話音一頓，迅快的將那控制左右兩道門戶的石棺推還原位，將兩道門戶關閉，這才向那地下的石棺行去！

此時，蕭秋風巳然沿着那石棺下陷之處的兩根鐵條搭成的小梯，走到地下的一間斗室之中！

金成一躍而下，笑道：「大弟，這兒有沒有門戶可尋？」

蕭秋風笑道：「如有門戶，應是在石棺之中！」

（未完・四十二）